第一部

1

我和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认识是1945年底的事。我们有过多次有趣而难忘的交往。斯大林逝世后她问我：

“您是个勇敢的人吗？”

“那要看指什么而言。”我回答说。

“我有一段往事想告诉您，您愿意记下一个女演员的回忆吗？我不反对把我的叙述写成小说。我觉得，这样更妥当，如果写成纪实性报导，那要承担责任。”

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为什么决定迈出如此重要而危险的一步，将斯大林鲜为人知的生活告诉您呢？要知道，我曾和他保持长达19年的亲密关系。”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神经质地咬咬嘴唇说：“也许，您会认为，我是想在有生之年再为自己增添某种荣耀，或者在死后还能轰动一时？您如果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享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演员和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演员的光荣称号，获得过勋章和奖章，三次被授予斯大林奖金。除积蓄外，我还享受个人特种

养老金。我是比利斯音乐学院的教授，既给学生答疑，又给私人开课。可能，您会认为，这是一个愤怒的、被抛弃的情妇决心向过去有无上权威、而现在已成僵尸的人的领袖复仇。不，完全不是这样！我知道，斯大林当时是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爱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见到我……但是，只有现在，只有当他已不在人世，我才能够讲出心里话。那些年里我不得不把自己伪装起来，做出对他一往情深、充满激情的模样。

“我是一个演员！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成了斯大林在世时所完全信任的唯一的女人，尽管他生性多疑。当然，还有一个他最信任的男人，那就是他最忠实的助手——亚历山大·尼古那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

“多年以来，我一直过着双重生活：既要周旋于剧院、排练、演出、音乐会之中，又时常处于斯大林那强烈的、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般狂热的抚爱之间。

“我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我希望在我死后，人类能了解另一个斯大林，一个不加任何掩饰的斯大林。”……

2

我出生在下诺夫戈罗德一个土地测量员和人民教师的家庭。出生后不久，我家搬到了远东，住在阿穆尔河畔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从童年起，我就爱上了原始森林，钓鱼、篝火以及波涛汹涌的阿穆尔河的咆哮。1920年，日本人企图占领我们的城市，人们不得不逃到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学毕业之后，我教了几年音乐课。1924年幸运地考上了列宁格勒音乐

学院。作曲家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格拉祖诺夫是主考人之一。我们这些大学生都非常尊敬他。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家对我的声乐天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在歌剧系时担任过歌剧《卡门》的主角。毕业后分配到马林斯基歌剧院（即后来的基洛夫歌舞剧院）。我舞台生涯的第一个角色是德·密耶尔比拉的歌剧《法国新教徒》中的少年侍女乌尔班。

我是如此幸福，就象登上了七重天。那时我才23岁。就连最亲近的朋友们都暗暗地妒忌我。我的每一次创作成功都让她们感到沮丧。剧院安排我在歌剧《冥王》、《卡门》、《普万斯基叛乱》中扮演主角。我成了一名独唱预备演员。

当时，索菲亚·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称得上是列宁格勒歌剧舞台上的皇后。许久以来，格里戈里·季诺维耶夫就十分赏识她，而他当时实际上是彼得格勒的独裁者。

有不少晚会，我几乎是在空荡荡的剧场里演唱。散场后的深夜，我避开其他人，把自己锁在演员化妆室里痛哭，哀号，歇斯底里地颤抖，直至把嘴唇咬出血。但是，我并不气馁，仍继续努力，期待着好日子的到来。

1932年的早春，我们剧院来到莫斯科，在大剧院演出。我们事先接到通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大林要来观看。我们激动万分，从早晨一直排练到深夜，几乎没停下来休息。

我非常想在这座著名剧院的舞台上演唱。同以往一样，一次意外的机会帮了我的忙。索菲亚·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患了喉炎，只得把《鱼王》换成歌剧《卡门》。通知我饰演

主角。演出前我花了三个小时化妆。由于激动，我的两膝不住地颤抖，面孔发红，浑身发热。终于，期待已久的、令人惊慌的第一道铃声响起来了，接着是第二道、第三道铃声。指挥站到乐谱架前，主要演员被请到台口。观众和演员们的目光都注视着政府首长的包厢。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季诺维耶夫、基洛夫、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都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这么近地看见斯大林。他亲切地微笑着，和其他人一起站着鼓掌。剧场内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场内的灯光慢慢暗了下来。

乐队奏起了序曲。

我浮想联翩，脑海中掠过我短暂的一生。多亏乐队指挥亚历山大·梅里克—帕沙耶夫帮助我进入了角色。

我在大剧院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结束了。锦缎大幕最后一次落下来。剧场发狂了。

小剧院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叶夫多基娅、图尔哈尼诺娃、亚历山德拉·亚布诺奇基娜、奥丽加·克尼佩尔—契柯娃、阿拉·塔拉索娃送来了花篮和一大束红玫瑰花。塔拉索娃吻着我，悄悄对我讲：

"薇罗奇卡，您唱得太好了。在莫斯科很久都没有听到和看到这么迷人的卡门了。这些令人心醉的鲜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送给您的"

由于无比的幸福和激动，我两眼充满了泪水。我被邀请到政府首长们的包厢去，还没等我镇静下来，就被介绍给了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

斯大林轻轻地对我说："达维多娃同志，对待自己的成

功要谦虚，别骄傲，要注意别冲昏了头脑。”

伏罗希洛夫送给我一盒巧克力糖，奥尔忠尼启则送了一个新奇的首饰盒。经过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斯大林又对我说：“达维多娃同志，您愿意到莫斯科来，在我们的大剧院工作吗？”

我回答说我要考虑一下。

“您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思考思考。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请剧院的负责同志为您的调动作些准备工作。列宁格勒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普列奥布拉任斯卡娅同志在那儿工作得不错。”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

斯大林皱着眉头瞧了瞧我。这是一种威风凛凛的，探究的，男性审视的目光。这一瞥只是一瞬间，还不到一秒钟，却让我终生难忘！斯大林是在心里解剖我，在小心地衡量我是“同意”，还是“反对……”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调往大剧院的调令。

在列宁格勒我已经与歌剧演员德米特里·谢苗诺维奇·姆切德利泽——无旧内结了婚。婚后不久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大融恰。长期争吵之后，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双方都有权独自生活，但是也无需离婚和彻底绝裂。

1932年

3

大剧院经理处热情接待了我。我想得很天真，以为这是我的演唱艺术才华应该得到的公平待遇。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心中的理想实现了。我成了国内第一流歌剧院的独唱演员。要知道，我国最杰出的演员：夏里亚宾、索比洛夫、涅日丹诺夫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

11月7日上午举行了隆重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晚上演出了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普斯科夫姑娘》。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坐在政府首长的包厢里，热烈地交谈着。8日晚我本应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传统节日晚会，但傍晚6点通知说晚会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在那天猝然去世，她曾在列宁的秘书处工作。

我，象所有的妇女一样，很想知道领袖的妻子是怎样的人，她聪明漂亮吗？她知识渊博、精力充沛吗？她喜欢艺术、音乐、绘画、文学和芭蕾舞吗？也许她是一位普通的、早已停止活动的党的工作者？或许是一位女学究？

我们演员们对一些小事非常好奇。我们私下常常谈起，为什么我国的党政领导人出席正式宴会，观看演出时都不带夫人？

《徒劳的防卫》一剧首演时，我只见过斯大林一眼。12月底他又来观看了歌剧《魔王》的演出。

除夕之夜，我在克里姆林宫演唱。演出后全体演员应邀赴节日晚宴。我坐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之间。晚宴气氛热烈，斯大林吃得很少，几乎没有喝酒。他用赞赏的目光看着我。我心里很坦然，愉快而安祥。晚宴在午夜结束。

我穿上皮大衣。在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的笔迹很陌生：

"有汽车在练马场旁等您。司机会送您去目的地。请将纸条保存好。"

纸条上没有签名。我害怕极了，时间这么晚，又没人可以商量。外面是风雪号叫的寒冬之夜。我把一些孤立的事件联系起来，回想起我在大剧院包厢里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时他注视我的那种目光；为什么在这个新年晚宴上我又恰好与他同桌并坐在他身旁呢？我竭力驱赶一个萦绕不去的念头：他爱上了我！我紧张得捏紧了自己的手。最后我想，美丽的女人总归会博得男人的欢心。作家、哲学家和诗人们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在克里姆林宫大门口，一名中年男子朝我走来。他彬彬有礼地向我问好，以审视的目光盯了我一眼，然后说："汽车在等您，请快上车吧！街上冷得要命，现在是零下32度！"

这位又高又瘦的陌生人送我到汽车旁，殷勤地打开车门，扶我坐好。马达一响，汽车飞快地往前开去。基洛夫车站和米洛夫斯基大道两边的老式房子从我眼前一掠而过。我们来到一扇大门前。司机发出信号，从警卫室里走出几名军人和穿便衣的人。

"夫人，您有证件吗？"一个上了年纪，身材高大的大叔问我。他声音宏亮。我出示了公民证和身份证。大门自动打开了。一座美丽的别墅出现在我眼前，极象18世纪古老的大花园。一个沉默寡言的妇女把我领进一间舒适的客厅。我脸冻得通红，未脱大衣就直接坐到了沙发上。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已经来了？"我听到斯大林那熟悉的、喉音很重的非俄罗斯口声。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刚到。"

"我们马上安排好，请您脱下大衣。"

那个妇女把我的皮大衣、皮帽子、手套和皮手笼拿走。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里一点表情也没有。

"您大概饿了吧？"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蔼地问。"让我们到饭厅去，那儿已经替我们准备好了，在我家里不要拘束。"

双脚踏在又厚又软的地毯上是多么惬意呀！一张小餐桌上铺着雪白的钩花台布，上面摆着两份极为精致的餐具。刀、叉和匙都是古老的银制品。

一个亲切的中年俄罗斯妇女侍候我们用餐。就是在极其高雅的大剧院餐厅是我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佳馔。我的胃口好极了。我非常高兴地喝了一些贮存百年以上的葡萄酒。真不敢相信，在元月的第一天就能吃到新鲜的蔬菜：黄瓜、小萝卜、西红柿、梨和苹果。我有点发愣了。斯大林看出我的不安，悄悄对我说："从我们不多的储藏中给您准备了一些葡萄酒、鱼子酱、鱼、甜食、蔬菜和水果，让您带回去。"

"非常感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天太晚了，我

该回家了，您大概也累了吧？”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应该认真地谈一谈。如果您不反对，让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去，那儿不会有人打搅我们。”

斯大林的话不容易听懂，他的土音很重。我不敢多问。喝过滚烫的浓咖啡和美味的格罗格酒后，我的感觉好多了。恐惧和紧张的心情也消失了。我跟他走去。看起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比我还矮些。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屋里摆着一张大沙发软床。斯大林请求我允许他脱下身上的军便服，并把一件东方式的晨衣披在肩上。他坐在我身旁问我：“可以把灯熄掉吗？在黑暗中更便于交谈，想和您推心置腹地聊聊。”

没等我回答他就灭了灯。我陷于一片黑暗之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拥抱我，我没吭声，他熟练地解开我的短上衣。我的心直发抖：“斯大林同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最亲爱的，别这样，我害怕！请让我回家吧！”

他丝毫也不理会我的哀求。黑暗中只能看到他那双兽性般的眼睛发出灼人的光芒。我又一次试图挣脱他那有力的拥抱，但是毫无用处，我已经无路可退。斯大林继续吻我，爱抚我。他那硬得象鬃似的唇髭扎痛了我的脸、下巴，甚至扎进了我的眼睛……

早晨，我漱洗完毕，吃了点东西。斯大林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洒上了香水，他问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觉得怎样？”

我没作声。他要回了那张纸条，当即撕得粉碎。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分到住宅了吗？”

“还没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住在剧院宿舍里，打算在公寓里租一个房间。”

斯大林微笑着说：“我希望，您能保持沉默，不会把我们一起度过新年之夜的事说出去吧？”

“当然不会，斯大林同志！”

“您可以叫我名字和父名。”

分别的时候，他那双灰褐色的眼睛又一次燃起了欲望……

外面的严寒使我恢复了力量。司机提着斯大林送的大包礼物，累得直不起腰。他开车把我送回了家。

“请您坦白地告诉我，”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几件事后，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问道，“我讲的这些事让您感到难堪和不快吗？”

“万事起头难。不过，既然我们决定了要迈出这一步，不论有多大的困难，也应当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

“千万要小心！”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警告我说，“不要给任何人看您的记录，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您用打字机把它打在卷烟纸上，而且只打一份，不要落日期，最好每段之间留上一个间隔。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充分了解国家安全部门的神通和威力。您应该明白，我们是孤立的，冒着危险。一旦我发生什么意外，我不得不否认这一切，您应该理解我的处境……”

1933年

4

一天，我被叫到大剧院经理处去，介绍我认识一位莫斯科市委的领导同志。他要我一星期后去找他。我如约前往，得到了一张三居室的住房证。很快又运来了时髦的家俱，安装了电话。

我处处都能感觉到他的关心。我明白，在未找到“更好的替身”以前，他是不会放开我的。我该怎么办呢？斯大林已经54岁了，而我才28岁，年龄差距太大了！但是，难道我能拒绝他的追求，奋起反抗吗？要知道，他是我们的主宰，任何时候，只要他一声吩咐，都可能招致我事业上和肉体上的毁灭。

一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他一次也未到剧院来过。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当我步出剧院工作人员出口处时，司机瓦西里·彼得诺维奇向我走来。他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如果您要回家的话，我可以送您，我们可以等一会一起走。”

司机礼貌殷勤的态度很讨人喜欢。回家后，卸了妆，换了衣服。我知道，斯大林不喜欢袒胸露臂的服装。为了他，我还特意穿上了低跟的便鞋。

瓦西里·彼得诺维奇请我坐车后座，我注意到，车上的[illegible]

黑色窗帘已经掩上了。

又来到熟悉的别墅。四周是一片古朴的宁静。

一个淡色眼睛的男仆帮我脱下大衣。我还没注意到，斯大林已走了进来：

“别人告诉我，达维多娃同志，您分得了一套高级的三居室住房，是吗？”

“非常感谢您！住房的确相当漂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请求您，也称呼我的名字和父名吧！”

斯大林满脸涨得通红：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记住，不要打断我的话，更不准顶嘴、指责和教训我。我非常清楚对谁应该怎样讲话。”

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愤怒，我为自己如此冒失地打断他的话而不安。斯大林发了一通脾气，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

我呆若木鸡，不知该怎么办，也不知今后该如何把握自己。

过了一个小时，大权在握、派头十足的斯大林走进客厅来。这时他又成了愿意满足我的一切任性要求的崇拜者。他简单地问道：

“想吃什么吗？”

“谢谢，我不饿。在剧院里吃过晚饭了。只想喝一小杯咖啡。”

在卧室里，他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说：

“我想在灯光下看看您的裸体，不要害羞，你应该在各方面为我尽心尽力。”

斯大林小心翼翼地脱下他自己的内衣。

"喂，您怎么象个木偶似的坐着不动？我们在白白地浪费宝贵的时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难道能这样同妇女讲话吗？"

斯大林熄了灯，然后哑着嗓子叫我，我迎着他的声音走向黑暗之中……

他拿来了去了皮的橙子和梨，还有饮料、核桃、杏、荷荷酒和可可。我什么也没吃，只是伸着腿休息。

"薇罗奇卡，作客时不应该得罪主人，特别是高加索人。"

我偶然看见床头柜上有一本书，是福雷尔教授写的《性问题》。

"您可以拿去，这是一本有益的书，算作我的礼物吧！"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无精打采地说。

我什么也没有问，我知道，到一定时候，他会自愿地把他个人的内心思想讲出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进入了梦乡，我也略睡了一会儿。他双手轻柔的扶摸惊醒了我。

"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将不会有停顿和休息，"他说，"我们要继续前进。你很漂亮，你能使我激动，使我这个高加索人热血沸腾。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

清早，他悄悄起了床，没有告别就离开了。女管家和蔼地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来我们这儿太好了。我们向来很好客。我为您准备了这样的早餐：色拉、煎牛排、烤马玲薯可可。都是新鲜的，您吃吧。请多包涵，不然，约瑟

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要生气的，他会以为您瞧不起我们的饭菜。”

我吃得很香。

一个默默无言的老太婆送来了我的外衣。她长着一对黑色的金鱼眼睛，宽宽的鼻子，弯弯的薄嘴唇，牙关咬得紧紧的——一副倒霉相！

5

星期天我原打算到特列嘉科夫美术馆去，我很久没去参观了。但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列宁格勒的一位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打电话找我。我们一起玩了一整天。先到索科利尼基公园去散步，晚上到饭店去呆了一会儿，然后到我家去吃晚饭。

次日，瓦西里·彼得诺维奇打电话通知我，要我星期二下午6点钟必须在家里附近等候他。从他的语调中我听出了一种隐讳的警告。这一天就象故意同我作对一样，什么事都不顺心。电话也无心接，与女佣答话也牛头不对马嘴。

我故意在家里等待瓦西里·彼得诺维奇，与斯大林交往我有权来些小小的任性。司机带来了一个脸色阴沉的陌生人。他长着淡红褐色的头发，向我伸出一只象铁锹般沉重的毛茸茸的手，自我介绍说：

“我叫图佩林·萨夫拉斯·伊万诺维奇。达维多娃同志，允许我检查一下您的住宅吗？”

我先领他去了卧室，再带他看其余的房间：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仔仔细细地到处查看，吹毛求疵地检查电线，翻

阅图书、乐谱来，还在照片中翻寻了很久。

我摆好桌子准备开饭。“客人们”推说很忙，婉言表示谢绝，经我一番劝说，图佩林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津津有味地喝光了一瓶伏特加，吃了鲱鱼和刚煮好的、滚烫的马铃薯及一些肉饼。酒足饭饱之后，图佩林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由于您常去斯大林同志那儿我们有责任保护您。”

“保护我干什么？”我惊奇地问。

“以防止国内外敌人的破坏。莫斯科市苏维埃已经通过决议，要把与您同楼的邻居们搬到别处去。”

我无意中落入了陷阱，我将不得不每时每刻都处在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严密监视之下。

图佩林似乎随意问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认识电影导演叶夫根尼·维尼阿米诺维奇·切尔维亚科夫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您和他到过索科利尼基公园，后来又去为茨冈人的餐厅，很晚了您还带他到自己的公寓里来，是吗？而且他拂晓才回到‘萨沃依’旅馆。”

我大声喊道：

“谁给您权利来干涉我的私生活？凭什么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个人的私事？您到底是谁？过去我从未见过您？”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回答说：

“别生我们的气。我们是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奉命来保卫我们国家利益的。”

争吵是毫无益处的。他们的地位与我一样，并不令人羡慕。可能，他们被吓住了，害怕我一怒之下会向斯大林控告

他们的不法行为。

我平心静气地作了解释，说明切尔维亚科夫是我过去的老同志。“客人们”看来放心了。我跟他们出来，并上了大口门停着的一辆汽车。车窗上的毛玻璃使我无法判明他们把我带到了什么地方。

检查证件后，我们进入了一座封闭的院子——一座严密无缝的石头监牢。我们沿楼梯登上二楼，来到一间宽大明亮的办公室。屋里摆着结实的柞木家俱。一个比中等身材略高的人向我走来，他那对贼头贼脑的鼠眼盯着我，箭一般的目光穿透了我的全身。

“喂，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们认识认识！我姓亚戈达，领导着国家政治保安局。我想，您很清楚这个机构的职能是什么，对吗？”

“这是什么地方？”

亚戈达发出了嘶哑的笑声。他回答说：

“在卢比扬卡，莫斯科市中心。”——

“你们想对我干什么？”

“请回答一个问题，然后我们马上放您走，绝不会给您什么惩罚。您是怎么让斯大林同志对您发生兴趣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好去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希望和您建立长期的联系。我们必须了解您和斯大林同志之间的关系。”

“难道私人关系，甚至那些仅仅涉及我们两人之间的事也要了解吗？”

亚戈达皱着眉头说：

“您看得更清楚，达维多娃同志。当心不要摔跤！也许有朝一日，您生活的必经之路上偶然会出现陷阱，一个用沙土掩盖起来的陷阱，没有出口的陷阱。”

他又一次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我：

“再见，达维多娃—姆切德利泽—尤日娜 娅 同 志。今天，我非常遗憾，您还是自由的！”

他甚至没伸出手来与我握手道别。

6

终于又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我在剧院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通知说晚上11点钟要来接我。

时髦的女裁缝按我设计的草图做了一件雅致的连衣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十分喜欢我的新装。我和他一起稍微吃了点东西，他用烤肉下葡萄酒，吃得煞是有味。他那副狼吞虎咽的馋相很不雅观。

女管家进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谢尔盖·米隆维奇·基洛夫从列宁格勒打来紧急电话，请您去接。”

斯大林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就象赶走一只讨厌的苍蝇一样，冷漠地说：

“我很忙，替他接马林科夫同志。”

吃过水果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建议去散步。我满怀喜悦地呼吸着林中寒冷的空气发出阵阵清香。盛装的冬日花园灯火通明。斯大林讨好地问我：

"薇罗奇卡，为什么您心里总是那么不安？请不要怕我，我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我如临深渊，一边是多疑的、钟情于我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另一边是根里赫·亚戈达和他那无孔不入的机构。

刮来一阵狂风，我们赶紧回到屋里。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似乎觉得，您有什么话想告诉我，是吗？谢天谢地，我的记忆力还不错。如果您觉得有什么事不愿让我知道，您就留在心里吧。"

我简略地向他谈了与切尔维亚科夫的会面，谈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图佩林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来访的经过，还谈了在卢比扬卡亚戈达同我谈话时那种不能容忍的腔调以及他对我的胁威。

斯大林凸凹不平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他勃然大怒：

"坏蛋，恶棍！应该把他们阉割掉！亚戈达竟然在打听我的事！"

骂完这些难听的话后，他问我：

"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是您的情夫吗？您和他睡觉了吗？"

"斯大林同志，我用生命起誓，绝没有这样的事！"我冲口说道："他是我青年时代的伙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不是一个爱嫉妒的人，但是我请您尽可能谨慎一些，尽量不要败坏您自己以及我的名声。"

稍事休息之后，斯大林又温和地说：

"当你热血沸腾时，你应当设法克制自己，然后找出最

佳的解决办法。”

我仔细地观察他：个子矮小，脸上凸凹不平，躯干又瘦又短。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大声说道：

“只要你真心愿意，你是会爱的！不能相信你们这些演员，尤其是芭蕾舞演员和歌唱演员，”他用教训人的口吻说，“谁也弄不清你们的真实感情。”然后，他突然问我：“今年夏天您想到什么地方去休假？到克里木还是到高加索？”

“我还没有考虑这件事。”

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吃的早餐。这时侍候我的是双目和善的女管家。

坐上汽车后，瓦西里·彼得罗维奇高兴地告诉我：

“我领到了住房证。现在我们是邻居了。”

我根本不听他说，自己透过牙缝低语道：“您住什么地方我都无所谓。”

7

剧院着手排练莫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叛乱》，我饰演主角玛尔法。我心里有一种预感：斯大林肯定会来观看这次演出，而且，如果我表演出更高的水平，他一定会十分高兴。

整个莫斯科文艺界都出席了首演式。演出开始前五分钟，斯大林走进了政府首长包厢。

第二幕演完后，招待员给我送来了冬季的郁金香和风信

子花篮。这些花朵总是唤起我的忧伤，可能，我和所有的妇女一样，具有多愁善感的倾向。

仪表堂堂、庄重高傲的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来到后台。他是莫斯科戏剧界崇拜的偶象。

“亲爱的，无与伦比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如果您有朝一日想登上戏剧舞台，请记住，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为了证明我的话，请允许我向您献上一个花篮和一张长期记名专用的证件，上面有我们剧院经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涅米诺维奇一丹钦柯的亲笔签名。”

此时此刻，我感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艺术剧院的演员们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白菜会”，晚会滑稽风趣，朴实无华，令人赏心悦目。戏剧演员们表演了茨冈的浪漫小品；歌剧男低音拖长声调朗读了萨沙·乔尔内·叶赛宁和古米廖夫的诗；舞台演员们表演了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席勒的悲剧片断；小剧院著名的“老太婆”们演唱了专门为这个晚会创作的诙谐民歌。

伊万·莫斯克温和米哈伊尔·塔尔哈诺夫兄弟用马车送我回家。米哈伊尔·米哈伊诺维奇·塔尔哈诺夫本应第一个下车，但他故意磨磨蹭蹭，想让莫斯克温先下去。伊万·米哈依诺维奇拥抱着我，亲切地说：

“薇罗奇卡，您象皇后一样漂亮高贵。您要知道，总会有一些达官显贵，风流情种要千方百计地把你弄到手！请原谅我作一个令人不快的比喻，他们也喜欢良种马、纯种狗和仪容高贵的女人。”

智慧超群的艺术剧院演员伊万·莫斯克温一语击中了要害。他彬彬有礼地吻了我的手，严肃地问：

“薇罗奇卡，您对中等身材和略高于中等身材的戏剧演员有何感想？”

我吻了莫斯克温的前额。这时，绷着脸，满肚子委屈的塔尔哈诺夫也凑了过来，我只好同样地吻了他……

电话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我迷迷惘惘地问对方是谁，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回答：

“斯大林同志要和您谈话！”

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话筒里传出熟悉的声音：

“达维多娃同志，您真是好样的！昨晚我们第一次看了《霍万斯基叛乱》。我非常欣赏您的表演。”

我习惯性地冲口而出：

“谢谢斯大林同志！”

“为什么这样冷冰冰的？”

我感到难为情，默默地等待着斯大林下面的话：

“咱们星期二一定见面！”

8

艺术剧院的信使给我送来了一包东西。原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的《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书上有他的亲笔题词：

“送给最尊敬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为您给我们带来的艺术享受，为您塑造出令人惊叹的，热情洋溢的玛尔法表示衷心的感谢。祝您永远温柔可爱。您的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当天我就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

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从列宁格勒打来电话，他说，电影制片厂厂长建议他提出离职申请。我劝他不能这样作。

一天晚上，排练结束后，我们剧院的独唱演员潘捷列依蒙·诺尔佐夫主动前来接近我。我们在小卖部喝咖啡时，他说：

"薇罗奇卡，您为什么这样孤僻？总是匆匆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星期二是剧院的休息日，允许我带您到森林里去玩玩吗？"

我很愿意接受这个诱人的邀请。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自从我跨进了大剧院的那一天起，我就再也不属于我自己了。

"非常遗憾，星期二我有事，我应邀去参加一个熟人的婚礼。"

诺尔佐夫仍不肯罢休：

"那我们星期四去看电影，我去买最后一场的票，好吗？"

"好吧，就这样说定了。"

9

星期二白天，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来了。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允许我和您谈谈。"开始，他犹豫不决地说，接着就咳嗽起来，请我给他一杯茶。我小心翼翼地准备好听他讲下去："我个人对您有一个请求，只是不知道该怎样说才好。怎样才能说得简短一些，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我仔细地打量着我的“侍从”。对他我实际上一无所知。这个男子汉坐在我对面，那么高大，强壮。严肃而骄傲的面孔线条分明，犹如用黑色石头雕刻而成。高高的额头发出铜一般的光泽，一对黑眼睛炯炯有神，睫毛又浓又密，紧闭的双唇显示他聪明过人。下巴威严厚重，整齐雪白的牙齿使他的面孔好看多了。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我的家住在罗斯托夫附近。昨天我收到兄弟的一封信。我的父母亲被赶出了家园。给他们规定的新住址是叶尼塞河，在丛林密布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请您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讲一讲。要知道，一切权力都在他的手上，他无所不能。我们知恩必报。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还可以出一些钱。我们将一辈子为您祈祷。我可以悄悄告诉您，只是请您别出卖我们。我们将姓莫霍夫，我的名字也要完全改变。身份证上我叫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而瓦西里·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化名，一个另起的假名。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在大剧院里处于严密监视之中，有关您的情况必须一天三次报告给卢比扬卡的大头目。我们的密探遍布各地。”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一下子醒悟过来，他看了一下表，该走了，斯大林不愿谅迟到者。我把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霍夫双亲的姓名和父名写在了记事本上。

三月的空气清新得使人陶醉，春天临近了！当我们驶过米洛夫斯基大道地区时，看见人们排着长队在购买煤油、面包、火柴、肉和盐……

斯大林勉强抑制着内心的喜悦，迎面向我走来，他穿着

雅致的纯毛制服。

屋里坐满了客人，有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米高扬、布琼尼和莫洛托夫。由于我是唯一的女性，大家都争着招呼我吃好东西。

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兴致勃勃地讲了一些猥亵的笑话；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合唱了几首俄罗斯民歌，最后还唱起了大家早就听腻了的《国际歌》，米高扬谈起贸易协定，要求斯大林允许开设新的公司和外宾商店。基洛夫沉默地注视着与会者们。在上带冰块的香槟酒时，米高扬举杯祝酒：

“为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受人爱戴的，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干杯！”

大家站起来把酒一饮而尽。

斯大林转过身来，半对着米高扬大声说：

“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是所有人民委员中最狡猾的，虽然我们还有一个更狡滑的谢尔哥同志，其次还有叶努启则同志。”

客人们哈哈大笑。米高扬和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也同声大笑起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边笑着，一边继续阐述自己“深刻”的思想：

“只要米高扬一出场，格鲁吉亚人就一愁莫展，亚美尼亚人甘拜下风，犹太人和阿塞拜疆人更是只能当傻瓜了……”

半夜时分，人民委员各自离去。我们走进花园。这时，刮起了暴风雪，但我仍不想回到屋里去。斯大林恶意地：

“达维多娃同志应该同切尔维亚科夫、沃什金和普切尔金一道在索科里尼基公园散步。”

就这样，我偶然得知了他性格上的另一个特点：凶狠，爱记仇，到后来甚至睚眦必报，任何人都不相信。

我惶恐不安地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允许我向您讲一件涉及我们俩的重要事情吗？"

"你能有些什么问题？要学会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先向他讲了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请求以及电影导演切尔维亚科夫从列宁格勒打来的电话的事。

"我们一定要彻底弄清楚，让犯错误的人改正。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您老是要问国家大事呢？"

他那不顾情面的指责使我脸红起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害怕会怀孕。"

"达维多娃同志，我们不需要孩子，好事要适可而止。从孩子那儿一点好处也得不到，十五岁后他们就不再需要父母了。据说，做人工流产很痛苦，是吗？让我们与卫生人民委员，与专家教授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送您到保健所去，我们会尽力搞到必需的药品。"

我们进屋后，他又怒气冲冲地、尖刻地说：

"我们不需要假装笑脸。您不是母马，也不是流落街头的女人，如果我的话伤害了您的自尊心，就到厕所里去哭一场吧！"

我委屈得大哭起来。十分钟后，斯大林变得温和了。他说：

"薇罗奇卡，我害怕您的威力！与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你是个魔女！是个真正的女人！小女巫！我老实告诉你，在你之前我有过一些普通的母牛似的婆娘，但她们都不能算女人。”

我用亲吻来回答他的“恭维话”。斯大林兴奋地说道：

“心灵的融合是世上最伟大的秘密。我们听说，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诺尔佐夫在拼命向您献殷勤，是吗？”

“他想和我约会，请我看电影。”

“您讲真话我很高兴，要是您撒了谎……”在一个长时间的停顿后他又说：“看电影，当然可以去，这样做没什么坏处。只是不准和他睡觉。您有丈夫，我们并不主张您和他离婚。我们还准备把他调到莫斯科来，让您愉快一些。只要咱们俩仍在来往，您就不能找别的男人。您的休假什么时候开始？”

“我休假两个月，7月和8月。”

“您需要什么吗？”

“谢谢，我什么都有了。”

有一天，一个浅色头发，外貌平常，难于确定年龄的人小跑步来到我跟前：

“允许自我介绍吗？”他象军人一样一字一句地说：“您的新司机兼陪从，费奥多尔·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库齐亚耶夫。”

我不安地问：

“瓦西里·彼得诺罗维奇在哪儿”

“调到另一个工作岗位去了。”

这就是斯大林对我的请求所作出的反应。他再一次使我感到，我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玩偶。

10

许久未做梦了。干枯的心灵使我得不到内心的平静。我的心在流血，在震颤，就象一只受了箭伤，失去了双翅的小鸟。我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的命运担忧。我被这些念头折磨着，跪在地上。夜色正浓，象往日一样，四周充满了宁静、沉寂，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我为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霍夫以及他不幸的、一贫如洗的双亲祈祷，眼泪夺眶而出。我为自己的命运痛苦！我得到了什么？成了什么样的人？斯大林的情妇吗？他的泄欲工具吗？今后怎么办？前途如何？什么样的结局在等待着我？谁能回答这些问题呢？

清早，从列宁格勒发来了一封电报："恢复工作。吻你。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这么说，还真有上帝！上帝听见了我的祈祷，他帮助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女人！

11

我与诺尔佐夫一道看了查理·卓别林的喜剧《淘金记》。然后我们去了咖啡店。

"可以请您到我家来作客吗？"潘捷列依蒙·马尔科维奇小声说道："我有夏里亚宾、斯特拉温斯基、韦尔京斯基、列先科和卡鲁索的唱片。"

"谢谢，亲爱的。我一定登门拜访。但是今天不行。"

诺尔佐夫忧郁起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早就想告诉您，没有您我

感到很难过。我爱您！在我内心深处的幻想中，我把您当作自己的妻子。我知道，您有丈夫，但却不爱他。您孤身一人，非常不幸。能允许我温暖您的心吗？

诺尔佐夫吻了吻我的手。他那双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薇罗奇卡，为什么您对我的一片痴情毫无反应呢？我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如果您不愿意住在莫斯科，我们就去别的城市，只要有歌剧院就行。咱们在任何地方都会很愉快。只要您说一个字！请别再折磨我！”

“我以坦诚回报您的坦诚：我不爱我的丈夫，但是我答应过直到生命的终结都要作他的妻子。请您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12

剧院建议我到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去作几场巡回演出。

夜里，斯大林打来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老实告诉我，诺尔佐夫想叫您干什么？”他恶狠狠地嘟哝道。我大吃一惊，他的消息竟如此灵通。“您拒绝和他同居，这样作完全正确，他根本不是您所需要的人。我真不明白，一个如此健壮的淫棍竟会找不到一个女人？”转瞬之间，他又用与刚才截然不同的语调，即平常那种友好的语调说：“您打算到哪些城市去巡回演出？”待我回答之后，他又说：“艺术管理局的同志们赞同我们的建议：演员巴尔索夫和诺尔佐夫去列宁格勒，而你

到敖德萨和基辅。放心吧，我们会替您送好演出伙伴的”

而我却渴望重返列宁格勒，想去看望朋友，去给亲人扫墓！

两周的时光飞逝而去。音乐会举办得非常成功。我回莫斯科时，库齐亚耶夫在基洛夫车站月台上接我：

“达维多娃同志，今天让你休息。食品已经给您送去了。”

我天真地问：

“您从哪儿拿到钥匙的？”

库齐亚耶夫笑着说：

明天下午两点钟，我开车来接您。”

我刚一到昆采沃别墅，斯大林就粗暴地说：

“我再也不让您离开这么久了。让别的演员去作巡回演出吧，他们反正多的是。书记处的同志们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派来了一个年青的、胸部丰满的女服务员。事过之后我就把她打发走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为什么给我讲这些？不讲这些细节就不行吗？”

“薇罗奇卡，我刚从这些世俗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开始想念您。”然后他央告说，“我求你，只作我的女人吧！每当我看见你时，我的心就会燃烧起来，象要炸裂了一样。是的，我固执、急燥、粗暴，永远也改变不了。你不要和姆切德里则一龙日内睡觉。他常常在车站上收买一些廉价的女人，什么时候我让你见识见识他那些有伤大雅的照片。”

“我恳求您别提起我的丈夫。”

斯大林什么也没回答，砰地关上门，离开了房间。

傍晚时，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叶若夫、马林科夫、加马尔尼克、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都来了。政府的骨干暂时还没有什么变化，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周围，明白了，所有的国家大事全由他一个人决定，由他主宰。

个子矮小，长着一张令人生厌的职业窃贼面孔的叶若夫给人以极不愉快的印象。加里宁举止持重，谦逊，高度近视影响了他的活跃。他双目均患有青光眼。但是，直到高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仍迷恋着一些芭蕾舞女演员。

客人们故意对我特别礼貌。但我对扮演斯大林的宠妃毫无兴趣。叶若夫酒喝得最多，他用醉熏熏的次男高音大声说：

"薇罗奇卡，请坐我的汽车，我一眨眼就把您送到家！"

斯大林冷笑着用玩笑的口吻说：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用不着费心。薇拉·亚历山德德罗夫娜是我们的贵客，我们共同努力为她组织一条运输线，她就不会步行了"

矮个子叶若夫一下子醒悟过来，他明白自己稍微有点过分了。这些身居要职的男人们用放肆的目光贪婪地盯着我。我想，他们已经猜到了我和斯大林之间的亲密关系，并且多半会嫉妒已经不年轻的斯大林。丰盛的宴席于清晨5点结束。他们离去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

"以后我们得换个地方见面。"

"也许我不应该经常出席你们的招待会？"

斯大林眯起眼睛说：

“薇罗奇卡，您说得对，我们要改变战术，我们每月举行两次宴会，邀请女演员、女体育工作者、女运动员、女厂长参加。那时界线不明显了，人民委员们就不会这样贪婪地盯着您了。如果给这群恶棍以充分的权力，放松控制，他们说不了两句话，就会在这地板上，在这间他们刚才大吃大喝的房间里把您强奸了。对待这群畜牲要善于驾驭。”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大林。

13

第二天排演时，我被叫到剧院党委办公室。几个不认识的同志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我父母以及我的童年、青年时代的事。他们对我的熟人和朋友十分感兴趣，要求我尽可能说出他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在卢比扬卡国家政治保安局，又把这些问题重复了一遍。审查并未就此结束。

在我和斯大林的往来中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在春季即将结束时，他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还没问声好劈头就说：

“给您送去了一张特快列车的票。”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要收拾安排一下并商定有关音乐会的事。”

“您想在索契、苏呼米和梯弗里斯（第比利斯的旧称）举办几场音乐会？”

我犹豫不决地回答：

“两场，或三场……”

“这个问题基本上已安排好了，祝你演出成功！”

一小时后，一位负责组织音乐会的妇女来找我。我同她签订了八场独唱音乐会的合同。傍晚时分库齐亚耶夫送来一个封口的信袋。

“开车前45分钟我再来，只带最必需的东西就行了。”

信袋中除火车票以外还有一大叠钞票。整整一天在紧张的忙碌中过去。诺尔佐夫送来了鲜花。他看到旅行皮箱就问我要到哪儿去。

“薇罗奇卡，亲爱的，您的确很需要休息一下，过一个星期我也要去索契，我一定想法来找您。可惜您还不知道自己将住哪个疗养院！”

我和他热情地道了别。

我乘坐在国际列车的一个两铺位包房里，库齐亚耶夫带着几个搬运工送来了三只高级旅行皮箱。

“达维多娃同志，什么也不必问，这些箱子是您的！我和医生在隔壁包厢里。您别介意，需要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叫我。这是我的工作。我已经和餐车说好了，您可以订任何饭菜，统一结账。专门给您运来了上等鲟鱼子、鲑鱼、咸鱼和最好的牛肉。”

当然、我首先最感兴趣的是皮箱里装的什么。打开一看，真是无所不有！纯毛料外衣、夏季的连衣裙、长袍、外套、裙子、鞋子、美国丝袜，全套法国内衣、一组高级香水、一套只有梦中才敢指望得到的修指甲用具。所有东西的尺寸，规格都正好合适。

清早车到索契，库齐亚耶夫把我带到一座豪华的别墅——政府官邸。他说：

“您就一个人住在这儿，房子完全归您支配，万一需要

什么，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一位身材高大，五十岁左右的夫人走过来：

“我叫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如果您不累，我带您去看看咱们的别墅。楼下是客厅、饭厅、厨房、电影放映厅、酒吧、浴室、淋浴室、台球室、游泳池。二楼上有卧室、书房休息室、浴室、化妆室，那一边房间的设置和这边一样。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这儿不必遵守什么作息制度，请在头一天预定次日的饭菜。”她喘了一口气又说：“我们有一个迷人的花园。花园里有喷泉、秋千、吊床，有带皮沙发的转椅，有海外的珍禽。可以从花园乘电梯下到海边。有一个设备完善供治疗用的单独的浴场。别墅里无线电设备齐全，到处都装有电话。一座装有最佳音响设备的音乐演奏厅可以供您使用。三角钢琴近日内就从莫斯科运到。调音技师每天来。图书室藏有16000多卷书。各科大夫随叫随到，可以提供各种治疗。”

我谢过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

“总之一句话，请您随意安排，就象在家里一样。您的皮箱已经送上楼，衣物都已熨平，并已叠整齐挂好了。明天早上七点女按摩师为您作按摩，八点女美容师为您修指甲。”

别墅严格消过毒，一尘不染。到处都是鲜花，千姿百态，争相吐艳。浴室里的浴缸我还从未见过。在令人迷醉的卧室里还有一样料想不到的礼物在等着我：一张可以旋转的小桌子上摆满了大自然的赠品，有加酸奶油的樱桃、桃子、杏子、葡萄、石榴、橙子、桔子、甜瓜、果汁、葡萄酒和饮料。我来到了一个神话般的与外界隔绝的世界！

每一个人都会有过幸福降临的体验。幸福好像就在门外，只要一敞开大门，她就会随着风儿和绿叶的喧哗冲进屋来。

我在空无一人的海滨浴场久久地徘徊，采集小贝壳和五颜六色的被海水和时间磨光的小石子。我沐浴，闲逛，在沙滩上打滚。晚上在演奏厅里排练，音响效果不比苏维埃宫圆柱大厅差。我从图书室里取来一些书。半夜，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听出是斯大林的声音：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休息得怎样？安顿得如何？感觉寂寞了吗？"

"当然寂寞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休息得倒是好极了！我从喧嚣的尘土飞扬的莫斯科一下子来到了《一千零一夜》的神话世界之中。"

"太高兴了，再见！"

14

大海起了风暴，下起了倾斜的暴雨，我湿淋淋地跑回家，竟忘了乘电梯。在客厅里我见到斯大林，他穿着白色的夏季制服。土黄的脸色和眼睛下的一圈黑影说明他过度疲劳。沐浴之后，我给他披上一件华丽的长袍。

"薇罗奇卡，您好好看看吧！高加索和克里木能使人变得年轻，变得更加漂亮，精神更加焕发！"

"谢谢您的恭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为什么您叫库齐亚耶夫同志送这么多钱来呢？"

"难道钱会妨碍什么人吗？您竟用这些极其愚蠢的问题

来迎接我。让我休息一小会儿，午饭后我们到海边去。”

花园里闪出了几个人影，那是秘密保卫斯大林的警卫人员。他吩咐传见值班警卫长和私人卫队长。身材高大的鲍克尔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鞠躬敬礼。

“我多次告诉你们，干工作务必要不声不响，极其隐蔽，我们革命的，不屈不挠的青年时代就是你们的榜样。”

傍晚，大海平静下来。我穿着游泳衣躺在温暖的沙滩上。四周悄然无声，海面风平浪静，使人感到安祥，坦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时地缩瑟着，向海水走去。他几次胆小地浸入水中，然后又用毛巾擦干，换上衣服。他和我并肩坐在躺椅上。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告诉服务人员说您是我的堂妹。我相信谁也不会问起，但也不用去到处声张。有时，我们要去另外的别墅。注意，开过音乐会后，别耽搁，也别在旅馆里过夜。会给您固定派一辆有司机的汽车。”斯大林点燃烟斗，深深地吸了几口，又说：“那个无赖诺尔佐夫要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去巡回演出，然后还要去北极地带。”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笑了起来：“让年青人清醒清醒头脑会有好处的！”

他回屋休息去了。第二天午饭时我才见到他。

“我睡得很晚，我有个临睡前看书的习惯。薇罗奇卡，很多工作摆在我们面前。我们预计在一月召开党的十七大。我们还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俩久久地沿着浴场漫步。斯大林打破沉默说：

“我的童年很苦。父亲当裁缝，从事做鞋的手艺。象革命前俄国的所有工匠一样，他酗酒。他不爱我，常把我和母

亲打得半死。9岁时我被送到哥里教会小学，经过六年的学习生活，我被第比利斯东正教学校录取。但我没毕业，被开除了。”他没说为什么。这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第一次谈起自己。“宗教学校只接收有钱人家的孩子，我到那儿上学是受谁的庇护，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谜。妈妈希望我成为一名东正教的神甫，按她小市民的理解，在教会供职可以过安定富裕的生活。”

一个隐藏着的人影，难以觉察地一闪而过。斯大林吓得面色发白，惊恐地喊道：

“出来，恶棍！”

他手里握着一支小小的左轮手枪，想必就是他当初用来杀死自己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那支枪。一个面孔发红，23岁光景的青年，一边朝四周顾盼，一边向我们走来。

“你是谁？坏蛋！叫什么名字？部队番号是什么？”

红军战士自豪地回答：

“斯大林同志，我们奉命保卫您的安全，防止国内外敌人的破坏。这是亚戈达同志在莫斯科亲自作的指示。”

斯大林掏出警笛，卫队长向他跑来。

“把这个傻瓜赶走。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如果你的人中有哪一个敢再跟着我，就地处死。”

卫队长低声下气地轻声说：

“请原谅，斯大林同志。我们保证执行您的一切命令！”

“滚开，蠢货！我不想听！”

他转身对着我，恶狠狠地吼着：

“游泳去吧！别在这儿看着我！”

海水温暖，柔和，清彻见底。我时而潜入水中，时而飘

浮水面。他平静下来，对我说：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给你带来了礼物，一整盒美国避孕药片。不能分给别人，我国的妇女应该生孩子。我们必须增加人口，薇罗奇卡，今天您将要作女主人，我们请了一些同志来吃晚饭！几乎都是您认识的。您有深色的，不露肩颈的连衣裙吗？”

“我随身带来了一件黑色的，一件深蓝色的，还有两套英国式的服装，您看我穿哪种？”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笑了，他对我的这个回答深感满意。

“就穿黑色的，您在部长会议时装店缝的那一套。”

客人们象对待老相识一样向我鞠躬致意。斯大林故意安排我坐在矮个子叶若夫身边。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叶若夫再次感到自己的渺小。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善于巧妙地利用人们的弱点，并且首先是自己战友生理上的缺陷。他经常玩弄这样的花招。上第二道菜时，马林科夫发音清晰地说：

“同志们，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又翘起尾巴来了。”

“请解释一下，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表现在哪些方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轻轻地问。

“这些狂妄的狗东西在筹备组织新的反对派。”

“我们很快将要教训这些邦派，这些反对派最终会明白，谁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钢铁般坚定不移的基洛夫充满激情地说。

“用不着再等了！”孱弱的叶若夫发出丝丝声：“我可以马上把他们制服，对布哈林不妨彻底割掉他的舌头。他空话连篇，认为自己是伟大的调解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而只要稍加分析就会明白，他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话匣子，有一条能说会道的舌头罢了。”

狡猾的斯大林袖手旁观地听着这些议论，暗暗把一切都记在了心里。他举行宴会就是为了听听大家议论。

“甚至在国际政治午台上也并非总是那么风平浪静。”斯大林说，其他领导人象听到了口令似地全都向他转过头来。“机会主义者——两面派、犹大托洛茨基顽固不化。他诽谤我国，诬蔑布尔什维克党、诋毁列宁同志，攻击中伤我们的工人阶级。应该把他除掉，越快越好！”斯大林喘着气说。

从来没有任何人同他争论。大家都明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都是胜利者。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给我们唱点什么好吗？”斯大林问道：“伴奏在音乐厅里等着我们。”

我演唱了古典歌剧中的几首咏叹调，又演唱了几首斯大林十分喜爱的、俄罗斯作曲家的抒情曲。满头黑发体态肥胖的马林科夫赠给我一个银质嵌花托盘和六套咖啡杯盘。

斯大林不满地说：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们不能用礼物去腐蚀薇拉·亚历克山德罗夫娜。您看吧，她会骄傲起来，不愿和我们来往了！”

基洛夫走近我说：

“薇拉·亚历克山德罗夫娜，请您返回列宁格勒吧，我们给您提供最好的条件。”

斯大林皱起了眉头，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失去的东西不可挽回。薇拉·

亚历克山德罗夫娜在你们那儿无事可干。您也知道，她已在大剧院生了根，达维多娃同志未必会赏识您给她提供的条件。”

我感激地看了斯大林一眼。他帮助我摆脱这种微妙的处境。夜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了我卧室的房门，他见我还没睡，便坐在椅子上抽起烟来。

“薇罗奇卡，我的生活中曾有过许多女人，但我从来未象迷上您这样迷上过任何人。过去只是情欲的需要——占有。现在我又来到您的身边了。请告诉我实话，你爱我吗？哪怕只有一点也行。”

我未料到他会道出如此简洁的自白。我也必须毫不迟疑地答复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如果我不说实话，您会生气；而我说实话，您又不会相信。让时间去判断我们的关系吧。”

他平静地将头靠在我的怀里，就这样安然入睡了。他的鼾声震动了墙壁，我又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来，即我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俄罗斯国家的统治者，一个粗犷，瘦骨嶙峋，长着罗圈腿的矮个子。他嫉妒心强，变幻莫测，喜怒无常。他和我同床共枕，而我还必须吻他，拥抱他，爱抚他……要说清这些实在太困难了，但我发誓，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早饭时，卫队长鲍克尔走进饭厅，他不停地改变站立的重心，局促不安地问：

“斯大林同志，允许我报告吗？”

“说吧。”

鲍克尔斜眼看着我，在他眼里我是个外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以命令的口气重复道：

“说吧！”

平时他吃饭时禁止别人打搅。

“那天你看见的那个红军战士托尔孔，”卫队长说：“他牺牲在战斗岗位上了。”

我惊呼了一声。斯大林离开餐桌，沉痛地说：

“向他的父母发封唁电，向红军战士托尔孔授予政府的嘉奖。在报纸，杂志上刊登他的生平事迹，还可以将他战斗的一生写成故事。”

15

朝气勃勃的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愉快地对我说：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艘快艇，只要您乐意，随时都可以去海上游玩。”

星期六，斯大林表示愿意乘快艇到海上去。艇上全体人员都静悄悄地工作着。风平浪静的大海在欢迎我们。一路上跟随我们疾驶的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卫士”——白翅海鸥。厨师往休息室送来水果、葡萄酒、鲜红色的鲑鱼肉、风干的咸鱼脊肉、黑鱼子、冷肉、烤牛肉、各种果汁和冷饮。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快艇迎着火辣辣的太阳全速疾驶。耀眼的阳光照进了船舱。我请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掩上窗帘，他不满地嘟哝说：

“怎么？我们是您雇用的仆人么？为什么要拉上窗帘？鱼吓着您了吗？它们不会用恶毒的眼睛盯着您的！”

啊，我忘了，很久以来我就不再是个人了。他是我的主人，我的上帝，我的君主！我依偎着他，拥抱他，斯大林才消了气，息了怒。

傍晚，大家乘车去兜风。我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坐第一辆汽车，前排坐着保镖和司机。第二辆车里坐的是叶诺夫·日丹诺夫、奥尔忠尼启则和保镖除此之外，还有武装军官乘车护送。我们选定路线往第比利斯方向驶去。斯大林讲了些笑话给我们听。在二十公里处突然出现了一些戴着假面的人向车队开枪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了司机亚历山大·德罗鲍特的鼻梁，他满脸是血，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但却奇迹般地刹住了我们的车。车窗玻璃都碎了。面色苍白的叶诺夫在离出事地点最近的区党委会与政府机关取得了联系。他们立即发出警报，把驻扎在格鲁吉亚的部队集合起来。人们送走了吓得嗦嗦发抖的斯大林。我也回到了别墅。从军事检察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安局来的侦查员们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人转身对我说：

“女公民达维多娃，您必须和我们一起到莫斯科去。”

“这是命令吗？”

“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斯大林同志认可的。您要接受审问，司机德罗鲍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了。罪犯还没有全部抓获。您是这次悲剧事件中唯一的非政府官员见证人。您的东西以最后送到。”

“我可以洗个澡吗？”

侦查员看了看手表，一个长着南瓜大脑袋的军人说：

“达维多娃，不要没完没了地向我们提要求。停止争论！上车去，再过40分钟，火车就要开了。”

我被禁止与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及全体服务人员告别。回莫斯科的途中毫无舒适可言。虚幻的田园生活遭到了悲惨的结局。火车包厢里坐着四个人，我被夹在三个不停地吸烟地男人中间。甚至上厕所他们都轮流跟随着我。到莫斯科后，车厢被军人和便衣人员包围起来。马林科夫冷淡地向我问好，我不愿回答，不相信他是以诚相待。我的情绪非常压抑，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害怕逮捕，害怕被殴打，拷问……把我从火车站直接带到卢比扬卡。第一次审问在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办公室进行。由亚戈达、阿格拉诺夫、叶若夫、维辛斯基主持。总检查长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轻易就同意从列宁格勒调来莫斯科。我告诉他，那次调动是大剧院经理处和苏维埃政府坚持要办的。维辛斯基仍不肯罢休。

“薇拉·严历山德罗夫娜，您是斯大林这次遭到恐怖分子谋杀未遂事件的唯一目击者。我们必须弄清其中一切。”

亚戈达深深地吸一口烟，问道：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您，女公民达维多娃坚决不肯说出与斯大林同志交往的情形！也许，这一回您总要说了，现在时机更有利了，是吗？”

“我坚决不回答同这次事件无关的问题。”

亚戈达用嘶哑的声音讪笑说：

“你这条流落街头的母狗，你被攥在我们的手里！斯大林同志远着哩！他不会干预我们国家政治保安局和检察院的事。你面前有两条路任你选择：要吗开始详细地回答问题；要吗把你关进冰冷潮湿的牢房，让你的脑袋开窍，你在那儿可以和饥饿的大老鼠作伴！”

我吓得浑身打颤。这个握有特权的人竟本能地对斯大林

抱有这么大的仇恨！叶若夫和马林科夫保持冷漠的沉默。显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审问的结果。他们不知道该站在那一边。维辛斯基尖刻地微笑着，其他参与这个大案件的侦查员们也不说话。亚戈达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因而洋洋得意起来。我问亚戈达，究竟想从我这儿知道些什么。

"你说，谁给你任务，让你组织杀害斯大林同志的？"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你'来称呼我的？您凭什么随随便便地把我定为国家要犯呢？"

"达维多娃，不准你再装腔作势，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女英雄。少在我面前扮演贞德*！"

我晕倒在地，失去了知觉。醒过来时我躺在监狱医院的病床上。五天之后重新开始审问。这次，他们提问的方式有了某些变化。亚戈达变得有礼貌了些，甚至带有一些冷淡的殷勤。但我对什么都不再相信。前几天我才亲眼见过他那付卑鄙丑恶的嘴脸。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装着用慈祥般的语调劝我老实招认一切。他以一个蹩脚的悲剧演员那种廉价的热情，打着一种毫无变化的腔调，道出了一段事先准备好的独白：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应该明白，您的舞台生涯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表遗憾。亲爱的，您的歌已经唱完了。斯大林同志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再也不愿见到您。"总检察长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我签署了您的逮捕证。开庭审判后我们将把您枪毙。当然，法庭也可能从轻量刑，那时我们将把您作为刑事犯押送遥远的西伯利亚劳改营。罪

---

*贞德，法国的民族女英雄，曾领导法国人民反抗英国侵略，后被俘在德鲁昂被处以火刑——译注。

犯们喜欢脸蛋漂亮，体态匀称的女人。第一天他们就会为争夺您抓阄，然后依次在臭气熏天的床板上轮奸您。您美丽的玉容将会枯槁。由于营养不良和坏血病，您的牙齿会掉光，头发会脱落。到那时，为了一小块面包您会向任何一个最下流的败类下跪。”

我受不了他那污言秽语的折磨，大声喊叫起来：

“够了！住嘴！收起你那些挖苦话吧！您非常清楚，我同谋杀斯大林同志的阴谋毫无关系，什么也吓不倒我！”

一种说不清的下意识的直觉使我猜到，这场轮番进行的悲喜闹剧只能导致没完没了的审查，所以我一下子从一个死囚变成了原告：

“谁给您权利让您这样对待我的？您疯了吗？忘记我是什么人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会这样轻易地把我交给您。我太了解他了！等着瞧吧，有朝一日您会遭到报应，我一定要同您彻底算清这笔帐！”

我不让他清醒过来，又嚷道：

“马上送我回家！”

维辛斯基装出一付温和的样子，甜言蜜语地说：

“我们为您骄傲，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出色地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您变得成熟起来了。我向您祝贺，再一次请您原谅。出于我们工作的需要，不这样做不行。”

他想吻我的手，我拒绝了。亚戈达按动了装置在写字台上的隐密电钮。进来一个秘书，他的手臂粗壮，象个训练有素的拳击运动员。

他说：

“我希望，我和您能成为好朋友？”

“亚戈达，我烦透了您。我不愿和您讲话。”

“我是一个爱记仇的人。请注意，即使是美丽的夫人，我也不会宽恕她的侮辱……”

我用同样的语调回答他：

“据说，亚戈达不是那种小浆果* ……”

16

我简直认不出自己的住宅了，一切都被翻了个底朝天。只好请来工人，安上新锁，修理打坏的门，换掉全部电线，还换了一套新家具。

到休假结束还剩下整整一个月，我和大剧院的芭蕾舞独舞演员叶卡提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格莉采尔一道出发去奥卡河，到波利诺沃去。我们在一户普遍农民家里租下两个不大的房间。每天早晨给我们送来刚挤出的鲜牛奶、酸奶油、草莓、浆果和蘑菇，主人家的孩子们为我们钓鱼。我和格莉采尔长时间地散步。她给我讲过去在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演出的情形；讲与佳吉列夫、拉赫曼尼诺夫、布宁、夏里亚宾、巴利蒙特、安娜·巴洛甫娃、斯特拉温斯基、福金、莫尔德金及巡回演出组织者尤罗克的交往……

“亲爱好，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卡佳* 忧郁地说：“时间相隔太久，我的回忆已经变得模糊起来。薇罗

*在俄语中，“亚戈达”是小浆果的意思——译注。

*叶卡提琳娜的爱称——译注。

奇卡，好久以来我就在观察您，极力想猜透您。您很漂亮，有天才。您呀，不要将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象过去我所做的那样。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艺术。在我微不足道的收藏品中，有许多俄罗斯和西欧艺术家的绘画作品。难道我能忘记眼里充满激情和狂热的杰出画家帕布洛·毕加索吗？当我在令人陶醉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中扮演奥杰达·奥季琳时，他曾给了我一幅他早期的作品。有一天傍晚，他还到蒙马特尔我住的旅馆里来，建议我永远留在巴黎……薇罗奇卡，到我家里来，您将会看到许多神奇的东西。我收集了不少稀世的珍贵的图书。您知道，我是观众喜爱的演员，每天我都要收到从俄罗斯各个角落寄来的信……然而，我个人的幸福却稍纵即逝，就象飞来飞去的蝴蝶，很快就消失在空中。有许多人爱我，拼命想得到我的爱。为了我的莞尔一笑以及谢幕时的一个鞠躬，他们不惜赠送珍珠、钻石、金银等贵重礼品。在我自己的演员生涯中，我究竟得到了多少钻石戒指呢？根本无法数清。当然，我也曾有过一些昙花一现的艳遇，然而，真正的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我仅仅是在动摇不定、变幻莫测的生活表面四处飘荡，所以现在我孤身一人，没有孩子，没有丈夫，很快我还将失去剧院。岁月流逝，芭蕾舞女演员的年华是短促的。我的一生最终只会在孤寂的回忆中了结。薇罗奇卡，我恳求您，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重蹈我悲惨的复辙……”

八月的奥卡河多美啊！乡村的晚间集会更是令人赏心悦目。又悲又喜的歌曲、游戏、夜间的环舞、勇敢地跳过篝火。我和叶卡捷琳娜、格莉采尔应邀参加过这样的晚会。我们和姑娘们一起唱歌，与小伙子们一道跳舞，同大家一起嗑

葵瓜子。黑眉毛的小伙子格林卡总是缠着我。商店经理，俄罗斯民间舞蹈迷叶夫塞·普里霍季科领着卡佳绕着圈子转来转去。有一次，腼腆的格里尼亚* 在台阶旁对我说：

“请你听我说，薇罗奇卡，你是留在我们村里吧！我们举行一个漂漂亮亮的婚礼，我是个卡车司机，很快就要当拖拉机手，我有一笔小小的积蓄。你给我生几个漂亮的儿子，他们会长成好帮手。你太中我的意了。我不是个厚颜无耻的人，我会爱你的。我还从来没见过象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我变得忧郁起来。这个奥卡河畔的农夫格里尼亚·诺霍夫也许是对的，但他却不了解一个事实：人们十分乐意从农村进入城市，从不后悔；然而谁也不会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来。

夏天转眼即逝，应该返回莫斯科了。多么遗憾啊，我真舍不得告别这个舒适的小镇以及它那弯弯曲曲的小街，告别它那庄稼轻摇的田野，告别在桦树与松树间长着世上最美丽的稠李的树林，告别那馨香阵阵，令人心醉的金合欢花和丁香花。我深情地向女主人，向她的孩子们以及她那不声不响、老成持重的丈夫告辞。格林卡起初用小船，然后用马车送我们到火车站。

“唉，再见了！上帝会让我们再见的。也许一切都会顺利。薇罗奇卡，一路平安！这是一点小意思，请您尝尝，请宽宏大量，原谅我们招待不周！”

他递过来一个大包，包布是一块绣有红公鸡的亚麻毛巾。他不好意思地说：

“里面有一些新鲜的鸡和鱼，有羊奶干酪，一小罐带浆

*格林卡的大名——译注。

果的酸奶油和我们自己家酿的葡萄酒。"

我在这个善良而普通的农村小伙子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薇罗奇卡，最心爱的姑娘，我会一辈子珍爱您，甚至当您有了别人的孩子以后，只要你愿意，我会永远等你。"

那一瞬间，我不禁想到，也许，我确实放走了真正的幸福。

乘客们乱哄哄地开始进站了。火车加快速度，驶出了车站。而他，格里尼亚·普霍夫仍然站在那小小的、土里土气的站台上，直到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

17

一天，我在毗邻克里姆林宫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散步。雾气弥漫，垂露欲滴。小小的水珠缀满了这座从前的沙皇花园的铁栏杆。一层薄雾笼罩着大地。潮湿多雾的十月天气引起人们的愁思。我没注意到一个穿着深棕色大衣的人向我走来。当他走到我跟前，摘下墨镜时，我才认出他来。原来，亚戈达还在继续跟踪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需要同您安排一次私人见面。"

"请不要打搅我！"

"您要迫使我重复我的请求吗？我知道 您今 天晚 上有空。我10点至11点到您那儿来。现在预先通知您，您必须呆在家里，我将一个人来。"

"要我用什么来感激您如此慷慨大度的关心呢？"

"您过于好奇了。"

焦燥不安的叶若夫驾车来到我家，他说：

“您的事情我们了如指掌。根里赫·亚戈达准备晚上来拜访您。我们一定要弄到你们谈话的速记记录。我们不想让您作口头转述，如果我们安排一个同志躲在衣柜里，您觉得合适吗？”

“这个办法不行。亚戈达可能会派他的人来预先检查我的住宅。”

“对，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快成为有经验的犯罪侦查学家了！您这幢房子的三楼上住有我们的人，我们要拉一根线到他的公寓里去，安上耳机，电影制片厂来的录音员和有经验的速记员将一道记下您同人民委员亚戈达同志的谈话。”

这次行动是在马林科夫的领导下进行，他善于解决技术问题。我没猜错，亚戈达果然食言，他带了五个人。他们小心翼翼地仔细检查了我的住宅。这些人离开后，亚戈达嗅了嗅空气：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今天谁到您这儿来过？”

“送牛奶的杜妮亚大婶来过，她每周两次送来刚挤出来的鲜牛奶。”

亚戈达皱起眉头说：

“我对送牛奶的不感兴趣。”

“这是审问还是平等友好的交谈？”

“暂时还是友好的交谈。”

“我洗耳恭听，人民委员同志！”

“一大批人参加了阴谋杀害斯大林同志的行动。根据苏维埃法庭的判决，罪犯们被枪决了。很幸运，您毫无过错。

对您所受的无理侮辱，我个人向您表示深深的歉意。从现在起，让我们忘掉一切不愉快的事吧。”

“我接受您的道歉。您准备同我谈的就是不这些吗？”

“为什么这样严肃？我问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出一个妥协性的建议。”

“请继续往下说。”

“命运使您同斯大林同志结识。安全机关有责任了解他的全部生活，直至最小的细节。我们对他的性格、脾气、日常生活、和谁会面以及他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都很感兴趣。至于您付出的劳动，我们会慷慨付酬。不管您搞到的情报多少，每月都可以领到双份薪水。我们不向您要书面的保证，我们相信您的话。我们每季度初发工资。现在我给您第一笔预付款，不要收据，只点点数就行。”

亚戈达从西装一侧的衣袋里掏出皮钱夹：

“这个建议让您满意吗？”

“请您马上走吧，我们就当今天没有见过面。”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为什么不用一杯咖啡来款待我呢？”亚戈达厚颜无耻地微笑着说。

“我太疲倦了，明天早上要排练，晚上有演出，我需要休息。”

“请原谅我的考虑有欠周全，亲爱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但这也是一次最重要的考验。”

我不再理睬他。我走到窗前，往肩头上披了一块绒毛头巾。亚戈达走到我身边，企图拥抱我，我一把将他推开。无所不能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在地板上滑了一跤，他跪着爬到我跟前。

“薇罗奇卡！我让您发财！我有的是钱！请原谅，可是我对自己毫无办法。我爱您！不要笑我！这是真的，您为什么要屈身于那个坏蛋，那个格不吉亚人，那个麻子朱加什维利*呢？他是个酒鬼的儿子，他完全继承了他那臭不可闻的前辈的强盗品性。我要和妻子离婚，退出国家政治保安局，回去搞我从前的药剂师专业。我知道，认真的思考需要时间。我恳求您，重新考虑您对我的态度吧！我会弄到国外的护照，我们可以去美国、法国、英国。只有在国外我们才会过上真正的生活。只要你说一句话！”

“您，亚戈达，是个卑鄙无耻的骗子。不要再装疯卖傻了。请您离开我的家！您叫我恶心，到马戏团去当小丑吧！”

亚戈达站起身来。一个养尊处优，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傲气十足的肃反工作人员又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我再说一遍，达维多娃同志，如果您有朝一日有了什么过失，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过失，落入我们手中，您记住，我绝不会如此便宜地放过您了。我要亲自把您关进诺文斯基女子监狱，扔进那只关最下贱畜牲的牢房。”

他失去了控制，凶狠地吼叫道：

“你这个娼妇，我会跟你算帐的！你会向我下跪，吻我的鞋子，我要强迫你用舌头舔我的屁股！”

我筋疲力尽，和衣倒在床上。早晨，我无力上剧院。请来的医生给我开了病假条。傍晚以前，剧院经理赶来了。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病得真不是时候！今天预定有一场内部演出，票都发出去了。政府的官员们在等着。

---

*斯大林原姓朱加什维利。

最亲爱的，救救命吧！我们派汽车来接您。”

我记不清楚是怎么到的剧院。女服装师帮我换好衣服，我半死不活地坐着化妆，该我出场了……我什么也没听见，乐队怎么不见了，指挥也不知到哪儿去了，眼前的一切全是幻影……一阵掌声使我清醒过来，一眼瞥见了政府首长的包厢。斯大林微笑着和他手下的领导人们站起来鼓掌。演出结束后，我推说身体不舒服，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告辞回家了。夜里，斯大林打来了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发生了什么事？谁欺侮您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原谅，我实在无力述说。”

“我什么时候能见见您？”

“下周星期一我有空。”

“好好养病吧！马上给您送些水果、鱼、鱼子、肉和可可来。”

18

星期一到了。傍晚七点，我乘车来到斯大林的住地。我被带进他的办公室，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叶若夫、莫洛托夫都在那儿。斯大林显得很忧虑。他坐到办公桌后面，马林科夫接通了一个什么装置。我突然听到亚戈达的声音，不禁浑身哆嗦起来，我左顾右盼，看亚戈达在哪儿，斯大林审视地端详着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注意听这个录音，有的问

题等会儿再说。”

亚戈达的那次精彩表演已经记录在录音带上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走近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知道，最近四个月来您经受了许多磨难。您的意志受到严峻考验，您能否用书面材料证实一下，这盘磁带不是事先伪造的，行吗？”

“当然可以。”

“那么，请您坐到写字台跟前来，不要着急，尽量把一切都回忆出来。我和同志们都出去，不打搅您了。”

我写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将写好的材料交给斯大林。

“现在我们去吃饭，您写的材料将拿去付印。”

由于心情非常压抑，我什么东西也不想吃。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我来解释一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抽着烟斗，坐在椅子上温和地说：“我不是信口开河，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是一个大坏蛋。我们小心地从各方面收集事实，对照比较，然后将采取措施。您不要生我的气，在这个世界上我是非常孤独的。”

如果斯大林想成为一个话剧演员，他一定能达到空前的水平。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有惊人的魔力，他可以让任何人着迷！就在这一瞬间，我开始可怜起他来。斯大林利用了我一时的软弱，拥抱了我。他的态度充满温情、关怀、专注和友好。

“我又寂寞，薇罗奇卡，从你离开的那一天起，我谁也没有找过……”

吃早餐时，约瑟夫·维萨里诺维奇悄悄对我说：

“我给你念一首亚历山大·布洛克的诗：

飘动的云彩若隐若现，
深沉的钟声在高空回旋。
教堂的台阶撒满了阳光，
这石头也有生命，在期待你的到来。

你从这儿走过，定将感动冰冷的石阶，
你永远披着可怕而神圣的光环，
在黑暗中，在这威严的神像边，
你也许会碰掉春天的花瓣。

美丽的晚霞在模糊地扩展，
深沉的钟声在高空回旋，
古老的阶梯罩满了暮露……
哦！我原来在期待你的出现。

坦白地说，我被斯大林和亚历山大·布洛克所震惊！

19

11月7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规模盛大的招待会。整个晚会上伏罗希洛夫都不断地向我献殷勤，他纠缠不休，急不可待。他同我跳舞，讲些平淡的亚美尼亚笑话。后来他把我领到乔治厅的一个角落，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咱们一起去我的别墅吧，我

们会玩得很快活，谁也不会知道的。”

“谢谢您的邀请，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愿意我给您介绍一位年青迷人的芭蕾舞女演员吗？”

“非常荣幸，太感谢了！”海军人民委员多情地说。

青年芭蕾舞女演员、舞蹈学校不久前的毕业生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很高兴地接受了打扮得英俊年青的人民委员的邀请。他们刚刚离开，不择手段的亚戈达就来到我的跟前，他抓住我的手，迫使我同他沿着灯火通明的大厅散步，用刚刚可以听见的声音说：

“如果您向什么人出卖我，我一定要把你干掉。最近几天我们要为您组织一次引人入胜的参观，去看看莫斯科的一座监狱。”

我一步跨过两级台阶，飞快地跑进了存衣室。马林科夫气喘吁吁地在出口处追上了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亚戈达刚才同您谈了些什么？”

坐进汽车后，我向他讲了亚戈达对我的没完没了的威胁。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会发疯，会自杀的。”

“放心吧，我们不会叫您受欺侮的。您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或家里来，白天、黑夜、什么时候都行。我们立即就可以取得联系。”

“如果亚戈达强迫我同他一道去监狱，我该怎么办呢？”

“您别拒绝和他见面，也别表现出过分的不安，要沉着

冷静。如果头疼，千万不要从亚戈达和他的助手那里拿药吃。”

20

几天后，亚戈达打来电话：

“我急于实现自己的诺言。”

他开车来接我，汽车里除他之外还坐着两个穿便服的人。亚戈达说：

“认识一下，诺文斯基女子监狱监狱长涅利多夫，他的助手巴鲁什诺依。”

沉重的大门打开了。我们乘车来到一个铺满鹅卵石的监狱院落，高墙上设有几种带刺的铁丝网。门锁啪啪作响，看守打开了一间牢房。传来口令声：

“全体起立！”

班长是个瘦骨嶙峋没有牙齿的女人，长着满头乱蓬蓬的白发。她吼着：

“母狗们，就地站起来！”

亚戈达问值班的看守，牢房里共有多少人。班长用吸烟过量的哑嗓大声喊道：

“首长公民，牢房里有六十个，啊，我想说六十条母狗，全都一模一样。除了我这个老太婆外，其余的洗过澡后都可以试用试用。请原谅，我的老爷，我已经不中用了。”

亚戈达朝监狱长瞪瞪眼。涅利多夫马上下命令：

“马拉尼切娃违犯监规。把她关到单身囚室禁闭五昼夜。”

那个没牙的老太婆脱下自已的衬衣，光着身子躺到地上：

"亲爱的，好心肠的首长啊，不要把我关进单人牢房，我已经关过了。请可怜可怜我那两个无人照管的小女儿，原谅我这个有罪的蠢货吧！我再也不敢了。"

亚戈达恶狠狠地说：

"关过禁闭后，马上把这个坏蛋打发掉！"

另一间牢房里关的都是些少年妓女。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姑娘朝我跑来。过早的淫荡生活在她美丽的面孔上留下了无情的痕迹。

"夫人，给我这个好姑娘一点钱吧！"

我问：

"你为什么需要钱？"

"买烟。"

我拿出钱包。亚戈达和监狱长都不准：

"不能给她们钱。她们会拿去赌掉。"

一个长着雀斑的小姑娘，垂着脚坐在床板上。她尖声叫喊道：

"玛尼卡·斯维斯特，让我们给亲爱的首长们来一场业余音乐会吧！"

小姑娘们高兴得尖叫起来。突然少女们把自已赤裸的屁股转向首长们，开始唱起下流的歌曲。

"为什么把这些破烂货关在莫斯科？"亚戈达不满地问他周围的随员们。

"只有十六岁以上的才能送去劳改。"

下一间牢房里关的是小偷、骗子和惯犯。我感到很不舒

服。亚戈达递给我一瓶缬草酊，一些止恶心的药丸和止痛片。

"根里赫·格里哥里耶维奇，我只服用大剧院医生开的药。"

亚戈达坚持要我收下他的药。我服用了自己的药，而把他的药片偷偷地藏在手提包里。监狱的头头邀请我去用餐，我回绝了，理由是只能吃严格规定的饮食。

晚上，我同马林科夫见了面。

"您没吃他的药，做得很对。"

我从手提包里取出藏起来的药片，我们一起乘车去了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把一只饿了几天的德国警犬带到一间专门的屋子里。沃斯科鲍伊科夫教授把药片拌入一大块牛肉中，狗贪婪地猛扑过去吃了起来。过了一小时，狗昏死过去了。电影摄影师拍下了这个可怕的场面。在回来的路上我问马林科夫：

"既然亚戈达已被证实是个十足的坏蛋，为什么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至今还允许他占据如此重要的职位呢？"

"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的。"

我感激地点点头。

剧院里有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在等着我。我要在里姆斯基——科伏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中扮演女主角柳芭娃。

1934年

21

重工业人民委员谢尔哥·奥尔尼启则为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大会后莫斯科各剧院的演员们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我被介绍给反对派成员皮达科夫、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和布哈林。我对皮达科夫的狂热感到吃惊，他智慧超群，精力过人。布哈林口才很好，善于委婉地、巧妙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精通俄国文学，他旁证博引，得心应手。加米涅夫拒绝发表意见。虚胖而迟钝的季诺维耶夫一直不停地吃着食物。休息时他企图向我献殷勤。后来他起身送我回家时又说了些含糊不清的醉话表示恭维：

"我喜欢您这样的女人，高高的个子，健壮的身体，一双漂亮的腿，我认为脸没有什么原则意义，只要腿和那个什么还……"

季诺维耶夫给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和斯大林分子留下的印象完全相同。他是一个空虚无聊、缺乏能力、放肆无礼而又怯懦的小人。除斯大林本人外，季诺维耶夫曾是唯一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称

作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富有号召力的演说家，但他的讲话缺乏内容。贪图权力，虚荣心极重的季诺维耶夫曾在列宁格勒建立了自己真正的领地。

快到我家门口时，季诺维耶夫热情洋溢地说：

“薇罗奇卡，好姑娘，让我们再见面吧！我真的不会死乞白赖惹人厌烦。我们拿出当年的劲头来，到茨冈人那儿去玩一个通宵。我知道有这样的地方，环境优美。您不会后悔的，请把您的电话号码给我吧！”

我说我不会同他会面。他绷着脸象只火鸡一样用鼻音说：

“生命对于我们只是一瞬间，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无意义了。只要有大地母亲的坟墓和亲属们提供的普通的棺材，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不愿给我电话号码，那是您的事！但我总会打听到的。我会给您打电话并且登门拜访。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我没有退却的习惯。”

这再次证明，每一个玩笑中都包含着某种真理的成分。季诺维耶夫没有想到，他不幸而言中了自己可怕的命运。只有一点他错了：他没有棺材也没有坟墓……

为了塑造玛尔法的形象，我对神学、哲学、文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我结交了纳法纳伊尔神甫，他是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人，他送了我一本圣经。我和他一起去过一次新圣母公墓。我们看见一座墓旁站着一位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我以为那是座为纪念国内战争时期的无名英雄而建立的纪念碑。当我们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战士守护着的是斯大林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墓。她是1932年被杀死的。我顿时感到很不自在，善良的神甫悄悄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们到教堂去吧，看看上帝会怎样祝福和保佑您。”

纳法纳伊尔说得很对，作过祈祷后我感到自己好多了。我们乘出租马车登上沃罗比耶夫山。这是莫斯科的最高处，站在那儿可以把整个莫斯科城看得一清二楚。傍晚时分，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散步，回家时我已完全恢复了常态。斯大林打来电话：

“我很忙，过几天就要开党代会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将发给您出席整个会议的来宾证。”

“谢谢，亲爱的！别疲劳过度了，多多保重，需要您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他的声音变得热情起来：

“我十分高兴，因为这句话是您对我讲的。”

第十七次党代会使我产生了忧郁不安的印象，因为我在克里姆林宫里见到了可怕的情景。一群肥胖的男人，象疯狗一样扑向另一群人。反对派遭到了极大的挫折。当然，还有那些躲在他们背后的人。我旁边坐的是新闻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他十分激动地、不停地在本子上作记录。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瞥了我一眼，他视力很差，是个近视眼。他对我说：

“请提醒我一下，我在哪儿见过您？”

我说出自己的姓名。

“达维多娃同志！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亲爱的，我在大剧院听过您唱歌。我的记忆力不行了，早期硬化！我早就想为《星火》杂志写一篇有关您的特写。我和妻子都十分

喜爱您那出类拔萃的嗓子。什么时候可以给您电话？”

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同所有与会者一样，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的演说。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讲话。直到大会最后一天，会议主席才激动万分地庄严宣布，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发言。代表们和来宾们争先恐后地拼命高呼：“乌拉，斯大林同志！”“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我们胜利的旗手斯大林同志万岁！”“跟随斯大林同志去夺取十月革命的新胜利！”“光荣属于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斯大林！”“光荣属于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斯大林！”所有的口号都淹没在越来越响的掌声中。主席团全体起立欢迎斯大林的发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信心十足地走向讲台。新闻记者转身看着我，欣喜若狂地说：

“多好啊，我们有斯大林同志！”

2月9日，共产国际电台转发了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科利佐夫的抨击性政论文章《开诚布公的谎话》。现摘录我当时在日记上抄下的一段话：“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的讲话对于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苏联人民的敌人来说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判决。我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是世上最英明、最伟大的人——约·维·斯大林同时代的人。”

代表大会于1934年2月10闭幕。斯大林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招待会。桌子几乎被丰盛可口的食品压垮。代表和贵宾、各大机关企业的领导人，工厂的厂长，用大汤勺狼吞虎咽地吞吃鱼子，大杯大杯地灌葡萄酒、白兰地和伏特加。整个晚会通宵达旦地响彻着词藻过分华丽的祝酒词。

然而，当时国内到处都在闹饥荒，死人不计其数。掘墓工人甚至来不及掩埋尸体。人们不断死于霍乱、胃溃疡、伤寒、疟疾、猩红热、结核病和白喉。极少量的食品采取凭证供应的办法。半饥半饱、毫无权利、生活贫困的苏维埃国家的公民们不停地劳动。然而他们辛勤的劳动的荣誉都被别人、被一小撮趋炎附势的白吃汉、上级任命的食客所占有。在那些年里，我们被迫把现有的作法当作绝对的真理。

黎明，天边闪烁着第一线晨曦。倦意缓缓地扩散到全身。我得到一卷莫泊桑的书，读了一个通宵，一直读到短篇小说《羊脂球》为止。斯大林突然打来电话，他没来得及问好劈头就说：

“我有整整一百天没有见到您了！”

“而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完全相信，您已经把我彻底忘了。”

“达维多娃同志，为什么要抬高自己的身价？”

我没料到，谈话会发生对我如此不愉快的转折，不得不随机应变：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那么久不来电话，我已经感到寂寞得甚至有些委屈了。”

通过长长的电话线我感觉到了他那喜悦的呼吸。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您？”人间的上帝急不可待地、简短而又高声地问我。

我瞥了一眼工作日历，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都有空。

“我尽量从百忙中为您挤出几个小时来。”斯大林忧虑地说。

幸好，这次我们亲切地道了别。

好天气伴随着这次春天的幽会。五月的艳阳天令人陶醉。我不愿去想那些不相干的事，脑子里乱糟糟的，怎么也集中不了注意力。快吃晚饭时，接我的汽车到了。

莫斯科郊外的风景一年四季都很优美。汽车穿过米特罗夫斯基公路，驶入一扇大门。受过严格训练的、军容整洁的哨兵彬彬有礼地行了军礼，同时仔细检查了证件。

古老的、静悄悄的房子，天然的、略加修整过的花园，种着早春花苗的花坛，迎面长着一排巨人般的百年椴树，不时送来阵阵甜蜜的芳香。别墅和昆采沃的一样，陈设简朴，没有多余的排场。手工织的地毯显得既漂亮又富有魅力。

一个表情严肃，上了年纪的妇女，长着一双无神的金鱼眼，喃喃地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很快就有空了。她嘲弄地看了看我，严厉地说：

"请您尽量不要耽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太累了。"

值班的女管家弄不明白，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希望您能和我一起进餐？"正在进屋的斯大林关心地问。

"如果您允许，我想美美地喝一杯浓茶。"

斯大林愉快地说："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为您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从格鲁吉亚送来了水果、新鲜肉、最上等的葡萄酒。今天我们吃地道的烤羊肉串。"

"但是，刚才有人警告我，说您疲倦了，不让耽搁您的时间！"

"谁有权在我的家里发号施令？"

斯大林发脾气了，我也为自己说漏了嘴而感到不安。约

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以疑问的目光看了看我。

“关心我的保卫人员给我新派来一个傻瓜，不管他们怎么劝说，我都要立刻把这傻瓜赶走。”

我们走进餐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点燃烟斗。值班人员报告，基洛夫，米高扬、卡冈诺奇和莫洛托夫来了。

基洛夫只用一个盘子和一副刀叉，吃得很快。卡冈诺维奇懒洋洋地叉肉，米高扬用起餐具来象个魔术大师。

“阿斯塔斯，你是个天生的贵族，”斯大林微笑着说。

客厅里送来了咖啡、茶、馅饼和蜜酒。大家开始无拘无束地谈起来。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斯大林说，“请您快一点结束列宁格勒的事务，搬到莫斯科来。你自己挑一幢房子，让米高扬和奥尔忠尼启则帮你布置，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比我有眼力。”

我认识斯大林多年以来，他老是和叶努启泽、米高扬、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赫鲁晓夫、梅赫利斯开玩笑，但却极少理会贝利亚。

“我还没有看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基洛夫断然说道。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你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你应该知道，我们不会改变已经通过的决议。您应该明白，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也不再讨论了。”

卡冈诺维奇插了一句：

“谢尔盖·米隆洛维奇，你有一大家人吗？”

“妻子、姐姐和我。”

"同志们，教育好孩子可是一门极大的学问。"斯大林自言自语地说。

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尽管生活枯燥乏味，许多领袖、人民委员、党的活动家们都没有孩子。

斯大林建议看一部新电影，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谁都不敢拒绝，我离开大家，坐在远远的角落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达维多娃同志，不要藐视男性社会。"

我只好服从，过去坐在他身旁。看完电影后领袖们各自回家，只有基洛夫留了下来。乘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谢尔盖·米隆诺维奇走近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根据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委托，准备邀请您到列宁格勒作巡回演出。我将派歌剧院经理来洽谈。"

斯大林走进来了，我重复了一遍基洛夫的邀请。

"无论如何也不要拒绝我们最好的朋友谢尔盖·米隆罗维奇，"爱吃醋的、多疑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毫不含糊地说。

从下文中您会了解到，斯大林的性格是如何改变的，怎样变得更加冷酷无情的，我又是怎么不由自主地步入了他那惶惑不安的晚境的。进入老年后，斯大林的见解越发乖僻、离奇，欲望和追求更加刁钻古怪，随着衰老，他身上越来越充满了矛盾。在叙述的同时，我们有必要作一些插叙，增加一些评论，勾画出各种各样人物富有特色的肖象和速写，还要详细地阐明一些事件。

"如果你和基洛夫睡觉，我一定毫不迟疑地送你上西

天。”斯大林大声吼叫道。

我象个小姑娘一样委屈得大声哭起来。

“小傻瓜，别害怕，简直不能同你开玩笑。你记住，如果你变了心，就只有怪自己了。”他威威风凛凛地说。

半夜两点钟时，我醒了过来，一个新来的女佣人进来侍候我。她叫玛利亚·菲利波夫娜。斯大林作出的反应真快！我向自己立下誓言，与他在一起一定要小心谨慎。第二天早饭后我出去散步。

“你喜欢这儿吗？”斯大林问。

“非常喜欢。”

他梦幻般地叹了一口气：

“格鲁吉亚比莫斯科好，比莫斯科干净。而我们高加索人比俄罗斯人更有天才。薇罗奇卡，想去索契吗？”

“什么时候？”

“9月或是10月吧。”

“允许我过一礼拜再答复吗？”

“我们并不急，我们有时间。”

我们在藤椅上坐了下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吗？”

“要是发现您撒了谎，我们马上就断绝来往。在这儿不必提防任何人，不要转弯抹角，您直接说吧。”

“有人不分昼夜地监视我，这太伤我的心了。在我家周围任何时候都有人影，在大剧院里也是如此。我到“突击手”电影院去，身旁就坐着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还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求您，撤消这种可耻的监视吧。

您也知道，亲爱的，我对您是忠实的。”

“我尽力满足您的要求。”

“非常感谢您！”

斯大林高兴得发出了喘息声。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可以再提一个纯粹个人的问题吗？与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无关。”

“说吧，我听着。”

“请告诉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为一个革命家，给了您很大的影响吗？”

斯大林活跃起来，我无意中触及到了他最敏感的地方。

“列宁是一个狂热的人，是个坚强的、不择手段的、典型的冒险家……我已经告诉过您，我的世界观是在第比利斯东正教学校形成的。等我以后心情好的时候，再详细给你讲讲列宁同志的事。今天天气很暖和，我们在花园里吃午饭。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把我累坏了，我想避开人们呆一会儿。”

我娇媚地微笑着问道：

“对我也一样吗？”

“薇罗奇卡，您是少有的例外。”

我们不慌不忙地、慢慢地朝房子走去。一些人在高大的椴树阴影下忙碌着。值班秘书跑来，毕恭毕敬地弯着腰报告说：

“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来了。让他进来吗？”

“去告诉他，说我们刚去莫斯科了。”

吃过午饭后，斯大林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傍晚散步时他对我说：

“您知道吗？薇罗奇卡，我喜欢在澡堂里洗蒸汽浴。喜欢让一个男仆，一个俄罗斯大力士按摩，用桦树条帚抽遍全身。想在我们的澡堂里洗一洗吗？”

“谢谢，我已经洗过盆浴了。”

“别紧张，我们是分开的，我在男浴室里洗，没有人来打扰您。澡室里可以任意调节水温。”

过去我曾在远东一个城市的澡堂里洗过澡。那儿的澡堂十分简陋：一层木架，几个满是铁锈的水龙头，几张滑溜溜的矮板凳，还有一些破烂不堪的烂盆子。每周星期五才有热水，运气好的人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进去，妇女们都带着自己的盆子。

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斯大林的浴室。墙上有壁毯，地上摆着几把柔软的圈椅，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室内有存放衣物的壁橱，光线柔和舒服，还有落地灯，以及喝咖啡和茶用的小桌子。一个个子高大，牙齿白净的女人走到我面前。她向我伸出手，简单地说：

“我叫娜塔莎，您想喝点什么吗？”

“波尔荣矿泉水，但不要太冷。”

“马上送来。”

一分钟后我喝到了令人赞不绝口的饮料，吃了夹鲟鱼肉和鲑鱼肉的面包片。

“我帮您脱衣服。”娜塔莎彬彬有礼地说。

她递给我一双橡胶拖鞋，殷勤地替我打开浴室的门，我走进浴室。窗户上闪灼着漂亮的彩色花玻璃。墙上嵌着五颜六色的瓷砖。

“请先洗淋浴！可以打开蒸汽吗？”

“不！我害怕嗓子着凉。”

洗过淋浴后，娜塔莎招呼我坐在宽大的木头板凳上，她灵巧地给我做了按摩，然后替我冲洗干净。

“您多么漂亮啊！任何女人都会羡慕您优美的体型和线条。您的胸部美极了，又结实又富有弹性，允许我吻一下您的乳房吗？”

我被她这些虚伪的奉承弄得很不自在。

“娜塔申卡，别说这些蠢话了。”

“请原谅，薇拉·亚历山德罗夫 娜，我 并 不 想 欺 侮您。”

桦树条帚的轻轻抽打使我热血沸腾。后来娜塔莎又给我做了头发、修了指甲，还修了脚。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美容师。我想酬谢她。

“您怎么啦！怎么啦！这儿规定不准收钱。”

“请记下我家的电话号码，我设法给你搞一张大剧院的出入证。”

“我很乐意去看您的演出。”

斯大林在客厅里休息，他周围堆满了报纸、杂志和书籍。

“啊！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身上还在冒气，我们的浴室怎么样？您现在自我感觉如何？”

“太舒服了。约瑟夫·诺萨里奥诺维奇，您的浴室真是妙不可言。”

“娜塔莎干得如何？”

斯大林向我投来恶魔般的目光，这一瞥使我魂飞魄散。

“她是个行家，她有一双能干的手。这是我生平受到的

最好的一次保健按摩。”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奇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难道出了什么事吗？”

“谁叫您把家里的电话号码抄给一个澡堂工人的？谁叫您请她去剧院？您和她能有什么共同之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记住，人们出于信任和责任为我们服务，谁要破坏这些神圣的准则，就把他彻底消灭掉。”

他那没完没了的说教令人恶心，我再也不会为了与斯大林重逢而感到高兴。

22

人诞生在苦难中，应该象火花一样，向上腾飞……

——约夫

> 梅耶霍德！
> 既是天才的创造者，又是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 谁像我这样忘我地爱他，就会经受数不清的苦难。
>
> ——爱森斯坦

1929年。那还是我的大学生时代。我记得那个暴风雪肆虐的二月。

一位高个子的人到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来给我们上课。他那双象鹰一样锐利的眼睛中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芒。在这堂意义重大的课堂上，我放开嗓子，尽情歌唱。梅耶霍德很注意

地观察着我。

排练结束后，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霍德对我说："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需要与您认真谈谈。我们一道去吃午饭好吗？"

这意外的邀请，弄得我不知所措。音乐学院大门口停着一辆雪橇，车夫伸开四肢在上面打盹。他的胡子上挂满了霜，浓眉和冰凌几乎遮住了他那对小小的猪一样的眼睛。

"啊，好心的先生，我在这冰天雪地里等您好久了！"

"请吧，别生气，老兄，我会酬谢您的！"

梅耶霍德慌乱地道歉。

梅耶霍德不能容忍这种不拘礼节的态度："我知道你们那一套，到达目的地之前你们都会许愿，"老人的鼻音很重。下车时在口袋里翻来找去，怎么也付不出钱来。"老爷，干脆明说吧，不给酒钱，我就不送。"

梅耶霍德气得两眼发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付了钱，看得出车夫很满意了。

"老爷，您吩咐去哪儿？"

"去欧罗巴饭店。"

"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到这么高级的饭店去我穿得太随便了。"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无论您穿什么都很时髦。"

他关怀备至地用一条暖和的方格毛毯把我的脚裹着。到了饭店，我们选中了一张靠窗的桌子，桌上的水晶花瓶里插着一小束含羞草。

"我明白您对什么都想急于了解、思考和理解！对一切都想问个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目的。现在正是您学习的

时候。请原谅，我有点累了。”

这位伟大的导演，俄罗斯剧院的革新家和改革者就坐在我身边。我仔细地打量他：瘦瘦的略高的个子，背有点驼，灰白色的卷发显得有点古怪，面孔线条分明，皮肤微黑，薄薄的嘴唇，高高的额头，大鹰钩鼻子，深灰色的眼睛发出凝聚专注的目光。

在我们的多次交往中，经常可以感到他那略含讽刺意味的思想风格，以及强烈而成熟的感情。他的言谈内容广泛，包括了所有的重大问题。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但却极少让别人察觉出来。

梅耶霍德在自己的创作道路上突飞猛进，他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而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天性。他那最深刻的原则性和对自己所认定的真理的执着信念，是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保持不变的特点之一，是他的天性和创作过程中个性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他追求的不是陈旧保守，而是旗帜鲜明。由于言词激烈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他树敌不少，但也正是这些性格特征吸引了许多优秀艺术人才和先进青年。

梅耶霍德最尊重、最推崇的名字是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甚至当他与艺术剧院发生严重分歧时，他也总是以极大的钦佩和赞叹谈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923年4月2日，梅耶霍德在庆祝自己50岁生日的纪念会上，热烈地表达了对自己的老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感激之情。

梅耶霍德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都非常清楚，他们彼此的艺术创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接近得多。众所周知，在梅耶霍德一生中最困难的1938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给了他真正的

支持。当时，国立梅耶霍德剧院被关闭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便让自己的学生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歌剧院搞创作。

梅耶霍德抽起烟来。饭店总管华西里·伊万诺维奇·舒伊斯基是个老戏剧迷。在他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的服务员们为我们提供了周到的服务。他们送来了饮料、冷盘、肉和鱼做的各种菜肴。

梅耶霍德问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读过大仲马的书吗？"

"他的小说中我最喜欢《玛尔戈皇后》和《基度山伯爵》。"

"我们剧院准备排练小仲马的《茶花女》。刚才在音乐学院的排练课上，我发现您在《卡门》一剧中毫不拘束的、优美自然的表演风格。您对这位人民英雄，这位西班牙普通女郎的命运理解得很深。她敢于热情地爱，也敢于深深地恨。"

梅耶霍德入了迷，要让他停下来简直不可能。他继续热情洋溢地说：

"可爱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听我说，离开歌剧舞台吧，我将把您培养成一个话剧演员？您将会看见您所扮演的玛格丽特·戈蒂耶多么动人心弦！"

"您的建议引人入胜，使我深受感动。不过，您已经有了齐娜伊达·尼古拉也夫娜了，您不能再盯住其他女人。弗谢沃洛依德·埃米利耶维奇，为什么您要让她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呢？难道她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您？"

梅耶霍德顿时象个泄了气的皮球，变得灰溜溜的。过了不久他恢复了常态。

“不！请原谅，我没有错，您是个十足世俗的女人。是的，我深深地爱着齐娜依达·尼古拉也夫娜。她是个非凡的人。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对您，一个美丽的陌生女人，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吐露自己最珍贵的思想感情呢？现在我明白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是一个天生的悲剧角色。席勒、汉姆生、莎士比亚、洛布·德·韦加、易卜生，豪普特曼、甚至奥斯特洛夫斯其的女主角都应该成为您舞台上的长期搭档。”

“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我的命运是演歌剧，我已决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歌剧。”

“既然这样，我希望您不时到我们剧院来！”他打住了话头，接着又冲口而出：“我和齐娜伊达·尼古拉也夫娜非常欢迎您到我们家来……”

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霍德就这样意外地突然进入了我的生活。他是一位心地极好的人。人们爱他，不管自己是否能得到他的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终生念念不忘，从未把任何人与他相提并论。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曾与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结为朋友。高尔基对他也十分热情。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和诗人、哲学家维亚切斯切斯拉沃夫·伊万诺夫之间也建立了能推心置腹的友谊。后来他认识了亚历山大·布洛克，他俩准备和丘利科夫一起创办“火炬”剧院。布洛克甚至还为它写了剧本《小市场》。但是，这个理想没能实现。调到莫斯科后我开始经常去梅耶霍德家。他们住着一套漂亮的四居室公寓。当家的是女主人，他的妻子齐娜伊达·尼古拉也夫娜·拉伊赫。他们家经常举行人数众多的招待会，即音乐会和文艺晚会。会上可以见到演

员、作家、歌剧演员、芭蕾舞独舞演员、作曲家、诗人、艺术家、科学院院士、外交官、服装师、学者、军事长官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晚会上还常常有半夜从饭店里叫来的能歌善舞的茨冈人，这时欢乐就会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所有这些招待会都是为齐娜伊达·尼古拉也夫娜举行的。

列宁格勒小歌剧院（原米哈依洛夫斯基歌剧院）重新上演柴可夫斯基的歌剧《黑桃皇后》。在我的整个艺术生涯中，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演出。梅耶霍德在导演该剧时进行了改革。他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来考虑《茶花女》的表演构思。我有幸去他的歌剧院看过排练，欣赏到他的一些精彩的创新表演。

1936年3月14日，我有幸出席了在列宁格勒市演讲厅召开的题为“梅耶霍德与梅耶霍德现象的比较”辩论会。来自全国各城市的演员、作家、导演们见到了这位大师并听了他的报告。梅耶霍德热情洋溢地谈到自己的老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谈到对传统的继承，他说传统不仅不应该忘记，还应该加以珍惜。

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多雨而阴暗的日子里，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从巴黎返回到莫斯科。他兴高采烈地谈起他见到帕布洛·毕加索的情形。

“伟大的毕加索同意到莫斯科来，并准备为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哈姆雷特》画布景。”

然而，命运女神背判了导演艺术大师梅耶霍德。我的资料中还保存着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全苏艺术委员会主席克尔

任采夫的文章《格格不入的剧院》。（该文登在1937年12月17日的《真理报》上。）这篇文章是射向毫无防备的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的众多子弹之一。

1938年1月7日，星期六，整个莫斯科戏剧界都汇集到“梅耶霍德剧院”，观看了第725场《茶花女》的演出。演员们以空前的热情进行了表演。当大幕最后一次降落时，观众扑向了舞台。莫斯科告别了20世纪最伟大的剧院——梅耶霍德剧院。

我代表大剧院出席了在演员之家召开的全苏导演大会。原检察长、“伟大的”法律理论家，人民委员会主席安德烈·维辛斯基的讲话使我们大吃一惊。他象平时一样讲得十分抽象，狡猾地偏离了主题。接着发言的是鲁宾·西蒙诺夫。他是“叶夫根尼·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兼导演。他极力诽谤梅耶霍德。许多人认为他这是在为自己开脱。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勇敢地发了言。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诚实的、刚直不阿的艺术家。

第二天我和他剧院里的演员们一起去了勃留索夫斯基胡同。一个声泪俱下的女仆开了门。我们简直认不出拉伊赫了，一夜之间她竟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太婆。

拉伊赫倒在地毯上，无声地痛哭：

“弗谢沃洛金·埃米利耶维奇中午被抓走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会杀死他的！”

弗谢沃洛德·梅耶霍德
剧院首席女演员的速写

只有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霍德，
才能把这个平凡的女人造就成最出色的女演员。

——弗·伊·涅米罗维奇—丹钦柯

23

1917年1月，梅耶霍德偶然来到毫无名气的《人民事业报》编辑部。他看见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绝色美人。3年后，这家编辑部的女秘书乔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拉伊赫离开了自己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一位长着金色卷发的诗人，成为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霍德的妻子。

拉伊赫胆大而机灵，倔强而风骚，执拗而慷慨。她非常高兴，因为如此大名鼎鼎的导演成了她的丈夫，而她成了他的指挥官。

为了把一个凡人培养成一名第一流的女演员，为了真正把她改造成杰出的贵妇人，使她的风度成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上流社会的妇女争相效仿的对象，梅耶霍德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拉伊赫是否珍惜这位大师的耿耿忠心和一片苦心呢？为了她，梅耶霍德抛弃了自己非常漂亮，体贴如微的妻子奥莉加·米哈伊洛芙娜·蒙特以及三个女儿：玛露霞、托尼娅、伊丽娜。他为齐拉伊达·尼古拉耶芙娜·拉伊赫修建了一座非凡的剧院和一套豪华的住宅，为她创造了不寻常的生活。

我听说，拉伊赫曾经是脾气暴躁的阿格拉诺夫的情妇，她曾经落入过亚戈达之手，并很长一段时间垂青于懒散的李可夫。

有一次，齐娜伊达·拉伊赫打来电话：

"亲爱的，薇罗奇卡，请来我们家做客，只是不要早于晚上10点钟来，您一定会感到满意的。请原谅，我忙得不行，同往常一样，总是有那么多紧迫的事情，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向您致意。"

他们喜欢一道迎接客人。

"啊，我们的稀客，我们的夜莺，"男主人吻了我的手说，"请多关照，大剧院无与伦比的歌星，未来的世界歌星——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

客人中有：亚戈达、阿格拉诺夫、叶努启则、布哈林、李可夫、季诺维耶夫、米高扬、卡尔·拉狄克、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列夫·奥博林、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加林、萧斯塔科维奇、舍巴林、雅罗斯拉夫·斯梅利亚科夫、莫尔恰诺夫。我被安排坐在亚戈达和季诺耶夫旁边。当大家用盛着香槟酒的高脚杯碰杯时，亚戈达低声说：

"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我急于想告诉您一个消息，您最喜欢的人，演员诺尔佐夫被捕了，目前正在进行侦查。"

我们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亚戈达站起来，举起杯大声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为您的玉体康健干一杯！"

我却感到很不是滋味。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想要您干什么？"善于察言

观色的梅耶霍德问我。

“我的同事，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诺尔佐夫无缘无故地被捕了。”

“明天早上我要与加里宁通电话，然后把结果打电话告诉您。瞧，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在这儿，可以同他谈谈，他相当有势力。”

亚戈达把我领到梅耶霍德的书房里，他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好久没看见您了！您准备与我争吵吗？您还在干那种事吗？还去浴室洗澡，洗蒸汽浴，做按摩，与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接吻吗？”

这番话，他是以猥亵的口吻说的，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竟然如此鼠目寸光。难道亚戈达不明白，这种“亲昵的”谈话细节，将会被斯大林、马林科夫、叶若夫知道吗？大概，他深信我被吓住了，深信我最终会屈从于他的意志。

“我用车送您回家，”亚戈达武断地说。

“今天我恰好想步行。”

“那我就步行送您。”

这位政治保安总局局长的胡搅蛮缠把我激怒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他。

梅耶霍夫在和一个年轻人下棋，根据他那满头蓬松的卷发，我认出了他是谁。可是这位马林科夫的助手却装着没认出我的样子来。

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那是在排练瓦格纳的歌剧《瓦尔基利亚女神》的时候，歌剧的上演安排在希特勒预定访问苏联的日子，该剧导演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告诉

演员们，当年梅耶霍德让他这个十足的年轻人在电影制片厂独立执导的时候，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曾用一张海报的碎片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谢廖扎，当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感到自己已成为独立的艺术家时，他就离开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是，生活阅历已经非常丰富的爱森斯坦也离开了自己的老师，但却保持着对梅耶霍德的忠诚。

梅耶霍德在戈连基别墅给拉伊赫写的一封信保存下来：

"……13日，我来到戈连基，望着白桦林无限感叹……我看着这些树叶在空中飘落。它们撒落在地，一动不动，似乎已经死去……它们一动不动，期待着什么。它们是被剪掉的！我数着它们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就象数着垂死之人的脉搏。我真希望，等一天或一小时之后，我再返戈连基，能看见它们都活过来。13日那天，当我望着这童话般金秋世界时，望着这一派神奇景色时，心里不禁发出轻轻的呼唤：

"齐娜，齐诺奇卡，看看这神奇的景色吧，不要抛弃我！不要抛弃爱你的人！我爱你有如爱妻子、爱妹妹、爱母亲、爱朋友、爱这令人迷恋的金色秋天、爱这充满奇迹的大自然！……齐娜，不要抛弃我！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1938年10月27日。"

后来我们才知道，拉伊赫死得很惨。她被野蛮地强奸了、她的乳房被割去、双眼被挖掉、全身被肢解。忠实的，跟随他们多年的女仆，也遭到了同样悲惨的命运。

不知为什么，人们回忆死去的伟人时，总是充满着爱戴，总是少不了眼泪。艺术大师梅耶霍德死后，人们写了无数

文章歌颂他，而且，我们很多同时代人、电影和戏剧界导演，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也都恬不知耻地、昧着良心尽情地剽窃和盗取这位俄罗斯戏剧界最伟大的魔术师那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思想成果。

李可夫走到我们跟前：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如果您能光临寒舍，我将不胜荣幸，我们每星期四会客。”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的邀请，略带醉意的季诺维耶夫跑了过来，嘴里还嚼着东西：

“薇罗奇卡，您为什么总是扭扭捏捏的？这些人行，另一些人就不行吗？这就不老实了，任何竞赛都应该公正。”

一非常聪明的高招。

我把与亚戈达的对话转告了马林可夫和叶若夫。

“哼，这个该死的药剂师，他脖子上的绞绳很快就要收紧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未来的内务人民委员用尖细的嗓音说道，“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记下或记住日期、钟点、地址、电话号码、姓名，总之一句话，记住亚戈达以后对您说的一切。顺便问一句，您说说，您对娜塔莎，即克里姆林宫澡堂那个洗涤女工的印象怎样？”

“据我看，她是个可爱的姑娘，很关心人，乐意帮忙，心地善良。”

叶若夫笑了起来。

“这个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实际上是亚戈达的情妇，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把她弄来的。只要亚戈达使个眼色，这条忠实的母狗就准备去干任何坏事，有几个过分多情的同志，就被她勒死在她的住宅里。我们早就判了她的死刑。”

我惊恐得打了一个寒颤，背上冷汗直冒。我未加抵抗就陷入了这场持久的、血腥的争斗之中。我后悔极了，但悔之晚矣。从此之后，直到我死的那天，我都不得不为自己的罪过背上沉重的十字架。

马林科夫发现我神情慌乱。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用不着害怕。”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据亚戈达说，演员潘捷列伊蒙·诺尔佐夫被捕了，是真的吗？”

“他在卢比杨卡被关押了两个小时，根据加里宁的命令，您这位同事已经被释放。他只是稍微受了点惊吓。”

与马林科夫和叶若夫道别时，我高兴得吻了他们一下。

季诺维耶夫事先未打电话就直接找上门来了。他带来了香水、鲜花和绣花桌布。

“薇罗奇卡，我在餐厅订了一桌菜。”

这时，马林科夫打来一个电话：

“季诺维耶夫在您那儿，请称呼我巴威尔·罗曼诺维奇。我们需要您帮忙，弄清他对斯大林的态度……”

“好吧，巴威尔·罗曼诺维奇，”我照他的意思作了回答，“我很乐意为莫斯科的学者们举行音乐会，我用俄罗斯作曲家的抒情歌曲准备了一套新节目。”

几杯伏特加下肚，季诺维耶夫就醉了。

“薇罗奇卡，您真叫我喜欢，可怜可怜我吧！我大概已经爱上您了，请原谅我的坦率，我非常渴望与您在一起。”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您怎么啦，疯了吗？难道我给了您什么借口让您能这么说吗？”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了我们初次相识，您允许我送您一件小小的礼物吗？”

他拿出一串金项链，上面镶满了贵重的钻石。

“从今以后，这个迷人的小东西就属于您了。”

我没有吭声。他委屈地翘起了他那厚嘴唇。

“怎么，还不够贵重吗？任何一个女歌唱演员，任何一个女芭蕾舞演员，都会为一件一文不值的礼物去搂住一个陌生人的脖子，而您总是动不动就要小性子。”

季诺维耶夫纠缠着要吻我。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我是有丈夫的人，您不应

该这样做，我可真的要生气的。”

“请原谅，薇罗奇卡，今后我保证克制自己。请收下项链，它与您很相配，我真心诚意地送给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真漂亮！难怪亚戈达那个吸血鬼要追求您，您一定怕他！他曾“悄悄”散布说，您在与斯大林睡觉。自从宇宙存在以来，世界上再没有比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更可怕的怪物了。我们老布尔什维克认为，是他，斯大林，毒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光阴似箭，几十年转眼就会过去，如果他不被杀死的话，就将继续当俄罗斯帝国的君主，直到寿终正寝。但是，或早或迟，他将不得好死，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将诅咒他……”

在国家政治保安局俱乐部，举行了一个纪念捷尔仁斯基的晚会。在主席台后面就座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加里宁、布哈林、加米涅夫、柯秀尔、卢祖塔克、邱巴尔、叶努启则、亚戈达、姆马尔尼克、萨波什尼科夫、叶戈罗夫、埃德曼、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布柳赫尔、普特纳、费季科、李可夫、费尔德曼、奥尔忠尼启则、赫鲁晓夫，等等。

伏罗希洛夫跑进演员化妆室，看了看正在更衣的芭蕾舞女演员们。他把我介绍给了图哈切夫斯基。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既然我们终于相识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就想邀请您来做客。我们别墅里经常举行文艺晚会，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派车来接您。”

24

图哈切夫斯基是红军中最有才华的集团军司令员。

——约·维·斯大林

我爱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因为他聪明，勇敢，无畏。

——伊·巴别尔

波克罗夫斯科——斯特列什涅沃位于莫斯科近郊。图哈切夫斯基的别墅布置得简朴大方，舒适漂亮。很有魅力的尼娜·叶夫根耶夫娜在介绍客人们。整个气氛显得非常随合，非常自然。在相互问好之后，业余文娱晚会拉开了序幕。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表演了《安那太马》中的最后一段独白。这是列奥尼德·安德烈耶夫写的一部悲剧，1909年曾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现已几乎被人们遗忘。然后，卡恰洛夫还朗颂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布洛克、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诗。我演唱了几首抒情歌曲。钢琴家兼作曲家亚历山大·戈登魏泽尔讲述了列夫·托尔斯泰生活中的几件轶闻趣事。图哈切夫斯基高水平地演奏了帕格尼尼难度最大的小提琴协奏曲。接着，图哈切夫斯基的老朋友，作家伊萨克·巴别尔作了即兴演说。我的身心已好久没有如此轻松愉快的感觉了。我甚至希望这个晚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

晚饭后，客人们出去呼吸夜晚的清新空气。五颜六色的小灯泡为夜色增添了一种神密的亲昵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挽着我的手，他服饰整洁、举止高雅、谈笑风生、使我不由得产生了仰慕之情。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希望您今后能常来我们这儿，行吗？请注意，我们看不出有什么主观上的和客观上的原因使您谢绝我的邀请。”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

“从下周开始，我妻子就要去基斯洛沃次克治疗。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迷人的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格莉采尔对我谈过很有关于您的事情。我偶然听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很喜欢您，是真的吗？”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您什么都想立即知道吗？您怎么，是我的忏悔神甫，还是我终生相爱的意中人？”

“请原谅，我并不是想伤害您。”

星期四，图哈切夫斯基来了电话：

“正如预料的那样，尼娜·叶夫根耶夫娜疗养去了，”他愉快地说道，“整整一个半月我都将独身一人。什么时候我能见到您呢？今天演出结束后我来接您！”

我象被波浪卷进了大海。我失去了理智，忘记了暗礁，忘记了险恶的狂风，忘记了海里的旋涡。我忘记了自己周围全是“会说话的鳄鱼”。我们约定，汽车停在一条胡同里。当我走近汽车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非常冲动地抱住了我。

“亲爱的，我心上的小姑娘，谢谢你响应了我的呼唤。

我们一道去塔拉索夫卡。”

外观平平常常的别墅，其内部却富丽堂皇得令人震惊：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老式家俱、巴黎的戈别林双面挂毯、绘画、瓷器、银器、装满书籍的书柜、作为收藏品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刻有名字的银制武器。

还没让我醒悟过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有力的双手已经把我抱了起来。在他的怀抱里，我感觉既高兴，又惊慌。我觉得他身体的每一根线条都体现着男性的美。即使现在，每当回想起他，我仍然禁不住浑身颤抖，热血沸腾，心跳加速，仿佛燃起了青春的火焰。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已经全盘考虑过了，只要您一句话，我就和妻子离婚；尼娜·叶夫根耶夫娜只会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她好歹也能理解，我需要一个健康的女人。”

没有语言能够表达我与图哈切夫斯基交往时所体验到的令人心醉的幸福和欢悦。盼望已久的幸福终于降临，我们把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我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干渴，世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一切由我来支配的话，我要把你锁在绣楼里，每天晚上来与你幽会。”

后来，我们互相搂抱着躺在丁香花园里，他给我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兵营里度过的青春、国内战争、革命。

“我出生在斯摩棱斯克祖传的庄园里。我父亲是个地主，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我们图哈切夫斯基家是世袭贵族，从17世纪起，父亲除外，祖祖辈辈都是军人。有人给我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媒，说的都是近郊地

主、大富翁的女儿。彼得堡、基辅、莫斯科那些很有名望的工厂主，都想方设法地要来攀亲，但他们只能白费力气。我父亲全心全意地爱上了玛夫拉·彼得诺夫娜，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年轻的村姑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个地主的儿子，甚至劝自己的父亲拒绝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然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服了他的未婚妻，他们终于结为伉俪。我父亲从来在任何事情上责备过母亲，而且总是想方设法地满足她的一切愿望，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遗憾的是，母亲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可她却拒绝再嫁。

“我们家的人，一个个都酷爱音乐。我奶奶年轻时，曾投师鲁宾斯坦门下。日利亚耶夫也经常到我们村子里来，他是俄国作曲家塔涅耶夫的高徒和继承人。”

“我在奔萨读完了中学。戏剧批评家、研究梅耶霍德创作的专家科利亚·沃尔科夫曾与我同窗。到莫斯科后，我就读于亚历山大军营学校，然后从那儿上了前线。我曾几次被俘，几次逃脱。有一次，德国人把押解到上巴伐利亚，关进了位于英戈耳施塔特的一个古老的要塞。我和其他许多越狱者一样，不得不在这半地下的石头堡垒里消磨时光。这个要塞是德国人于1827年建造的，周围是很深的壕沟，壕沟里灌满了冰凉的水。要塞周围还有几排很高的铁丝网，我们的伙食还开得不错，德国人关心战俘的健康，而且不论其官衔大小。按日程表，每月三次，即每月的10号、20号和30号，给我们送来一些行为轻浮的女人。有些俄国人还坠入了情网，暂时的女友逐渐成为了妻子，他们就永远留在了德国。在被俘期间，我认识了一位法国贵族军官，名叫戴高乐。直觉告诉我，这位功名心很强的瘦高个法国人，在军事上将会崭露光

芒。我们交换了护身符，以表示相互之间的倾慕。我把贴身的金十字架送给了他，他赠我的是个银十字架，上面镶有两颗钻石。在狱中，我还与一位已经俄罗斯化的德国人建立了友谊，他名叫康斯坦丁·克劳泽，也就是后来的作家K·A·费定。现在他可不愿听人说他的德国出身。

"薇罗奇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幸日，我的不幸日就是1920年2月7日，当时我与第一骑兵军司令员布琼尼发生了争吵。这位久经沙场的斗士和他最亲密的朋友，来自卢加诺的钳工克利姆·伏罗希洛夫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在捍卫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瓦西里·夏伯阳也加入了他们一伙；现在他被捧成了民族英雄，空前绝后的战略家。我很尊敬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伏龙芝。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伏龙芝问夏伯阳：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你拥护哪个国际？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夏伯阳回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拥护哪个国际，我就拥护哪个国际！'"

吃完中饭以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问我：

"薇罗奇卡，听我讲话，不感到疲倦吗？"

"您讲得太好了，我眼前一直浮现着活鲜鲜的人物形象。"

"我的讲述能够吸引您，真是三生有幸。既然您允许，我就继续讲下去吧。伊萨克·巴别尔常来我这儿，并把他自己的日记念给我听。他有一句话使我终生难忘：'布琼尼的军队带来了共产主义，也给老太婆们带来了流不完的眼泪。'这篇日记写于1920年7月14日。有一次，我在火头上愤怒地对布琼尼说：'谢苗·米哈伊诺维奇，你的部下全是

些社会渣滓：发国难财的家伙、强奸犯、杀人犯、以及其他坏蛋。’这句很早以前说的话，后来被斯大林知道了。20年代和30年代，巴别尔的短篇小说，经常见诸于报刊杂志，他还用过各种笔名。他的《骑兵队》于1926年最先由国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哈切夫斯基从写字台上拿起了一本《骑兵队》和一本小书《圣伊帕季耶的末日》。我读了扉页上的赠书题词："赠给朋友和同志M·H·图哈切夫斯基——N·巴别尔"，"我珍惜您的友谊，亲爱的朋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您的伊萨克·巴别尔。"

"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跳出来攻击巴别尔。1924年，布琼尼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卑鄙的文章，名为《从〈红色处女地〉看巴别尔的巴布教派倾向》，他把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的小说斥为对骑兵军的诽谤。后来，布琼尼又同高尔基展开了一场论战。1928年9月30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怎样学习写作》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布琼尼。由于伏罗希洛夫发难，不甘寂寞的布琼尼大发雷霆，并于10月26日同样在《真理报》上对作家进行了粗暴的回击。于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再次拿起了笔：

"'作为一个一丝不苟的读者，我没有在巴别尔的书中找到任何讽刺诽谤的痕迹，而恰恰相反：他的书激起了我对骑兵军战士们的热爱和尊敬；我从中看到，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勇敢无畏，他们从内心感受到了自己是在从事伟大的斗争；巴别尔对自己主人公们的'修饰'，比果戈理对扎波罗热—谢恰的哥萨克的塑造更为出色，更为真实。'他继

续写道：'巴别尔很有才能。这样的人才我们并不多，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天赋极高的有用之才拒之于门外。布琼尼同志，是您不对！您犯了一个错误，您忘记了，在那些洗耳恭听您大发议论的人们中间，不仅有您那几万名战士。要使批评做到公正有益，批评者必须客观，必须出于对我们年轻的文学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

"卷入论战的，还有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他曾是波罗的海的水兵，后来成为第一骑兵军的机枪手，是那种死心塌地的'铁哥们'。他是剧本《第一骑兵军》的作者。他的所有剧本，除了《乐观的悲剧》以外，都不适于舞台表演。莫斯科卡梅拉剧院的导演亚历山大·泰罗夫曾经对我说，他从未见过比维什涅夫斯基更难对付的剧作家。高尔基曾经把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给他写的一封信拿给我看。经他允许，我复制了一份，其中写道：

'我的书，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布琼尼战士写的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巴别尔的回击……巴别尔的不幸，在于他不是战士。当他进入我们之中时，他对一切都感到万分惊奇。这种知识分子对我们的奇怪的病态印象，在《骑兵队》中也有所反映……'

"'事实上并不象巴别尔描绘的那样！他见得太少。他只写了一个很小的侧面：骑兵军在波兰前线的战斗中打得筋疲力尽。而且还不是这个侧面的全貌，而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断。'

"'请相信一个战士吧，我们的骑兵队并不象巴列尔所说的那样。1930年3月23日。'

“于是，薇罗奇卡，我请求斯大林接见。他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谈话时在场的有：H·阿利卢耶娃、斯塔索娃、卢那察尔斯基、杰米扬·别德内、E·M·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容量很大的公文夹，并开玩笑地把它称为‘N·Э·巴别尔案件。

“‘图哈切夫斯基同志，我们认为，您有更重要的工作，不值得去管那个耍笔杆子的巴别尔！，斯大林冷冷地说，‘对国家的防御能力，您显然关心得太少！我们有空的时候，再与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一道来处理有关巴别尔同志的创作问题。’

“‘我同意您的意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但我将抄下这个文件的副本，然后再给您。’”

“很幸运，斯大林这次居然没有大发雷霆，他一定是被讨厌的寓言作家杰米扬·别德内搞得晕头转向了。过了一个月，我又被召到克里姆林宫。

“‘图哈切夫斯基同志，’斯大林抽着烟斗说，‘您一定知道，当年打我们的小报告的人姓甚名谁吧？1920年9月1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我被解除了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布琼尼同志向我检举说，是您向列宁同志写信控告，称我是‘冒牌勇士’，是吗？’

“我回答说，我从未写过这样的信。斯大林气得脸红颈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并不准备同您算帐，但是，如果您撒了谎，那么，谁也救不了您！’

“我相信，凡是使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愉快的

事，他都会耿耿于怀。我毫不怀疑，他最终将对我进行报复，既为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布琼尼同志，也为我不愿委屈温顺好学的犹太人伊萨克·巴别尔。”

“米申卡，我亲爱的！我真为您感到害怕！您对我一点也不了解，就在几个小时之内向我推心置腹地倾吐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而且彻底地，毫无保留地向我袒露了您那颗流血的心。”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对我来说，比生命更重要！”

“米申卡，我恳求您，一定要小心谨慎，您知道，我总是很惹人注目：亚戈达、基洛夫、季诺维耶夫、我的丈夫，现在还要加上一个李可夫，他们都是我的追求者。”

我没有说出斯大林。

“谢谢你的信任，薇罗奇卡。”

傍晚，图哈切夫斯基驱车送我回家。我刚来得及开门，斯大林的电话就来了：

“我无法明白，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李可夫找您干什么？”

我笑了起来，对他说，李可夫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并请我到他家去做客。

“李可夫那儿可以去，他是个老阳萎。”

25

莫斯科的天气变坏了，不停地下着倾盆大雨。首都市区和郊区到处都是难以跨越的水洼。一些能干的小男孩，用废

木板搭起了一座座临时的小桥，并向每个过路的人征收15—20戈比的“过桥税”。谁不愿意付钱就会遭殃，那些小淘气会毫不客气地把这样的“顾客”推进脏水坑。

我正在接受音乐指导，剧院管理处打来电话。值班人员说，有一个姓穆霍夫的农村小伙子找我。耳朵有点背的值班员把人家的姓搞错了。原来，这是从波列诺夫来的格里尼亚·普霍夫。在一条半明半暗的走廊里，他坐在一张狭窄的、已经破旧的长椅边缘。在他两腿之间的地上，放着一个用绳子捆绑着的自制木箱。

“您好，薇罗奇卡！我们又见面了！身体还好吗？”

“格里尼亚，我过两小时就下班了，下班后到我那儿去吃饭，晚上我们一道去剧院，你将欣赏到歌剧《卡门》。”

“民警不会赶我们走吗？”他不好意思地问道。“你们莫斯科的民警可真厉害。”

值班员好意地回答说：

“你只要规规矩矩地坐着，不要胡闹，不要乱扔瓜子壳，把脚擦干净，那么，直到我换班也不会有人来动你。”

格里尼亚·普霍夫第一次来莫斯科，对什么都感到惊奇，感到激动。到了大门口，他害怕进电梯，还天真地问道：

“这个电梯能象鸟一样在天上飞吗？如果它轰的一下把我们带到天上，我们可怎么办？怎么下来呢？”

要说服他可真费劲，要解释清楚就更难了。

“我们生下来就没在澡盆里洗过澡，不知在里面洗起来怎么样。”

我给他放了热水和冷水，给了他毛巾，肥皂和洗澡刷。

吃午饭时，格里尼亚问：

“薇罗奇卡，你说说，你幸福吗？”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想欺骗这个已经成年的孩子。

“还是我们农村更舒服，更好看，更干净，”格里尼亚·普霍夫幻想着说，“没有城里的那些丑事。”

“格里尼亚，你来莫斯科要住很久吗？”

我的小骑士一下子脸红了，红得象熟透了的西红柿，还委屈地撅起了嘴，他简直难以自制。

“如果我妨碍了您，我可以马上收拾回去。我有钱，上帝保佑还够吃饭，我不会去乞讨，上帝不答应。”

“我的傻小子，我问你，是想要了解你打算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我准备带你去看看莫斯科最漂亮的地方。”

“我大概只住5天，然后就去兹韦尼戈罗德，您恐怕听说过这个城市吧？我因为干活干得好，获得了一张20天免费乘车证，还有一笔奖金，墙报上把我叫突击手。所以，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不要耽心，我不会白吃别人的饭，而且住的地方也有，在拉斯托尔古耶沃村有我一个亲戚，是我妈妈的表姨妹。”

我给格里尼亚弄到了一张演员包厢的免费票。在演出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看得津津有味，而且随着剧情的进展，大声地发出各种感叹：

“啊，薇罗尼卡！”，“这个妹仔真行，真行呀！哎哟，好亮嗓门！”，“我们村子，我们奥卡河，甚至整个谢尔普霍夫也找不到一个嗓门这么好的媳妇！”，“不是婆娘，简直是真正的皇后！她要是掌管了克里姆林宫，肯定会把老百姓牢牢管起来，免得他们捣蛋。所有的俄罗斯人和秃脑袋的鞑靼人，都会跟在她的屁股后面走！……”

我让格里亚留下来过夜，并把他安顿在书房里。好象故意为难似的，无孔不入的斯大林打来了电话。他不满地问道：

“您有什么理由在自己家里开旅馆？谁允许那个没有教养的乡巴佬留下住宿的？”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最亲爱的，谢谢您打来电话。这是波列诺夫那幢别墅主人的儿子，我去年曾在他们那儿住过，回来后还对您谈起过他。”

“让他明天就滚！星期天，我们一早就要见到您。”

“星期天上午我们有演出，我要上场。”

“那么我们5点钟派车来接您。”

我带格里尼亚游览了莫斯科。

“我的妈呀，这城市真大，真长，活像冲洗街道的消防带。没有真正的秩序，到处都是人，铺子里面挤都挤不进。”

他很喜欢特列嘉科夫美术馆，在伊万诺夫的油画《基督向人民显灵》面前，足足站了一个半小时，甚至还询问这幅画卖多少钱。他的天真朴实，使我大为感动。后来，我们去饭店吃午饭。在旁边的一张桌子边，我发现了图佩林：他们又在跟踪我！情绪一下子被破坏了，我感到很气恼，因为斯大林没遵守诺言。

格里尼亚·普霍夫离开莫斯科时，心情很忧郁：

“用不着吓唬我。我听到了您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的真实谈话，我明白自己配不上您，我也无法竞争。请原谅，我打扰您了。不过，以后我不会再来纠缠。如果您想喝点新鲜牛奶，想吃点鱼的话，就请到我们奥

卡来，您永远是受欢迎的客人；即使出了什么事，您也可以成为女主人。薇罗尼卡，我永远说话算话……”

26

昆采沃别墅。外面停着几十辆轿车。周围已经戒严，到处都是民警、骑警。客人中有熟人，也有生人。除了领袖人物以外，还有作家、学者、演员、艺术家、作曲家、电影工作者、集体农庄庄员、企业的突击手、运动员、铁路工作人员、工人。波利娜·莫洛托娃、多拉·安德烈耶娃、玛莉娅·卡冈诺维奇、叶卡捷琳娜：伏罗希洛娃、阿什亨·米高扬、叶莲娜·斯塔索娃等贵妇人，在笨拙地招呼来客。当人们挽着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育种学家伊万·米丘林、化学家尼古拉·泽林斯基走进来时，全场起立鼓掌。斯大林议为苏联科学的繁荣干杯。伊万·彼得维奇·巴甫洛夫画了个十字，把一杯伏特加一饮而尽。坐在旁边的国家元首加里宁请这位伟大的学者讲几句话。

“先生们，对不起，我说错了，同志们，”巴甫洛夫用颤抖的声音说：“不久前，我已满过80岁（大家又起立鼓掌），为科学干杯很好，也很重要。有人告诉我，在这节日的盛宴上，恬不知耻地坐着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根里赫·亚戈达。我很想看看这个怪物，这个扼杀祖国科学的家伙，这个人类的恶棍。”

谁也没料到他会有如此大胆的惊人之语。会厅里顿时响起了难以想象的嘈杂声。大家都转身去看亚戈达。斯大林走到巴甫洛夫跟前，平静地说：

"伊万·彼得洛维奇，请继续讲，我们洗耳恭听。"

"三天前，政治保安局的几个不知姓名的工作人员，闯进了我们研究所，我当时正忙于实验。与我一道工作的，还有美国科学家，生物学家斯坦利·格里。我们的所有办公室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的助手科瓦列夫斯基、巴尔金娜、菲尔季奇、利普什捷英、科瓦柳克，都被推进囚车里带走了。我们开始查询，但至今毫无结果。同志们，快别作孽了！上帝什么都会看见，决不会饶恕这种下流行为！"

"伊万·彼得罗维奇，"斯大林打断了巴甫洛夫院士的话，"我向您保证，您的助手今天就会回家。我们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谴责亚戈达同志。"

接着斯大林转身对加里宁说：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委托您去释放被非法逮捕的巴甫洛夫的工作人员。"

加里宁高兴地点了点头。当宴会进入高潮时，斯大林突然提出要讲话：

"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许多机关败坏了自己的声誉，现在是撤销它们的时候了。我们决定排开他们。同志们对这个建议有什么看法？"

后来惨遭清洗的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尔尼克、普特纳、费尔得曼、叶戈罗夫、亚基尔、布柳赫尔、加米涅夫、卢祖塔克、邱巴尔、柯秀尔、叶若夫、李可夫、布哈林、奥尔忠尼启则、皮亚塔科启、科萨列夫、波斯特舍夫、阿格拉诺夫等人，立即站起来鼓掌。其他人也友好地附和他们。

莫斯科的报幕员，过去的内科医生米哈伊尔·加尔卡维，向大家介绍了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大剧院的独舞女演

员奥尔加·列佩申斯卡亚。我发现，斯大林的眼睛里闪出异样的光彩。随后，短腿的瓦列丽亚·巴尔索娃演唱了歌曲。她尽管已经42岁，却风韵犹存。斯大林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袒露的胸背。恰好在这时，我们的目光不期而遇。

“现在，我要请令人叫绝的卡们——薇拉·达维多娃演唱！”加尔卡维喊道。

伏罗希洛夫和图哈切夫斯基都送了我一束漂亮的鲜花。午夜时分，客人们纷纷散去。伏罗希洛夫提议用自己的车送我回家，但图哈切夫斯基比他抢先了一步。

“这就不好了，”斯大林笑着指出，“我们的勇士怎么能分享同一位太太呢？如果要进行决斗，我相信，在场的人谁也不愿意充当中间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第一次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这使我确信，当夜定有别的女人陪伴他，不是风韵犹存的巴尔索娃，就是正值妙龄的列列奇卡·列佩申斯卡娅。对于意外的解脱，我既感到害怕，又感到高兴。

“克利姆，你还不回家吗？”骨架宽大的叶卡捷琳娜·伏罗希洛娃打着哈欠问自己的丈夫。

“嗯，好吧，咱们走，”伏罗希洛夫生气地嘟哝道。

我与图哈切夫斯基一道离去，斯大林甚至连看也没看我一眼。我们驾着车，沿着沉睡的、宁静的、空无一人的街道，疯狂地疾驶。城市劳累了一天，已经安然入睡。夜里，尽管远处的任何一点声响都会传进耳里，清晰可辨，但在这万籁俱寂的城市里，我们仍然什么也没听见，我们沿着乡间小道，驶进了森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从行李箱里取出驼绒毯，暖风轻拂着我们的面孔。孤独的鸟儿从梢上望着我们，

极力保持着镇静。它们在嫉妒我们。

“薇罗奇卡，你能永远作我的妻子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忧郁地问道。

我的回答是一个长吻。

“我们一起到古老的俄罗斯小城彼烈斯拉夫耳扎列斯基去住几天吧！我在那儿有个朋友，我们可以同他一道去钓鱼。他不会问这问那。”

“我怎么对剧院说呢？”

“我们可以弄一张证明，证明您在部队医院的住院部治疗嗓子，那儿有自己人。”

巴尔索娃完全变了，变成了一个泼妇。她的一切任性要求都立即得到了满足。现在，她得到了一套豪华的住宅。这位斯大林宠爱的情妇邀请我去她的新居，她想再次瞧瞧我这个被领袖抛弃的情人。我故意约了诺尔佐夫一道去。我们跳舞、唱歌、消遣作乐。突然，克里姆宫打来电话。满脸通红、激动万分的巴尔索娃急忙扑向电话机。但电话却又打给我的，要我星期六去克里姆林宫参加政府的音乐会。巴尔索娃气得把那微微撅起的嘴唇咬出了血。

“宝贝，”她露出满嘴的金牙，咬牙切齿地说，“对于您的风流韵事，我也有所耳闻！

“您硬要插进来，我也不拦您，反正您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只须告诉您一个秘密：“他曾经跪着求我做他的妻子……”

我笑了起来，越笑越厉害，想止都止不住。受了我的感染，巴尔索娃的客人们也都跟着我笑了起来，虽然他们谁也没听见我们的“友好谈话”。

27

剧院经理处同意给我4天假，条件是我得把必须住院的证明交给干部科。

为了保密，我一大早就去了市场，图哈切夫斯基在马戏院旁边等我。我们在扎戈尔斯克呆了整整一天。

“过去，这个城市叫谢尔吉耶夫，”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建于1337年。不知为什么，一走进这个城市，我就感到非常激动。”

夜里，扎戈尔斯克城里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早晨，地面布满了大片大片的水洼，犹如一片蔚兰色海洋。离市场不远，风格独特的灰红色教堂洒满了阳光。

“大修道院的塔楼和教堂风格各异，因此具有很大的魅力。大教堂最象西方的城堡，那斜坡上也确实保存下来一些石头城堡，但那些城堡不让人进入。大教堂塔楼的名字多么古怪呀！”图哈切夫斯基象儿童一样动情地感叹道，“星期五堡、啤酒堡、梭子堡、月亮堡……”

扎戈尔斯克壮丽多彩的景色，使我们联想到一首最动人的俄罗斯叙事诗。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前来朝圣，就象去参加节日庆典。妇女们包着熨过的白色头巾。很多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向日葵油和廉价香水味，很远就能闻到。乞丐们排着整齐的队形，象宗教游行队伍一样，庄严地进行着，其中有的无家可归，有的缺腿少胳膊；有坐轮椅的，柱拐杖的，也有装假肢的；有人露出可怕的伤口，有人则长着吓人的肿瘤，还有些病人，身上发出刺鼻的恶臭……，记得有一个老

人，长着一头灰蒙蒙的、由于长年不洗已经粘结成块的长发，原来的大胡子也变成了两根扫帚一样的山羊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走到这个乞丐跟前。

“对不起，我好象在哪儿见过您？”

老人哆嗦了一下，用泪汪汪的、毫无生气的目光看了看我们。

“米什卡，我早就认出了你，只是不愿让你看见我这副模样。现在我们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我处在社会最底层，住在黑暗的、发着恶臭的地下室；而你，米什卡，则是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乞丐挺了腰，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威严，一种不屈不挠的傲气。“是的，老弟，我们都来自斯摩棱斯克省，我们曾是近邻，你难道忘了吗？我是罗季昂·米洛瓦诺夫，我们曾经开过工厂，大量生产沙糖，还制造太太们戴的漂亮手镯。还记得吗？勇敢的军人，您曾经拼命追求过我的女儿阿纽特卡！甚至打算为她去决斗！那些该死的坏蛋把什么都抢走了，女儿嫁给了一个秃顶契卡，现在连我也不想认了。从革命一开始，她就变了，变得非常可恶。我靠乞讨为生，无家可归，我步行走遍了整个俄罗斯，到处都是眼泪，到处都是贫穷，到处都是令人诅咒的乞丐！祖国母亲在哭泣，而能够听见她的哭声的人，立即会被削去屁股，掐断脖子。”

“罗季昂·菲列波维奇，我能够给您什么帮助吗？”

“不，米沙，我的生活已不可救药，无论你给什么，我都会拿去换酒，与穷朋友一道喝个干干净净。你最好还是走自己的路吧……”

我们怀着压抑的心情，久久地望着这个破产地主的背

影。

“我们去教堂，好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请求道，“我想为我们的幸福祈祷一下，薇罗奇卡。”

傍晚，我们驱车来到彼烈斯拉夫耳扎列斯基。费拉缅特·叶利谢耶维奇·杜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很喜欢他的屋子，干净，整洁，窗框上雕有图案，使窗户好象绣上了花边。窗口正对普列谢耶沃湖，每天夜晚，我们的主人都在湖上撒网捕鱼。

“老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我们可以在你这儿住三天吗？”

“米哈雷奇，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

“叶利谢耶维奇，不要对别人说我们来过。”

“放心，用不着说，我又不是头一回接待贵客！”粗壮的杜金和善地回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给你带来了印花布、耐穿的镀铬靴子、煤油炉、汽炉子、鱼钩，当然还有伏特加。”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完，就把装满这些东西的箱子给了他。

老人高兴得咧着嘴笑了起来。

“这么说，米哈雷奇，我又欠你的债了？”

“没什么，我们会算清的！”

杜金大大方方地看了我一眼：

“美人，我们马上为你烧热我们农村式的澡堂。”

茶炊烧开了。我们随身带来了食物。杜金用小平底锅煎了油炸的土豆，煮了美味的鱼汤。我们津津有味地喝了一小瓶伏特加，洗完热水澡，我感到浑身懒洋洋的。我们很快就

拥抱着睡熟了。多年以来，我这是第一次没有做梦。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出门游玩。图哈切夫斯基忍不住又谈起了往事。

“去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斯大林把红军的高级将领召去，他对我们讲述了俄国沙皇，全罗斯大公伊凡雷帝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我有幸读过不少关于俄罗斯历史的著作，伊凡雷帝认为自己不仅是俄罗斯的统治者，而且也是俄罗斯灵魂的表达者。只有他伊凡雷帝才能代替所有人思考和作出决定。与此同时，他又是个孤独的人。在自己最困难的日子里，伊凡雷帝躲进了最遥远的修道院。他的妻子们都死得很早。当时只允许结三次婚。大牧首同意他结第四次婚，可这次婚姻对于伊凡雷帝来讲，也是一场悲剧。斯大林给我们看了批准伊凡雷帝为沙皇的会议决定。这是一份稀有的羊皮纸文件，上面还盖有铅印，当时就已经在防止伪造了。决议下面有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约萨夫、希腊东正教各个都主教、主教以及宗教会议、最高宗教界其他成员的签名。伊凡雷帝曾与堂兄弗拉基米尔·斯塔里茨基相互为敌，两人同是伊凡三世的孙子。弗拉基米尔的母亲叶夫罗西尼娅支持儿子争夺俄罗斯帝位，雷帝便下令把她送进戈里茨基女修道院。经过严刑拷问之后，老太婆被沉入锡韦尔斯基湖，脖子上被吊了块大石头……。”

我们走进达尼洛沃一特罗伊茨基修道院的大门，在杂草丛生、久未清扫的小道上散步，累了就坐在已经半腐的长椅上休息。米沙好象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起来。

“难道斯大林不是这样吗？他还要大显身手的！我已经历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惊涛骇浪，谁要是在人民中享有一点声

誉，斯大林就会对他恨之入骨。贪图权力，毫无本事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靠着溜须拍马钻进了统帅的行列，这些卖嘴皮的家伙总是残酷无情地陷害自己的竞争对手。”

我们相互依偎着，图哈切夫斯基开始朗诵费特、邱特切夫、巴拉丁斯基等人的诗……

盼望已久的，苦苦熬来的假期即将来临。图佩林却乘车赶来：

“我奉命亲手将这个信封交给您，我们将在索契见面，我在那儿迎接您；您在国际列车上有一个两居室的包厢，住旅店的费用已付。信封里有车票和一大笔钱。”

图佩林刚走，波斯克列贝舍夫就打来了电话：

“斯大林要与您讲话！”

“达维多娃同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您怎么完全不理睬我们了！忘记老朋友可不好！”

“我生病了，治嗓子去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计较了！我也病了，牙痛。我们将很快见面，再见！”

28

波琳娜·谢分盖耶夫娜在接待我时，非常热情，好象我们昨天才分手。后来我更加确信，她一定受过最好的“演员”训练，精通人际关系学。

“啊，亲爱的薇罗奇卡·亚历山德罗夫娜，看见您安然无恙，身体健康，我真高兴！没有您，我们大家都感到乏

味！”

海上几乎风平浪静，偶尔也有波浪轻轻拍打海岸，但刹那间又退了回去，似乎被自己发出的响声吓住了。我沿着海岸迎着阳光走去，然后钻进沙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我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盯着我。我睁开眼一看，基洛夫身穿白色制服，正微笑着坐在摇椅上。

“薇拉·亚历山大德罗夫娜，您还真贪睡！”

慌乱之中，我竟忘了问好，劈头就问道：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您怎么跑到这儿来啦？”

基洛夫温厚地回答：

“我是晚上到的，斯大林答应明天来。”

“您为什么不洗洗澡呢？”

他很快脱去了衣服，露出晒得黝黑，结实有力的身体。他走到我跟前，拉起我的手，我们一起向大海奔去。空气仍很清新，挤在群山之中的天空，很象一片沐浴着落日余辉的平原。

“很少有机会到海边来，”我们走出海水后，基洛夫说道，“您瞧，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颗星，啊，多么明亮！我看，这是土星。”

“我也很喜欢星星！无论是凌晨的，还是夜晚的，无论是夏夜的大星星，还是象这颗在天边闪烁的小星星；秋天，星又高又多。那时节，沐浴在璀粲的群星下，漫走在寂静的、沉睡的街头，你会看见，整个世界到处都是星星，仿佛透过一层暗淡而平静的海水。

“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原来还是个浪漫主义者！善于幻想，真是妙不可言！”

我们感到饿了，于是返回家里。波琳娜抱怨我们在海边呆得太久。晚饭后，基洛夫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小型音乐会。第二部分节目开始之前，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削的人，也就是剧院的经理，登上了舞台。他激动地庄严宣布：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今天，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杰出国家的活动家，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同志光临我们剧院。乌拉，基诺夫同志！”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的目光阴沉下来，脸上的皱纹缩紧了，脸色铁青。我们走近了经理办公室。

“谁请您为我大吹大擂的？谁让您搞这种愚蠢的、谁也不需要的吹捧的？”

经理开始辩解，含含糊糊的说了些什么，怒气冲冲的基洛夫离开了剧院。夜里，我们又来到海边，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对我讲了一些他自已的事情，这时我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孩子。

“这正是我的不幸。”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们默默地回到住所。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了。过了两天，面色消瘦的斯大林来了。吃午饭时他问我：

“你休息得怎么样？感到寂寞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所做的一切，都在迫使我忘掉你。”

他那不信任的目光向我这边一扫。

“只要真正相爱，就不会忘却。”

夜里，他像一颗疯狂的、充满激情的、永不满足的流星，闯入了我的房间：

“反正你是我的！”他用喉音喊道，“我已对你说过，

你比其他女人都好，你学会了准确地理解我，而巴尔索娃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约瑟夫·维萨里奥洛维奇，我听说你准备同她结婚，是吗？”

斯大林撅起了嘴，他的小胡子可笑地颤动起来。

“您为什么要提这样愚蠢的问题？您与我就找不到其它话说吗？”

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决定全盘托出：

“瓦列丽亚·弗拉基米诺夫娜·巴尔索娃曾邀请我去她的新居。她悄悄告诉我，说您曾跪着向她求婚。”

“谢谢你的情报，我不得不教训她，以免她这个婆婆嘴无事生非。”

第二天早上，基诺夫和马林科夫继斯大林之后也赶到了。

“我要到部队去。”斯大林说。

我独自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天，吓得半死的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向海滨浴场跑来：

“薇罗奇卡，有人企图谋杀斯大林同志！有两辆轿车被炸，马林科夫同志手部负伤。”

我没在场，真是万幸！人生在世茫茫昧昧，前途难卜，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究竟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多少巨大的悲剧，又产生了多少高尚的行为，出现了多少英雄的业绩，又有多少痛苦的呻吟，多少卑劣的行径，多少绝望的呼喊……

大剧院的演员们聚在一起时，巴尔索娃装出一付不认识我的样子。晚上，苏联检查院来人传讯我。对此，我镇静自

若。我在维辛斯基的办公室里呆了整整两个小时。他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出卖了斯大林。与此同时，他又用果酱、茶，以及非常可口的法国甜酒来款待我。他装得非常委婉地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针对斯大林同志的恐怖行动往往发生在你们一起休假的时候呢？这种巧合，不是太奇怪了吗？”

29

我与列宁格勒歌剧院签订了演出六场戏的合同。基洛夫给我发来一封电报：“急切地盼望你来演出。”在列宁格勒，我被安顿在阿斯托里亚旅馆。傍晚，一个漂亮的蓝眼睛女人来找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有幸在大剧院看过您的演出。我姓拉祖尔基娜。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邀请您去他家……”

基洛夫的住宅有四间居室，摆设简朴。书房里耸立着一排直抵天花板的宽大书柜。

“我正在收集传奇故事和诗歌。”基洛夫说。

我与他的妻子，一个高个子金发女人接了吻，我过去对她不太熟悉。

作家佐琴科手里拿着一卷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诗。他的妻子薇拉，长着一对淡绿色的眼睛，正大声笑谈着剧院里最近的趣闻。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请讲个离奇一点儿的故事

吧，让我们高兴高兴，”基洛夫的妻子请求道。

“在列宁格勒的莫伊卡，”佐琴科说，“我偶然遇到一个女人，她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生活。她的一生充满了不寻常的曲折和奇遇。她过去曾触犯过刑法，成天耽惊受怕，在恐惧中过日子，同志们把她叫做‘50岁的婴儿’。这个婴儿现在早已变得稳重起来，有了一位受人尊敬的丈夫，几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她在涅瓦大街的叶利谢耶夫斯基商店当收款员，儿子在音乐学校学习，很想当个好钢琴家。”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拉祖尔基娜问基洛夫，“我听说，你准备调往莫斯科，是吗？”

“他们要我12月8日到职，去担任中央书记，这次不是‘挂名的’，”基洛夫苦笑着回答。

在即将告别列宁格勒之际，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他的舞跳得轻盈潇洒，当我们一起旋转时，他说：

“薇拉，亚力山德罗夫娜，您想象不到我有多么高兴，我将去莫斯科工作，今后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

“这是您的表白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这就是我最真实、最坦诚的表白。不管有多么奇怪，反正您，薇罗奇卡，早已成为我最珍爱的人。我知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是我们之间的障碍，但我并不怕他！”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您有一位相当可爱的妻子！”

“不过，薇拉·亚历山德诺夫娜，您也有一位相当可爱的丈夫，我可以告诉您一个消息，您的丈夫将调到大剧院长期工作。”

这个消息使我颇为尴尬，它无异于给我的不幸和痛苦火上加油。对我来说，仅有丈夫是不够的！

“明天您有空吗？”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意外地问道，“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走走吧！”

我同意了。我们去了芬兰东岸的谢斯特罗列茨克，基洛夫的卫队随我们一同前往。室外天寒地冻，郊外的一幢房子里却烧得暖烘烘的。在我们到达以前，这儿已作好了一切准备，卫队并未使我们讨厌。午饭后，我开始翻看最近几期《红色处女地》杂志，基洛夫企图拥抱我：

“薇罗奇卡，我真拿自己没办法，我爱您。我朝思暮想

完没了地要求，表白，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忧郁起来。我躺下休息，脑子里不停地思索着。喝晚茶时，我问基洛夫：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难道列宁格勒就没有漂亮的合适的女人吗？”

“三月份我就要满48岁了，很遗憾，我妻子不能生孩子。我们结合时都还很年轻，当时的兴趣也大不相同，革命理想的旋风主宰着我们。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第一次看见您是在音乐学院的大学生音乐会上，从那以后，我老是想着您。我晚了一步，斯大林把您抓住了。”

“您对他的看法怎么样？”

基洛夫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

“他不是个好人：凶狠残忍，妄自尊大，报复心强，心胸狭窄。我们暂时还不得不容忍他，但我们终将收拾他，撤销他的一切职务。薇罗奇卡，这是我对你吐露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秘密，一定不要外传！这个恶棍到处都有耳目。要是我吻您一下，您会怎么样？”

我慌乱起来，好不容易把他推开了。

“薇罗奇卡，没有您我再也无法活下去了。”

“我已经对您说过一次了，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您的奢望是不能实现的。”

夜晚，我们回到了沉睡的列宁格勒。浅蓝色的夜幕，笼罩在涅瓦河上。

11月30日，上演最后一场《阿依达》。基洛夫来到后台，把一个大胡子男人介绍给我。

“请多关照，我们严厉的菲利普·德米特里耶维奇·梅

德韦季，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分局局长。我们大家都有点怕他。”基洛夫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梅德韦季转向我说：

“如果需要，我随时准备为基洛夫同志的朋友效劳。”

宴会上与我并排而坐的，除了基洛夫、梅德韦季外，还有贪吃的小说家、世袭伯爵阿列克塞·托尔斯泰，他把大家逗得直发笑。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你真令人羡慕，”基洛夫说，“你既会侃侃而谈，又能笔下生花，还可以津津有味地消灭美味佳肴，在饭桌上无人能与您匹敌！”

托尔斯泰看了看自己的周围：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您大错特错了，对手大有人在，您就拿勇敢无畏的梅德韦季同志来说，在这两个多钟头里，他一直在不停地吃，开杯畅饮伏特加、白兰地、啤酒，并且从不加以选择！……”

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梅德维季对这个恶意的玩笑一点也没在意。

30

12月1日白天，我正与首席乐师在音乐协会排练节目，突然听到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喧哗、喊叫和哭泣声。面色苍白的经理从我身边飞跑而过，一群指挥、演员和服务人员跟在他后面发疯似地狂奔。我问泪痕满面的存衣室管理员，上了年纪的莉扎阿姨问道：

“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老天爷，我们的恩人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被万恶的法西斯分子杀害了。据说，是德国秘密派遣的托洛茨基分子干的！”

到哪儿去？向谁了解真象？我该怎么办？

我似乎觉得，对于继续活着的人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他们已经来不及向死者陈说自己对他的主要感情的看法……

我跑到街上，全城都象发了疟疾似的，满街都是人。人们神色惨淡，疲惫不堪，慌慌张张的跑来跑去。满载乘客、毫无生气的电车和公共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停着。我拨了基洛夫家的电话号码，没有人接电话；我又给他的接待室打电话，同样没有响动。我想与多莉娜·阿勃拉莫夫娜·拉祖尔基娜取得联系，仍然无人答话。我开始给剧院、音乐协会的熟人打电话。还是找不到人，好象所有的人全都失踪了。我必须找人谈谈，谈什么都行，只要有人说话，而不是一个人呆着。我驱车去火车站，但候车室进不去，已被军队的特种部队封锁，只有持特殊通行证才能进去。我回到旅馆，写字台上放着一张条子，要我赶紧给州党委会打电话。

12月2日整整一天，我在已经放宽控制、但仍然十分紧张的列宁格勒跑来跑去。我试图与电影导演叶夫根尼·切尔维亚科夫取得联系，但他在电影发行处。我只好在冰冷的，毫无舒适可言的床上躺下来，听任时钟慢吞吞发出声响。清晨，天气特别冷，积雪在鞋底下发出沙沙沙的响声。大城市的生活陷入了瘫痪。不久前由于不甘寂寞的青春而产生的各种遐想也暗淡起来，失去了立足之地。我困惑不安，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找不到一种固定的态度。这一切显得毫无道理，完全是不必要的残酷，令人感到渺茫和恐惧，就象布满了血红

色云团的天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过去的生活中断了，出现了新的生活准则。我好不容易来到了斯莫尔尼宫。管理人员不知根据谁的命令，给我戴上了镶有红色花边的黑纱。我与其他“当选人”一道登上了二楼。基洛夫躺在棺材里，好象还活着一样。周围是一片哭声，到处都摆满了鲜花和花圈，它们来自各个机关、部门、工厂、部队、大中小学，剧院、幼儿园、民警机关……代表团一个接着一个地走进来。大厅的深处，站着死者的妻子，他的旁边是基洛夫的姐妹。他们满脸泪痕，悲痛欲绝。在姆拉温斯基的指挥下，交响乐队演奏着莫扎特的“安魂曲”、在一片小心翼翼的，低沉的啜泣声中，索菲娅·普勒奥希拉任斯卡娅和尼古拉·别奇科夫斯基的声音清晰可辨。我记不清自己是怎样走出斯莫尔尼宫的，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刮掉了我的帽子，又吼叫着把它卷走，我却没感觉到冷。我已没有力气步行回旅馆了，超载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根本就不停站。突然，一辆小轿车赶上了我，司机问道：

“要是我没弄错的话，你就是演员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吧？”

“是的，您有什么事吗？”

“我奉命送您去旅馆。”

我没表示异议，司机打开了车门。我从已结冰的鞋子里拢出冻僵的双脚，用手搓揉着，可麻木的脚趾仍然毫无知觉。司机没有送我去阿斯托里亚旅馆，而把我送到了一幢陌生的建筑物前。我的护送者向卫兵出示了证件。在接待室里，一个非常年轻的、剪着“娃娃式”运动发型的女秘书对护送者说：

“菲利普·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在催问你了。”

“请报告一下，女公民达维多娃已经送到，我刚从斯莫尔尼宫把她带来。”

女秘书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真想不到在这儿见到您！”她象放连珠炮一样说起来，“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女儿正在收集名人的签名，”这个女人加快了语速“我包里有一张您的照片，您在《卡门》中的剧照，我最近几天才买的；请您给我女儿签个名吧。我恳求您啦！我女儿一定会很高兴，她名叫列宁娜，我们姓富弗京娜。我们给她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女儿生在列宁去世的那一天，一个茨冈女人给我算了命，说列宁诺奇卡将来一定会幸福！”

我在照片上写道：“祝列宁娜·富弗京娜幸福！1934年12月2日，薇拉·达维多娃。”

我被请进办公室。写字台后面，在一把黑色的、陷得很深的圈椅上，高个子黑胡须的梅德韦季正襟危坐，他的姓*显然与他的外表很相称。

“请坐，达维多娃公民，”他用管乐似的男低音嗡嗡地说，“我们又见面了，毫无办法，世界就这么小。您得在我们这儿呆几天，我建议您在空闲时回忆一下您与基洛夫同志的谈话内容。”

“不要装模作样地演戏了！难道是我向基洛夫开的枪？”

梅德韦季笑了，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下垂的嘴唇显得更加发红。我似乎觉得，他的嘴唇上有血。

* 梅德韦季在俄语中的意思为“熊”——译注。

“我们经检[illegible]。我们并未确认您直接参与对谢尔盖·米隆诺维奇·[illegible]洛夫的谋杀！”

梅德韦季按了下电铃，一个全副武装的押送兵走了进来。他低沉地说：

“请把她带到拘留室去！”

经过一番狭窄光滑的阶梯，我被带进了名为“大房子”的内部监狱的地下囚室。有一点坡度的墙上已经上了冻，地上糊满了粘潮的油。牢房的门上包着铁皮，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铁锈。门栓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一个瘦弱的小个子女看守吼道：

“喂，婊子，把衣服脱光！我给你这个千金小姐准备了另外的衣服，我们这儿的狱衣。喂，还要我等多久？”

“好吧，我换衣服，只是请求您转过身去，不要大喊大叫。”

“你最好说说，坏蛋，你是为什么被关进来的？是为卖淫，为敲诈，还是为杀人？哦哟，好个美人胎子！还害臊呀！难道你那个玩艺儿我还没见过？我也有一个，说不定还更管用，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我还不会找你要钱。这儿，看吧！”

女看守发出一阵下流的笑声。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感到恶心。

“滚开，混蛋，可恶的东西！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话？你疯了吗”

女看守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在这油污的高墙内，恐怕还没人敢这样对他说话。

“请立即向您的上司报告，我是演员薇拉·亚历山德罗

夫娜·达维多娃，大剧院的独唱演员，我坚决拒绝穿这些犯人穿的破烂！喂，办事麻利点！”

女看守又骂了一通，把我锁进一间黑洞洞的屋子，就跑去报告上司了。这个不眠之夜长得令人难熬，第二天早上，我被带到厕所去梳洗。一进那臭气熏天的厕所，我直恶心。女看守一丝不苟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拒绝了“早餐”，只拿了一小块黑面包，放到自己的小床上。一个灰色的大老鼠贪婪地刁起黑面包，飞快地钻进了墙缝。中午12点，送来了“中餐”：稀粥，也就是在粥里加上一点腐烂变质的鱼，还有开水和黑面包。门闩发出了响声，女看守打开了牢门，一个押送兵把我带上了头一天进来的路。又是那段发着恶臭的阶梯，然后是一个院落，最后进入一所明亮的房子。刚呼吸到新鲜空气时，我的头一阵发晕，女秘书富弗京娜没注意到我的神态，又开始连珠炮似地说起来：

“我的女儿，列宁诺奇卡真幸运，她的嗓子还不错，我一定要带她来见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应该听听她的嗓子，学校的老师说，她很适合唱女高音；列宁诺奇卡一心想唱歌剧！”

我昏倒了。惊恐万分的女秘书赶紧端来一杯浓咖啡，还拿来一块夹肉面包。但我吃不下，只觉得恶心。他们叫来一个医生，给我打了两针。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对面坐着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亚戈达、维辛斯基、阿格拉诺夫，在一张单独的桌子后面，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个憔悴的女速记员，斯大林问道：

“请谈谈您与基洛夫同志的关系，尽量详细一点！”

“我去他家里做过一次客，然后在歌剧院的宴会上看见

过谢尔盖·米隆诺维奇，与他同车去谢斯特罗列茨克游玩过，当天就返回了列宁格勒，陪伴我们去的有基洛夫同志的卫队，分乘了3辆汽车。”

“请回忆一下，基洛夫同志与您谈过些什么！”莫洛托夫略带结巴地说。

我没有出卖死去的基洛夫，我相信，正是这一点拯救了我。

日丹诺夫、科萨列夫、扎科夫斯基，叶若夫走进办公室。不管怎样，他们还是与我打了招呼。我平静地回答了莫洛托夫的问题：

“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谈了自己的童年，谈了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谈到了最近的11月全会，谈了即将去莫斯科工作，还回忆了外高加索。他对斯大林同志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抱着极大的敬意。”

雅科夫·阿格拉诺夫插话道：

“我们马上对质。”

卫兵押着一个30岁左右，头发淡黄的男子，走进办公室。

“仔细回忆一下，您最后一次看见这个人的时间、地点！”叶若夫用甜蜜的公鸡嗓子说。

“我从没见过这个人。”我说。

后来别人告诉我，这个人过去是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工作人员，名叫列奥尼德·瓦西列耶维奇·尼古拉耶夫，他是托洛茨基分子，刺杀基洛夫的凶手。审讯时，亚戈达没有发话，只是用贼头贼脑的鼠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女秘书给我端来一杯柠檬茶，还送来几个非常可口的面

包圈，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狼吞虎咽地把它们吃了个精光。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神气十足的小个子伏罗希洛夫说，"我们非常高兴，您自由了，事情弄到这样，我们感到很难过，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已经替您预订了，我的汽车将送您去旅馆，我已经下达了命令。斯大林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他现在很忧郁，老是沉思默想。"

有一个奇怪的细节令人感到震惊，从12月1日到5日，斯大林一直呆在列宁格勒，哪儿也没去。他在亲自领导基洛夫案件的侦查工作。然而，12月2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他纪念基洛夫的文章。12月3日下午5时，他又在大剧院对莫斯科的知识界发表了讲话，通报了基诺夫被谋杀的噩耗。在同一时间内，斯大林怎么可能既在莫斯科又在列宁格勒呢？在对我进行初审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只提了一个问题，根据他那对发绿的、不断转动的小眼睛，我似乎觉得那不是他，而是一个另外的人在巧妙地扮演他那令人恐惧的角色……

12月6日，我回到了莫斯科。还没等我从劫难中清醒过来，斯大林的私人卫队长就给我介绍了两名新保镖：布格罗夫和阿尔先季耶夫。从此我再没见到过图佩林……

31

12月9日，我为莫斯科电灯厂的工人演唱歌曲，音乐会结束后，我已累得筋疲力尽，因为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不得不演唱第二遍。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出租汽车司机，我坐车总是坐在后座上，上车前我有点惊奇：出租车的窗户怎么紧遮着窗帘呢？我刚一上车，一只冰冷的手就摸到了我的膝盖。

我吓得大声喊叫起来：

“车里有强盗！司机同志，快去民警局！”

有人发出了嘶哑的笑声。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怎么不害臊！行啦！不要害怕好朋友嘛！”

我认出是亚戈达。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您什么时候才能不再监视我？”

我实在力不从心，放声大哭起来。亚戈达解开了我的短皮大衣。

“薇罗奇卡，我爱您！真的，我爱您，我嫉妒所有那些混蛋，特别是小胡子！我对您的一切了如指掌！我知道您与斯大林的幽会，知道季诺维耶夫对您的死死纠缠，知道您与沙场勇士图哈切夫斯基的风流韵事，也知道您与过世的基洛夫去游过谢斯托列茨克！而您却在躲避我！您不相信我亚戈达的能耐吗？基洛夫嘛，只不过是个开始！”

“我求求您，不要再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害怕极了！我向您发誓，我和他之间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只是朋友。”

亚戈达冷笑着说：

“您要是向谁走漏了风声，我就亲自毙了您！您也可以去报告，反正没人相信，只会认为您发了疯。对胖猪猡·马林科夫和矮傻子叶若夫，我们自有一本特殊的账要算！我们要任意摆布他们，剥下他们的皮，制成钱包，再装上金币奉献给您，薇罗奇卡。那真是一个奇妙的纪念品，会给您带来有关恋爱风波的美好回忆！薇罗奇卡，跟着我吧，我们一道去

战胜一切！”

汽车大约开了40分钟。

“看来，我们平安到家了。”亚戈达愉快地说。

两条德国警犬“小淘气”和“老虎”向他奔来。一个穿着士兵制服的削瘦男子端上已经变凉的晚餐。亚戈达吼道：

“把布尔加带上来！”

一个吓得魂飞魄散的士兵跑过来。

“混蛋，你拿这些冰冷发酸的东西给谁吃？”

士兵惊慌失措地眨着眼睛。亚戈达从口袋里抽出一根末端有金属套的短鞭子，不慌不忙地挥了一下，布尔加脸上顿时冒出鲜血，他杀猪似地嚎叫起来。

“混蛋，再说一遍，你想用这些东西给谁吃？”身为内务人民委员的施虐狂并未就此罢休。

紧接着又是可怕的一击，士兵痛得跳了起来，随后倒在地上。当布尔加被拖下去后，我问亚戈达：

“这场打耳光的把戏是您特地为我安排的吧？”

“您怎么猜到的，我的女士？有时候，显示一下低劣的本能很有用处！”

这时，出现了一个身材匀称的漂亮女人。她敏捷地铺上桌子，亚戈达狎昵地拍了拍她的屁股。女人笑了，看来，他的触摸给她带来了快感。这就是娜塔莎，克里姆林宫的洗涤工人。

我说：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明天上午11点，剧院有重要的排练，马林科夫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要光临。”

“不要耽心，一定准时送您回去，去休息吧，”他用一

只手指着门，“哪就是您的房间。”

我呆了，一动也不能动，手臂、手指、腿全都麻木了。亚戈达大声呵叱道：

“还要再说一遍吗？”

他故意用短鞭子把自己那擦得锃亮的皮靴抽得噼啪作响。

“在这所房子里，我的话向来只说一遍！”

在房间里摆着低矮宽大的沙发床，床上放着枕头、被子、毯子，一张小桌子上摆着饮料，角落里还有几把软椅。此时此刻，我又一次诅咒自己的生命。我真想死掉，就像渴望最可口的美味佳肴。很遗憾，当我们乞求死亡之时，它却往往不会降临。死亡总是不期而至。

一丝不挂的娜塔莎，躺到被子上。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学我的样儿，到这儿来，我给您暖和暖和。”

“您怎么啦，完全失去了理智吗？”

“主人马上就要来了，他可不喜欢等待。他常常把那些不听话的迷人姑娘交给那些饥饿的士兵取乐。先让那些士兵们排队轮流享受，然后把她们扔到莫斯科的远郊去。来，我帮你脱衣服，我真想看看您令人发狂的身子。”

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轻巧地从沙发床上跳下来，强迫我把衣服脱光，我叫了起来，她用左手堵住我的嘴，右手照我脖子上打了一掌，然后把我推到床上，并猛地向我扑来。

“薇罗奇卡，您真迷人！不要挣扎，让我摸摸您的身子，亲亲您的嘴唇，只是您最好把我想象成男人。”

浑身长毛的亚戈达，穿着一条白色裤衩闯了进来。

“哎，宝贝们，该快活快活了。”

娜塔莎毫不忌讳有我在场，依偎在亚戈达的怀里。由于神经的作用，我的腹部疼痛起来，洗了淋浴后才开始缓解下来。娜塔莎来叫我去，亚戈达赤条条地坐在床上。

“我和薇罗奇卡玩一会儿，你去煮咖啡。”

我站着一动不动，亚戈达用力把我扔到床上。

“来呀，到我这儿来！”

娜塔莎来到洗澡间：

“我马上给您做按摩，给您收拾好，然后吃点东西就回家。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如果您要多嘴多舌，说您到我们这儿来过，我们就会把您勒死在您家的床上。”

我们在客厅吃早点。亚戈达一边吃肉，一边喝白兰地，说道：

“我真有福气，薇罗奇卡，您给了我一个最宝贵的晚上，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我准备邀请您去游览扎戈尔斯克和彼烈斯拉夫耳扎列斯基的古迹，娜塔莎卡将同我们一道去，至于司机，我们邀请图哈切夫斯基同志来当，并请他的妻子尼娜·叶夫根耶夫娜来做伴儿。”

亚戈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由于一阵剧烈的咳嗽，我一时喘不过气来。娜塔莎解开我的短上衣，打开窗户，又递给我一杯水，里面有几片柠檬。

“想看看照片吗？”这个虐待狂继续冷嘲热讽地说，“想看看您坐在亲爱的勇士膝盖上的照片吗？只要我们把照片寄给斯大林同志，您的日子就难过了，他很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我求求您，不要再折磨我的神经了，干吗要我向您屈

服？在我们剧院有那么多漂亮的芭蕾舞女演员和女歌星。”

“谢谢您提供的情报，但暂时我只需要您！”

“那娜塔莎呢？”

“她是我的奴隶，是我把她从绞索下拉出来的。您将了解到很多事情，很快就会见惯不惊。现在您该明白了，与我保持友好的关系对您有好处吧？”

我克制住自己，说：

“是的，根尼赫·格里戈里耶维奇，您是对的。”

32

为了不引人注目，我的新保镖阿廖沙·布格罗夫成了大剧院道具车间的工人。那天，我们在小卖部的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出了什么事儿？您不舒服吗？”阿廖沙问。

“我必须立即见到科利亚大叔。”

“您要小心，亚戈达的人在监视您。”



我穿上外衣，通过休息室，一个服务人员替我打开了剧院的门。布格罗夫和阿尔先季耶夫在一根圆柱旁等我。根据他们的暗号，一辆汽车驶了过来。我们来到党中央大楼，下到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室，在那儿的一个房间里，马林科夫、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弗拉西克正在等我。

“达维多娃同志，您有事找我们吗？”科利亚大叔——叶若夫用不太高的男高音说。

“同志们，死亡在威胁你们，”我说。几个男人立即把我围了起来，他们的脸由于惊恐而拉长了。

“在电灯厂演出之后……”

“这事我们知道，”马林科夫打断了我的话，“您的汽车被偷换了。您只说后来怎么样？不要慌，需要细节。”

“在出租车里坐着亚戈达，他把我带到了郊外的一所房子里。当时一片漆黑，汽车大约开了40分钟，两条德国警犬向我们跑来。我们走进房子，亚戈达用一根末端有金属套的短鞭抽打一个叫布尔加的红军战士的脸，因为他端上来的晚餐是冷的。随后出现了美人娜塔莎，她在克里姆林宫的澡堂兼做洗涤工人。现在一定不能动他们，他们会猜到这是我说的。请原谅，我羞于说出后来发生的事情。”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是您最忠实的朋友，”马林科夫和蔼地说，“为了斯大林同志，我们必须对您的生命负责。”

“亚戈达命令我走进一个房间，原来是一间卧室。他还警告我说，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还说：他首先要对付你们，然后再同斯大林同志算账，他无意之间说出，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是被他的人刺杀的。”

我号啕大哭起来，跪下去说：

“救救我吧！你们有力量，手中有军队和武器，而他这个侏儒，却在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威胁、强迫、折磨中央第一书记斯大林同志心爱的女人。要是我的生命一文不值，我愿意从你们手中接受毒药！”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光激动解决不了问题，”马林科夫不知所措地说。

“情况相当复杂！”叶若夫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我们给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换个工作，比如说，调到厨房去当工人。等晚餐后她打扫厨房时，让人出其不意地给她泼上一桶开水，”发须灰白，脸上有麻点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平静地说。“然后，我们给受伤的小姐打针治疗，那时，小鸟就会自动开口。如果这样不行，我们就烧她，打她，刺她，敲掉她的牙齿，打断她的关节，往牢房里放蜜蜂和臭虫。”

“这次行动需要3天，”马林科夫说，“由波斯克列贝舍夫、叶若夫、弗拉西克负责，建议让梅赫利斯也参加，他一直急于参加公开的战斗，让他发挥一点创造性！”

“请允许我宣布调查结果，好吗？”

“我们听着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马林科夫说。

高个子·背有点驼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开始读道：

“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基柳什金娜有如下化名和别名：娜塔莉娅·莫克罗乌索娃、奥莉加·波扎罗娃、玛丽娅·卡尔片科、阿列弗金娜·罗季姆采娃、拉伊萨·克拉斯娜娅、伊琳娜·泽尔罗娃、拉达·戈列尼谢娃、凡达·波索尼科、斯提娜·涅德泽维茨卡娅、莫克萨娜·切鲍塔列夫斯卡娅、尼娜·别尔申斯卡娅。她于1910年出身在尼古拉耶夫。母亲曾是港口几家妓院的老板，后侨居土尔其，先后住在伊斯坦布尔和康斯坦提诺波尔。父亲死于彼列科普郊外。中学毕业后，姑娘进入希腊人卡拉塔维托格拉兄弟的药房当学徒，并开始与两兄弟姘居。不久她抢劫了兄弟俩，放火烧毁了药房。后来，她在敖德萨的杰里巴索夫街19号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联络点，从事走私。先后到过土耳其、南斯拉

夫、捷克斯洛伐克、希腊、罗马尼亚，从事非法勾当，她精通德语和法语，常常执行微妙的使命。曾经因为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贩卖狗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捕。后来从尼科尔斯克乌苏里监狱越狱潜逃。在鄂木斯克嫁给一个前沙皇军队的上校，当时为鱼贩子的叶列谢伊·康德拉托维奇·卡尔波夫。不久她又杀死了丈夫，并把尸体肢解为数块，整齐地放入腌黄瓜的大圆桶里埋入地窖的一个坑里，劫走了丈夫的贵重物品、刻有名字的武器、钱、钻石、金子，烧毁了房子。她在坦波夫第二次被捕，但她杀死红军押送兵叶夫斯基格涅伊·彼得诺维奇·普罗斯托沃洛索夫后逃跑。后来她又出现在列宁格勒，在那里收购，倒卖毛皮。在阿尔罕格尔斯克，她从犯人转运站逃跑。她窜到莫斯科，买了一张伪造的身份证，在苏哈列夫斯克市场贩卖麻醉剂。瓦尔瓦拉·基柳什金娜以自己的姿色迷住了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原名普里德沃罗夫）。根据他的推荐，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总务处接收了这个精力充沛的女人。就这样，她不知不觉地成了澡堂服务员，当她被人偶然认出来之后，便在卢比扬卡发生了她与亚戈达的‘历史性’会面。内务人民委员曾打算在基洛夫搬到莫斯科后，把自己这位情妇安排到他家中去当家庭女工……但是，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亚戈达后来没等基洛夫调动就抢先下了手。”

“这些事用不着让斯大林同志知道，”马林科夫说。“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住宅必须昼夜有人警卫。应该立即派一个漂亮的、强壮的年轻姑娘打到亚戈达身边，要让她为我们工作。”

33

斯大林邀请我同丈夫一道去过新年。出席节日宴会的有各个部的人民委员、军队将领、党中央负责人员、共产国际的官员、老布尔什维克、演员、学者、作家，还有年迈的、戴着小园便帽的科学院院士，许多人并不明白为什么要被请到这里来。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赫鲁晓夫和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后者相貌丑陋，长着一对罗圈腿。亚戈达是带着毫无魅力、颧骨突出的妻子来的。他若无其事地向我走来，而把妻子扔给了赫鲁晓夫去关照。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的朋友娜塔申卡被一些混蛋用汤烫伤了，整整一锅汤倒在了她的身上。可怜的女人，已经受伤一个多星期了，据说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医生不让任何人去看她。薇罗奇卡，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我真想和您再睡一觉。"

"在歌剧《萨特阔》首演之后吧。"

"我尽量忍耐吧。"

这一夜非常寒冷，克里姆林宫大院的银白色枞树上盖满了雪花。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群星之上，一轮巨大的圆月出现在苍穹。我真想放声大哭，谁能理解一个孤独的、逆来顺受的灵魂的痛苦和悲哀呢？

我的退场被发现了，矮个子叶若夫把我送回了格奥尔吉耶夫斯基大厅。我与丈夫、图哈切夫斯基、伏罗希洛夫跳了华尔兹舞。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问：

“薇罗奇卡，我好久没见到您了，请允许我去您家作客，好吗？”

我低声说：

“亲爱的，只要带着妻子，您任何时候来我都会感到荣幸。”

“到我们这儿来，微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喝得醉熏熏的第一骑兵军司令员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喊道：“我们这儿快活！我们要喝真正的法国香槟！”

伏罗希洛夫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

1935年

34

在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宴会上，与斯大林并肩而坐的是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奥贝加·列佩申斯卡娅。斯大林把笑容藏进胡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就象一只饿猫盯着酸奶酪一样。

“你很快就会成为首屈一指的芭蕾舞明星”，醉熏熏的领袖大声地说，“我们将会送你一份很好的结婚礼物。你说吧，列莉娅，为了使你幸福，你需要什么？”

聪明绝顶的奥尔贝加羞涩地垂下眼帘，低声说道：

“我没有自己的住宅，否则，我可以在家里学习和排练

新的角色。”

“这不成问题。”“人间的上帝”回答，“住宅我们一定给。”

午夜时分，他们一道离开了。对他的这种行为，我已是见惯不惊。斯大林是统治者，可以满足自己的任何愿望，甚至那些最离奇的愿望。我一个人步行回家，刺骨的寒气象无数冰冷的触角，冷透了全身的所有部位。一辆汽车赶上了我，司机发出信号，要我停下来。透过车窗，我看见了一串小胡子的轮廓，仔细一看，原来是布琼尼。

“薇罗奇卡，愿意和老革命兜兜风吗？”

刹那间，我对一切都厌恶起来，对一切都无所谓了。我心一横，大声喊道：

“兜风就兜风！去哪儿都一样！您想干啥就干啥！开车！”

“去佩列杰尔基诺！”布琼尼向司机下了命令。

前骑兵军司令的房子隐没在花园深处，周围是一片树林，有松树、枞树、白桦树。

“我们吃点，喝点什么，好吗？”谢苗·米哈伊洛维奇问。

我用同样的腔调回答：

“我们当然要吃，要喝，新年嘛，什么都要，什么都可以！”

担任服务员的，是几个上了年纪的士兵。

布琼尼发现了我困惑不解的目光，就解释说：

“他们是过去的士官生，和我一道留在部队混日子。全都结了婚，所有人的婚礼我都参加过。他们都已儿孙满堂，

却仍然不愿撇下我。他们说，我就好像是他们的亲爹。薇罗奇卡，尝尝这腌黄瓜，不太咸，还有这蘑菇，我自己腌的。瞧，这是上等鲟鱼子，鲑鱼拌柠檬也很不错。今天可有伏特加喝了；昨天，一个老朋友送了三箱酒来，他过去是骑兵，现在是甜酒——伏特加酒厂的厂长。晚饭后，我们把澡堂烧热，行吗？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替您擦背，我一定认认真真把您洗得干干净净！”

我眼前浮现出克里姆林宫的澡堂、身材高大的洗涤工娜塔莎·莫克罗乌索娃，纠缠不休的亚戈达。

“谢谢，我每天都洗盆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说实话，不要回避，你对男人的直言不讳介不介意？”

“不，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我不介意，您想说什么尽管说好啦。”

“我有一个家，我妻子是个好人，彬彬有礼，心地善良，对我很尊重，百依百顺，我在莫斯科有套很大的住宅，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老式家俱，我还有别墅，我们的生活相当体面，我的工资也很高。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很快就要满六十了。但我一看见你，薇罗奇卡，就浑身热血沸腾，就象茶杯里的开水一样，血管涨得紧紧的，口干舌燥，完全不能自制。我真想尝尝你的滋味，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文化水平不高，照学者看来，是没受过什么教育。也许，你会答应我，对吗？那样的话，我就通过法院和老婆离婚，这事我办得到，莫斯科苏维埃也会马上给我另分一套住房，伏罗希洛夫也会帮忙，他也比较尊敬你。你就别在剧院里工作了，嗓子又不是铁打的，何苦让它受罪而让那些公狗们娱乐

呢？其实，他们对音乐狗屁不通，只是装模做样而已。我要用进口皮货把你裹起来，家务嘛，让手下人干好啦，如果需要，我可以派他一个连来，眨眼工夫就把一切都做完。我只求你一件事，在床上做我的好老婆，关上门时，不要吓得直往墙上靠，我一招唤，就迎上来。”

从布琼尼的这段独白中，我听出了善意的幽默。

“谢谢您的坦率，我完全注意到也理解您的高尚情感，一定不忘您的关怀和诚挚的善意。任何女人都乐意被人爱，但是，谢苗·米哈伊洛维奇，我是有夫之妇，丈夫就是德米特里·加夫里洛维奇·姆切德利则—尤日内，您对他非常了解，他今天还到过克里姆林宫，并且与您交谈过。”

谢苗·米哈伊诺维奇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显然，他从来不会惊慌失措。

“那就这样吧，你做我的情妇，即使一个星期到我这儿来一次也行！我们会报答你的，这样你就各方面都照顾到了。”

“我该回家了，太累了，瞧，天已经大亮了。”

“你要考虑多长时间？”布琼尼仍不肯罢休。

我开玩笑似的回答：

“一个月，也许两个月。”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向外面大吼一声：

帕尔芬，到这儿来！”留着小胡子的司机走了进来。“把我们的太太安全送到莫斯科，她叫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

我穿外套时，他问道：

“可以亲亲您吗？”

“只准亲脸！”

慓悍的骑兵用一双粗大的手一把将我紧紧搂住，用力之猛，弄得我所有的纽扣、绸带掉的掉，断的断。

“啊，您真是个甜蜜的小媳妇，让我爬到你身上来就好了！”他舔着嘴唇说。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穿着一件敞开的衬衣，一直把我送到车门跟前。几个士兵把三个装满各种食物的箱子装进了行李箱。

“这是点小意思：黄瓜、伏特加、蘑菇、鱼子、小牛肉、巧克力，但愿你不会嫌弃，在不演出的时候把它们消灭掉。”

35

回到家里，桌上放着一份图哈切夫斯基打来的加急电报，要我立即给他打电话，我衣服未脱，就拨动了他家的电话号码。他激动地问道：

“薇罗奇卡，我亲爱的，您到哪儿去了？我简直坐立不安。”

我笑起来，答道：

“你们都各自回家了，我丈夫在追求一个获得奖章的乳房发达的纺织女工，而我到骑兵总司令布琼尼的别墅做客去了。”

过了一小时，神情慌张，惊恐不已的图哈切夫斯基匆匆赶到。

“我能够打听一下吗，那个疯疯癫癫的小胡子为什么会拜倒在您的脚下？”

“米申卡，您完全没有必要忌妒，真的。为了以防不测，

我的武器库中又增加了一个备用的崇拜者！您要知道，谢苗·米哈伊洛维奇非常严肃地向我求婚，答应给我买许多进口皮货。他还声称，他那笨手笨脚的老伴已使他讨厌到了极点。您不要生气，对这种可耻的生活，我实在是腻味透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猛地一下抱住了我……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俩吓了一跳。图哈切夫斯基搂着我，抓起了话筒，我下意识地想把话筒夺过来，但徒劳无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冷冷地问道：

“是谁？”

图哈切夫斯基苦笑着把话筒递给我。

“我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接您的车已经开出来了。”

我低声说道：

“米申卡，您都干了些什么？这下完了，要收场了。”

“不要激动，薇罗奇卡，我又不是胆怯的孩子，您就说，我是来给您送‘荣誉红军战士’纪念章的，这是对您举办音乐会慰问军队的奖励。”

我幸福地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

“米申卡，您真聪明！”

36

昆采沃别墅。我被请进办公室等候。由于无事可做，我翻开一本过期的《新世界》杂志，立即被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一篇中篇小说吸引住了。斯大林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进来。

“达维多娃同志，您正在成为一个政治娼妓！为什么不

学学奥尔加·瓦西利耶夫娜，列佩申斯卡娅的榜样？您瞧，她表现得多么谦虚！而她本来也有很多值得炫耀的东西！”

我按奈不住，几乎是恶狠狠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您想要我怎么办？您什么时候才能不再教训我？”

“您为什么和图哈切夫斯基鬼混？难道他比我强？”

我默默地从小挎包里掏出带有号码的“荣誉红军战士”纪念章，连同一份写有名字的证明书一起递给了斯大林。

“好样的，薇罗奇卡！我们很快要为军人举行盛大的庆典！”斯大林高兴起来，“我们将要有自己的红色元帅！”

女管家走进来：

“斯大林同志，阿布哈兹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拉科巴同志来了电话。”

“接过来。”

我问道：

“我应该出去吗？”

“请留下！”

“拉科巴同志，您好！我是斯大林，二月份我们将要在中央政治局听取您的汇报，请您作好充分准备。”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发现我手里拿着载有皮利尼亚克作品的那期杂志，就说道：

“您读的这个中篇，存在着严重问题，由于发表这篇小说，该杂志的领导受到了严厉惩罚。这篇名为《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的小说，相当恶毒，作家故意歪曲历史，甘当托洛茨基分子和白匪的应声虫。”

吃午饭时，斯大林继续说起刚才的话题：

“在皮利尼亚克的小说中，应映了所谓革命，也就是红军与党中央委员会的冲突，前者以集团军司令员加夫里洛夫（伏龙芝）为首，后者的代表似乎是我斯大林，这纯粹是卑鄙无耻的谎言和肆无忌惮的诽谤。无论是我还是中央的其他成员，谁也没有下过要求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伏龙芝去动手术的命令。皮利尼亚克这是在蔑污苏联现实生活，可高尔基却三番五次地出来保他，充当和事佬。”

正在这时，值班秘书报告，高尔基来了。

“请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进来，我们要见他。”斯大林高兴地说。

“他不是一个人，”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报告说。这女人的眼睛凸出，又黑又亮，鼻子又宽又扁，说话时，鼻孔张得很大。“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大人”。老太婆一本正经地说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大笑起来。托尔斯泰喜欢捉弄周围人，甚至在这儿，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在斯大林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仍然敢开这种半真半假的玩笑。作家很幸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当时的心情很好。

“我们刚才正好在讨论作家鲍里斯·皮列尼亚克的创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我们认为，他多年来一直在给苏维埃文学帮倒忙。”

高个子，微微驼背的高尔基在椅子上坐下来，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之后，开始抽烟。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愿意尝尝真正的土耳其烟草吗？”

“谢谢您，”高尔基回答，“我尽量不改变习惯，我已

过了那个年龄。”

斯大林向高尔基投去不满的一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对我的话请不要见怪，应该重视和尊敬作家，在俄罗斯，剩下的作家已经不多了。”

斯大林问阿列克塞·托尔斯泰：

“我读了您的长篇小说《彼得大帝》，准备什么时候写完呢？”

“现在马上着手写第三部，也就是全书的最后部分。我不知道，这部书是否值得继续写下去？”这位研究彼得大帝时代的专家故意卖弄道。

“《彼得大帝》是一本充满智慧，忠于史实的长篇小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琼尼等同志都津津有味地读过这本书。”

斯大林抽着烟斗，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又说道：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我个人对您有个双重的请求。”

托尔斯泰沉思地看了看斯大林。

“我在洗耳恭听，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当前，我们很需要一本书，一本关于以革命胜利告终的国内战争的长篇小说或中篇小说。它应该广采博收，应该以文献材料为依据。在这部作品中，应该描写保卫察里津的普通红军战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却不能像巴别尔所描写的骑兵远征那样。您能胜任这样的重任吗？承诺之前，您仔细考虑考虑。”

“这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历史文献，”托尔斯泰说：“要原本的报告、情报、信件、电报，此外，还需要找事件的直

接参加者谈话。这样一来，我将不得不长期埋头于研究那个遥远的年代。”

“我们很欣赏您的务实态度，我们将把您这本未来的书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劳动成果，献给苏维埃政权成立20周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的先见之明令人吃惊，您对我的思想真可谓了如指掌。”身体健壮的托尔斯泰说。

斯大林叫来女管家：

“我们来了客人，可我们用闲扯请坐招待他们已经整整两个小时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没吩咐，我们不敢来打扰，餐桌早已铺好，厨房里也一切准备就绪。”

“那么，我就请大家入席了！”斯大林对两位作家说。

我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主人。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还需要专门请吗？吃饭没有女人，总是味同嚼蜡。”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托尔斯泰说，“我最后一次与您同桌吃饭，是在列宁格勒的宴会上，当时，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还与我们在一起。”

斯大林沉着脸说：

“参与谋杀基洛夫同志的托洛茨基分子都已经枪毙了。我们要毫不留情地镇压一切敌人。”

“您这儿的肉真可口，酒的味道也妙不可言！”阿列克塞·托尔斯泰舔着嘴唇说。

斯大林高兴得脸都红了，他很喜欢“伟人”们夸奖他那里酒菜丰盛、味道鲜美、摆设讲究，特别是他的高加索式的

好客精神。这时，斯大林那群常来常往的酒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叶若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也已刚刚赶到，并闹嚷嚷地各自就坐。他们当然没带夫人，这跟往常一样。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莫洛托夫，他干杯时毫无热情。米高扬坐到高尔基跟前说：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我的皮包里放着您的两本书，《童年》和《在人间》，我今天才弄到的，我能荣幸地得到您的亲笔题词吗？"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皱起眉头，这样的请求使他很难为情。斯大林笑着说：

"阿纳斯塔斯，你干吗请高尔基同志题词，难道他要死了吗？"

除了高尔基，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得最响亮的是阿·托尔斯泰。斯大林走到伏罗希洛夫跟前：

"克利姆，我们请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写一本关于察里津革命斗争的长篇或中篇小说。你对这个建议有什么看法？"

"当然只能表示欢迎，我们的军事档案，作家可随时调用。"

托尔斯泰表示了感谢。斯大林问高尔基：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的健康怎么样？您需要什么吗？"

"斯大林同志，按照我的习惯，我来找您总是有事儿要求您。"

高尔基咳起嗽来，狡黠的作家在等候反应。

"您说吧，我们在听，我们会尽量帮助您的。要知道，

您在我们这儿可是大名鼎鼎，出类拔萃的，如果不算世袭伯爵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大人的话，其他都是些粗制滥造者和奉承巴结者，不值得一提，他们只会写公式化的官样文章，平谈无味，如同嚼蜡，我甚至要说，他们是一副奴才像。”

高尔基装出一副不理解斯大林暗示的样子。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黑压压的乌云笼罩着极有才干的艺术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命运。请相信我的话，他有非凡的天赋。应该帮助他，要是您不亲自出面干预，鲍里斯·安得烈耶维奇就要毁了，他会饿死的，他只会写作，没有其他谋生手段。”

后来，当我熟悉了高尔基以后，我发现，他的脸上往往有两种表情：一种是阴沉、忧郁、敌视的表情，这时候使人感到，他的脸上不可能出现笑容，甚至连构成笑容的材料也没有；另一种表情总是不期而至，出人意料，那是一种欣喜、腼腆、深受感动的表情，也就是说，在他发出微笑的前一秒钟，还使人感到要他笑是不可思议的。后来我发现，通常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谈到儿童时，谈到杰出人物时，谈到书籍时，他的脸上就会发生这种意外的突变！出现心醉神迷的表情。

“高尔基同志，您为什么总是如此悲天悯人呢？”斯大林愤然地，几乎是恶狠狠地说，“过去，您总是向列宁同志提出没完没了的请求，弄得捷尔仁斯基同志晕头转向，使卢那察尔斯基感到厌烦！您总是替别人奔走斡旋，到处求情，什么事都要插一手。您已经是上年纪的人了，该稳重一点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您宽宏大量，发发慈悲吧！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请求。感谢您的接待，我以后再也不会来找您了。如果需要，您有我的电话号码。"

大家都非常尴尬。莫洛托夫透过夹鼻眼镜，用一半翻白的眼珠盯着作家，结结巴巴地说：

"尊敬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按照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请求，我手拿铅笔读完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斯大林同志绝对是正确的，这篇小说是十足的诋毁文章！我们不能把一部文艺作品视为教条，这部作品蓄意歪曲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不可动摇的意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一些电影工作者居然还缠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要求把这个声名狼藉的皮利尼亚克臆造的长篇、中篇、甚至短篇小说搬上银幕，简直莫名其妙！"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本人喜欢莫洛托夫同志刚刚提到的皮利尼亚克的那个中篇吗？"斯大林问高尔基。

高尔基这位在数十年中成为数百万人心灵主宰的伟人，用他素来的固执态度说：

"皮利尼亚克是位真正的作家，他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了不起的形象。我有责任声明，他毫无保留地忠于苏维埃政权。"

"行了，您这些话，我们加以考虑就是了。"斯大林显然被高尔基激怒了。"您还有什么问题找我们吗？"

"我的自我感觉比较糟糕，医生坚持要我改变气候环境。他们建议我去意大利、法国南部、瑞士。"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我们当然可以让您出国治

疗，但是俄罗斯需要您，工作阶级和广大农民不能没有您。我们准备在高加索、克里木，或在莫斯科郊区给您创造一切条件，一句话，您想住那儿就住哪儿，长住短住都可以。”

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继续在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高尔基第二次站起身来：

“该回家了，我总是尽可能遵守作息制度。”

“高尔基同志，”斯大林委婉地说，“请考虑考虑苏维埃国家感兴趣的问题。十月革命吓坏了不少俄国知识分子，有科学家、作家、音乐家、演员、艺术家，还有作曲家。困难时期他们被迫流亡国外，但他们仍然是俄罗斯人。请您给《消息报》编辑部写一封公开信，我们相信，大多数俄国侨民都会听从您的召唤。我们不会阻碍他们返回祖国。凡是归国的侨民，我们一律提供住宅，安排工作，作出了成绩，我们还要颁发奖章和奖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就是把这些人些放出了国。”

高尔基局促起来，他那副模样真叫人难受。他慌慌忙忙地说：

“请求您不要对我提这样的要求。斯大林同志，我是一个党外人士，永远不会做你们的传声筒。”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的是苏维埃政府的请求。”伏罗希洛夫说。

米高扬从一个外国制造的大皮包里取出两本书，死乞白赖地请高尔基为他题词。

“请多多包涵，我今天实在没有这种情趣，下次再签吧。”

高尔基尴尬地哈了哈腰，向门口走去。餐桌上出现了长

时间的沉默。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吃饱喝足了，幸灾乐祸地说道：

“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有一个耸人听闻的意外消息！”

“您又有什么惊人之举？”斯大林问。

“我与作家楚可夫斯基见了面。”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皱起眉头问：

“就是写会说话的鳄鱼的蠢诗的那个人吗？”

“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您的非凡的记忆力使我感到震惊！您真是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杰出专家。”

斯大林笑了：

“那么您想对我们讲点什么呢？”

“楚可夫斯基曾多次与高尔基见面，我这里保存着他的一篇文学评论的草稿。”

“我们到客厅去吧，”斯大林提议，“有人会往那里给我们送咖啡、茶和酒。”

当大家在客厅坐下来后，托尔斯泰拿出几页纸，声称那是楚可夫斯基于1906年写的，并照着上面读道：

“不管你们怎么看，我可不相信他的自传。

“工匠的儿子吗？无业游民吗？步行走遍了俄罗斯吗？不，我不相信。

“据我所知，高尔基是宗教事务所一个职员的儿子，他本人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现在是名法官，尽管是后补的。他至今仍与父母住在一起。上午8点喝奶茶下夹肉面包，中午1点吃午饭，晚7时吃晚饭。他不喝含酒精的饮料，认为那样有害。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电影院，每天去趟教堂。这种有规律的生活，自然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托尔斯泰得意洋洋地瞧着在场的所有人。他深信自己将得到七嘴八舌的赞赏。然而斯大林却翻着白眼，恶狠狠地说：

"托尔斯泰同志，您对什么人才尊重呢？以后您也会用各种把戏来嘲弄我们吧？"

托尔斯泰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他明显地不安起来，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爱您胜过爱亲生父亲！"

"不应该爱我，我又不是女人，我们是要求您尊重和忠实于共同的事业。再见，托尔斯泰同志，我们不再耽搁您了。等您的书写成之后，我们再见面吧。"

"能给我一个采访您的机会吗？"托尔斯泰卑贱地问道。

"这个问题嘛，我们指派伏罗希洛夫同志帮助您，对了，还有布琼尼同志。"

37

烟卷冒出的团团烟雾，熏得我头昏脑胀，没完没了的争论和长时间的谈话，也使我疲惫不堪。斯大林发现我不舒服，就拿出一个军用水壶，往杯子里倒了一些有点浑浊的液体。

"一口喝完，再喝一杯加白兰地的浓茶，然后吃一小块柠檬。过一会儿，顶多五分钟，您的偏头痛就会好的。"

斯大林说准了，我的头痛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薇罗奇卡，"斯大林说，"你今天表现不错，要永远

这样。到我这儿来！你说说，和我在一起愉快吗？我可从未对其他任何人提过这样的问题，包括对已经过世的妻子。为什么一言不发？你和那位忠实的丈夫过得怎么样？”

“我们有两套住宅，他有他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常常一连好多天见不到他的人影，我们见面也多半是在剧院的小食部里。”

“姆切德利则——尤日内是个充满激情，放荡不羁，情绪很不稳定的人。无论跟什么样的女人过夜，他都无所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不去触动过去的创伤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您不是没跟他一道生活吗？不过，我还是同意，没有必要去掏臭狗屎。”

斯大林把一杯准备好的酒一饮而尽，又抽起了他那永远不变的烟斗，他肩上披一件暖和的衬绒长袍，脚上踏着一双毡鞋。

“薇罗奇卡，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要告诉您。谋杀谢尔盖·米隆诺维奇的案子与列宁格勒内务分局的一些负责人有牵连，可恶的猪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已在莫斯科被捕。秃发谢顶、弹音都发不清楚的列宁，一付菩萨心肠，对什么都宽大为怀，他竟然信任这些该死的社会渣滓，和他们一道干了一些毫无意义的蠢事。维辛斯基向我们报告，军队和地方检察机关的侦查员准备为您安排一次对质，对方是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耶夫，以及梅德韦季的女秘书，恐怖分子，妓女富弗京娜。您同季诺维耶夫曾经在欧罗巴旅馆见过面，他还在一个单间里款待过您，而富弗京娜嘛，您曾在照片上给她女儿题过词。”

在斯大林的整个谈话中，多次污蔑列宁残忍无情。当然，我不可能愚蠢地、不知轻重地去捍卫列宁。我知道，诽谤和谎言是市侩政治的合法手段，是反对政敌的惯用伎俩。世界上未必能找到一个不曾往对手身上泼污水的伟人。此外，所有的人都不仅极力想把杰出人物贬低到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而且还企图把他们打倒在自己脚下，把他们推入自己创造的、并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粘糊的、有毒的污泥之中。”

“关于我与季诺维耶夫的谈话内容，马林科夫和叶若夫都知道。至于富弗京娜是个恐怖分子，事先谁也没有警告过我。”

“您应该把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告诉领导。哎，拿您怎么办呢？就这样吧，我们说服侦查人员，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您。”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允许我把皮利尼亚克的中篇小说读完，以便对它有个概念。大剧院图书馆里所有载有这篇小说的《新世界》杂志，都不翼而飞了。”

“我劝您不要被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搅昏了头脑。您说，您对高尔基的看法如何？”

“我渴望在舞台上看到《伊则吉尔老婆子》，那可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好的悲剧性故事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也写得非常出色，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和《在人间》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同样喜欢他的话剧《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小市民》。”

“您对他所写的一切都信以为真吗？”

“毫无疑问。”

“高尔基是个非常古怪的人，令人捉摸不透。我怎么也

弄不明白，他是异己分子还是自己人？我们得出结论，绝不能再放作家出国，他们会从国外带回很坏的影响。年轻时，我曾走过几个国家，要知道，我在那儿没有看到任何好的东西。缺乏秩序，没有纪律，污七八糟，无政府主义泛滥，目前的欧洲就充满了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

“革命以前，俄国的作家、学者、演员、艺术家，去欧洲，去美国，用的是沙皇国库的钱。”

“人们曾经有过信仰，当时，人们是那么珍视自己的信仰，尊重它，爱护它。可现在呢？周围全是敌人，到处是叛徒，到处都在犯罪、酗酒、卖淫。富农把粮食埋到地下，托洛茨基分子这帮狗东西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向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开冷枪，残酷地杀害了他。不行，只有通过钢铁般的专政，我们才能消灭我们社会中的弊病，在这方面，整党有着重要作用。”

有人通过内部专线给斯大林打来电话，他气愤地从白色电话机上抓起听筒。

“是谁来打搅？加里宁吗？好吧，让他进来。”

我问道：

“我怎么办？

“薇罗奇卡，您要习惯我们这幕后的极乐世界。马上您就会看见这个老傻瓜，这个超级应声虫，他早就在偷鸡摸狗，对他那些胡作非为，我都宽宏大量地睁只眼、闭只眼。这个老丑八怪没有姑娘就过不了日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以后再给您详细讲。”

一见到斯大林，高度近视的加里宁就好象新兵上了战场一样。

"请坐，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有什么新情况吗？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地赶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阁楼里哪儿飞来的绝世美人？"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您怕是患了早期硬化症，您没记出这是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大剧院的美人，独唱演员，我们的骄傲吗？"

"可不是！可不是！"受了刺激的加里宁含含糊糊地说，伸着鼻子把我上上下下嗅了嗅，然后按旧式礼节吻了我的手。"很高兴看见您，欢迎您来作客，请记下我家和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对于您来说，我永远在家。"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公开嘲笑他。

"刚开始，你装模作样地不认识，现在干吗又邀请人家去做客呢？"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今天广播电台三次播送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儿童犯罪的决议。"

"一周之后应该把统计材料交到我的办公桌上，看全国逮捕了多少小罪犯，他们的刑期应该长一点，以便让他们参加劳动。他们必须劳动。就本质而言，不存在少年犯罪的问题，这全是父母的过错。要动用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并建议拍摄改造他们故的事片和纪录片；这是党交给您的任务！"

加里宁走了，斯大林叫来女仆：

"我们好象还有鲑鱼和油炸土豆，是吗？"

"过10分钟就可以开晚饭。"

斯大林高兴起来：

“有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接待室里来了位外地女人，是来上告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经过走廊时，发现了她的女儿，一个15岁的少女。复杂的问题5分钟就解决了。他为母女俩在地铁宾馆开了最好的房间，并以带她的女儿参观莫斯科为名，把少女带到自己的别墅强奸了。可他没有想到，那位母亲原来是红军将领叶戈罗夫的远房亲戚。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加里宁不得不付了大笔赔偿费。可最近几天我们得到报告，说那个女人全家13口人都被强行从坦波夫迁到维尔霍扬斯克边疆区去了。我们不得不找加里宁谈话。现在，加里宁已经成了对我们百依百顺的羊羔。瞧，伟大旗手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就是这样在工作！”

“斯大林同志，我为您的信任感到骄傲。”

“我不信任您，就不会与您谈这些了。”

38

我应邀去基辅演两场戏。在克列夏季卡旅馆里，我与图哈切夫斯基不期而遇。他是来视察基辅军区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给司机放了假，但摆脱警卫员时则费了一番周折，好不容易才说服了维罗夫和波利亚科夫，他们答应留在基辅等他的电话。于是，我们去了他的远亲维克托丽娃·鲍里索夫娜·波洛夫涅娃家。她住在市郊。我们在野外度过了整整一天。我把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捕的消息告诉了他。

“还有什么新闻吗？”图哈切夫斯基吻着我的脖子问。

“斯大林准备给军人授元帅军衔。”

“什么时候下命令？”

“不知道。”

“他们不会让我当元帅的。斯大林正在磨他那颗虎牙，准备对付我。”

“米申卡，他很需要您，不信的话，我们打赌！”

“薇罗奇卡，您从哪儿得来的这些消息？”

“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我们见面如此少呢？”

“米沙，您已经不爱我了！据说，您每年都要换一个情人！”

图哈切夫斯基发怒了。

“谁说的？说出这个坏蛋的姓名，我要当着您的面教训他。”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拉起我的手。“我只需要您一个，我每天夜里都梦见您。年青时的一切早就一笔勾销了！”

我小心地问道：

“米申卡，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

“作为斯大林恐怖手段的牺牲品，谢尔盖·米隆诺维奇既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图哈切夫斯基忧郁地说：“对了，你该不会出卖我吧？”

“如果你有顾虑，那就最好别说。”

“不要生气，可怕的动乱时期已经来临。我早就把斯大林看透了。他个子矮小，一对罗圈腿，独断专行，总吹嘘自己是拿破仑。他缺乏教养，举止粗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格鲁吉亚民族主义组织，属于孟什维克。直到1917年，这个索

索※都还在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毫不留情地把党内的朋友交给维亚切斯拉夫·明仁斯基去折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曾公开站出来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四月提纲》，反对没收土地和银行国有化，后来又千方百计地对抗新经济政策，现在，他正在同自己的政敌算帐。不要这样惊奇地望着我。他将以同样手段来对付我们所有的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害怕基诺夫取代他的地位。您说说，哪一个独裁者会自愿交出自己的权力？多少年来，基洛夫一直支持列宁。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还是在不公开的会议上，谢尔盖·米隆诺维奇谁也没有怕过，他要求停止镇压，停止从肉体上消灭人，他要求关闭或至少减少集中营。1921年，根据列宁的提议，基洛夫担任了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五年后，斯大林建议他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以取代季诺维耶夫的亲信叶夫多基莫夫。这样一来，基洛夫就成了列宁格勒的全权主人。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斯大林就自行决定了。斯大林是个能力不强，缺乏专业知识的人。他拚命独揽大权，企图不受监督地统治这个如此宠大的国家；他的不道德和残忍，超过了所有的俄国沙皇和罗马帝国的最高统帅。过去，斯大林长期想得到却又得不到人民的爱戴，现在这一爱戴却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他目前正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人民的爱戴。到列宁逝世以后，他逐渐收拾了自己的对手，终于松了一口大气。他陶醉在人民的一片欢呼声中，而那些阿谀逢迎之徒也不断想出各种更为巧妙的新花样去刺激人民对领袖的爱戴。”

“米申卡，您又是什么性格的人呢？请原谅我的直言不

※斯大林的小名——译注。

佛，您难道比他们都好吗？”

“我自己也很难说，我曾下令枪毙过许多反对革命的人。”

“难道您从未有过怜悯和懊悔，从未受到过良心的谴责吗？随时都可能遭到报复和惩罚的念头，从未在夜里折磨过您吗？”

“在我的一切行动中，摆在第一位的始终是公民的天职。只要我所从事的斗争是正义的，其中就没有多愁善感的余地。”

“您是世袭贵族、地主、沙皇军队的军官，出身于名门望族，难道你轻而易举就改变了自己的信仰和情感吗？我之所以提出这些意味深长的问题，是因为我有生以来真正地、毫无保留地、永远地爱上了你。”

图哈切夫斯基解开了衬衫领扣，他感到闷得慌。我们走到花园栅栏的后面，长时间地在静悄悄的、神话般的树林里漫步。突然，一只兔子飞快地穿过小路，一边跑，还一边好奇地向我们张望。

“薇罗奇卡，你是在问最可怕的结局吗？你是想让我彻底暴露自己的灵魂，敞开自己的心灵吗？我们有缘相遇，并成了最亲近的人，但生活终将把我们分开。这一点，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为此我将不得不付出最昂贵的代价。你想，我与伏罗希洛夫以及布琼尼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这两个毫无教养的粗汉，靠着自己的狡诈巴结上了斯大林，目前成了军队的主宰。而我，一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军事战略还颇有研究，可是办任何一件事都要看看无能的人民委员的脸色。哎！要战胜斯大

林宫像机器的因循守旧和疯狂愚蠢，谈何容易。我的生命就像电影胶片一样。已经放到片尾了。”

“米申卡，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耐着性子，等待最后的结局……”

39

加里宁常来大剧院，关心芭蕾舞的排练。如花似玉的女演员们，逗得他春心大动。许多年轻的狄安娜※都知道，这位政府首脑无所不能，所以总是厚颜无耻地围着他转。她们不仅接受加里宁送的进口巧克力、外国香水、长袜、胸针，还争先恐后地应邀去他家做客。有几个姑娘为了多得到一点礼品，好几次走到他跟前，轻佻地抚摸他那满是皱纹的面颊，冷不防还要亲几下他的脖子。最使中央执行委员主席着迷的，是年方二八，身段柔软的别洛奇卡·乌瓦罗娃。乌瓦罗娃还是芭蕾舞学校的学员，她开始躲避加里宁。为了寻找自已崇拜的自然女神，加里宁活像个伶俐的玩童，总在后台到处乱窜。有一次，由于眼睛近视，加上光线暗淡，他一头闯进了女卫生间，有人淘气地泼了他一身热水。

别拉·乌瓦罗娃的父亲，亚历山大·杰尼索维奇·乌瓦罗夫，是技术人民委员部的冶金工程师，他的妻子克列奥帕特拉·费多罗夫娜·苏罗夫莱娃，在对外文化协会当翻译，精通多种欧州语言。别拉从四岁起就迷上了跳舞，后来真的钻研起舞蹈艺术来。小姑娘经常自已想出一些十分复杂的动作，并给它们配上音乐。未经父母允许，别拉·乌瓦罗娃就

※月亮和守猎女神——译注。

给著名的芭蕾女演员格莉采尔打了个电话。格莉采尔见过小姑娘以后，同意无偿地教她跳舞。她在舞蹈学校里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把别拉培养出来了。这位享有盛誉的芭蕾舞女演员由于没有家庭，所以对这个颇有才华的小姑娘怀有慈母般的爱。她俩天天形影不离。大剧院的艺术指导也对乌瓦罗娃抱有很大的希望。格莉采尔了解加里宁对别拉心怀叵测之后，就请求这位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接见她。接见时，她开门见山地请求加里宁不要再纠缠自己的学生。加里宁先是一阵大笑，接着用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大骂这位著名的女演员，最后把她轰出了办公室。过了两周，别拉·乌瓦索娃突然失踪了。一个月之后，少女那被糟踏得惨不忍睹的尸体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中被发现。经法医鉴定确认，少女遭到了强奸。别拉被安葬在莫斯科的瓦加尼科夫公墓。侦破工作开始了。侦查员鲍里斯·莫尔尚斯基查明，年轻的芭蕾舞演员是在晚上排练后被几个陌生人强行拖进一辆汽车带走的。当侦查员把别拉的照片给加里宁别墅的女仆们看时，她们认出那就是不久前见过的乌瓦罗娃。大剧院经理处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那封信竟然真的交到了他的手中。于是，根据他的指示，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其成员有马林科夫、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加里宁熬过了许多不愉快的日子，但他知道，独裁者还需要他。效忠于斯大林的委员们救了这个老强奸犯。他被放了长假，被送去公费“疗养”。不久，《消息报》和《劳动报》发表了几篇关于工业生产中的破坏活动的编辑部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别拉的父母被说成是了潜藏很深的英国间谍。

40

外貌象猴子的卡尔·拉狄克，不仅是个名记者，而且非常接近政府圈子里的人，他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三流歌手巴克莉娜。在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中，我与巴克莉娜平行排练柳芭娃的独唱。该剧首演式预定在4月25日。一天，担任剧组领导人的导演弗拉基米尔·洛斯基和指挥亚力山大·梅利克一帕沙耶夫悄悄告诉我，根据艺术管理局局长的指示，所有的场次都将由巴克莉娜上场。当时，正好马林科夫来团视察，我向他发牢骚说，由于首演式上我不能上场，我两年的辛勤劳动将付之东流了。这位正在春风得意的宫廷重臣第一次认真地注意到了我。他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就象通常一个男人欣赏自己喜爱的女人一样。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对我的看法如何？”马林科夫突然问道。

“很好，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

“我过生日时，能邀请您来助兴吗？”

“只要您妻子不嫉妒就行。”

“这您用不着担心，我请求您在生日宴会后表演几个您最拿手的节目，那样，我保证永远对您至诚至善。”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不明白，为什么剧院会如此突然地改变对我的态度呢？”

“听我尽力解释一下，昨天晚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奇告诉我，各个部的人民委员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将出席《萨特阔》一剧的首演式。根据我的要求，他们从印刷厂

带来了四页一份的剧情介绍。我们看后很生气，因为上面没看见您的名字。我们立即提出了警告。原来，记者卡尔·别伦加尔多维奇·拉狄克去找过艺术管理局局长。拉狄克为《真理报》撰写了一篇题为《苏维埃艺术的新天地》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大肆赞扬了主管艺术工作的领导人。这颗糖衣炮弹立即就产生了效果。不过，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不要激动，明天就会出现新的剧情介绍，上面肯定会有您的大名。怎么样，您满意了吗？”

我不得不亲了亲容光焕发的马林科夫。

听说要演《萨特阔》，整个莫斯科都轰动了。该剧集中了大剧院的最佳阵容。艺术家费多尔·费多罗夫斯基设计出了令人难忘的舞台布景。古老的诺夫哥罗德史诗般的画面与神奇的水底王国五颜六色的景象非常和谐地融成了一体。

序曲。大幕徐徐升起，鸦雀无声的欣喜使观众们不知所措。这一次，我不得不经受演技是否成熟的考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得对：歌剧演员的艺术不是一项，而是三项：歌唱艺术、音乐艺术、舞台表演艺术。结果，演出大获成功，最受欢迎的人有：演员尼坎德尔、哈纳耶夫、薇拉·达维多娃、谢尔盖·列梅舍夫、布罗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以及几位导演、指挥、布景师。要求演员谢幕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巨大的舞台成了一片花的海洋。按照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规矩，主要演员都被请进了政府包厢。我发现，斯大林向我投来了恋人的目光。

我给马林科夫买了两件绣花衬衫作为生日礼物。我准备叫一辆出租车，但早有预见的马林科夫却抢先了一步。我上了他的车，很快到了他那位于谢列勃良内波尔的别墅。在这

幢房子里起支配作用的，是马林科夫那愁眉苦脸的妻子戈卢布佐娃。后来，这位党员太太令人惊讶地青云直上，没有经过论文答辩就被授予了技术科学博士的学位，并担任了莫斯科莫洛托夫能源研究所的所长。

在来宾中，我看到了斯大林核心圈子里那些我所熟悉的干将：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叶若夫、加里宁、波斯克列贝舍夫、奥尔忠尼启则、梅赫利斯、布琼尼、安德烈耶夫、什维尔尼克。桌子上点着五颜六色的蜡烛。接受祝贺的马林科夫显得相对年轻一些，他是放弃了工程师的头衔之后成为一名党务工作者的。

"薇拉·亚力山德罗夫娜，谢谢您大驾光临。"马林科夫兴高采烈地说。

"我也很高兴见到您和您的家庭"。

"让我们避开客人，溜出去呆一会儿吧！"

"在您的大喜日子里，我不怎么想谈严肃的话题。"

"您怎么知道话题就一定很严肃呢？"

"直觉告诉我的，我的直觉很少失误"。

他拉起我的手，我们溜到凉台上。多么芬芳的宁静啊，只有鸟儿的歌唱时而打破这种沉寂。

"薇拉·亚力山德罗夫娜，"马林科夫说："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想到您。作为一个女人和一个演员，您的命运显得多么奇怪，使我感到非常惊讶。"

"我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如果您愿意的话，这就是我真正的爱情表白。"

"不要这样，亲爱的！我已经被男人们没完没了的表白，敞开心灵和真情流露搞得晕头转向了。"

从外表看，33岁的马林科夫很容易令人想起莫斯科动物园那只笨拙肥胖的小熊杜利奇。他的外表并不讨人喜欢；梳着分头，头发稀疏，略微有点秃顶，已经开始发胖，一对小眼睛忽闪忽闪的，生就一副俗里俗气的婆娘相。他完全可以在电影中扮演个粗野婆娘的角色。

"我之所以直言不讳，是因为我不能失去您，我无法控制自己。我向您保证，谁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幽会。有人告诉我，斯大林同志已经认认真真地迷上了小巧但并不漂亮的歌唱演员兹拉托戈罗娃，她已经到他那儿去过三次。有时候，他突然想起，又会把列佩申斯卡娅叫去。上个星期，瓦列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巴尔索娃也去拜访过他，您还准备为邋遢的小胡子保持贞节吗？"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您说的事使我非常难堪，非常气恼，我们找个时间去我家继续谈吧，我有很多话应该与您谈谈。"

马林科夫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低声道：

"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相信，您定会给我带来我从未有过的幸福。"

整个晚上，叶若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都在围着我转。我的两位骑士答应保守秘密，并悄悄与我约定了幽会的时间。我唱了五支抒情歌，由于大家欢迎，我又重唱了《卡门》中的咏叹调。快天亮时，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在大衣一侧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钱，还有一张卷烟纸，上面打印着几个字："兹因参加政府音乐会特付酬金500卢布。"

马林科夫打来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祝您身体健康！斯大林同志请您参加一个内部音乐会，他要对军事科学院的毕业生发表讲话。”

主席团里坐着红军的精华和骄傲。大厅里坐满以优异成绩从军事科学院毕业的军官。为了表达对“天才”领袖的敬意，他们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争先恐后，此起彼伏，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主席台上的同志们也同样起劲地鼓掌，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这些祖国的卫士，很快就要被打成“叛徒”、“顽固不化的特务”、“反革命破坏者”、“恐怖分子”、“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的爪牙”，等等。斯大林的讲话又臭又长，他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他的话可以归纳为一点：“要爱护战士，指挥员对士兵来说胜过生身父亲……”

41

图哈切夫斯基来访，和他一道来的，还有位高个子，红头发，戴眼镜的男人。

“认识一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这是我的朋友，最可靠的同志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

我惊奇地问道：

“就是写《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的那位皮利尼亚克吗？”

皮利尼亚克咧开大嘴，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笑问道：

“想吃点什么吗？”

皮利尼亚克回答：

“从昨天到现在，肚子空空如也。”

“烧点热汤可以吗？”

“啊，好久没喝到热汤了。请把您所有的东西都端到桌上来：鲱鱼，无论什么肉、鱼、酸奶、乳酪、灌肠、乳渣、饼干、果酱。我准备把整个世界和迷人的女主人一齐吃下去。只有一个条件，吃饭时不要向我提问题，最好把问题留到吃点心的时候。”

我不得不叫醒女仆。她似醒非醒地什么也弄不明白。我和女仆铺上了桌布。突然有人在敲门。我从门缝里一看，顿时吓得目瞪口呆——来人是亚戈达。

“难道我们两个身强力壮的男人还对付不了一个杂种吗？”皮利尼亚克说：“我早就对他手痒了。米沙，你的左轮手枪里有子弹吗？”

图哈切夫斯基从口袋里掏出手枪，迅速装上了子弹。讨厌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薇罗奇卡，去开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指挥道：“不要担心，我们到卧室里埋伏起来。”

亚戈达闯进住宅。

“我们来接您，达维多娃·姆切德利则—尤日娜娅，您不是曾经许下诺言，在歌剧《萨特阔》首演后与我见面吗？现在您该相信，我是多么能忍耐了吧？走吧，汽车在门口等着。”

“我身体不舒服。”

“图哈切夫斯基来了就舒服吗？我知道他今天和一个红头发的壮小伙子来拜访过你。准备好，走吧，不然我们就要动武了。说实话，我非常渴望再次得到你的温存。”

“我哪儿也不去。”

“那我们只好把您捆起来弄走！我们可有的是细绳子、粗绳子，甚至还有手铐。”

皮利尼亚克和图哈切夫斯基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图哈切夫斯基走到亚戈达跟前说：

“我不能为自己担保，趁现在还为时不晚，你最好赶紧离开，并且永远忘记这所房子。”

亚戈达粗野地狞笑起来：

“图哈切夫斯基，你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勇士，但最好不要与我纠缠，否则，您将不得不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过夜。那儿可收拾过不少象您这样的英雄！”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象坦克一样朝亚戈达冲去，一把将他提起来，双手一挥就扔进了楼梯间。图哈切夫斯基趁机给副官希洛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了地址，要求立即派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来。狡猾的亚戈达事先就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大门口出现了一组持枪的契卡。我打了个电话给马林科夫，他赞扬了图哈切夫斯基的行动，并请求随时让他了解事态的发展。主动权转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和皮利尼亚克手中。及时赶到的红军战士成功地夺取了两辆封闭式汽车，并把解除了武装的契卡人员赶了进去。亚戈达准备和他的司机溜走，但他的汽车已被包围，他的几名保镖逃跑了。两小时后，我的客人又回来了，并继续津津有味地吃晚饭。

“我已下令把亚戈达和他的好朋友们关进了禁闭室。”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笑着说："让他在混泥土地下室去数苍蝇吧。"

"米申卡，您在玩火。"我激动地说："您瞧着吧，这件事不会就此了结。"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向我赠送了几本他自己写的书，并且兴致勃勃地在上面题了词。我忍不住向他透露了斯大林不喜欢他。

"谢谢您告诉我，但我知道这件事。他不喜欢我的风格。按照他的高见，我违背了基本拼写规则，拒绝摸仿领袖喜欢的俄罗斯经典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等人，不向尊敬的现代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绥拉菲莫维奇·诺维科夫一普里波伊等人学习写作。"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您好象并不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对吗？您很容易表露自己的思想。能否告诉我，您为什么决定当一名作家呢？"

皮利尼亚克严肃地看了看我：

"您该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心吧？"

"薇罗奇卡自己就是个真诚坦率的人！"图哈切夫斯基替我回答。

"这么说，该让您了解一下了。"皮利尼亚克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微笑着说："我原姓沃高。父亲是个兽医，是开垦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萨拉托夫省时迁来俄国的德国移民。母亲出身商人世家，曾在莫斯科上过学，受过师范教育。我父母都具有不甘寂寞的天性，早在上个世纪就参加了民粹运动。他们很幸运，逃脱了苦役。我今年40岁，出生在

莫扎伊斯克，我的身体里流着不同民族的血液，从父亲方面继承的是日耳曼人和犹太人的血统，从母亲方面是斯拉夫人和蒙古—鞑靼人的血统。我的童年是在好几个县城里度过的，至今对大自然、大森林、外省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不少非常好的人）怀着美好的记忆。我早先毕业于诺夫戈罗德的实科中学，1920年获得莫斯科商学院的毕业文凭。我很早就开始了写作。我在第一部作品中描写了月光下的草原景色，描写了一只雕鸮怎样在孤独中哭泣。我开始搞文学创作是在1909年3月，那时我才满14岁，在《戈比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抒情短篇小说《春天》。我喜欢旅游，走访，多见世面。在这些年中，我有幸去过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今天我们初次相识，但愿我们的友谊能够顺利发展。您接受的书是我最喜爱的几本著作。”

“我很感动，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请允许向您提个问题，好吗？”

“请吧。”

“我在《新世界》杂志上读到您的忏悔信，但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真的为自己写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而后悔吗？”

“您与人初次相识，可别指望人家对您推心置腹。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带我来您这儿的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米沙·图哈切夫斯基。除了私生活以外，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秘密。不错，险恶的环境迫使我作了公开的忏悔。但过一段时间，我会把我的日记给您看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写这部遭到厄运的小说时写下的。至于这本书嘛，我永远也不会放弃。”

"微拉·亚德山德罗夫娜"皮利尼亚克*说，"能允许我继续来看您吗？即使偶尔一次也行。"

图哈切夫斯基插了一句：

"那得有个条件，鲍列尼卡，你不能过分靠近薇罗奇卡。"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在女主人家里，我很可能产生生理上的欲望，那时，即使对你深怀敬意，我也无法抗拒与如此超群的女主人亲近一番的诱惑！算了，还是别开玩笑了，我们还有正经事要谈。我的一个堂妹在联盟检察院任机要打字员，她偶然透露出，已经建立了一个什么秘密委员会，米沙，你应该去弄清楚，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间谍恐怖症仅仅才开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忧郁地说："主要的设计师就是我们永远光荣的导师和领袖！他是主席，委员会的成员有叶若夫、日丹诺夫、什基里亚托夫、维辛斯基、波斯克列贝舍夫。"

两人的心情都很压抑，长时间默默无言。显然，他们各自都在思考着自己的命运。

---

*后来皮利尼亚克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石头牢房，受了几个月的折磨后，接着又被判犯有间谍罪并因此而被枪毙。他含冤去世时，仅仅只有43岁。他的妻子玛丽娅·阿列克塞耶夫娜·索科洛娃—沃肖的命运也不得而知。他的情人基娜·安德罗尼科娃在苦役营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皮利尼亚克的名字，在苏联消失了整整28年。直到1964年，经苏共中央同意，《莫斯科》杂志才发表了《盐仓》的一些章节，《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五卷也简单介绍了他的创作。我提请读者注意，早在1925年，在《左翼艺术战线》杂志第三期上，文艺理论家维克多尔·什克洛夫斯基在一篇关于皮利尼亚克的大块文章中，就把长篇小说《荒年》和一系列短篇小说骂了个狗血淋头。也就是说，早在那个时代，作家就被束缚住了。尽管皮利尼亚克死后平了反，但他的著作在图书馆里几乎一本也没有。直到1977年，文艺出版社才"出版"了《皮利尼亚克作品选集》，其中收录了长篇小说《荒年》和几个短篇——原注。

42

深夜，天气异常闷热，整个住宅的窗户都大大敞开。我爱不释手地读着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从最初几页开始，顿河军辖区那对照鲜明的生活与习俗，就使我震惊不已。到处是酗酒、野蛮、闻所未闻的流氓行为，父亲强奸女儿，丈夫把妻子打得死去活来……哥萨克们愚昧无知，他们相信巫术、咒语、誓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概念非常模糊，对他们不得不参加的战争的目的认识不清，但却清清楚楚记得自己祖先的故事，他们会唱动人的歌曲，能够惊人地感受大自然的美。他们对传统，对风俗习惯奉若神明，一丝不苟，他们瞧不起自己的邻居，不管他们是乌克兰的、俄罗斯的、还是白俄罗斯的庄家汉。在顿河地区，斯捷潘·拉辛、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康德拉特·布拉温的名字家喻户晓，人口皆碑。至于列宁也出生于哥萨克的传说，纯属肖洛霍夫的杜撰。

作曲家伊万·捷尔任斯基根据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情节写了一部歌剧，并建议大剧院排练上演。根据安排，我演主角阿克西尼娅。

阿廖沙·布格罗夫前来接我。癞蛤蟆似的老管家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个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脸蛋白里透红，面带笑容的年轻女郎。她伸出手来，谦虚地说：

"叫我瓦莉娅吧。如果愿意，也可以加上我的父名，叫瓦莲基娜·伊万诺夫娜。"

她的声音低沉洪亮，悦耳动听，一点也不叫人讨厌。

“非常高兴，瓦利奇卡，我姓达维多娃。”

“我们知道。请您稍等片刻，吃点东西，他们马上就到。”

斯大林喜欢让等候他的人陷入神经紧张的状态。终于，他出现了，他那冷冰冰的客套话，使我暗暗吃惊。

“瓦列奇卡。”他说：“端点水果来，再来点什么冷饮料。”他沉重地在一把圈椅上坐下来。“要干完预定的工作，时间不够用，不得不日以继夜啊。”他吃了两个橙子，喝了一杯波尔荣矿泉水，又喋喋不休地说道：“您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样的开场白，是不祥之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抽起了烟斗。“您到谢茵·布琼尼的别墅去过吧？”他搬起手指数落道：“和图哈切夫斯基鬼混过吧？和亚戈达睡过觉吧？和红头发的皮利尼亚克上过床吧？与马林科夫幽会过吧？你说，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该怎么处置你呢？你怎么成了一只贪得无厌的母狗呢？我们一直在考虑给你什么样的罚惩。把你与文明社会隔绝起来吧，又有点可惜。扔进监狱去吧，你又得不到什么教益；我也蹲过监狱，正如你所看见的，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仰。最好还是送你去劳改营，去修路，或去开荒，刨树根，让你那娇嫩的小手吃点苦头；在那里，上司会强迫你用胸脯去揉混凝土，当然你的乳房很结实，受得了，但每天晚上，尽管你满身虱子，臭气熏天，还是会有许多刑事犯排着队来享用你。”我的确被这个俄罗斯帝国的独裁统治者的威胁吓坏了。“你干吗不说话？这么说，我没说错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腻透了，不想再为此事

而辩护，您爱把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只是让我安静安静，我紧张得全身都在发抖。”

斯大林哈哈大笑起来：

“好样的，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儿，你不是一个胆小的丫头，收买不了你，也无法卖掉你。”他按了一下铃，瓦利奇卡穿着一条浆硬了的白围裙走进来。“给我们准备晚饭。”我拒绝用餐。“怎么啦，我们的谈话使你败了胃口吗？我发现，从某个时候起，你变得太爱激动，过分神经质；不行，得马上送您去疗养。”

我不由得颤抖起来。要知道，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无论是把我关进监狱、集中营，还是送上断头台，谁也不敢站出来说情，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胆敢批评或指责我们国家的一号人物。

“薇罗奇卡，不要害怕我们！我们决定把您送到苏呼米去，我们的朋友拉科巴同志会在那儿好好款待您。”我把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好样的，薇吗·亚历山德罗夫娜，会喝酒的人才会恋爱，这可是俄罗斯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的至理名言。恭维话说过之后，应该得到应有的休息，我们走吧，意想不到的礼物在等着您！”到了卧室，斯大林用一把小巧玲珑的钥匙打开一个小匣子，从中取出一个雕了花的小木盒。“这是我为歌剧《萨特阔》送给您的，您创造了柳芭娃这个姑娘美好的、无与伦比的形象。”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不便接受您如比贵重的礼物！”

斯大林脸色一沉：

“您在马林科夫家里只不过唱了几支歌，或干了点别的什么，他不是就送了您500卢布吗？”

为了使他高兴，平息即将爆发的风波，我赶紧戴上了他送的一只制作精良、小巧玲珑的金表，一个镶有钻石的戒指，一对嵌有宝石的金耳环。后来，我依偎在他怀里，亲了亲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似乎已经平静下来。

“谢谢，亲爱的，对我来说，有没有礼物都一样，您是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男人，您是我的意中人，我的国王。”

“你还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我想再次享受你的温存，你的爱抚，你好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正因为如此，我才这样生气，这样喜怒无常，这样急不可待……”

我相信，主动权完全转移到我手上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我们每次见面之后，斯大林都会变得更加妒嫉，更加发狂，他是想通过发狂，通过大发雷霆来把一切怨气发泄干净。

他通过无数渠道了解有关我的各种情报，而有的情报又往往是他的近臣们巧妙地伪造的，所以我们每次见面，我都得装出很有激情的样子。

“薇罗奇卡，我将努力做到不再折磨你。”

我故意翘了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老是指责我，而到您这儿来的女人却源源不断！我也有所耳闻：您没有忘记瓦列丽亚·巴尔索娃，您也仍然喜欢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您又与勃罗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亲热起来，现在还要加上胖胖的瓦列奇卡！您把她弄来决不是为了作摆设！”

斯大林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了向外撇的、蛀坏了的牙齿，他不愿去医治虫牙，因为他特别怕痛。

“你的消息怎么那么灵通？尽量多搞女人，这可是男人的天性。薇罗奇卡，我爱你！你是我的太阳，我的曙光！”他贪婪地吻起我来……“我不会经常邀请你来，因为我很珍惜你，没有女人日子很难过，但不能拿人的本能开玩笑。我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你，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也不要乱打电话。你去苏呼米度假吧，我们在拉科巴那儿有幢别墅，你就去那里休息。然后，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住进一幢单独的住宅，它比索契的别墅更舒适。”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很受感动，可您也应该理解，我的处境非常艰难，在这方面不能仅仅怪罪于一个不幸的女人。我不敢得罪您周围的政府要员，他们每个人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每个人都能够把我关进监狱，惩罚我，消灭我的肉体，甚至使您连我的骨灰也找不到。”

斯大林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了看我。

“说出姓名来，是谁？我要关起门来同他们一个个面对面地谈一谈。”

我利用了他的权力欲：

“如您不害怕的话，就把亚戈达找来吧，他老是缠着我，恐吓我，比谁都厉害。”

“这个恶棍早该死了，他将要受到最可怕的惩罚，我们要让他灵魂出窍！”

43

图哈切夫斯基的别墅。尼娜·叶夫根叶夫娜亲切地与我

打招呼。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正准备吃午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约过20分钟就回来，他刚刚还来过一个电话。最近我们准备到苏呼米去休养，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也要带着美人基拉·安德罗尼科娃来与我们汇合；还有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巴别尔和他的新相好。而您准备去哪儿呢？当然，如果不是秘密的话。”

“我也打算去苏呼米，但7月底必须返回莫斯科3天，政府要为共产国际大会的代表们举办音乐会，我已上了节目单，中断假期是很可惜的，但却毫无办法。”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象个多情的丈夫那样吻了吻妻子，还相互寒暄了几句。副官希洛夫和司机送进来几大包食品。

“我今天整个晚上都在家，”图哈切夫斯基进门就喊了起来。他一看见我，就高兴地笑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总是很准时。我希望，您能与我们共进午餐，好吗？”

尼娜·叶夫根耶夫娜很会准备中餐和晚餐，这在整个莫斯科都颇有名气。

“米申卡，我完全忘了，”她说，“我今天预约了去牙科医生那儿看病。”

“很好，请代我问候他，并替我预约一个晚上，就在最近几天。”

我们两人留了下来。

“薇罗奇卡，”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我说：“你一定很想了解亚戈达的一切吧？”

“是的。”我回答说。

“我的人仔细搜查了亚戈达，在一个秘密缝制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卷胶卷和几张照片。原来，当我们俩在扎戈尔斯克和彼烈斯拉夫耳扎列斯基时，有人在监视我们；这个下流胚已把胶卷冲出来了。我已命令把胶卷消毁，并换上了另外的，我们还在他身上找到了几小片白纸，那是一些慢性毒药的药方，是用显影墨水写成的，我全部转交给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整个事情马林科夫也知道。”

“米申卡，我害怕鲜血淋漓的灾难。”

图哈切夫斯基开心起来：

“大灰狼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顺便说说，薇罗奇卡，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喜欢你，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他这个讨厌的孩子，与我告别时说：

“象薇罗奇卡·达维多娃这样的女人，是天生的情种，这种女人性交后可以兴奋好多年。”

“我并不反对他坚持己见。米申卡，我只希望你不要嫉妒，行吗？”

我在沙发床上躺下来，图哈切夫斯基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我们就这样躺了一个多小时。

“薇罗奇卡，我已经被这种双重处境，被嫉妒弄得筋疲力尽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一起来寻找解脱的出路吧。”

我大声喊道：

“不要再烦人了，我自己什么也无法改变。请送我回家吧。今天晚上我们要排练歌剧《静静的顿河》，尽管那种排练方式使大家都感到讨厌。”

图哈切夫斯基恳求道：

“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您呢？”

“不知道，我给您打电话吧。”

导演尼古拉·斯莫利奇和乐队指挥尼古拉·戈洛瓦诺夫把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介绍给了参加演出的剧组人员。肖洛霍夫个子瘦小，身体孱弱，长着一双罗圈腿。他没给我们留下应有的形象。

“在小说中，”我说：“您的哥萨克一个个可都是身材高大，英俊漂亮，虎臂熊腰的男子汉呀。”

由于感到受了侮辱，作家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脖子和额头。

“家里总还是有丑八怪嘛。”扮演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独唱演员尼坝德尔·哈纳耶夫拉长声调说道。

肖洛霍夫生气了。

“你们为什么要挖苦我？”他问道，差点没哭出声来。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善于理解笑话是一门伟大的艺术。”天才的指挥、作曲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戈洛瓦诺夫说。

肖洛霍夫总是不断让乐队停下来，不断地干预，打断演员的表演，没完没了地指手划脚。怒气冲冲的斯莫利奇从导演台上吼道：

“肖洛霍夫，您算什么？！您知道，伟大的普希金是怎样参加《莫扎特和沙列里》一剧的排练的吗？参加该剧演出的，除了大名鼎鼎的伊万·索斯尼茨基外，还有演技平庸的雅可夫·布良斯基。普希金并不喜欢后者。多年之后他写

道：布良斯基演悲剧不悲，演喜剧不喜，几乎无任何动人之处。尽管如此，普希金仍非常尊重演员的劳动。他给导演提建议时，总是压低声音，害怕干扰演员们的表演。而您呢，年轻人，就祇写过这么一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就跑到我们大剧院来破坏情绪！请您走吧！马上离开！”

肖洛霍夫恼怒地回答说：

“我马上就走，但是请记住，导演同志，我当然不是普希金，仅仅只是肖洛霍夫，但我也是作家，你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否则你们所有的人都会象垃圾一样，被扫地出门。”

他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就耀武扬威地走出了大厅。排练中断了，演员们久久不能平静。

44

马林科夫在车里等我，他问道：

“我们最好去哪儿单独谈谈，好吗？”

我说，哪儿都一样。我们向沃罗比约夫山驶去。保镖罗科托夫和鲍亚林采夫紧紧跟在我们后面，两人的右手都插在裤兜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手枪随时都是上了膛的。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马林科夫说：“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捕了，亚戈达的倒台和被捕也指日可待。如果需要的话，您是否同意在秘密法庭上作证呢？证词我们替您准备，我已经为您准备了一些东西。只要我活着，您就会得到一份额外的工资，这事不要外传。”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给点时间让我想想。”

“您今天怎么心神不定？”

“歌剧《静静的顿河》预定明年3月上演，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今天跑来看我们排练。可他指手划脚，妨碍了我们工作，令人非常不愉快。”

马林科夫警觉起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他破坏了导演、演员和乐队的情绪。”

马林科夫打断了我的话：

“肖洛霍夫是个敏感的、象泥鳅一样滑的乡巴佬，我们的同志早就注意上他了，他的问题严重得很。他曾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写过一封信，内容涉及集体化运动的一些敏感问题。这个小说家是站在富农一边的，将来我们同样要拧断他的脖子。”

当汽车驶到家门口时，马林科夫含情脉脉地问：

“您周末有空吗？”

“现在还不知道。”

“请到我的别墅来，我们共度良宵。”

45

我收到一封挂号信，邮戳上的“阿琴斯克·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的字样隐约可辨。信封上醒目地写着：“莫斯科，大剧院，红场，演员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亲收。”我小心翼翼地拆开三角形的信封，读起来：

“尊敬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如果您还没忘记我的

话，您所认识的格里亚·普霍夫就向您深深的鞠躬了。我们被强迫从奥卡河迁到了北方。我们正在这里挨冻。由于寒冷，手臂都是麻木的。周围全是原始森林，可我们却没有柴烧。父亲的身体很糟，几乎卧床不起，总是嚷着要东西吃。过去我们在集体农庄劳动时，我们自己养着两头母牛、3头猪、25只母鸡、一只小山羊、一匹马、那些嫉妒我们的小人跑到村苏维埃去告我们的黑状。恶意地在集体农庄大分上把我们说成是“富农单干户”。第二天，我们家来了几个民警，他们写了一个字据，我们没弄清真象，一时涂糊就在上面签了字。根据字据，我们用白汗挣来的产业全被充了公。给了我们两个小时作准备，然后把我们赶进闷罐子车厢。走了三天三夜，到了莫斯科，接着就换车，仍旧是货车，只是没有了车厢板，四周加了几根栏杆，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克拉斯纳维尔斯克城。我们连气也没喘上一口，就又被赶上载重汽车沿着简易公路运到了阿琴斯克。开始，他们不愿意给我们安排工作，让我们自谋生路。我当过清洁工，用手推车运过货。过了半年，由于工作努力，我才被调去当工人，这就是所谓的高升。我的双手打满了泡，身上到处是无法愈合的皲口。当地的头儿，最高长官布尔米斯特罗夫·米特罗凡·伊万诺维奇把我妹妹弄去当了女仆。据说他早已六十开外，而我的妹妹纽尔卡还不满16岁。我们真怕妹妹被那老家伙糟踏怀孕。妹妹抱怨说，她去的第二天，老家伙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妈妈被派到工厂里当了清洁工。稍好一点的衣服都卖掉了。我们的身份证全被收了去，换成了一张证明，而且全家就这么一张，这破纸片拿来有啥用？用来干什么？当一回手纸还嫌太硬。唉，薇罗奇卡，薇罗奇卡，一个普普通通的农

样小伙子你是瞧不上眼的！可你还记得我们的晚会吗？还记得星夜下的[illegible]火吗？我送你回家时，曾含着眼泪求你做我的妻子，而不是情人！在这里，我们每个星期都必须向民警局报到，还要去内务部门登记。不知道还得在这个臭哄哄的边疆呆多久。我给了一个司机一小瓶酒，他答应转个弯儿把信寄给您。我们唯一剥夺不了的就是对上帝的信仰、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可以禁止教徒祈祷。你大概不敢回信吧？我们现在被称为社会危险分子，可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弄不明白。

"祝您万事如意，再见了，我仍然是您的熟人和同志格里尼亚·普霍夫。请代我问候卡捷琳娜、这封信是我口述，由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助祭写的，他叫西利维斯特尔·费多谢耶维奇，来自阿尔罕格尔斯克省。他也向您致以热烈的问候。我真想要一张您宝贵的照片留作纪念，不管是剧照还是生活照都行。"

我手拿着这个由于日久天长已经发黄的三角形信封，多次陷入沉思：有多少这样的格里尼亚·普霍夫死在流放途中，死在转运站或集中营中，死于这种政治隔离、政治移民呢？有多少无辜的人被拷问，被打得遍体鳞伤，被枪毙了呢？务必再次声明一下：我并非民族英雄，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妇女，难道我能够改变什么吗？我的生活当然比其他人好得多，但这完全是环境造成的，真的，我不是为自己开脱。我没有给格里尼亚·普霍夫回信，没有回答他，从而铸下了难以洗刷的巨大罪过。但请人们不要谴责我，不要把我的灵魂革出教门，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为自己的性命耽忧，而且，上帝为此已经惩罚了我，让我终生背上了这个

沉重的思想包袱。多少年来，普霍夫的信一直密藏在澡盆下面的一个铁盒子里。

男人们继续死乞百赖地跑来纠缠，尤其是那些政府要员。没完没了的请客，请吃早餐、中餐、晚餐，请去宾馆、别墅，请乘汽车兜风。崇拜者的人数逐年增多。布琼尼纠缠不休，矮胖子马林科夫电话不断，高度近视的加里宁叫人心烦，伏罗希洛夫、侏儒人民委员叶若夫以及斯大林的秘书，驼背麻脸的波斯克列贝舍夫，都不断地要我注意他们的存在，让我知道他们随时都准备满足我的任何世俗愿望。只有一个人高高凌驾于他们之上，那就是图哈切夫斯基，我狂热地、不顾一切地爱着他。而站在所有这些人头顶上的，则是斯大林，他用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奴役着我的灵魂。在这巨大的旋涡中，我只能巧妙周旋，随机应变，笑脸相迎，允诺许愿，偶尔还要撒谎哄骗，最多的是逢场作戏。我早已登上了危险的木筏，波浪把我卷进了大海，我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也不想知道……

46

党中央行政处的工作人员，每月都要完成一个特殊使命——给我送来一个“蓝色信封”，即我的第二份工资。其实，我的物质收入本来就相当可观，音乐会和舞台演出又很频繁，物质财富源源而来；所以，这方面我很少放在心上。

我再也无法推迟与马林科夫的幽会了。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乘车去了谢列勃良内波尔。他站在自己别墅的大门前迎接我。做工考究的纯毛制服掩盖不了他那过早的衰老。

“我去安排一下，叫人铺上餐桌，该开午饭了。”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刚从家里来，想到花园里去走走，我很少出来，非常眷念绿茵、鲜花、树木、晴朗的天空和璀灿的群星。”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真不明白，您哪来这么多一钱不值、矫揉造作的感伤情调呢？是屠格涅夫的小说读得太多了吧？我可不喜欢出去走，那样很快就会疲倦，工作已经耗尽了我的精力。”

我回答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我们穿过花园。周围是修饰得非常漂亮的花坛、樱桃树、梨树、一畦一畦的麝香草莓、一排一排的苹果树。

我问道：

“您喜欢在花园里劳动吗？”

马林科夫无声地笑了：

“照料花园和菜园是工人们的事，中共设有行政管理处，同志们很善于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息和娱乐，要知道，我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自己。”

“您妻子在家里干些什么呢？”

“您提了一个很天真的问题。她当然不会干家务事；她和我一样，担任着重要的党内职务，昨天她刚刚去了列宁格勒，去参加党的巡回监察委员会的一个会议。”

公式化的交谈使双方都感到无聊。马林科夫又提议说：

“我们去吃东西吧！”

饭厅里摆了许多家具，窗户上挂着很厚很重的窗帘，餐桌很大，圈椅都覆有一层贵重的板面，餐桌上的摆设精致、

考究，有许多银餐具。几个上了年纪，神情忧郁的妇女在餐厅里服务，她们是主人的远房亲戚。端上来的饭菜丰富，可口，油重。吃饱喝足后，马林科夫懒洋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中饭后我要睡两个时，”他说，同时无精打彩地瞧了瞧我，“建议您也睡一会儿。”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的习惯是晚上有演出白天才休息。能允许我在您的藏书室里随便翻翻吗？”

“我相信，您会找到适合您口味的东西。”

藏书室里收藏了大量的书籍，真是无所不有！有鲍里斯·萨温科夫和奸细神甫加庞的著作，有蒲宁和古米廖夫、曼杰利什塔姆和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费奥多尔·索洛古勃和阿赫马托娃的著作，还有汉姆生、扎米亚京、拉格洛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谢韦里亚宁、吉皮乌斯、什梅廖夫、普鲁斯特等人的书……两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马林科夫穿着睡衣走进来。休息之后，他那苍白得如死灰一般的面孔淡淡地蒙上了一层病态的红晕，叫人一下子就想起了果戈理笔下那两个守旧的地主普利赫丽娅·伊万诺夫娜和阿法纳亚·伊万诺维奇！

我问道：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您愿意让我使用您的藏书吗？”

“书只能在这所房子里看，有些书是禁止流传的。咱们走吧，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给您看看我收藏的稀有瓷器，我的小型画廊和有趣的玻璃制品。”

马林科夫夫妇与许多政府官员一样，过去很注重画框的

外观，而对油画本身兴趣不大。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口味才开始改变。现在，马林科夫的"小型"画廊里出现了17—19世纪的杰出代表作；米高扬收藏的是古代的圣像、法国和荷兰大师的稀世珍品、真正的萨克森瓷器、杰出的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在伏罗希洛夫那儿是铜器、波希米亚玻璃制品和大量他自己的肖像；卡冈诺维奇的收藏品是各种各样的绘画作品、各种银制的、金制的、铜制的工艺品；莫洛托夫喜欢收藏邮票、钱币，并对粗大笨重的艺术品感性趣。他们都有富丽堂皇的藏书室。所有这一切，领袖们都是无偿弄到手的。他们装饰自己的住宅和官邸所用的"财产"，过去全都属于那些"旧人员"……

马林科夫从架子上拿起一个雅致的陶瓷糖罐。

"这是英国17世纪的原制品。您喜欢吗？"

"很喜欢。"

"您拿去作纪念吧。"

马林科夫打开了休息室的门，这道门是按东方风格制作的。我们在圈椅上坐下来，一个神情忧郁的妇人用一个银制的托盘端来了咖啡、茶、大馅饼、甜食、酒、水果、几瓶波尔荣矿泉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马林科夫问道，"您真正爱过什么人吗？"

"为什么我要回答如此古怪的问题呢？"

"为了使您免受幻想破灭之苦。"

"请吧，说得更具体一点。"

"您的感情压倒了理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请对我发誓保持缄默，即使有人用针扎您，也必须信守诺言，只字不吐。"

"您说吧，我发誓保持缄默。"

"请您立即断绝与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切往来。"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您在维护谁的利益呢？"

"我在保护您；当您呆在斯大林同志身边时，我恨得咬牙切齿。薇罗奇卡，我准备日日夜夜为您效劳。这并非一句空话，而是备受折磨的心灵的呼喊。您已经见过我的妻子戈卢布佐娃，请原谅，但是，她难道能够被称为女人吗？她一心一意关心的是政治和发财，除此以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

"显然，您需要找个替补。"

"完全正确。我知道，我们圈子里的许多同志都在追求您，并以十分诱人的条件向您求婚。您允许我偶尔去看您一次吗？目前，在我的别墅和莫斯科的家里幽会都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只要我们收拾了亚戈达，就不会有多大问题了。"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永远都高兴见到您。"

47

在苏呼米迎接我的，是一个体格健壮，身材匀称，肩宽背阔的男人。他有一头黑发，但已过早开始变白。一撮"卓别林式"的小胡子，一对执拗的、间距很宽的黑色大眼睛，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典型的高加索人。我猜到，这就是阳

光充足的阿布哈兹的“主人”涅斯托尔·阿波洛诺维奇·拉科巴。他的声音低沉、浑厚，见面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要送您去一个最安静的地方，您若不满意，我们就马上送您回莫斯科。世界上再没有比我们阿布哈兹更美的地方了。”

我用莫斯科的“金色标签”牌巧克力招待拉科巴。

“姑娘，在我们高加索，”他说：“男人们吃肉、吃蔬菜、喝酒、热情地追求漂亮女人，很喜欢也很会跳舞。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布哈兹没有歌剧院，我想，您不会拒绝在苏呼米举办两场音乐会吧？”

“涅斯托尔·阿波洛诺维奇，是您的意思吗？”

拉科巴笑了：

“是马林科夫同志要我这样做的。”

“我工作累了，想休息休息。”

我们乘车来到一幢房子跟前，它隐没在难以攀登的丛山峻岭和一片参天古木之中。

“您瞧瞧，这地方风景美极了，简直难以用语言表达！”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曾经到阿布哈兹来做过客吗？”

“没有。”

“我们很快就去吃午饭。”

拉科巴在苏呼米中心有一幢漂亮雅致的住宅。在花园里，用几张巨大的餐桌摆成了“门”字形。一位漂亮的黑眼睛妇女正在指挥整个场面，这就是他的妻子娜齐娅，帮忙的都

是他们的亲戚、朋友、熟人。来宾至少有七百多人。我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拉科巴的侄女娜捷拉对我解释说：

“我们这儿通常就是这样欢迎最高贵的朋友。今天又是瓦赫坦格大叔的90大寿。如果愿意，明天你来看赛马吧，您看看他是一个多么高明的骑手，多么出色的舞蹈家，谁要是超过了他，就会得到一件礼物，即一个古老的银杯。薇拉，你也会感到幸福的。”

客人们彬彬有礼地入座，大家一致推选拉科巴为主持人。

“今天，我们庆祝一位我们全体阿布哈兹人都非常熟悉、尊敬和爱戴的老人的90大寿。瓦赫坦格大叔教会了好几代阿布哈兹人读书识字，而且至今仍不打算退休。”

在略高一点的地方单独摆着一张桌子，寿星老人坐在桌子后面，周围是些德高望重的亲友。人们开始往一个大铁皮箱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礼品：瓶装酒、匕首、香烟、茶具和餐具、皮靴、毡鞋、包装茶叶、盒装巧克力糖、花露水、香水、香皂、书籍、纪念册、床单、床上用品，甚至还有足球……一个箱子装满了，马上又抬上来一个……

巨大的盘子里装着烤羊肉、火鸡、肉鸡、自制香肠、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甜食、核桃，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宴会持续了整整三天，而且人们毫无倦意。

我在莫斯科曾经学过两首阿布哈兹歌曲，在民乐队的伴奏下，我唱了这两支歌。瓦赫坦格大叔向我赠送了一个精美奖杯和一件阿布哈兹古老的民族长袍。

“要爱护这个奖杯，它会给您带来幸福，这个奖杯已在我家里摆了350年。在你的家里，它应安置在最神圣的地方。”

我从来未见过他们跳舞那种火一般热情的列兹金卡尔舞。要描写这种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宏大场面简直不可能。所有人全都翩翩起舞：有儿童和年迈的老人，有动作灵敏，体态匀称的小伙子，还有皮肤呈巧克力色，眼睛象成熟的油橄榄的既热情又漂亮的阿布哈兹女人。晚会的主持人，阿布哈兹的主人，充满自豪和自信的涅斯托尔·拉科巴，飞快地在人群中跑来跑去。

人们向我介绍了这个令人惊讶的边区。我和拉科巴一道去参观了新阿托斯修道院。涅斯托尔·阿波洛诺维奇非常熟悉自己这个小王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我们坐在里察湖舒适的餐馆里，品尝了奇妙的阿布哈兹酒，吃了味道鲜美的烤羊肉串和色泽金黄，肉质细嫩的鳟鱼。拉科巴绘声绘色地侃侃而谈，他很希望让我的心灵浸透对阿布哈兹这块土地的尊敬和热爱。

“我们的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拉科巴若有所思地说，“早在公元前10世纪，阿巴兹人，即我们阿布哈兹人的祖先，就已来到了阿布哈兹。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这个地方从属于本都王国，后来又被贪图权力的古罗马人征服。公元1世纪末，这里出现了阿普西尔人、阿巴兹人、桑加人的小公国。罗马帝国的大臣对这些小公国实行控制。直到18世纪末才形成了阿布哈兹王国。在那个时期，阿布哈兹曾是个富饶的独立国家。我们没有妨碍任何人，没有搞海盗式的袭击，也不想侵占别人的土地。小小的阿布哈兹使格鲁吉亚的大小王公们感到惴惴不安。他们用武力迫使我们‘联合’。于是开始了人为的同化，残酷的时代悲剧降临了。但是，阿布哈兹人没有忘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字，自己的

文化和风俗习惯。17世纪，土尔其人侵入阿布哈兹。他们大张旗鼓地掳掠年轻姑娘，送进苏丹王宫里去当奴隶。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的王公们不得不向俄罗斯沙皇求援。但在，阿布哈兹属于格鲁吉亚。我们没有自主权。1930年以前，我是傀儡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从1930年起直到今天，我算是自治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然而，没有格鲁吉亚点头，不经莫斯科同意，任何重大问题我都无权决定。哼，没有什么比这种自治更糟糕的了。”

我企图把谈话转移到远离现实的话题上，拉科巴立刻就猜到了我的意图。

“我无所畏惧，命运是不能逃避的。关于您的到来，马林科夫以政府的名义发了一封电报，然后又打来电话。请您不要脸红。我知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喜欢您，他是我的好朋友。起初，我们想只安排正式的会见，可是我一看见您的眼睛，就改变了主意。您演唱阿布哈兹歌曲时那富有魅力的表演征服了高加索人的心，您善于看透我们的心灵。我们是不会阿谀奉承，我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刚毅、勇敢、多情。他喜欢上了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的妻子基拉·安德罗尼科娃，并开始公开追求她。有一天夜里，拉科巴来到人民委员会的别墅。他醉熏熏地想闯进皮利尼亚克的房间。当时基拉和皮利尼亚克都不在家，拉科巴用肩头撞开了门。吓慌了手脚的经理带着5个民警赶来，拉科巴命令天亮前把一切修复。他在浴场找到了基拉：

“甩掉您那位作家，留在我们阿布哈兹吧，我给你修一座宫殿！为了你我什么都不吝惜！同意了吧，傻瓜！”

"您把战战兢兢的娜齐娅和您那可爱的小骑手儿子往哪儿放呢？以您现在的地位您将怎样在社会上做人呢？"有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基拉·安德罗尼科娃对欲火中烧的阿布哈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说。

"你最好还是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吧！你要不理睬我，我们会把你扔进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让你在那儿呆上整整半年，内务部的任何人带着警犬也找不到你。待风头过去了，我们就给你发一个新的阿布哈兹身份证，让你改名换姓。我们会在报上发布消息，说你淹死在海里，或者不幸在山崩中遇难，这儿常常发生这样的事。"

基拉吓得魂飞魄散，推说身体有病，溜回了莫斯科。后来，为了这次与拉科巴的谈话，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拉科巴被枪毙之后，马林科夫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

"拉科巴的妻子，腼腆漂亮的娜齐娅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非常了解高加索的风俗，然而他却把这种严格的习俗置之脑后，竟当着"战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启则、拉科巴以及我的面，对她大献殷勤。娜齐娅羞得无地自容，愤然离去；当天的纪念晚会她再也没露面。斯大林暴跳如雷，大声对拉科巴说：

'拉科巴，要是你连自己的妻子也管教不好，这只能说明你是一个糟糕透顶、毫不中用的领导人。群众将不会再跟着你走。男人追求女人的时候，女人应该感到高兴……'

惊慌失措、情绪沮丧的拉科巴夫妇返回了苏呼米。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并未就此罢休，他命令波斯克列贝舍夫立即把拉科巴夫妇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再次邀请他们赴宴，

并示威性地把娜齐娅安排在自己身边就座。拉科巴对此很不高兴，他严厉地瞪了妻子一眼，说：'娜齐娅，你与丈夫一道来做客，就只应该同丈夫坐在一起。'年轻的妻子顺从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端起酒杯说：'拉科巴，我们不会与你碰杯，你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们不想认识你！'拉科巴一下子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枪。当时还没有收缴中央委员的武器。吓得半死的娜齐娅不顾一切地尖叫着扑向丈夫。她挽救了斯大林的性命，同时也使自己心爱的丈夫暂时避免了杀身之祸。斯大林面色苍白地嘟哝道：'我们这场不必要的争论。完全是为了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拉科巴被捕了。他遭受了骇人听闻、精心策划的严刑拷打。我看过审讯记录。侦查组长舍伊宁对这一特大案件写道：'H·A·拉科巴承认，他被英国情报机关收买，成为驻高加索的间谍头子。'曾几何时，斯大林还宣称拉科巴是他的朋友和最忠实的崇拜者。如此友好的关系一下子变成了刻骨的仇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自出席了对拉科巴的审问。我听说他要求拉科巴：'跪下，狗东西，请求宽恕吧。只要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招出同伙，就可以活命。你知道，我可不喜欢重复。'阿布哈兹人的勇敢无畏甚至连侦讯人员也赞叹不已。这些侦讯人员多半是些胆小鬼，他们一生中什么都见过。'如果被告拒不招供，就说明他还希望能在不招供的情况下活下来。'拉科巴对斯大林充满了鄙视，他对这位独裁者说道：'朱加什维利，你还不如臭不可闻的猪，你是个贪得无厌的豺狼，我诅咒你，诅咒你卑鄙下流的同伙！'斯大林慢吞吞地，一字一板地说：'要强迫这个混蛋招供，把他送去单独隔离起来，不要给他治病，禁止给他

吃东西，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只能给他喝一点盐水。每天送一些最精美的食品来，让他看得见，闻得着。我们来得及枪毙拉科巴，要想摆脱我们办不到，让他慢慢地去死。’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娜齐娅和她的儿子被押送到莫斯科。拉科巴的妻子拒绝讨好逢迎斯大林，因此斯大林把她关押了两个月，整整60天不准她睡觉。在关押她的牢房里，昼夜照着强烈的灯光。儿子被送去单独囚禁，侦讯人员要求娜齐娅写认罪书，承认她和丈夫一道为英国情报机关效力。他们毒打、拷问这个年轻女人，用别针刺她赤裸裸的身体。然后又把儿子送进她的牢房，头发已经花白的少年从鲜血淋淋的口中吐出了好几颗牙齿。他那天正好满14岁。拉科巴的儿子被当着母亲的面枪毙了。娜齐娅也惨死于刑讯逼供之中……

拉科巴及其全家死后才恢复名誉。在阿布哈兹的首都苏呼米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市中心的鲍塔尼切斯基花园旁边竖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涅斯托尔·阿波洛诺维奇·拉科巴永垂不朽。"

在赛马会上，瓦赫坦格大叔的曾孙获得了第一名，他本人得了第三名。我被请去颁发奖品。在讲台上，我突然看见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尼娜·叶夫根耶夫娜，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和基拉、安德罗尼科娃，还有我历来回避的诗人亚历山大·别济缅斯基。

夜里，斯大林打来电话，说8月上旬之前我都可以自由行动。多么令人高兴！一个月之内，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宝贵时间。负责保护我的阿廖沙·布格罗夫和阿尔先季耶夫

已留在莫斯科，我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捕。

48

皮利尼亚克幽默地对待拉科巴向基拉的大献殷勤。倒是性格古怪的基拉使他陷入了极其悲惨的境地。尽管如此，他还是准备与妻子分道扬镳，甚至不顾他们已有了几个孩子。令人讨厌的党员诗人别济缅斯基企图干预他们之间的关系。鲍里斯忍无可忍，当着我的面回答他说：

“亚历山大·伊里奇，在生活中，您是个可怜虫；在诗歌中，您是个下贱的、惹人厌烦的软体虫；因此您总想插手别人的事；我们的事我们自己会处理，用不着还在流鼻涕的小子来指手划脚，您最好写一部名为《呼啦！哎呀，我的兔子跑啦》的闹剧，以便赶快举枪射击。”

别济缅斯基大口大口地咽着唾液，他哭丧着脸宣称：

“皮利尼亚克，我与您从此一刀两断，我们会迫使您为这种公开的侮辱付出代价！我们会找到治你的办法，给您戴上铁嘴套。”

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努力下，基拉和皮利尼亚克言归于好。在分手前夕，他们手拉着手，友好地沿着堤岸大街漫步。基拉·安德罗尼科娃依依不舍地与鲍里亚告了别。她踏上车厢台阶后，专门对我说：

“薇罗奇卡，我把鲍里亚，我的成年孩子留下请您照料，请爱护他，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她一走，皮利尼亚克就活跃起来。他热爱大自然，熟悉大自然，理解大自然，他能够感受自然景色，识别它的气

味，没有指南针也能在森林中辨别方向，能够准确无误地找到生长蘑菇的地方，找到长满浆果的灌木丛和蚁冢。他有本事在白桦树林中弄到"甜点心"，即一种香甜可口的蜜，知道什么样的洞穴里藏有野兽，能够预报天气，知道什么时候出太阳，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索科洛夫——米基托夫也善于这样感受大自然，理解大自然的语言……

我们向海边走去，租了一只小船。晴暖的夜色用自己那迷人的魅力紧紧抓住了我们的身心。鲍里斯打破了沉默：

"薇罗奇卡，活在这个世上，随波漂荡，尽情幻想，身边还陪伴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真是妙不可言啊！"他躺在船上，闭着双眼说："我喜欢看您的连衣裙被您那胸脯绷得紧紧的，犹如风帆一般。"

皮利尼亚克的任何恭维话都可以原谅。我们并排躺在船上。小船轻轻地晃动，就象舒适的摇篮一样，令人昏昏欲睡。夜间的各种微弱声响并不妨碍我们享受这种宁静。突然，我感到自己心里产生了一种骚动，一股欣喜的激情正在逐渐扩展，它使我渴望着为爱情倾吐衷肠，为爱情奉献自己的身心，乃至生命……

"我想要你，薇罗奇卡！当一个正常的男人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身边时，是很难抑制住冲动的。"

皮利尼亚克移动了一下，紧紧贴着我，一双有力的大手摸到了我的身体。

"鲍连卡，请别破坏这不可多得的良宵美景吧！最好讲点什么给我听！既然您知道得那么多。"

49

我想，在这里援引一段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口述的，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故事，是很有必要的：

我开始搜集民粹派人士的材料，并对普列汉诺夫（别利托夫）的生平发生了兴趣。格奥尔吉·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为数不多的，毫不妥协的俄国知识分子之一，是个知识非常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国外侨居了整整一个时代，达38年之久，最后却要回到俄罗斯来死，大概，俄国人很难在异国他乡扎根。他在彼提尔住的时间不长，去那里的火车很久才有一趟。他搭顺路的卡车去了彼得格勒，这使我大为惊愕。去拜访普列汉诺夫的人非常多。他与我谈了两个小时，他不善于隐瞒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也不愿意那样做。

“我很惊奇，您居然能提出如此深刻的问题，”普列汉诺夫对我说。“我脱离俄罗斯太久，完全不了解动乱年代成长起来的当代作家。我很喜欢安娜·阿赫马托娃那本薄薄的诗集《念珠》，它也是我过去念念不忘的作品。我曾给她去过一封感谢信，但不知道她收到没有。这本诗集中几乎所有的诗我都能背诵。”

我这里正好有一本刚出版的阿赫马托娃的第二本诗集《白色的一群》，我毫不犹豫地把它送给了普列汉诺夫。

“太感谢了！我可不愿意终生欠您的情，这样吧，请您明天早一点来，我要为您准备下我1906—1911年间所写的一

些我最满意的作品。”

第二天，我如期赴约。普列汉诺夫那儿有几位医生，他们一再请求他放开胸怀，不要整天忧心忡忡。普列汉诺夫认出了我，请我稍等一会儿。

“请进行吧，见到您非常高兴。请您自己倒点热茶，桌上好象还有面包干，还剩一点蜜和一小块柠檬。请别见怪，很遗憾，我这儿已经没剩下什么东西可吃了。可怕的时期降临了，这种日子何时能到头呢？”

普列汉诺夫患有内脏疾病，还要忍饥挨饿，他明显地消瘦了。我道了歉，飞快向市场跑去。我在旧货摊上变卖了自己的家传珍品：一个银烟盒、祖母的金戒指和表，然后在郊区农民那儿买了油、蛋、牛奶、乳渣、面包和少许肉。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您今天为我做的事远远超过了列宁，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普列汉诺夫的话含有痛苦的责备之意。“我请您任何时候都不要提起我们的谈话内容，现在，形势非常险恶，斗争相当残酷。战争和革命是不会考虑到牺牲品的。这里送您三本我的浅薄之作：《亨利·易卜生》、《消除颓废的福音书》和《赫尔岑与农民法》，我非常敬重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我认为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作家和最卓越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远在高尔基之上，我讨厌后者那些杜撰出来的主人公。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个性很复杂，也相当矛盾。您知道，作家的个性也会朝一定的方向改变……”

身患重病的普列汉诺夫去了芬兰，去泰约里基治病，一年之后，他与世长辞。普列汉诺夫被安葬在波得格勒的沃尔科夫公墓，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什么轰动，连卢那察尔斯基也

未能抽出时间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有幸在档案材料中，在私人手里找到了普列汉诺夫与高尔基之间的几封通信，同时还有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克里亚宾的几封信。斯克里亚宾醉心于神秘哲学，青少年时代就已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因此，1906年他与普列汉诺夫的见面，对他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当我在鲍利雅斯科见到他时，”普列汉诺夫回忆道，“他还完全不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观点。我提请斯克里亚宾注意这一观点的重要哲学意义。几个月之后，当我在瑞士再次见到他时，我发现，他虽然完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却能很好地把握这一理论的实质，并能对它运用自如，大大超过了许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据普列汉诺夫的妻子回忆，他谈到斯克里亚宾时曾说：“他的音乐气势磅礴。这种音乐是一种神秘主义思想家的气质和世界观对我们革命时代的反映。”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是个地主的儿子，他曾毕业于军事学校，然后就学于矿业学院。他那些富有的亲戚答应向他提供一个“肥缺”。他20岁时就积极参加了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辩护的公开政治示威活动，成了民粹主义者，在“土地与自由党”和“重分黑土党”的组织中积极活动。1880年，他流亡国外。在侨居国外期间，他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作家、新闻撰稿人的多方面的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还认识了列宁。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越说越兴奋，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返回别墅。我把他讲的故事详细记在了一个厚厚的布面

本子上。吃晚饭时，我又见到了皮利尼亚克，我们同桌吃饭。他的样子显得惊慌、激动。

“薇罗奇卡，”他负疚地笑着问道，“您不为昨天晚上的事生气吗？”

“不，鲍连卡，那样的夜晚只会给人留下永不消失的美好记忆。”

他从麂皮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邀请我去雅尔塔，您愿陪我去吗？”我用疑问的目光看着皮利尼亚克，他又说道：“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亲妹妹，由于对哥哥怀着忘我的爱，她完全抛弃了自己的私生活。她与画家伊萨克·列维坦曾有过一段恋情，但失败了……”

50

拉科巴把我们安排在“红十月”号轮船的豪华客仓里。

“我真不明白，”皮利尼亚克说，“今后也未必弄得明白，为什么“十月”一定是红色的呢？为什么要把一切都分成‘红色’和‘白色’的，而不是‘蓝色’和‘黑色’的呢？没有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阐明过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都不善于解开这个最复杂的时代之迷。”

当我们安顿好以后，我问皮利尼亚克，他对肖洛霍夫以及他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印象如何。他的答复如下：

怎么说呢，作家本人和他的小说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我

经常注意他在写些什么以及怎样写。作家的风格是多年形成的，不会发生多大变化，文学中的技巧、题材都可以改变，但风格始终不会变。列夫·托尔斯泰19岁开始写《童年》，26岁动笔写《战争与和平》，45岁创作《安娜·卡列尼娜》，61岁完成《复活》，他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哈吉·姆拉特》直至76岁时才完稿，尽管如此，他的风格却一直没变，他的笔法任何时候都能识别出来。

《浅蓝色的原野》（《顿河的故事》）是肖洛霍夫的第一本著作，它并不动人。故事平淡无奇，甚至文理不通。我曾拒绝为这本书写评论。可仅仅过了3年，《十月》文学杂志就向我们推出了他的两部令人惊叹、堪称为经典的作品。成千上万充满感激之情的读者，从俄罗斯的四面八方，从凡是出版物能够到达的角落发生了强烈的反响。光明和美好的时光降临到文学的头上。数十篇充满激情的评论文章，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大唱赞歌，肖洛霍夫一跃成为著名作家。有人建议他迁往莫斯科，他拒绝了，至今仍住在顿河地区的一个小镇上。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无法理解，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庸庸的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巨人？高尔基很有性格地捻着胡须，对我和费定、列昂诺夫、什克洛夫斯基、法捷耶夫、阿韦尔巴赫等几位作家说：“向肖洛霍夫学习！”然后又笑着说：“在我的整个文学生涯中，这样的突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举行的文学讨论会上，我结识了曾在奥尔洛夫中央监狱坐过牢的谢瓦斯季扬·阿加福诺维奇·契斯佳科夫。他告诉我，有一次，他曾与肖洛霍夫一道落入了马赫诺匪帮之手。匪徒们本来要枪毙肖洛霍夫，但这

位后来的作家跪在地上求饶，并保证要忠心耿耿为他们效劳。

“那么，你会射击吗？”马赫诺匪徒问他。

“我会。”肖洛霍夫回答。

他们给了他一支步枪。于是，在5月的一个多露的早晨，肖洛霍夫近距离地枪毙了自己的几位同志。记得其中有个叫伊万·吉斯连科的哥萨克撕开血污的绷带，大声喊道：

“米什卡，你这个可恶的败类，你迟早会被绞死！象你这样的行尸走肉，没有权利活在世上……”

在1934年8月17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肖洛霍夫自吹自擂地写道：“虽然我没参加过战争，但没有任何一个军事专家在我的著作中找到过缺陷。”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这个假哥萨克，还有许多没敢说完的话。

一天。契斯佳科夫带了一个服过苦役的革命家来见我。他叫奥尔洛夫斯基，瘦高个，蓝眼睛，满头白发。他们硬要我放下最紧迫的事情，与他们一道去了诺沃科尔松斯基镇。在镇边一间已倒塌的小屋子里，住着原镇长的遗孀，她在孤独中凄楚地过着自己的晚年。下面是她的叙述：

“……我们的儿子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于1870年2月14日生于格拉祖诺夫斯卡镇。在历史语文学院毕业之后，他教了20年的书。1906年，顿河军辖区选举我儿子为国家杜马的议员。人民相信他，热爱他，尊敬他，因为他为人纯朴，关心他人。费佳从小就对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发生了兴趣。年龄稍大一点，他便开始为未来的写作收集材料。一到夏季，他就沿着顿河旅行，把老人们，即昔日那些慓悍的哥萨克告诉他的事记在一个厚厚的、自己装订的本子上。费佳

广泛收集传奇轶事、童话、谚语、歌曲、俏皮话、民族方言，一句话，收集与顿河有关，与我们哥萨克命运有关的一切。儿子的笔记本从不离身。在国内战争中，费多尔受了伤，他的同志们给我来信，说他死于伤寒。我没能听到他的最后遗言。为了作纪念，我背熟了他的一封信，我常常反复诵读这封信：

亲爱的妈妈！

您知道，战争不是过节。这里到处是鲜血，遍地是无谓的牺牲，幸福的是那些啄食死尸的乌鸦？妈妈，战争比流放更可怕，流放还不会有性命之忧。死我并不怕，我只是想给人们留下一本关于顿河哥萨克的书。我偶然认识了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我把您的地址给了他。如果什么时候命运使你们相会，请把他当亲人接待。我很喜欢他的谦逊，他很少谈到自己，喜欢听别人说话，而且守口如瓶。他说不上博学多识，却是个颇有心计，精明狡黠的小伙子。他的眼睛窄得象一条缝，嘴皮瘪平。他对事物的判断很肤浅，对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知之甚少，几乎未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据他说是没时间，对果戈理，他一无所知，玛罗连科对他来说，无异于代数公式。他打算战争结束后去教书。这样的教师能够教些什么呢？教孩子们装疯卖傻吗？肖洛霍夫无意中透露，他的祖父是梁赞省来的移民，他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庄园里。后来为了谋生，母亲带着他来到了顿河地区。这说明，他与我们不同族。

妈妈，我非常爱您，敬重您。每天早上都要为您祈祷。

别了，妈妈！不，再见了。致以深切的敬意。您的儿子

我默默地听着，感到非常震惊。皮利尼亚克继续说：

克柳科娃划了个十字。她请人为死去的儿子在教堂里做了安魂弥撒。当地的神甫拒绝收她的钱。后来，肖洛霍夫来到克柳科娃的小屋子，他不慌不忙，象老人一样慢吞吞地用茶碟品茶。他咬着一小块糖，津津有味，并吃光了蘸过蜂蜜的小面包，这是主人能够款待客人的唯一食品、他对女主人的健康表示关心，为他的“同志加朋友”的死感到难过，但却没有流泪！克柳娃问他：

“告诉我，米沙，他曾经在费佳那儿见过一些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的、自己装订的本子吗？”

“当然见过，他把本子装在随身的军用挎包里，不时在上面作一些记录。他曾与我谈过，他很想写一本关于哥萨克，关于顿河以及我们辽阔的顿河草原的书。”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依您看，我儿子的这些本子会放在什么地方呢？”

肖洛霍夫的脸上、脖子上、手上顿时布满了红晕、他忐忑不安起来。

“我怎么会知道？也许，挎包与费佳一道被埋进阵亡将士公墓了吧？也可能有人拿走了挎包，纸张总是有用的，可用来卷烟，还可以派上其它种种用场。”

“米沙，您认得我儿子的挎包吗？”

“当然认得。”

克柳科娃从五斗厨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军用挎包，上面绣

有她儿子姓名的缩写字母。

“这个挎包是和费佳的死亡通知书一道寄给我的。”

肖洛霍夫犹如一头受惊的野兽，不住的回下张望。哥萨克镇长的遗孀问道：

“我儿子的坟墓在那儿？您说，您把费多尔·克柳科娃的笔记本藏到哪里去了？我求求你，把它们还给我吧，我会感激您，我把这间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您。我想得到我孩子的唯一纪念品。这些笔记对我有什么用呢？不要欺骗一个母亲的心，母亲的直觉告诉我，您有什么事瞒着我！”

“肖洛霍夫走了，甚至连再见也没说一声。可怕的、难以忍受的几年过去了。我不愿说出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对儿子的思念，难言的悲伤，过早失去儿子的痛苦，耗尽了我的精力。我要没能活到那可怕的一天（1928年1月15日）就好了。那天，邻居给我带来一本破旧的《十月》杂志。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这样的事只有在恶梦中才会出现。我儿子的书以肖洛霍夫的署名开始连载了，这部书被取名为《静静的顿河》。他几乎没什么修改，甚至有几个人物的名字也原封不动的出现在书中。年底，发表完了该书的第二部。我乘车去了莫斯科，编辑部的人对我十分冷淡，把我视为疯子。我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左等右等也没得到答复。在维申斯卡亚镇，肖洛霍夫拒绝见我，他给我带来一张条子：‘要钱应该去找社会救济部门’。我突然想到，米什卡只可能在我儿子死后拿走他的笔记本，这说明，在我儿子生命的最后时刻，肖洛霍夫应该在他身边。我又动身返回莫斯科，作家魏列萨耶夫和民粹派记者，曾服过苦役的政治犯约瑟夫·盖金带我去找了一位律师。他听完我们的陈述后说：

‘亲爱的，您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没有物证。继续闹下去毫无益处，您只会使自己陷人啼笑皆非的境地。律师不会相信空话，我们只承认证据。我无力帮助您，我相信任，何人也帮不了您……’”

后来有人写信告诉我，克柳科娃服毒自杀了。

51

轮船在夜里到达雅尔塔。来迎接我们的有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奥莉加·列奥娜尔多夫娜·克尼佩尔—契诃娃、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后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对东游西逛的寡妇怀着无限的柔情。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给我们安排了两间洁净的小房间。为了不使他们住得太挤，我在第二天一早便在他们的庄园旁边租下了一间屋子。

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开始劝说皮利尼亚克为艺术剧院写一部剧本。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你是个很有天赋的人，我们需要您写一部充满智慧的现代剧本。我可以给您一笔数目可观的预付稿酬。”

“写现代剧本特别困难，写作要花去大量时间不说，随后那些别济缅斯基或者比利—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之类的老兄们还会一哄而起，挖空心思在主人公的经历中去挑骨头，去搜寻错误、破绽和遗漏。契诃夫、列奥尼德·安德列耶夫、高尔基、甚至布洛克都要轻松得多，谁也不会鄙视他们，检

察官也几乎不干预他们。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告诉我，您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善于巧妙地绕过检察官。任何一个宪兵从漂亮的女演员洒了香水的手中接过双人免费入场卷时，都会欣喜若狂。为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我已受过一次货真价实的磨难。”

双方陷入了难堪的沉默，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很快想出了应付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构思出某种绝对抽象的东西。”

“我很乐意写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生活的剧本。”

“我们不需要泛泛的分析，我们的传奇剧已经饱和得不能再饱和了，我们需要的是针砭时弊，是戏剧理论的上冲突。”

“那么请去找专业剧作家，如别济缅斯基、基尔雄、特列尼约夫、法伊科、波戈金等。”

涅米罗维奇—丹钦柯给皮尼利亚克填写了一张艺术剧院的长期免票证。

“来看我们的演出就会有主意了，来吧。我正在收集有头脑的作家的手稿，您的书我已经有了，今年10月我一定与您取得联系。”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而我正在收集有头脑的导演的手稿，”机警的皮利尼亚克针锋相对地答道。

55

我与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建立了友谊。她心地

善良，慷慨好客，凡是与她接触的人，都会充分感受到她那慈母般的关怀。夜深了，晴朗的夜空群星璀璨，远处飘来阵阵沁人肺腑的花香。我和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坐在著名的契诃夫长椅上休息。

“要说不弄虚作假的人，”鲍里斯·皮利尼亚克说，“契诃夫就是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如此。为了得到崇高的升华，他着了迷似的在世界上东奔西跑。他走遍了罗马，在乌克兰各地的村庄里采访，还去过萨哈林岛。离开人民，契诃夫就不能生存。薇罗奇卡，正是在这张长椅上，他度过了忧郁的夜晚。”

“鲍里亚，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海鸥》，想起了尼娜·扎列奇娜娅，以及艺术剧院舒适的大厅、阿尔巴茨基的胡同，想起了莫斯科。”

“在契诃夫所有的剧本中，我最喜欢《海鸥》，女主人公尼娜·扎列奇娜娅的形象源于莉卡·米齐诺娃。据说，他同时爱上了列维坦和契诃夫。莉卡曾是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的女友，她们一道在中学教书。安东·巴甫洛维奇善于深深地隐蔽自己的感情。您想让我给您介绍一下女作家莉季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阿维洛娃吗？她是个令人惊奇的、无与伦比的女人。她已经出了嫁，有了3个孩子，可她又爱上了契诃夫。开始，契诃夫也对她表示出爱慕之意，但由于在婚姻道德观上过于保守，他不能破坏他所谓的‘和睦’家庭生活。”

“契诃夫与奥尔加·列奥娜尔多夫娜·克尼佩尔在一起幸福吗？他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吗？”

“没有，他渴望有孩子，渴望和睦的大家庭。可克尼佩

尔是个喜欢吵闹，水性扬花的女人，一个平庸的演员。她非常任性，喜欢发号施令，而且死爱面子。她之所以出名，之所以能赚大钱，完全是靠了契诃夫的大名。安东·巴甫洛维奇曾多次往莫斯科发电报，求她到雅尔塔来减轻他的孤独。而克尼佩尔却用纸条子和'温情的书信'来敷衍：'我爱你……吻你……不能来……非常忙……亲爱的，寄点钱来……'"

第一阶段假期结束了。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把我送到辛菲罗波尔。

53

到家的第一夜，电话就接踵而来：新闻记者卡尔·拉狄克邀请我去作客；略带醉意的李可夫提醒我注意他的地址和接待客人的日期；马林科夫坚持要约会；死乞白赖的布琼尼很关心我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去他的别墅"散散步"；加里宁抱怨我至今还不去拜访他……而最壮丽的尾声是斯大林的电话。

"值得表扬，"他亲热地说，"您信守了诺言，按时返回了莫斯科。明天，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顺便来接您。"

第二天一早，斯大林的秘书打来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能允许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吗？"

没有其他选择，这一天反正已经完了。

门上响起了轻轻的、勉强能听见的敲门声。波斯克列贝舍夫颇为尴尬地递上一束花。

“您这儿真漂亮，我还是第一次走进女演员的家。”

我提议喝咖啡，客人却照乡下人的习惯回答：

“我们更喜欢喝茶。”

我们彼此都在沉默中研究对方。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想说吗？”

波斯克列贝舍夫犹豫起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彼此太生疏了。”

我心中暗暗想到：又一个崇拜者缠住了我的脖子！

“负责您安全的布格罗夫和阿尔先季耶夫已被内务部逮捕。在预审中，他们认承从事了间谍活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委托我负责您的安全，您不反对吧？”

“这是您的事情。”

“从现在起，您开始享受特殊供应，如果您需要衣服、鞋子、家具、日常生活用品，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立即筹办好。”

我问道：

“大剧院的演员中，还有谁享受这样的福利待遇吗？”

“正面回答这种问题是不允许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个人对您有个请求：请允许我在空余时间常来看您，行吗？我不会妨碍您，只是想经常看到您。”

“我很忙，但您可以偶尔来一次，我会很高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高兴得象农夫那样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

54

斯大林的别墅。不怀好意的弗拉西克用刺人、恶毒的目光盯着我。

“夫人，您一点也没变，而且越来越漂亮了！请让我看看您的提包，行吗？这是预防性检查！我们相信您，但毫无办法，这是制度！周围到处都有敌人，他们每天都企图给我们制造意想不到的麻烦。”

斯大林在客厅里等我。

“薇罗奇卡，我终于又见到您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干吗我要放您一个人走呢？”

“不要懊悔了吧，您需要我强壮、健康呀！”

“还要漂亮！”斯大林补充道，“我们去吃午饭，顺便摆谈摆谈，然后再看看新电影。”

胖胖的瓦列奇卡给我们准备了可口的午餐。席间，斯大林问道：

“拉科巴这个可怕的好色之徒，他纠缠你了吗？他的妻子那么漂亮，那么讨人喜欢，而他这个恶棍却背着妻子寻欢作乐。整个阿布哈兹都在拿他开心，这条可恶的公狗！他是个糟糕的领导人，我们将不得不撤换他。薇罗奇卡，我们得到报告，说德国佬皮利尼亚克总是不让您安宁，是这样吗？莫洛托夫同志建议让他迁居德国。党员作家别济缅斯基向我们，向中央控告他，非常严肃的控告。我们还未查明，他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英国、去德国、去日本，究竟是为了什么。社会舆论给他提出过尖锐的警告，而他却继续写一些故

弄玄虚的书，对苏维埃青年施加有害影响，他忏悔过不止一次，答应改正错误，可他实际上根本就不接受老同志们的批评。而你还同他乘船去雅尔塔！拉科巴要对此事负责……”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老是嫉妒我，生我的气，而我外出时，您不是可以和瓦列丽亚·巴尔索娃、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勃罗尼斯拉娃、以及瓦列奇卡睡觉吗？”

我很幸运，当时斯大林的心情很好，他大笑起来，笑得我怎么也无法让他停下来。

“为了减轻您的痛苦，达维多娃同志，我们决定给您通报一些情况！我并不准备结婚，用不着去注意我个人生活上的变化无常。我已经对您说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改造我，甚至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也不行。薇罗奇卡，我已经迷上了您，我为此而感到骄傲，感到高兴。可我禁止您再与我谈类似的问题，否则我们之间就会彻底破裂，那样对您可不会有好结果。”

我向他表示了歉意。斯大林点燃了烟斗，又问道：

“薇罗奇卡，坦率地说，您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

“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您刚才还说，您不准备结婚。”

“我很高兴，您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拉科巴对我很好，他以兄长的态度待我；鲍里斯·皮利尼亚克是我友好的同志。”

我所说的一切，斯大林根本没听进去。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很快就要开幕了，除了参加音乐会演以外，我们还准备委托您办一件重要事情，摸一摸那些代表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情绪，我们会给您提供必要的证件。第

一场音乐会下来，大家都会认识您。女人们都容易动感情，她们会很快向您这位女演员推心置腹。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意识到自己在执行国家的任务。”

“我一定全力以赴，如果能使您满意，我将非常高兴。”

“有的代表可能会提出去您家做客的请求，他们想看看普通的苏联人民是怎样生活的。请大胆邀请他们去作客。可以带他们去参观莫斯科、游览中心街道、去剧院、博物馆、展览馆、列宁陵墓走一走。要使他们从内心更加尊敬苏联，更加尊敬我们布尔什维克党。”

55

第7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隆重开幕。所有的代表和贵宾都起立欢迎斯大林的到来。来比锡审判的英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的发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个作报告的是意大利人陶里亚蒂，我对此人没有好感，觉得他不象个意志坚定的人。他懂一点俄语，能够不靠翻译表达自己的意思。音乐会结束后，他带着一个花篮来到后台，表示愿意认识苏联演员。

“达维多娃女士，”他对我说，“您应该到意大利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声乐技巧。”

他赠送了一些印有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罗马风景的彩色明信片，还有一只金表和两支非常漂亮的钢笔。

我说了一番感谢和恭维的话，当然，说话时有点神情慌乱。赫鲁晓夫鼓励我收下那些礼品。陶里亚蒂接着请求道，

“薇拉·达维多娃女士，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可以去您家做客吗？”

“请来吧，我不胜荣幸。”

来吃饭的有陶里亚蒂、两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叶若夫、波斯克利贝舍夫、斯捷茨基，还有中央和内务部的外事机关工作人员，他们都精通意大利语。几杯白兰地和伏特加使客人们兴奋起来。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一道跳起了舞，其舞姿实在不敢恭维，只能够称得上出色的丑角表演。醉熏熏的陶里亚蒂摇摇晃晃地走进正在煮咖啡的厨房。他把俄语和意大利词汇混杂在一起，结结巴巴地说：

“达维多娃太太，您真是一位倾国倾城，妩媚动人的女性！可以向您献殷勤吗？我将为您个人准备一些贵重礼物，请别拒绝。”

我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好象是开了一个玩笑应付了事。我们的同志故意把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灌醉了。这时，话题意外地转到尖锐的政治问题上。

“列夫·托洛茨基准备携妻子移居意大利，”陶里亚蒂说。

您知道他为什么要投靠你们吗？”赫鲁晓夫恶狠狠地说，“瞧着吧，你们党内马上就会发生分裂。托洛茨基是个出卖灵魂的政治娼妓。不能把这个阴谋家放到任何文明国家去。我真想亲手掐死他。”

赫鲁晓夫那对猪眼布满了血丝，他装出一副饮酒过量的

样子。

“意大利外交部通报说，”这位意大利客人又拉开了话题，“托洛茨基先生与自由世界的任何公民一样，有权去我们国家；有几所大学邀请他去讲学；我听过他的讲座，是个出色的演说家。”

狡猾的马林科夫低声说道：

“我们来私人家里聚会可不是为了搞政治辩论，我建议喝咖啡、休息、听音乐。”

摇摇晃晃的陶里亚蒂邀请我跳华尔兹。跳舞时，他一个劲儿地向我身上靠，好几次踩了我的脚，嘴里全是虚情假意的恭维话。中央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起了什么作用，我下文再说。

赫鲁晓夫在我家里象主人一样不停地发号施令，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马林科夫显得很克制。赫鲁晓夫请求让他看看我所有的房间。在卧室里，他低声对我说：

“您的住宅真漂亮，舒适极了！”

说这些话时，他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并当即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很想再见到您！”

56

又来到了奇妙的城市——苏呼米。

“我累极了，”斯大林吃午饭时说。“薇罗奇卡，我们得积蓄力量。很好，您成功地让陶里亚蒂这个意大利佬露出了原形。您给我们帮了大忙。”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完全丧失了步行的能力，他爬不动山，不喜欢活动，对美丽的自然景色非常淡漠。斯大林向诺沃——阿方斯基修道院的修士们捐了很大一笔钱。当他被一群画着十字的长老们团团围住时，他问他们：

“你们认识我吗？”

“不！”修士们齐声回答。

“你们听说过斯大林吗？”

“没听说过。”

“那你们就为他的灵魂祈祷吧。”

在这古老修道院的拱门下，一个人嘶哑的说话声清晰可辨：

“很好，可爱的人，我们将为上帝的奴仆斯大林祈祷，为他的大小罪孽祈祷。不过，请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和父名，我们在祈祷中才不至于弄错。”

斯大林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和父名。一个面孔干瘪的修士沉下了脸。

“教堂不拒绝为任何人祈祷。教堂允许忏悔神甫接待那些故意作恶的罪人，甚至被判死刑的犯人也有权忏悔。在这不幸的时刻之前，我还从未见过约瑟夫·斯大林。不过你应该知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听人们说，斯大林非常残忍！请告诉我，这是真的吗？不要怕，我想帮助你。”

斯大林在神甫面前默默地低下了头。

“男人们谈话不关女人的事。”神甫严厉地对我说。

我在外面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整整一天他都阴沉着脸，虽然是回忆起了自己在祷告

中，在彻夜祈祷中，在没完没了的鞠躬中度过的童年。晚上，他对我说：

"我们应该把祈祷的合法权利还给人民，剥夺人民的信仰是不公平正的。俄罗斯人民没有上帝就无法生存。"

秘书进来报告，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有紧急事情求见。

斯大林喊道：

"真是个讨厌的农夫！"

秘书吓得不知所措，斯大林发起怒来，眼珠子乱转：

"为什么不吭声？怎么，我们得罪您啦？"

"赫鲁晓夫同志请您尽快接见他。"

"这事您已经说过了，还重复干什么？让他回莫斯科去。"

"赫鲁晓夫同志坚持要求接见。"

"好吧，让他进来。"

赫鲁晓夫故意装作不认识我。

"干吗装模作样？难道您不认识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吗？最近几天您和陶里亚蒂把她家的地板都磨破了。赫鲁晓夫同志，经政治局多数同意，我们决定调您去当芭蕾舞独舞演员！"

赫鲁晓夫脸红了：

"斯大林同志，我的舞跳得很糟糕，要做一名好的独舞演员为时已晚。"

"您有什么事？"斯大林突然提高声音问道。

"我要向您汇报，但不能让外人在场。"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又不是在办公，快说，

我只有5分钟给您。”

“找到了一个人，他同意去干掉托洛茨基。作为报酬，他想得到有保障的养老金，而且要用美元支付。”

斯大林高兴起来：“赫鲁晓夫同志，这件事办成了，我们要提请授予您列宁勋章。尽量不要留任何痕迹，要考虑一下事后怎样干掉那个杀手，还必须消灭托洛茨基的妻子和儿子，这个劣种没有权利活在世上。”

“我能再提一个问题吗？”赫鲁晓夫激动地说。

“说吧！”

“我已下令关闭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79座教堂，我们准备把最积极的宗教分子提交法庭审判。”

“赫鲁晓夫，您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 神甫会喜欢你的，他会把你当亲儿子。”

尼基塔·赫鲁晓夫刻骨铭心地记住了斯大林的这句“恭维话”。

“不能去动宗教人士！您没看见我们的‘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正在大出风头吗？是谁允许他挖苦圣经的？应该立即禁止发行他那本《信教和不信教者的圣经》。”

赫鲁晓夫小心翼翼地说：

“莫斯科市法院正在审判51名宗教人士！”

“立即下令全部释放。您可以走了，我不再耽误您。”

我们坐在凉台上时，斯大林问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满意自己的命运吗？”

---

* 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白匪头目马赫诺，同时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译者注。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诺维奇，我要为这一切衷心感谢您，我们有缘相遇，我感到很幸福。”

我似乎觉得，赫鲁晓夫那个猪崽很喜欢您。他很快就会成为超级肥猪。他是个寻花问柳的老手，从不放过漂亮女人，他还喜欢贪杯。”

“难道这是我的错吗？”

“窝窝囊囊的里亚蒂也对您馋涎欲滴，是这样吗？”

“他邀请我去意大利，在音乐学院的教授门下学习声乐技巧。”

“所以您就象初雪遇到骄阳，立即就融化了吗？”

“没有的事，您怎么啦，我当时并没回答他。”

“沉默就是同意的表示。”

“并不总是那样，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今天晚上有一位诺沃—阿方斯基修道院的神甫来我们这儿作客，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告诉我，您相信上帝吗？

“薇罗奇卡，没有上帝我们就不能生存，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伟大的无神论者列宁至死都还保存着一个小巧的、贴身的金十字架，是他母亲送给他的。”

汽车送来一位神情忧郁，一副苦行僧模样的修士，他叫多尔米顿·格拉多波洛米。修士向斯大林赠送了一本十分精致的、上等山羊皮封面的圣经，上面还带有银质的锁扣。吃饭时，修士显得很克制。斯大林问他：

“您有什么要求吗？”

“国家不应该向修道院课以重税，我们没有收入，朝拜

的人又很少。看来，人民手中的钱已消耗殆尽。”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避而不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修士站起来，对斯大林的款待表示感谢。

第二天早餐时，斯大林说：

“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客人，即那位修士已经去世，他不幸被卡车压死了。真为这位老人惋惜，我们来喝一杯，愿死者安息吧。”

斯大林召来拉科巴，要求停止向修道院征税。

“涅斯托尔·阿波洛诺维奇，你有一个聪明的头脑，计划的资金你可以尽量在其地方去找。在阿布哈兹出现了许多个体经营者、理发匠、钟表匠遍布旅店的各个角落，还有卖烤羊肉的，开咖啡馆或酒吧间的。对这些人，我允许您剥他们三层皮，但不要去打扰修道院。”

又一个电话铃响起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去接一下电话，看看是谁打来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大剧院的独唱演员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找您有私事。”

斯大林走到电话机跟前，气冲冲地抓起话筒：

“列佩申斯卡娅同志，”他低声嘟哝道，“谁允许您往这儿打电话的？”

斯大林啪地一声挂上了话筒。

“这里真叫人不得安宁，薇罗奇卡，我们去索契吧！”斯大林故作神秘地提议道。他叫来了秘书：“准备汽车！打个电话给游艇的艇长，把天气预报的资料带来，过30分钟我们就去索契，那里会安静一些。”

“斯大林同志，船可以启航！”训练有素的秘书应声回答。

“准备一下，薇罗奇卡！”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还回苏呼米去吗？”

“看情况再说。”

在索契，等候我的是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得到加强的5车卫队。

“欢迎贵客光临，”她说完就献上一束刚刚采摘的鲜花。

我与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亲切地接吻。晚饭后看了几部美国电影。半夜3点钟，斯大林驾到。我问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列佩申斯卡娅怎么知道您在雅尔塔的私人电话号码呢？”

“女人没有嫉妒就没有爱情，也就是说，她只是被迫履行自己对男人的义务。”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她是从拉科巴那儿打听到的，他们曾在莫斯科相识，并成了朋友。”

旁观者很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

“薇罗奇卡，”斯大林低沉地说，“老实说，我曾经准备不再打扰您，但是你知道，一旦我较长时间看不到你的笑容，看不到你那对迷人的眼睛，我就会梦见你。我越来越深信不疑，没有你我就无法生活。”

感谢上帝帮助我认清了斯大林口蜜腹剑的两面手法。他既能爱人，也能杀人。今天他会狂热地吻你，而明天他也许会在卢比扬卡或者布蒂罗克的刑讯室里把你折磨得死去活

来。我当然不相信，那位修士惨死在车轮下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薇罗奇卡，你是我的幸福！”斯大林大声说道，“你是我的兴奋剂！我将永远和你在一起！”斯大林在极度兴奋中竟大声吼叫起来。

有人送来关于高尔基病重的电报。

“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个爱争吵的老头子，这个有害的蠢货！”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并无恶意地说。“他忽而又拥护我们，忽而又反对我们，不管有理还是无理，他都要挤出几滴鳄鱼眼泪。”

“但高尔基是俄国最受人爱戴的作家！”我说。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容忍他。”斯大林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喃喃道。

米高扬和奥尔忠尼启则来访。

“我带来了白兰地、香槟酒、鲭鱼、巧克力糖，鱼子酱、糖果、鲱鱼、远东沙瑙鱼。”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炫耀地说。

“高尔基病了，”斯大林说，“只好送他去戈尔基治疗，而不是去意大利。”

“为什么去戈尔基？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内找个地方嘛！”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俏皮地说。他很了解斯大林对高尔基的真正态度。

三人哈哈大笑起来。斯大林提议喝酒。酒席上，米高扬说，名记者科利佐夫告诉他，高尔基有个蓝色封面的记事本，里面记的全是高尔基的风流韵事，科利佐夫亲自读过那个记事本。斯大林立即说道：

“我们应该弄到这个本子，那时，高尔基本人及他的丑闻就会掌握在我们手中。”

“已经晚了，”米高扬说，“科利佐夫已经把记事本还给高尔基了。”

“蠢货！”斯大林骂道……

黑海。浴场。游艇。按摩治疗。斯大林和他那永不知足的、粗野的拥抱。早餐。中餐。晚餐。外国电影。川流不息的客人。与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之间高雅的闲聊。这个万花筒似的假期，一晃就过去了。

图哈切夫斯基被授予了元帅军衔。京城饭店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人们频频举杯，祝贺声赞扬声此起彼伏。伏罗希洛夫送给他一块刻有名字的金表。斯大林发来贺电，这位刚提升的，备受关怀的元帅受宠若惊，把我的警告忘在了九霄云外。他举起第一杯酒：“为苏维埃国家的第一公民，各族人民敬爱的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干杯！”第二杯酒：“为列宁——斯大林近卫军的红色司令员克利姆·伏罗希洛夫干杯！”第三杯酒：“为战无不胜的红色骑兵，杰出的统帅谢苗·布琼尼干杯！”他没注意到我，直到狂欢过去之后才给我打来电话。

“薇罗奇卡，亲爱的，谢谢你的礼物。领扣、领带、衬衫和金佩针我都非常喜欢。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我没等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马林科夫很晚才来敲门。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工作非常出色，”他递给我一个胀鼓鼓的信封，“这里是三

平卢希，拿着吧，不要难为情，这是经斯大林同志批准的。另外，我在鲍尔合沃的房子已翻修一新。我很想与您一起在那里迎接新年。”

“我也很想，但我们怎样对斯大林同志解释吧？”

“只要您同意，剩下的一切由我来承担。”

“但是，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得有一个条件：事后不能惹出任何麻烦！”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作为友谊的象征，请接受我的金戒指，上帝保佑，但愿有朝一日它能成为订婚戒指……”

肖洛霍夫又到剧院来参加排练。这次他不再对演员的表演指手划脚，而是恭维大家，向大家赠送香水、巧克力、糖果，并邀请剧组全体人员到他所住的哥萨克镇去迎接新年。他还故意惹人注目地向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大献殷勤。

我们看了1931年拍摄的电影《静静的顿河》。影片中的阿克西妮娅由明星演员埃玛·采萨尔斯卡娅扮演。

我与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彼什科娃*亲近起来。并成了好朋友。她请求我为阿列克塞·高尔基唱几首歌。我欣然答应了。那天整个晚上，在他们那位于小尼基茨卡亚的家中，都响彻着俄罗斯抒情歌曲和俄罗斯作曲家为歌剧所写的咏叹调。深受感动的高尔基提到了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并把他称为“放荡不羁的朋友”，“不懂事的脑袋瓜”。

“费佳为一封信生了我的气，他不知道，那是当局迫使

*高尔基的妻子。高尔基原姓彼什科夫——译注。

*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共和国人民艺术家，1922年起移居国外——译注。

我依样画葫芦。”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用不着难过，”我对高尔基说。

高尔基象个孩子似的，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起身去厨房张罗晚饭时，我用低得旁人听不见的声音问他：

“记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还了您一个蓝色的记事本吗？”

作家顿时警觉起来：

“它存在的时间很短，谁还能够想得起它呢？”

“什么也不要问，赶紧把它烧掉！中央已经知道您那记事本的事……”

“上帝保佑您，请不要害怕，用正常的声音说吧，我没有出卖人的习惯。谢谢您来告诉我。我的一些记事本再也不会存在了。”

斯大林感冒了，患了肺炎。这使马林科夫有了与我共度新年的可能。我与他的情谊多次拯救了我，使我免遭了许多不幸……

1936年

57

马林科夫的别墅隐没在一片松树林中。冬天的阳光照在

林中的树叶上，给房顶撒下了斑斑点点的光辉。户外笼罩着莫斯科郊外特有的刺骨严寒，而马林科夫的别墅里却摆设着许多花盆和玻璃瓶，里面的各种鲜花在争芳斗艳。这里的豪华已不再使我惊奇，这种现象在政府上层人物家中已是见惯不惊。

"薇罗奇卡，在您光临之前，我们专门从暖房订购了鲜花。"别墅的主人炫耀说。

服待我们的是一个有点耳聋的中年人。他的圆脑袋象个蒜头，前额很高，鼻子比较突出，整个头顶，从额头直到后脑勺，都显示出即将秃顶的征兆。

"是个远房亲戚，家里已经没有人，我同情他，把他留在了这儿。他叫加弗里尔·叶夫谢耶维奇，听力很差，但可以从你的口型猜到你的意思。"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您存心整个晚上都在这里神聊吗？"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还需要谁呢？您简直想象不到，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请原谅我提个不太礼貌的问题，您是怎么把妻子打发掉的？"

"很幸运，她飞往远东召开一个党的会议去了，要离开两个星期。"

"请告诉我，要是斯大林知道了我与您共度新年佳节，会出什么事吗？他那没完没了的训导令人厌恶极了，弄得我直恶心，想呕吐。"

"不要什么都往心里去，不要去批评他，尽量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吧。那样的野兽很难驯服，只有勇敢无畏的人才能

驯服猛兽，驯服狮子、老虎、豺狼、河马，甚至鳄鱼。瞧，我说出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话。我的夫人可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既然您不喜欢斯大林，那是什么迫使您如此忠心耿耿地为他效劳呢？您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工程师，完全可以在工厂或科研所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当一个一心想当演员的年轻人一脚跨进剧院时，舞台的气息会象麻醉剂一样使他如醉如痴。尽管他才不出众，貌不惊人，可他仍然愿意一辈子为墨尔波墨涅* 服务，哪怕日夜奔波，四海为家，演次要角色，住廉价旅馆，过枯燥生活。他会充满激情，始终不渝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舞台。”马林科夫一口气喝完一杯波尔荣矿泉水，又继续讲下去，“薇罗奇卡，我出生在草原城市奥伦堡，请回想一下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您就会想起它。我自愿参加了红军。1920年在突厥斯坦前线，我不是被迫，而是凭一个人的良心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我在莫斯科高等技校学习了四年。1925年，我从五年级被直接选拔到党中央机关搞党务工作，对此我并不后悔。薇罗奇卡，我亲爱的，我心爱的人，您应该说明，我们的时代即将来临！我对自己的经验充满信心，如果换一个人，就会遭受挫折，就不可能青云直上。我希望您珍视我的坦率，我渴望权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您干吗需要这可恶的权力呢？”

“我讨厌做他人意志的执行者，不想永远当别人的应声

---

*希腊神话几位缪斯之一，司悲剧的女神——译注。

虫。”

“斯大林可不会自动让位。”

“这我知道，这里没有傻瓜，世界上想掌权者比掌权者多得多。看来，您还是个不错的外交家！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对付斯大林。他有远见、有头脑、比谁都狡猾。”

“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您会得到很多好处，我举一个很平常的例子：伊万·捷尔任斯基的歌剧《静静的顿河》不合您的意。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格林卡、鲍罗廷、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使您感到更亲切。对此您只需悄悄暗示一下大剧院的经理处就行了，因为经理处为了讨好您，随时准备满足您的一切愿望。在剧院里遇到了强劲的竞争对手，只要一句话，就会把她们调到其他剧院去工作，顶多给她们增加点工资。您想看看法国、意大利、英国歌剧院的演出，您立即就会被派去作公费考察。您的生活丰富多彩，应有尽有，用不着考虑明天的……”

“为了上述这些利益，我就应该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身体吗？”

“请原谅，可您现在不正是在奉献自己的身体吗？您迷住了斯大林！难道您真爱他吗？爱得那样深吗？没有他您就不能生活吗？”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难道您比他更好吗？”

“在我的血管里流着俄罗斯的血液。我的祖先是世袭贵族，我比斯大林小24岁，我准备与妻子离婚，我对她早就厌烦了，与她同床就感到恶心，难道这还不够吗？”

幸亏有人来叫我们吃晚饭，使我松了一口气。这种郑重其事的交谈使我疲惫不堪，两个太阳穴也阵阵发痛。

房子里很暖和。壁炉里的白桦树劈柴燃烧时发出欢快的噼啪声。马林科夫提议为友谊干杯，我很想去宾馆纵情娱乐一下，那儿灯火辉煌、乐声悠扬，或者到茨冈人那儿去饱餐一顿，散散步，唱唱歌。我那无聊乏味的伙伴猜到了我的心思。

“中央的工作人员被禁止去公共场合，其中也包括宾馆。今晚月光皎洁。愿意乘带铃铛的三套马车兜风吗？”

“当然愿意！谁能够拒绝如此诱人的提议呢？”

“那就请穿上冬季的服装。那个混帐车夫睡着了，他喝了整整一瓶伏特加。我去吩咐一声，把他叫起来套马。”

“我们不会迷路吧？”

“卫队同我们一道去。我们还带上狗，德国警犬。”

道路沿着森林边沿向前延伸。然后是宽阔的林间通道。在眼前一闪而过的，有古老的松树，幼小的桦树林，还有几棵粗大、多节的、耸立在一片早已砍伐过的林中空地上的橡树。但是，这一切很快都混杂在雾气中，混杂在密密麻麻的雪花中了。起风了。金色的，银白色的雪花、雪团，疯狂地漫天飞舞、旋转。马跑得越来越快，可怜的马也感觉到了刺骨的严寒。我开始喘不过气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玩够了吗？还想继续玩吧？”马林科夫透过呼啸的寒风气愤地喊道：

“您冻僵了吗？”

“已经很晚了，我想回家，想去炉旁烤烤火，我的双腿已经冻僵了。”

我真想对他大喊一声：虚弱的胖子，肥头大耳的畜生，

你需要的不是房子，而是你妈妈那肥大的奶头！但是，我迫使自己忍住了。

“长官，我们要回去了吗？”浑身是霜的红头发车夫兴奋地问题。

“回家！回家！快点！”格奥尔古·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吼道。

童年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远东、阿穆尔河（黑龙江）、钓鱼、原始森林、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初恋、音乐学院、作曲家格拉祖诺夫以及他那善良的，独一无二的微笑。多么遥远的过去啊！要是生命的车轮可以倒转，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要是没有斯大林，没有这些讨厌的领袖，没有阴谋倾轧和流言蜚语，该有多好啊！马林科夫冻得发抖的声音把我从冥思遐想中唤醒。

几个对一切都冷若冰霜的老年妇女，帮助我们脱去了外衣。我们的脸被严寒和冷风冻得通红，浑身浸透了寒气。我们津津有味地喝了一些用柠檬皮浸泡的、浓度很高的伏特加。我看了看表，再过五分钟就要敲响1936年的新年钟声了。我不愿多想自己，我已随波逐流地向前漂去，谁知道漂向何方。

“新年前夕要向朋友和亲人赠送礼物，”主人愉快地说，“彼罗奇卡，我准备送您一床土库曼的手工地毯。”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亲爱的，我不敢接受如此贵重的礼品，否则又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用什么来还您的情，怎样还？”

“暂时……就用友谊来还吧！”

我们听了唱片。马林科夫听不懂古典音乐，他感到厌倦。深夜两点钟，他送我去给我安排的卧室。我们沿着梯子登上二楼，到了门口，马林科夫很犹豫地问道？：

“允许我留下来吗？”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求求您不要碰我。我不能，也不愿与您成为那种关系。亲爱的，请别生气，我不可能从一个床跳到另一个床。您一旦达到了目的，首先就会憎恨我，就会感到后悔。您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

“由于您的诚实，我将更加尊重您。薇罗奇卡，您是我的神明！我有耐心，我能够等待，但愿将来某个时候，我终将得到你的爱情。”

当他离开后，我沉思起来，为什么目空一切，性格内向，精明狡猾，寡言少语的马林科夫，在第一个晚上就向我倾吐肺腑之言，甚至披露灵魂深处的秘密呢？这样的胆量和勇气从何而来？从今以后，我将如此行事，我要征服他们每个人，尽可能多地获取，尽可能少地付出，用许诺敷衍他们，给他们一线希望，同时又故意捉弄他们，做到既苛求又难以接近，既温柔亲切又冷若冰霜，既庄重高傲，又难以收买。

我一觉醒来，已上午11时，外面阳光灿烂，暴风雪已经平息。周围是一片奇妙的、田园式的宁静。短腿的马林科夫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坐在客厅看报，浏览杂志，作摘引。我们商量了好一阵，才出发去游玩。闪闪发亮的积雪刺得眼睛发花。一路上，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谆谆教诲我道：

“您可以服从斯大林，但不要相信他，他这人没有心肝，

不会怜悯任何人，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我忘了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迷上了另一个女歌星，是个犹太人，名叫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什皮勒。有人告诉我，她已在他那儿住过好几夜。我说这些绝不是想增加您的痛苦，要知道，斯大林不会长生不老，当然，我们大家都终归要死，但有的人进坟墓要早一些，有的人要晚一些。”

我记住了马林科夫的暗示，并含着眼泪请求他：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们不要谈政治了吧，说实话，我已经厌倦了……”

58

临近黄昏，我返回了莫斯科。家里有一封电报：“立即给皮利尼亚克打电话。”

“薇罗奇卡，”热情洋溢的皮利尼亚克说，“我准备拉几个出色的聊天对象到您家去，当然，这要征得您的同意。您同意吗？他们是作家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妻子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艺术剧院的演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和他的夫人，导演尼娜·尼古拉耶夫娜·莉托夫采娃。我应该知道，您对这种贸然拜访抱什么态度？”

“我正渴望摆脱尘世的空虚！”

“现在您该相信我是一个乖孩子了吧？”瞧我还没到莫斯科，就在向您请示汇报了。”

“我珍惜您的关心。”

“可以更亲切一点吗？”

"谢谢！鲍列尼卡！"

对布尔加科夫那些辛辣的讽刺小说，我非常熟悉。当我读《不祥的蛋》、《致季亚沃列阿德》、《卑劣的心》时，忍不住笑出了眼泪。他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过好几遍，它令人激动，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叫人浮想联翩。非常殷勤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把我介绍给该剧的作者。布尔加科夫有时到我们大剧院的后台来，他那完美无缺的制服、白得耀眼的衬衫、亮得象镜子一样闪闪发光的皮鞋，令人感到惊讶。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象旧派人物一样彬彬有礼，加上他那极其讲究的贵族风度，赢得了女人们和男人们的一致赞赏，大家都极力在各方面暗暗地摸仿他。

快吃晚饭时，客人们到齐了，高个子的卡恰洛夫与尼娜·尼古拉耶夫娜、穿戴优雅考究的布尔加科夫和美丽动人，身材苗条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她非常爱布尔加科夫，为了他，不惜离开过去那个身为高级军官的丈夫。走在最后的，是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一顶宽边尖顶帽，使他显得年轻了许多。他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食品和瓶装酒。家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讲着各种笑话、奇闻，以及剧院生活中那些取之不尽的趣事。卡恰洛夫首先说道：

"1929年冬天，青年演员奥西普·纳乌莫维奇·阿卜杜洛夫加入了艺术剧院。接收他的是涅米罗维奇——丹钦柯、我的贤妻，以及您忠实的仆人*。最初给他分配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次要角色——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喜剧《炽热的心》中扮

演伙计加弗里拉。首演之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阿卜杜洛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亲爱的，您演得好极了！最令人高兴的是，您对我们艺术剧院的美感心领神会。祝贺您！您所扮演的真实、诚挚感人的加弗里拉的形象已不可分割地融汇进了'艺术家们'的协调配合之中。您扮演的瘸腿令人惊叹，堪称一绝。这说明，只要演员能正确无误地思维，就能心领神会地接受整个体系。"

腼腆的阿卜杜洛夫鼓足了勇气请求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给他题词留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以豪放的笔触在上面写道："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谨向奥西普纳乌莫维奇·阿卜杜洛夫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过了几天，在剧院举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14——69》一剧的首演式。这次，初出茅庐的阿卜杜洛夫扮演了游击队员。幕间休息时，担任导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冲着轻率从事的阿卜杜洛夫责备道："亲爱的奥西普·纳乌莫维奇老弟，偶然捕捉到的细节绝不能经常滥用，不能一次又一次地生搬硬套，先生，艺术剧院不能容忍刻板的模式。"

丢尽脸面，痛不欲生的阿卜杜洛夫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严厉的导师："我哪儿做得不正确？"不幸的演员低声问道。

斯坦尼斯拉夫再次严厉地说："自己想想吧，老弟！如果您能在没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找到错误的环节，您以后就会轻松得多，在这一点上您也是'艺术家'！"

在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改编的话剧《舅舅的梦》

---

*自谦语，指卡恰洛夫自己——者注译

的演出中，奥西普·阿卜杜洛夫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老弟，请您向我们解释一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声吼道，“为什么每次演出您都要故意做出瘸腿的样子？难道这种不断重复的生搬硬套能够给您演员的自尊心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吗？”

这番话犹如晴天霹雳，终于使阿卜杜洛夫明白了他所奉若神明的导演指责他的原因：“请您宽恕我，原谅我……不过，我没有右腿，它早已被截除了，因此我不仅在大剧院的舞台上是瘸腿，平时也是……”

通常很能自持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演员们跟着笑起来，女秘书笑起来，剧场招待员、女清洁工、守卫人员、消防人员、舞台美工、司机、剧场招待员、舞台布景管理员、化妆师、服装管理员、小食部招待员、收款员、经理处的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全都笑起来。阿卜杜洛夫被免职了，免职通知书中写道：“根据阿卜杜洛夫同志的个人愿望，鉴于他已调其他剧院工作，免去该同志在本院担任的职务。”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不可能这样写：“演员阿卜杜洛夫由于演出时始终瘸腿被艺术剧院辞退……”

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好听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奇的讲述：

1919年的一个深夜，我坐在行驶中的摇摇晃晃的火车车厢里。借助一根放在煤油瓶子上的蜡烛的微弱光线，写完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身无半

文，浑身冻得嗦嗦发抖，来到一位目光阴沉的，肥胖的编辑面前。他的嘴唇吧嗒吧嗒地响着，冷冷地冒出一句：

“过一星期再来。”

一星期后，我空着肚子，心里扑通扑通直跳，再次走进了那间熟悉的办公室。编辑拖着他那巨大肥胖的身体，笨拙地，急冲冲地向我迎来：

“您写的东西几乎可与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阿姆非捷阿特罗夫媲美了，您的某些笔调不禁令人想起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您一定会压倒制造笑声的大王阿韦尔琴科。我亲爱的，您真是个天才！”

我饥肠辘辘地咽下了一口唾液，问道：

“这么说，您喜欢这个小品？”

“这还用问吗？简直妙极了！写得非常出色！您胜过了在世的和死去的所有幽默大师。”

“这么说，你们要发表？您能给我付稿酬吗？”

“绝对不行！我还有家，大家都想吃饱吃好！”编辑感叹道，他仍然是那副津津乐道的馋嘴相。“但是，您一定要再来；再拿点东西来看看。您简直是唯一能打动我的人，只有您能让人哈哈大笑。”

1921年底，我来到莫斯科。为了维持生计，我在好几家报纸当过采访记者和小品文撰稿人，我开始憎恨这些失去了自己特色的称号，同时也憎恨起编辑们来。我至今仍然如此，并将终身不渝。

“现在轮到我说了。”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希尔科

娃笑着说。

以斯坦尼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为首的艺术剧院建议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根据长篇小说《白卫军》的材料写一个剧本。他的第一个剧本，《土尔宾一家的命运》就这样诞生了。正如你们所知，首演式于1926年在艺术剧院举行。剧组的领导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个剧曾不止一次被禁演，恢复上演也非常艰难。当时，我家已经面临饥饿的威胁。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不得不卖东西。甚至到了这种地步，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只剩下一件出门穿的黑色制服和一件白衬衫，那时我每天晚上给他洗衬衣。他到处找不到工作，哪儿也敢要他。报纸和杂志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拒绝发表布尔加科夫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小品文。大小出版社都不敢与他接触。出版界对他发起了肆无忌惮的践踏和围剿。批评家们大肆攻击他的剧本《卓伊金的住宅》和《紫红色的岛屿》。后来，《土尔宾一家的命运》又突然被莫斯科艺术剧院重新搬上舞台，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斯大林也几次前来观看演出。然而，在此之前，在那深感绝望的悲惨时刻，布尔加科夫曾给苏维埃政府发了一封信，他在信封上用大写字母写道："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约·维·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收"搞文艺工作的人们向来喜欢捉弄熟人、同志和朋友。在那时候，许多人由于无所事事玩弄过各种各样的把戏。1930年4月18日深夜三点钟，我们家里响起了刺耳的电话铃声。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真叫我胆战心惊，因为早就没有任何人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拿起话筒。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当晚身体不适，盖着毛毯躺在沙发上。我低声问道：

“谁找布尔加科夫？”

一个喉音很重的，刺耳的声音回答：

“斯大林！”

我赶紧推醒丈夫：

“米申卡，亲爱的，斯大林来电话了，快去。”

“我不相信！一定是哪个演员来捉弄我们！”

的确，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许多朋友都知道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信的事。但我仍然劝布尔加科夫拿起了话筒。他神经质地吼道：

“是谁找我？”

“斯大林。”

“哪个斯大林？”

“据我们所知，在苏联只有一个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布尔加科夫同志，也许，您那儿有几个斯大林同志吧？”

“对不起，约瑟夫·维萨里奥诺奇，我洗耳恭听！”

“我们收到了您的信。怎么，您很讨厌我们吗？您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也许，确实应该让您出国，是吧？”

“我很想与您当面谈谈！”

“为什么？我们谈什么呢？”

“不是谈靴子和火柴，也不是谈美味佳肴和时髦服装，而是谈苏联文学的宗旨，谈文学家的良心和道德。我认为，俄罗斯作家离开自己的祖国就不能生存。”

“说得对，布尔加科夫同志。您想在哪儿工作？”

“艺术剧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明天早上您交一个申请书给剧院经理试试吧！”

“我已经去过了，但他们拒绝了我。”

“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也许现在已经后悔了，您再去一次吧，如果再不行，就给我们写信。”

“谢谢，斯大林同志！”

“再见，布尔加科夫同志！”

我们立即记录了这次电话的内容。当然，我们再也睡不着觉了，夫妻俩坐了整整一夜，对未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第二天一早，米沙刮了脸，喝了一杯茶，吃了点面包，擦亮了皮鞋。准备去艺术剧院洽谈工作的事。但还没有来得及出门，艺术剧院的经理干事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米哈利斯基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亲爱的，很幸运，碰上您在家，真是老天有眼！亲爱的，请您写份申请书。”

“给哪个部门？给谁写？写申请干吗？”布尔加科夫惊奇地问道。

“当然给我们艺术剧院，直接写给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他在等您，米申卡！”

惊奇不已的布尔加科夫挥笔写了一个申请。

“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前几天我已经去过你们剧院，您不但不愿与我交谈，还装着不认识我！”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当时我不能谈，而现在我可以随便说了。”

米哈利斯基走了。大剧院干部处的代表又气喘吁吁地找上门来。他用一块宽大的花手巾擦干了光亮的秃顶，然后郑重其事地宣布道：

“布尔加科夫同志，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导演的空缺。

劳驾您写一份申请书，我们立即给您安排没有试用期的长期工作。”

“谢谢，但我似乎已在艺术剧院工作了。”

“不要紧，我们为您办理兼职手续！”

“这个问题我得征求艺术剧院经理部的意见……”

接着，有人建议米沙为广播电台制作《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一剧的广播剪辑。莫斯科讽刺剧院又来订购了剧本。好几家出版社寄来了合同书……

但是，作家兼剧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复活并未持续多久……

下面是尼娜·尼古拉耶夫娜·莉托夫采娃的讲述：

领导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有三个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和剧团主任波德戈尔内。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一剧经历了极其复杂的遭遇。起初，该剧被剧目审查委员会禁演。剧院的票房收入立即下降。有一天，经理处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波德戈尔内懒洋洋地拿起话筒：

“我是艺术剧院！我是剧团主任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您是哪位？”

“斯大林。”

波德戈尔内吓得不敢再往下说，他叫来了涅米罗维奇—丹钦柯，但没告诉他是谁来的电话。

“我是艺术剧院经理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

“我是斯大林。”

这时，有人请来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您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身体好吗？我是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

“我们认为，该恢复上演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了！”

“我赞同您的意见，我和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将非常乐意来完成这项工作。”

“恢复演出要多少时间？”

“一年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们要在3个月后看这出戏。”

“完全可以，您说得很对，我们将把这项工作委托给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同志，他是我们这儿最能干的导演。”

斯大林挂上了电话。电话内容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演员，打完电话后，他用手捂住胸口，象是心脏犯了毛病。人们赶紧叫来医生。

“快叫费佳！叫费佳·米哈利斯基来！快！”

米哈利斯基俯身向着愁眉苦脸的斯坦尼斯尼夫斯基：

“费佳，亲爱的，赶快去订购到基斯洛沃次克的票，如果有今晚的火车，我们今天就走，莉林娜* 请您与 我 一 道去。”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斯坦尼斯尼夫斯基对涅米罗维奇—丹钦柯说，“您看见我的身体多么糟糕了吧？救救我，亲爱的！您不得不承担起剧院的管理工作。赶快恢复上演《土尔宾一家的命运》。这项工作并不很 复 杂，两 个

*苏联的女演员，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译注。

月，最多三个月就能对付。这是主人的要求……”

皮利尼亚克讲述了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写作经过。

“你们知道吗？”布尔加科夫说，“肖洛霍夫曾建议我把这部长篇小说改编成剧本。我问他有什么条件，剧本由哪个剧院排演？他非常自信地回答：

“‘作者仍然署我的名。您将会得到提成。任何剧院都会以我的名字上演该剧。’我当时就回敬道：‘这么说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您需要的不是剧作家，而是‘黑人’！”

“现在，他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在伺机报复我。”

“文学界中的这类骗局早已尽人皆知。”卡恰洛夫瓮声瓮气地说。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又接着讲起来：

在我们苏联文学界中，欺骗行为要多少有多少。就拿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作为一个人，他的命运很悲惨。他15岁加入共青团，当年，也就是1919年，他自愿上了前线。在科托夫斯基旅战斗了11个月。身负重伤后，他被派去搞共青团工作。1927年由于病情加剧，从此卧床不起。一年之后又双目失明。据医生诊断，他患的是骨结核，脊柱彻底瘫痪。这个年轻人只在教区学校受过两年教育。我见过他写的用文字堆砌的文学素材，满篇都是孩子式的咿呀儿语。目前，我国正在经历文学上的饥荒，国家象需要空气一样需要现实中的英雄人物。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名义上的夫人拉伊萨·巴甫洛夫娜把他那文理不通的手稿投了数十家杂志，上百家报纸。我说"名义上的夫人"决非信口开河，因为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是他兄弟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事实上的妻子。然而，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列宁格勒，他们都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或编辑部愿意发表他那部令人费解的作品。手稿几经辗转，最后被转到"大部头"的文学杂志《青年近卫军》的编辑部。主编安娜·卡拉瓦耶娃意识到，一块肥肉从天而降，落到了她的手中，她紧紧抓住了这个念头，就象一头初生牛犊抓住了母牛的乳房。卡拉瓦耶娃成功地在全体人民中引起了轰动。有一次，我们一道在出版之家饭店吃午饭，已经略有醉意的安鲁什卡流着眼泪对我说：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平庸之作上花费了多少心血。整个长篇小说都是我亲自替他写的，我熬了不少通宵，为书名绞尽了脑汁，想方设法使它具有象征意义。起初，我曾去找过我们文学界的栋梁们：斯塔夫斯基、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费定、妥拉菲莫维奇、诺维科夫——普里波依、费多尔·格拉德科夫，肖洛霍夫，他们全都断然拒绝来干改写工作。我打电话给阿列克塞·托尔斯泰，他把我臭骂了一顿，说我在耽误他写《面包》和《彼得大帝》第三卷的宝贵时间（他同时在写这两本书）。我又去儿童出版社，找雅科夫列维奇·希什科夫，与别人不同的是，他傲慢地吻了我的手；午饭之后，我把手稿给他看，他负疚地说：'尊敬的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宽宏大

量，原谅我吧，我已答应斯大林同志要完成《普加乔夫》三部曲的第一卷。'一句话，一切重担都落到了我的肩上，可后来，所有的稿酬，好几万卢布全都落入了初出茅庐、卧床不起的作家那有窟窿的口袋里。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和他肥胖的红脸太太到头来还对该书事实上的作者表示轻蔑。"

这里有一封卡拉瓦耶娃收到的信的副本，这封信来自索契，信中写道："安娜同志！我知道，您是一个诚实的人，您不会需要我用血汗挣来的钱。您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向您致以共产党员的敬礼。"

后来，这位笔名为马尔克·科洛索夫的共青团特写记者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暴风雨中诞生的》。该书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如果不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奇式的名声，这部小说根本就无人问津。在这位病人作家的支配下，苏维埃政府给他分了一幢豪华的两层楼房子，索契市苏维埃执委会总务处的几个工作人员被派去终身照顾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叶利谢耶夫斯基美食店旁边，他还分到了一套舒适的住宅。有一次，还把作协的一个会议安排到他家里举行。他那篇发表在文学报上的，题为《为语言的纯洁性而斗争》的文章极为卑鄙，令人厌恶。他挥舞着鞭子向天才的，别具一格的诗人约瑟夫·巴甫洛维奇·乌特金的背上猛抽。显然，那篇文章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的，而双目失明的残废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同意了别人利用自己的名字。他是在作家阶层中煽动反犹太主义的人之一。

我端上了咖啡和自制的馅饼。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美人，您给我们讲点什么呢？"卡恰洛夫问我。

我讲述了青年农民格里尼亚·普霍夫的悲剧性的爱情，但对信的事却只字未提……

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就这样度过了。

59

我同意了参加为红军指挥员举行的联合音乐会。我去得比较早，以便听听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我还记得他的这些话：

"德国的侵略集团很快将要表演一场血腥的闹剧。死神的舞蹈将是十分可怕的。我们红军战士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坐等战争降临。只要一个原则还远远不够，我们务必要作好两手准备，彻底改良整个红军以及海军舰队的装备。每年都应该举行军事大演习。我并不害怕'军事大演习'这个词，这是未来与法西斯分子作战的总排练。很遗憾，这种演习万万不可缺少。"

我发现，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不喜欢图哈切夫斯基的演说。人民委员皱着眉头，但没有提出指责。

图哈切夫斯基走进后台：

"薇罗奇卡，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当然，我对您深感负疚，我忙得不亦乐乎，被各种各样的琐事缠得脱不了身。您没生我的气吧？"

"不，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这种痛苦我已经经受住了。这是我自己的错，我缠住了您的脖子，纵情地扑向您的怀抱。毫无办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不得不背上

沉重的十字架，仅仅靠回忆过日子。”

“我们应当解释一下！”

“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音乐会之后您有空吗？”

“有。”

“我开车到大门口等您。”

图哈切夫斯基提议去他的别墅，他说他家里的人都在莫斯科。

“干吗我们要走那么远？我们可以在车里谈谈。”

“薇罗奇卡，”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忧郁地说，“我将要去伦敦参加乔治国王的葬礼，再从那儿去巴黎。我们只能在二月底见面了。在您面前我绝无任何谎言。我承认，另一个女人象旋风一样闯进了我不安宁的生活，我失去了理智，我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

“祝您获得永久的幸福！”

“薇罗奇卡，我们仍然做朋友吧！”当我坐进出租车时，他大声向我喊道。

60

我们被歌剧《静静的顿河》弄得筋疲力尽。排演古典歌剧要简单得多，因为古典歌剧的表演都已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草拟的画面都大同小异，而且原则上从未有过任何变化。

彩排时，穿着时髦、浑身洒满香水的波斯克列贝舍夫赶来了。他在椅子上一坐下来就开始打瞌睡。当我准备回家时，

他叫住了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是专程来接您的，斯大林同志在等我们。”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今天我没有空，剧院的作息时间改变了。我要忙于晚上的演出，夜里还要为电台录音。”

“那您吩咐什么时候来接您？怎么对他交待呢？”

“3月25日，《静静的顿河》举行首演式，我希望您能来，我非常需要知道好朋友们的意见！”

波斯克列贝舍夫高兴得喘起气来，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汗珠。

“如果能够脱身的话，”他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一定来。”

“我只能在休息日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见面。”

“达维多娃同志，不要担心，我们会为您把一切安排妥当。”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星期五我请您来吃午饭。”

“非常高兴，您允许什么时候到呢？”

“5点钟。”

在那些年代，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还是一个皮肤微黑，缺乏教养的人，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傲慢的达官显贵。

波斯克列贝舍夫如约前来赴宴，他穿着一件崭新的风衣，呢西服上装，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剪得整整齐齐，浑身洒满了最贵重的香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希望您不会嫌弃我们的礼物，是吗？您允许把它搬进来吗？我去看看，以免把地板弄脏，那样太可惜了，这是橡木地板。”

他走到楼梯口，大声喊道：

“米特里奇，可以搬进来，女主人在家。”

名叫米特里奇的矮个子司机沉重地喘着粗气，搬进来一口大箱子。按照俄罗斯的习惯，我想给米特里奇倒一杯伏特加，以表示对他的谢意。可是，波斯克列贝舍夫坚决反对：

“中央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不准喝酒。”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还有什么吩咐吗？”米特里奇不卑不亢地问道。

“把车开到车库去，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叫你，不要离开得太久。”

“可以到我的恋人那儿去耽误半小时吗”？”

波斯克列贝舍点了点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吃喝起来真是狼吞虎咽，他很快就喝醉了。起初，我们只是坦率亲切地谈心，后来，话题转到了微妙的政治问题上。

“真遗憾，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波斯克列贝舍夫说，“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在我国大量出现。甚至有些身居政府最上层的负责干部，那些臭婊子，也在从事破坏活动。我们接到报告，远东地区部队的总司令布柳赫尔元帅在党的积极分子扩大会议上宣称，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应该根据自愿的原则。我们把这个傻瓜召来中央谈话。他还始终深信，远东地区是他个人的世袭领地。”

斯大林的这位影响极大的秘书凑到我跟前，紧贴着我，

打着响嗝，喷着一股酒气说：

“怎么，您不想看看礼物吗？大概，您不满意吧？要是那样，我们可以马上换。”

原来，波斯克列贝舍夫搬来了一副精致豪华的水晶枝形吊灯。

“这是地地道道的上等货！上面有出产公司的商标，是在一个骗子那儿没收的。在瓦加尼科夫斯基公墓，有一个头发花白，外表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头在卖纸花、圣像、小十字架和蜡烛。刑事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对他发生了兴趣。通过调查查明，他是过去的地主罗斯季斯拉夫·卡齐米罗维奇·拉托姆斯基。我们搜查了他的住宅，老头子的财富足足可以装满两大卡车。没收的财物通过内部渠道拍卖。我得到了这盏吊灯，还搞到了一套24人用的萨克森餐具。珠宝全被马林科夫买去了，画卖给了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米高扬。拍卖时简直令人笑破肚皮。政府要员们差一点自相残杀起来。在那个老头子家里还找到了一个珍藏古书的高级藏书室，有一些精装书真是无价之宝！所有的书都有烫金图案。布琼尼问，金子是否适于做牙套。他与年老的妻子离了婚，娶了一个女歌唱演员米哈伊洛娃。嘿，真是个漂亮的婆娘！乳房丰满，身体健康，妩媚动人；眉毛乌黑发亮，还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走起路来地板噼啪噼啪直响，简直不象是婆娘，而是匹创纪录的马！一部分书被维辛斯基搞去了。仓库里还剩有一万五千册。”

“亲爱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简直没有书可读！”

“我懂您的意思，美人，只要一句话，库仓主任萨沙·

奥列霍夫是我的朋友。我与您一道去一趟，您需要什么就选什么。”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害怕亚戈达吗？奥列霍夫的仓库不归他管吗？”

“既然我们如此亲密友好，我给您透露一个国家机密。根里赫·亚戈达已经是在劫难逃，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仓库在什么地方？”

“在那边，在卢比扬卡区，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该轮到我们邀请您作客了。我们要好好招待您。”

“《静静的顿河》首演之后，我一定来。”

“非常感谢。薇罗奇卡，马林科夫召集了各家报纸和杂志的主编，命令他们事先准备好为《静静的顿河》一剧唱赞歌的文章，特别要提到您个人的创造性表演。抓住我们吧，我们现在神通广大！”

“谢谢，亲爱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对您有一个请求，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说吧，上天入地我们都能马上办到！”

“把您的照片送一张给我吧！”

波斯克列贝舍夫用他那直楞楞的，没有颜色的眼睛瞥了我一眼，有好几分钟他完全呆了。

“您在嘲笑我吗？难道我象个小丑吗？您拿我的像片来干什么？作收藏品吗？”

我抑制住极度的厌恶，坐到了他的膝盖上。波斯克列贝舍夫惊呆了，他屏住呼吸，依偎到我的怀里。

“现在我相信了！”他激动得带着哭声哼哼哈哈地说。

61

在斯大林的别墅开会的有叶若夫、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维辛斯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烈耶夫。白白胖胖的瓦列奇卡把她那颇有几分姿色的脸蛋小心翼翼地伸进书房的门来。

"你有什么事？"斯大林语气温和地问。

"午饭准备好了，可以铺桌布了吗？"

"同志们，准备填满你们已经空空如野的肚子，好吗？"斯大林对客人们说。

大家闹嚷嚷地朝饭厅走去。我已经说过，领袖们喜欢畅开胃口，吃饱喝足。

"同志们！"大家象上了发条的玩具士兵一样，全都把头转向斯大林，"我们建立了一个直属中央的特别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的工作是完全保密的。我们大家都不要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如果工作没有成效，我们就不得不改选，就不得不把这项重要的工作委托给其他更加负责的同志。"

象孩子一样的小个子人民委员叶若夫跳起来说：

"完全正确，斯大林同志！谢谢您指引我们去从事新的战斗！我们保证立即改变工作方法！"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两眼一瞪，他不能容忍公开的阿谀奉承。

"我们提议，"斯大林严厉地说，"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各地彻底检查内务部机构的工作。对人民委员本人也不例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眼睛里闪烁着一股不祥的

凶光。“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有责任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擦亮眼睛。我们将用最残酷的方式去惩罚叛徒、恐怖分子以及两面派。今年之内，要搞出一些典型的案子作为示范。对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允许我说两句吗？”矮壮的什基里亚托夫说道。

“您说吧，马特维伊·费多罗维奇。”

“最近几天，我们听取了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同志及其助手们的汇报。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案子正在复审中。”

“没有必要为这两个害群之马浪费时间。”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已经批准逮捕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姆拉奇科夫斯基。”维辛斯基很有分量地说。

斯大林笑了。

“这样一来，整个案子就会彻底改观。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亲自出席审讯。”

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既残忍又聪明的马林科夫开始发言：

“国内缺乏劳动力。谁会自愿参加修路、挖渠以及改造沼泽地的工作呢？谁去砍伐森林、清除树墩、修建新的工业中心呢？我们的计划陷入了困境，目前还很难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个小问题不难解决，”斯大林得意地微笑着说。“所有的罪犯，不管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管是男人、女人、少年、小伙子、还是姑娘，要尽量少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我们太浪费了，用国家的钱去养活这群败类！赶快把

所有的罪犯都送到集中营去，体力劳动只会对他们有益。我同意找出一些不愿参加劳动的典型，给他们点厉害瞧瞧！同时，在囚犯中组织一批人，要抓住他们人性中最容易被利用的弱点，根据劳动成绩给予奖励，甚至可以发给勋章，或者提前释放。对于男人来说，女人可以作为最好的奖励。”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还真是位出色的、有实践经验的法律学家！”维辛斯基肉麻地吹捧道。

这句奉承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骗子、间谍、叛徒全国各个城市都有，他们狡猾地钻进了工农业的生产部门，”斯大林越说越兴奋。“要对各级党组织和内务部所属机构进行整顿。对那些工作消极的干部，不加任何警告就撤销他们的职务，怠工的要送交法庭，送到集中营去劳动。至于礼仪，我们应该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我们不是中国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习惯说得这么久，他喘了一口气，不慌不忙地喝了一杯温热的酒，然后继续说道：“日丹诺夫负责科学界和文化界，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负责工业和农业，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负责党的机构，维辛斯基负责司法部门，卡冈诺维奇负责铁路交通。要迫使受审的人供出他们的联系，那样，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一些。我将参加对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审讯工作，我们要诱导他们，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策划、组织了残酷地杀害基洛夫同志的阴谋。”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派谁去负责红军和海军呢？”满脸通红、长满粉刺、全身都是疣的日丹诺夫问道，“那儿的各种牛鬼蛇神也不少。”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斯大林说道，“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马特维伊·费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我可以为他的清白担保。我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实行总的领导。”

“我很想知道，达维多娃同志将干点什么呢？”喜欢吵吵嚷嚷的矮子叶若夫尖声气地挖苦道。

“继续在大剧院唱歌，并保持她的美貌，”斯大林毫不犹豫地说。

瓦列奇卡不时到餐桌边来上菜，叶若夫毫不掩饰地盯着我那丰富发达的胸脯，对此，斯大林只是感到开心。直到深夜，略带醉意的战友们才各自散去。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和那出卖灵魂的家伙图哈切夫斯基瞎扯些什么，扯了那么久！他还在纠缠您吗？他的妻子有病；您那位元帅经常更换情人，然而，他却喜欢发表一些毫无才气的讲演，还用战争来吓唬我们。世界上能够战胜我国的力量还没有诞生。”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启程去英国前来同我告别。”

“他是个吹牛大王，不值一提的战略家。我们把他放到国外去是犯了一个错误。薇罗奇卡，您好久没到我这儿来过了！”

他的情欲仍象过去一样，丝毫未减弱，对他的爱抚和兽性的拥抱我感到极度的厌倦；他总是象一只狂怒的老虎一样向我扑来。

62

一天夜里，波斯克列贝舍夫和叶若夫来接我，他们带我

去存放没收物品的中心仓库。我毫不怀疑，那儿的珍品比列宁格勒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还要多：一些巨大的钢制保险柜里塞满了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金钟表、金项链、金勺子、金餐叉、金刀子和金杯托；有一些古老的，嵌花的，带有圣像的圣经；在一些单独的仓房里摆着宫廷式家具，有彼得罗夫时代的、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和巴甫洛夫斯基时代的；有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弗拉芝风格的手工织品；有皮货、毛皮大衣、毛皮围脖、斗篷、披肩、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毛皮；有许多迭得整整齐齐的制服、连衣裙、大衣；有水晶枝形吊灯、波希米亚玻璃制品、各种瓷器；有作为收藏品的，用象牙和猛犸牙精雕细刻而成的小型塑像；有俄罗斯、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画家的绘画作品；有成千上万的，装饰有金质和银质衣饰的搪瓷圣像、十字架和折叠神像，各个时代的小型艺术品；有收藏的邮票、钱币、沙皇时代的金卢布和十卢布一枚的硬币、纸币……

我挑选了35卷书。

“就这么一点吗？”波斯克列贝舍夫惊奇地问。

他在仓库主任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

奥列霍夫拿出一件貂皮大衣。

“小姐，劳驾您试试吧！”

“很合适！”波斯克列贝舍夫高兴地喊道。

我说，我已经有一件皮大衣了。

“这就是您的了。也许，您还想要些画吧？还想要点什么瓷器或者女式服装的料子吗？”叶若夫问道。

我选了3段料子、几幅库斯托季耶夫、列维坦、德加的

绘画作品、一个16世纪的小圣像和几件小型的搪瓷艺术品。我问奥列霍夫：

“我该付您多少钱？”

63

每次首演什么剧目之前，我总是感到十分激动。在那些日子里，我便尽可能多休息，少交谈。无数给我鼓气的电话接踵而来，如同我就要去出席某位著名国家领导人追悼会并致悼词似的。清晨四时，斯大林打来了电话：

“感觉怎么样？”

“很好，约瑟夫·维萨里奥罗维奇。”

“这就对了，不激动，哪有真正的艺术呢！”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爱的，我引起了您的关心，使我非常感动，你能如我所愿莅临演出吗？”

“一定来，达维多娃同志，预祝成功，再见。”

起初，剧院管理处对将来的票房价值缺乏信心。可后来，当我看到成群的人把售票处围的水泄不通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显而易见，相当一部分观众感兴趣的不是戏剧、演员和乐队，而是“应有尽有”的丰富的小卖部，剧院的室内装饰，“漂亮的木器”“时髦的大帷幔”以及“华丽的服装”……

被请进政府包厢去的，有作曲家捷尔任斯基、作家肖洛霍夫、导演斯莫利奇、指挥戈洛瓦诺夫、葛利高里·麦霍夫的扮演者哈纳耶夫和我。

“这部歌剧写得好，捷尔任斯基同志，”斯大林和蔼地

说道，“为此我们会大大的奖赏您。苏联有着那么多的作曲家，而在此之前却没有任何人创造出一部好歌剧。而你，普拉东·米哈尔伊洛维奇，对《静静的顿河》感兴趣吗？”斯大林问全苏艺术委员会主席克尔任采夫。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看法，我将以书面形式向您陈述。”

“捷尔任斯基同志，你还打算创作些什么？”

“我已开始以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为情节构思一部歌剧。”

“这个决定好，不过除了处女地，还必须有活生生的人，好好动动脑筋，为剧中的主人公创造出一些好听的歌曲来。优秀诗人列别杰夫—库马奇同志为你写歌词，以我的名义去找他。”

“谢谢，斯大林同志！”

伊万·捷尔任斯基因歌剧《静静的顿河》获得一枚列宁勋章和一万卢布的奖金。

64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来到了后台，中央儿童剧院艺术指导兼经理娜塔丽亚·萨茨得意洋洋地挽着他的胳膊。她递给我一束鲜花和一套法兰西香水。我低声说道：

“鲜花应该送给自己的情人，香水嘛，我留下。”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在客人中引人注目。他颇有耐心地等待着机会向我说些恭维话。

“歌剧令人扫兴，音乐也毫无特色，不过，您扮演的阿克

西尼娅是个例外。《从天涯到海角》的旋律给我留下了印象。主角的形象塑造是正确的，但您误入歧途，过分追求表面上的成功。当然平民百姓为此而乐开花，因为对他们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其中有‘谈情说爱’的玩意儿。可是，知识界却会对捷尔任斯基—肖洛霍夫的大杂烩置若罔闻。当然，大小刊物将以同一腔调为您大唱高调。您的照片今天也将见报。”

肖洛霍夫听见了我们的交谈，没打招呼就直接走到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跟前：

“皮利尼亚克公民，您竟然公开进行反苏宣传，给我出去，否则，我打断您的脊梁。”

“皮利尼亚克扬手给了肖洛霍夫一记响亮的耳光。眼看一场闹剧就要开场。一个党员合唱队员赶忙跑上楼梯去叫卫队。

“鲍历亚，快回家吧，拿着，这是开门的钥匙，这儿的一切我会尽力办妥。”

“醉醺醺的肖洛霍夫大喊大叫，谩骂、打闹。我把他领进了我的化妆室。朝他那红肿的面颊贴了一张清凉油膏。剧院卫队长敲了敲门，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走了进来。

“谁打伤了您？”卫队长兼党委副书记问道。

“作家鲍里斯·安德列耶维奇·皮尼利亚克。”肖洛霍夫回答道，他抚着面颊，委屈的快要哭出声来。

“这是撒谎，”我高声说，“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皮利尼亚克，米尔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慎跌了一跤，您看吧，他喝醉了，连句话也说不连惯。”

事情平息下来了，可肖洛霍夫恶狠狠地说道：

“达维多娃同志，对此事我绝不会饶过您，今天我就要上书斯大林同志，告您庇护反革命分子。”

愁眉不展的皮利尼亚克在演员出口处等我。他要送我回家。

“米什卡·肖洛霍夫是危险人物，您等着瞧吧，他很快就会瞪大双眼吃人！”

“鲍连卡，您的事情怎么样？”

“今天早晨基拉离开了我。”

“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想到澳大利亚去旅行一次，我还没去过那里。”

“到我家去吧，咱们一起吃顿晚饭，撇开那些世俗琐事，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没有情绪，我最好还是在莫斯科大街上逛一逛。”

我真担心让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闲逛。

皮利尼亚克突然热情似火地说道：

“薇罗奇卡，我们生活在混乱时期，俄罗斯正面临着暴风骤雨，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已经开始。每天都有许多人失踪。如今我们害怕听到自己的声音，甚至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敢相信。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恐惧。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我都感到自由、快乐、轻松。现在，有一个念头时常纠缠着我，我总觉得我往后的日子不多了，我的生活快到终点了。您别安慰我，这没有用，我相信，今后再也不会让我出国……。”

65

家庭女佣胆颤心惊地打开门，这个吃尽苦头的女佣，还把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我别吭声。我看见衣架上有几件男人的大衣。走进客厅后，才发现客厅内的长沙发上横七竖八地座着几个不速之客：亚戈达、阿格拉诺夫、苏温斯基、克利莫什京。

"迟到啦，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演出已结束两个多小时了，"亚戈达说。

"您到哪里去了？"雅科夫·阿格拉诺夫问。

"这与你们有何关系？"我毫不客气地说道，"时间已很晚了，我不想听你们这些傻瓜来指责我。"

苏温斯基插了进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这张纸给您，请把笔墨拿出来，把您所知道的有关被逮捕的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情况写在上面。我们到您家来虽然不应该，但确实是为了您好，免得您被传呼到卢比扬卡去受皮肉之苦。"

亚戈达从皮包里拿出一张表格笺，侧面写着"绝密"两字。

这时，电话铃响了，这使我非常高兴。亚戈达急忙奔到电话机旁，在场的人都听出电话机话筒里传出的是斯大林的声音，我用颤抖的双手夺过了电话听筒。

"我吵醒了您，是吗，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斯大林问道。

"没有，我刚回来。"

他不相信地问：

“你房里有别的人吗？”

我顿时感到全身无力，放声大哭起来。亚戈达狂暴的大喝一声：

“放下话筒，混蛋，我现在还是这里的主人！”

我噙着泪说：

“斯大林同志，亚戈达和他那帮助手正在折磨我，他们不许我进房间。”

斯大林威严地说道：

“把话筒递给亚戈达。搞什么名堂？”他带着浓重的喉音喝问道：“我已经警告过您一次，人民委员，显然，你的记性糟透了！”

“斯大林同志，我们正在履行公务，事后，我们会向您呈报结果。”

斯大林挂断了电话。

“干吗不签字，达维多娃！”亚戈达大声呵叱。

“我绝不会签任何字。”

“那请您做好准备，达维多娃！既然您不想在这里谈，那我们就到人民委员部去谈，大概您会不习惯吧？你是自己来还是由押送队来请你？斯大林同志也不能使你免受审讯。”

“我不同你们到任何地方去。”

我必须拖延时间，我相信，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是不会让我受委屈的。

老侦查员苏温斯基站到了我这边，善于随机应变的阿格拉诺夫也跟着他，开始着为我说话。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阿格拉诺夫说，“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先要集中思想想一想，然后自己就会把一切都写出来。时间确实已经很晚了，她因为演出也很疲乏了。”

亚戈达仍然固执己见。

“我们要得到了她的口供，我才放心。”

门铃响了，我走去开门，可亚戈达挡住了路。

“阿格拉诺夫，去开门，”他命令道，“把子弹推上了枪膛，以防万一！”

马林科夫、叶若夫、弗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什基里亚托夫、伏罗希洛、带着他们那支武装到牙齿的特殊警卫分队进了房间，亚戈达一时惊慌失措，但很快又镇定了下来。

“谁叫你们来的？谁有权力干涉内务人民委员的事情？”

“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马林可夫一板一眼地说。

“他这是越权！”亚戈达暴跳如雷。

这句话加速了他被逮捕，把他脖子笼在了绞索里。

“别在争论了，我们又不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弗拉西克说。

“住宅已被克姆林宫的卫队包围，他们可不是您的部下，”伏罗希洛夫阴森森地说道，“听我一个忠告：坐上汽车，到斯大林同志那儿去，他正等着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请您同我们一块去一趟。”

让亚戈达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之前，忠实的卫士波斯克

列贝舍夫没收了他的武器。

"这是斯大林同志订的新制度，如果您不喜欢，您可以去向他申诉。"

颐指气使的亚戈达终于屈服了。应召到斯大林办公室去的有马林科夫、叶若夫、伏罗希洛、什基里亚托夫、波斯克列贝舍克、弗拉西克、梅赫利斯。我被安排在办公室等了四十多分钟。当我走进去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问：

"达维多娃同志，为什么您在我们这里会遇到这么多麻烦？您经常陷入窘境，而我们则没完没了地帮助您！"斯大林语气严厉，但眼里却含着笑容，"为什么回去得那么晚？请问您到哪里去了？演员通常是遵守生活规律的！"

"同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一块去散了散步，他非常痛苦。"

"您最好谈谈，您敬重的皮利尼亚克为什么要在剧院里斗殴？听说他存心要打死肖洛霍夫？你为何要参与冲突？这一切对您来说就那么必要吗？"

我没有争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按了一下传铃，波斯克列贝舍夫应声而来。

"把亚戈达叫来。"

从另一道门出去了的弗拉西克、叶若夫、伏罗希洛夫，每个人手中提着一支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只要斯大林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冲进办公室。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踱步走到办公室尽头，不回头地久久地凝视着窗外

"亚戈达，你那无政府主义行为已使我们讨厌透了！你需要从薇拉·达维多娃这位大剧院的女演员手中得到什么？

为什么要长年累月地迫害她？使用恐怖手段吓唬她？无止境以卢比扬卡去威胁她？”

“我用不着向你解释！你曾下令为公开审判做准备。达维多娃同志间接地与季诺维耶夫案件有关——她过去与他经常碰头——作为一个证人，我们仍有权利向她索取口供。”

“我没想到，在我们内务部机关里竟然有象您这种愚蠢透顶的草包！您知道，季诺维耶夫以前在欧罗巴饭店定得有单间，并邀请过女演员达维多娃在那里做客。可是您应该动脑筋，应该把自己的人藏在柜子里，藏在床下或沙发后面，随便哪里都行，甚至厕所里也可以嘛。而您呢，把一切处理得那么马虎！事情都过了一年，您这才想起，于是就是打算现在来弥补，可到头来却弄巧成拙！这一套行不通！还是别去打扰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吧。亚戈达你扬言说我越权，是吗？”

人民委员坐在那里，脸色苍白，他害怕抬头正视斯大林的眼睛。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则偏偏要抬高自己。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今天是我与您最后一次交谈。您还有机会改过自新。我说完了，您可以走了。”

亚戈达站了起来。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单独向您解释一下行吗？”

“给您三分钟够了吧？”

“足够了，”亚戈达回达说。

过了五分钟，脸色灰白的亚戈达，如同被开水烫过的小猪崽，从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跑了出来。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难道武器也不要了吗？”波斯克列贝舍夫忿忿地问道。亚戈达一声不吭的抓过递过来

的左轮手枪。“孬种也想成大树，”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带着难听的鼻音哑声哑气地说。

“这个恶棍是该完蛋了！”斯大林深表厌恶的说道，“这次大审过后，下次就该轮到他。这个恶棍到时准会跪着求饶。”斯大林瞧了一下手表。“我们大概饿了吧！”席间，他又问，“为何皮利尼亚克要打肖洛霍的耳光？”

“因为皮利尼亚克尖锐地批评了捷尔任斯基的音乐。同时，他的意见又被喝醉了酒在后头转来转去的肖洛霍夫听见了。”

“肖洛霍夫走进了我的包厢时，他嘴里就有好大股酒味。”

“肖洛霍夫要赶走皮利尼亚克，说他在从事反苏宣传。为此皮利尼亚克给了他一耳光。”

斯大林笑了起来：

“这两个多产作家不愿分享桂冠，是吧？一个妒忌另一个。我们只好处分皮利尼亚克，同时，暂时不给肖洛霍夫奖赏。马林科夫说得正确，有的是时间，让他等一等，否则，他很快就会自高自大起来，不知羞耻地自诩为萨尔德科夫——谢德林。”

波斯克列欠舍夫走到我们面前：

“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彼什科娃打来电话，说阿列克赛·马克西姆·高尔基想同您谈谈。您有何指示？”

“那个好吵闹的妇人真不叫人安宁！告诉他，晚上我们拒不进行交际性谈话。”

波斯克列欠舍夫走后，斯大林问我今天是否有排演，我回答，首演之后演员们都要休息一段时间，斯大林仔细端详着

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你天生是一个刻苦耐劳的人吗？”

“很难说，也许我跟所有妇女一样，也具有一定的弱点。”

“你应该去看看对被告人的审讯。”

“为什么？”

“锻炼得更坚强对创作工作者是有好处的。”

我第一次迈进了斯大林那间不大、质朴而又相当舒适的房间的门坎。我们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很抱歉，薇罗奇卡，”斯大林忧虑的说道，“我们要忙整整一星期，一场政治大审判就要开始。假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知道，他用奶水喂出的是怎样一些恶棍，那才有意思哩。”

时钟敲过了七下。夜已经过去了。斯大林躺在床上吸着烟斗。他闷声闷气地说道：

“你同那个红头发皮利尼亚克睡过觉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除了您我谁也不需要。”

“我相信你，你好象也变得懂事了，是吗？我非常高兴你又回到我身边。”

直到下午两点钟，他才放开了我。

66

皮利尼亚克履行了诺言。我们一起动身到他的老朋友莉季亚·阿列克谢耶夫娜·阿维洛娃那里去了。

鲍连卡，你来了，真叫人高兴，”她说“我已经很久没看见过您。”这就好啦，我要用家常馅饼来招待您。”

我大吃一惊，难道这个老妇就是那位唯美主义者契诃夫一度钟爱过的人！得知我是演员，她说道：

“我很久没去剧院了，我不懂现代剧。剧中的主角非常矫揉造作！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桃樱园》、《万尼亚叔叔》、《海鸥》可不是那样！”

谈到此，她的眼睛变得淡蓝淡蓝的，焕发出温柔的光彩，一下子漂亮起来。于是我相信了，正是这样的女人值得爱一辈子，值得跟她走遍海涯天角。

莉季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迈着小步，开始摆桌子吃饭。她先铺上雪白的花边桌布，然后拿来了堆积如山的馅饼。

“请随便吃吧！这些馅饼，有果子馅，马铃薯馅、罂粟浆馅，都是新鲜的，今天才烤好，等茶叶煮开了，我们就从茶炊里倒茶喝。招待不周，请别见怪，我的储备都用光了，一时没有精力去站队买东西。”

“我得离开一会儿，”皮利尼亚克忧虑地说。

“鲍连卡，出了什么事？刚刚才来，怎么又急着要走？坐不住的人，老是这样匆匆忙忙的！”

“我突然想起得去邮局跑一趟，拍一封加急电报。”

“我的老天爷，还发什么电报？邮电分局全都已经关门了。”

皮利尼亚克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大包小包地带了些东西回来：

有黄油、罐头、茶叶、可可、干酪、乳渣、香肠、糖、饼干和一大束迷人的鲜花。

莉季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感动万分，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

“谢谢，亲爱的！我非常爱你！你是个好人。如果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所有作家，都这样给予人们以快乐，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明和纯洁呀！”

我问：

“莉季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您现在还写点儿什么吗？”

“身子骨完全跨了，今年已经73岁了，不过，还是尽量写点儿什么，可有谁要呢，全是白费。我时常回忆自己的一生：初恋、我与伊萨克·列维坦的友谊，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相遇相识。从那难忘的一天起，时间一晃就过了47年，整整一个时代从身旁流逝了。我埋葬过许多亲朋好友，这些人如今几乎全都不在人世了，而契诃夫——我唯一的情人——我却不能埋葬，我天天去墓地与他相会，只有当我病得不能起身时，才不到那里去。他对于我来说，不只是圣像，他比圣像更神圣。我们当时太优柔寡断，心肠太软，害怕把彼此的命运联在一起，原因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已经有了奥尔加·列昂纳尔多夫娜·克尼佩尔，这个女人爱发号施令，盛气凌人，又十分执拗，而我呢，又有丈夫和三个孩子。”

“您与克尼佩尔要好吗？”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我觉得克尼佩尔故意要使契珂夫短命。她从来没爱过他。安东·巴甫洛维奇成了她的招牌。而他却是多么想有一个家庭、孩子和宽敞的住宅呀？！我呀，要把这一切写完，那时我才会安

然地死去。我不会活很久的，我允许在我死后出版我的书，同时想请鲍利亚写个序言。遗憾的是，我没能将蒲宁和其他挚友的全部书信保存下来。今天，有关他们的回忆不时髦了。新的一代连听也没听说过，在国外，在法国，还居住着俄罗斯作家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根本不知道，最后一位俄罗斯古典作家库普林这位语言大师早已谢世——可怜的人，双目失明，一直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就说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列米佐夫吧，他的日子也不是一帆风顺。我打心眼里可怜他们。”

“如果您还不感到疲乏，请您谈谈列维坦吧，他的写生画真令我欣喜若狂。”

“怎么会疲乏呢，回忆使心灵感到快慰，瞧吧，我不已经全身是劲了吗！我们，也就是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伊萨克·伊里奇·列维坦、导演兼画家列奥波特·安东诺维奇·苏列尔日茨基和我曾一块去过普廖斯，去过伏尔加河。城郊路旁，撑有一把巨大的白色的伞，那就是列维坦写生之地。那一天真是热闹极了。普廖斯市内教堂的钟声齐鸣。画家看着一群群妇女们从身旁走过，他们做过弥撒之后，正回乡下去。过了一会儿，路上空无行人。广阔的原野上，是酷夏午后时分所特有的宁静。太阳、蓝天和赤热无人的大地。这时，一个老妇人从沟壑里走了出来。她头上包着白头巾，手捧着圣饼和祭品。这位朝圣老妇一瘸一拐，慢慢地走到伊萨克·伊里奇前面停了下来，她柱着一根曲拐杖。当时，烈日当空、低垂在眼前的黑纱巾已帮不了老妇人的忙，于是，她将纱巾扯得更低。。老妇人久久地凝视着笑容满面的艺术家，嘴唇不停地扇动着，悄悄地说着什么。随后，她

画了十字，从包袱里掏出一个戈比，战战兢兢地把它放进了画家的油彩盒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便扬长而去。列维坦捏住这枚暖呼呼的硬币，心情万分激动，他那温柔的目光一刻不离地目送着老妇人。从那时起，他一直保存着她的馈赠，彷佛它是护身符，片刻不离。

“伊萨克·伊里奇没来得及完成《刈草》这幅画，死神就抓住了他。当时，他正在创作一幅最富有人生乐趣和充满阳光的作品。在希姆基时，列维坦着了凉。他病倒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守候在他床边，一直寸步不离。出殡之后，我们才在他的写字台里发现了一札书信。画家请求契诃夫、谢洛夫、涅斯捷罗夫、波列诺夫、科尔祖欣烧掉这些信件。那年的夏天异常优美，丁香花开了两次。七月的黄昏，虽然室闷乏人，但粉红的和雪白的鲜花几乎一直延伸到了窗台边。”

阿维洛娃的女友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别什科娃也来到这里做客。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身体怎样？”阿维洛娃问。

“很糟，我担心，他注定要离开人世了，”别什科娃一边拭泪，一边说道。

我们都发狂地画着十字。

“能给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什么帮助吗？”善良的波利尼亚克神色惊惶地说道。

“已经晚了，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本来我们希望把他送到意大利或者瑞士去治疗，但斯大林不准许。现在他没指望了，住在戈尔基市，如同被监禁了一般。医生、教授、专

家成天围着他转来转去，似乎生怕他逃跑。”别什科娃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高尔基帮助过多少人出走呀！又使多少人没有惨遭饿死呀！还使多少人进入了文艺界呀！最近几天，他实在受尽了折磨，于是拿定主意给斯大林打电话，打算给他谈点什么重要的事。但波斯克列欠舍夫这个癖性冷酷的奴才在转达斯大林的话时说道：‘高尔基同志应该以书面材料告诉我们，他究竟需要什么，我们将迅速给他以各方面的帮助。’”

别什科娃痛哭起来。

“早就应该替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换个气候条件好的地方，政府很清楚，莫斯科郊外对他的健康是极其不利的。”

“不幸的高尔基，”皮利尼亚克忧郁地说道，“这样一个非凡的伟大人物就要离开我们！不给人家保护，总该让人家活下去吧！”

67

7月18日，高尔基去世了。红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旁。悼词……悼词……无数的悼词……致悼者无不潸然泪下。同我站在一起致哀的有波利尼亚克、阿维洛娃、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她是诗人、剧作家、翻译家、俄罗斯著名演员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史迁普金的孙女；另外，还有一些作家：魏列萨耶夫、奥尔加、福尔什、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娃；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和导演：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卡恰洛夫、塔拉索娃、莫斯克温、塔尔哈诺夫、克尼佩尔——契诃娃。我看见神情沮丧的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霍德，由齐娜伊达·拉伊赫搀扶着同他忠实的朋友和"追随者"们站在远处，其中有最忠诚、最高尚也最有才干的萨沙·格拉德科夫。

晚上，按照俄罗斯的风俗，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在自已家中举行了悼宴。席间，她说道：

"多年来我常到离我们住宅不远的教堂去。我和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每年都要给教堂主持和一切朝圣者一些物质上的帮助。我不愿破坏这种好风俗，在高尔基生病期间，我更是按时进贡。上个星期我被赫鲁晓夫叫去，当然他不是要过问作家的病况。开始，他责备我不该去教堂，俨然摆出一副慈祥而富有同情心的面孔，随后就大言不惭，说什么要'驱散一切东正教徒，要将教堂变成俱乐部和影剧院'。我请求他别当着我的面亵渎圣灵，可他却板着面孔吼道：同志，小尼基塔街上的那幢私邸必须腾出来！我这个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都没有那样的住宅。您的高尔基已经离死不远，而您，他的寡妇，有两间屋子就足够了。'我回答，除非我死了，房子才会腾出来。'事后，我马上气愤地给加里宁写了一封信，终于，社会舆论界出面干涉了此事。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是眼高手低。政府方面一致同意把那幢房子改建成高尔基纪念馆。"

"叶卡捷琳娜·巴甫洛夫娜，"萨沙·格拉德科夫说，"请允许我在《文学报》上发表一篇有关此事的文章。"

别什科娃微笑了一下说：

"萨沙，谢谢您，无论是谁也不会登载那种文章的，只

有经斯大林本人许可才能拿去发排。”

格拉德科夫不甘心地说：

“试一试可以吧？”

“徒劳无益，你这样做会被列入‘黑名单’的，到那时，您的文学之路就将被永远堵死。”

68

人民大众的恐怖力量应当得到支持。

——列宁

矮个子叶若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开车来接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今天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道，“我们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去吧，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同志想同您谈谈。”

日丹诺夫只有四十岁，但由于臃肿，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他的思想虽然算不上深刻，但却十分强硬，与信念上的狂热融合得天衣无缝，而且，他的这种狂热远远超过他在党内的大多数同僚。基洛夫被害之后，日丹诺夫作为列宁格勒的全权代理人，曾一度血洗该城，日丹诺夫盯着我问道：

“大剧院的演员仍对歌剧《静静的顿河》的乐曲有何感想？”

在这方面，我曾饱尝苦头，经验告诉我，对领袖们说话，决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此刻回答说：

“给阿克西尼娅配的曲子好极了，我唱起来很带劲，勃

罗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也唱这个角色，为了演这场戏，我每天都要跟她争个头破血流。”

日丹诺夫露出大马牙笑了起来。显然，我那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因为捷尔任斯基是他特别宠爱的作曲家。这时，斯大林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开始吧！”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使您免遭了很多不幸”，他说，“现在您知道了吧，我们对您是多么信任！作为一名公民，您正面临严峻的考验，过不了几分钟，我们就要去出席对叛徒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审判。判决之后，就要让您去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其它工业城市的知识分子集会上进行演讲。您应当把这样的任务视为政府派定的工作。我向您保证，我们会予以报答的。”

“如此重要的任务我担当得起吗？”

“还有些什么具体问题吗？”斯大林问。

波斯克列贝舍夫走了进来：

“亚戈达同志在会客室。”

“让他进来。”

斯大林近乎温柔地说：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你把一切都准备就序了吗？”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好的，我们马上就去，日丹诺夫同志坐我的汽车，达维多娃同志同马林科夫和叶若夫乘一辆车，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你留下来，晚上再同什基里亚托夫一起来参加审判。”

政府车队一开出克里姆林宫，城市交通就暂时中断了，行人车辆纷纷为它让路。卢比扬卡被特警围得密密实实，引起了许多许多外国人的注意。我们经过正门进入了内务部大厦。弗拉西克、阿格拉诺夫、叶若夫在楼下等我们。会合之后，一行人沿着擦得锃亮的楼梯上了二楼。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的办公室听您使用，”亚戈达奴颜婢膝地说道。

“应该把窗帘放下！”斯大林吩咐道，“白天的光线会影响工作。”

斯大林坐到了人民委员的圈椅上。椅子上方的墙上悬挂着御用画家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为他画的肖像。

阿格拉诺夫吩咐送来了茶和火腿面包。

“同志们，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取乐，而是工作，”斯大林干巴巴地说道，“我和您还挣到这份佳肴哩。”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带进了办公室。维辛斯基也直接走了进来，连门也没敲。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能参加吗？”

“坐到我身旁来。”

我通过一些原来熟悉的特征，认出了眼前的被告。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面色苍白、双颊凹陷，伤痕累累，季诺维耶夫穿着烫平的灰色衣服，加米涅夫穿着黑色衣服，里面是由于经常洗涤而变黄的衬衣，系着显然是别人穿旧了的，过时的领带，脚上是破旧的皮鞋——这一切使他们毫无光采。他们坐在了指定的凳子上。季诺维耶夫双眼朦胧，无精打彩地将在场的人环顾了一遍。有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季诺维耶夫微微显出惊奇甚至某种慌乱的神情，死死地盯住了我，我

周身象触电般震颤了一下。

“安德烈·雅努阿利耶维奇，您做为苏联总检察长，应当首先提出问题，”斯大林说。

“季诺维耶夫公民，承认自己有罪吗？”

“承认，”他低声回答。

“加米涅夫公民，您呢？”维辛斯基冷淡地重复了同一个问题。

“承认，检察长公民。”

加米涅夫被带走了。斯大林问季诺维耶夫：

“复述一遍您在预审中所说过的话！”

“我可以确信，坦白悔过能保住我的性命吗？”

“您可以不相信斯大林，但必须相信政治局。”

“我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是做买卖吗？”

个子矮名声高的叶若夫尖声大叫：“斯大林同志不会说谎，不会昧着良心欺骗人，季诺维耶夫公民，这一点您是非常明白的！”

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相继来到人民委员办公室，跟大家都握了手。

“我想查明一件事。”维辛斯基说，斯大林开恩地点了点头。

“国外的托洛茨基和国内的季诺维耶夫曾竭尽全力想尽早杀害基洛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加米涅夫在1934年6月受托一季联合中心的委托，到了列宁格勒，与那里的一个恐怖小组头子雅科夫列夫就暗杀基洛夫一事进行了谈判。他们不仅要杀害基洛夫，同时，他们还策划了一系列恐怖活动，企图暗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和奥

尔忠尼启则同志。请问季诺维耶夫公民，我说的是否是实情？”

“是的、检察长公民。”

“您还想补充什么？”

“1932年年底，一切就昭然若揭，我们的希望已经破灭……。事实是，党的总路线胜利了。我们赤膊上阵，争夺权力这一点，被彻夜揭露了，我们没有丝毫原则性和思想性。”

维辛斯基：“1933年5月8日，也就是恐怖活动准备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季诺维耶夫却向联共（布）中央发了一封信，不仅说要痛改前非，而且还装模作样地发誓要求远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信心的结尾他这样说的：‘我请你们相信，我说的是实话，而且仅仅是实话。请你们允许我回到党的队伍中，给我机会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工作。我以革命者的诺言保证，我将成为一名忠实的党员，并将不遗余力地赎清自已在党和党中央面前所犯的罪过。’1933年6月16日，《真理报》刊登了他的文章《两个政党》。季诺维耶夫在其文章中竭力证明他对党的忠诚，一边猛烈抨击机会主义，一边为党的胜利大唱‘赞歌’。这是发生在1933年5月8日和6月16日的事，也就是1933年的夏天，但是，据侦查表明，就是在这个夏天，季诺维耶夫中心却商定指派脱党份子巴卡耶夫去实施恐怖手段。季诺维耶夫公民，这一切为什么如此自相矛盾？”说到此，维辛斯基提高了嗓门，“显然，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又想与侦查员打打交道，是吗？”

季诺维耶夫吓得浑身一抖。抬起的肩头又垂了下去。斯

大林从书桌后面走过来，身旁紧跟着大个子鲍克尔——斯大的私人卫队长。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息怒！”

苏联国家领袖慢慢靠近这个使他恨之入骨的被告。季诺维耶夫一下子从凳上溜下来，跪在了地上：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饶命吧！我已经被打得受不住了！我恳求您，饶恕我吧！”

“畜牲，你有什么权利称呼斯大林为同志？”严厉得可怕的叶若夫高声喝道，“闭上你的嘴，母狗！恶棍！你忘了自己身份！你这个弯腰驼背的犹太佬给我记住，‘同志’这句词对你已经不存在。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臭耗子！”

“明白，首长公民，”季诺维耶夫言不由衷地低声回答道。

斯大林问：

“你想对我们谈点什么？”

“斯大林公民！”季诺维耶夫跪在地上说道，“原谅我吧。您想想，我当初在拉兹利夫时是怎样掩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您最知道，为了党我曾做了多少贡献！我害怕侦查员，他们打我，用针扎，用烧红的烙铁烙。我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让我挨饿，而且一夜一夜不让我睡觉，想喝水，而囚室内又只放了一罐盐水，老鼠也不让安宁，我被关在潮湿的地下室里。”

“住口！你的口才我们早已领教过。而且，我们已经离开了主题，”斯大林打断话头，“伤感的抒情我们听够了！”

莫洛托夫插话说：

“是谁允许这个坏蛋在我们面前表演卑鄙无耻的滑稽戏？”

“好吧，我将按你们的要求说，”季诺维耶夫用勉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请允许我喝一杯热茶吗？”

茶和火腿面包拿来了。见到腹内空空的饿汉扑向食物的那种贪婪象，真叫人寒心。

“如果你的供词使我们感到满意，”维辛斯基说，“还会给你肉汤、鸡肉、白兰地、水果、鲜菜。”

“还要给这种贱人灌白兰地？”过去的小钳工、如今心宽体胖、勋章满胸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咆哮道。

季诺维耶夫用央求的眼光看着斯大林，请求允许他上趟厕所。

“撒在裤子里，下流东西！”过去的流浪儿叶若夫尖声叫着。

维辛斯基以多少含点责备的花腔说道：

“被告天天都要受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检察长转向叶若夫说道，“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位女士，这套就算了吧，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决不留情！！”

“那有什么关系，让她学会认清敌人嘛，”斯大林并无恶意地信口说道，“我想，这门科学对我们都有益，它就像药剂止腹泻，是非常必要的。”

我实在无法忍受，于是说道：

“斯大林同志，请您允许我回家吧？我感到有点疲乏。”

领袖们向我这边转过身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怎样约定的？”日丹诺夫说。

只好留下。季诺维耶夫去过厕所后又被押送队带了回来。斯大林问他：

“你是交待实质性问题呢，还是像过去那样有意蒙混过关？”

“斯大林公民，我应该坦白什？”

“开始审问时你就说要悔过。我们想知道，你所说的究竟是什么罪过？”

“我和加米涅夫是集团的首领。我们曾得到托派大知识分子的巨大支持。由于下毒方法计划得妥当，我们成功的毒死了国家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苏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古比雪夫和作家高尔基。在列宁格勒，我们策划和杀害了基洛夫。”

“说出全部同谋者！”维辛斯基要求道。

“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巴恰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帖尔——凡加尼扬、德雷策尔、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哥尔茨曼、克鲁格里扬斯基（化名弗里茨·大卫），奥利别尔格、别尔曼——尤林、M·卢里耶、H·卢里耶；列宁格勒州工会主席柳德米娜·沙波什尼科娃、波泽恩、克谢诺夫托夫。我们全都加入了同一个集团。”

“你们准备的暗杀行动是针对那些人？”叶若夫问。

季诺维耶夫垂下了头。

“瘦鬼，回答问题时，应该把头抬起来！”小个子元帅吼叫道。

脸色苍白，周身颤抖的季诺维耶夫鼓足勇气说：

“我们准备杀害日丹诺夫，伏罗希诺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

“是使用恐怖手段吗？”维辛斯基问。

“是的，检查长公民。”

“你似乎还没有把你们要杀害的人全部说出来？”维辛斯基冷冷地说。

四周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还准备杀害斯大林。”

“季诺维耶夫公民，请你解释一下，你们的恐怖行动是什么目的？”

“我们准备进行政变，夺取政权。”

斯大林失去了自持力，一个箭步扑向季诺维耶夫，在鲍克尔的帮助下，把他从板凳上推倒在地，然后两人一起开始用皮靴又踢又踹。

斯大林口沫横飞地大喊大叫：“我忘不了你这条狗和加米涅夫一起在1917年10月10日和16日是怎样故意投票反对武装起义的！”

季诺维耶夫一边吻着斯大林的皮靴，一边卑微地望着他的眼睛。

“斯大林公民，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也犯过错误！”

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说：

“瞧瞧，多么狂妄的人？他竟然把自己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相提并论？同志们，这简直荒谬透顶！”

“把被告带下去！”维辛斯基向押送队发出命令：“按最高等级给季诺维耶夫吃顿饭，另外再赏他一些酒喝。”

亚戈达转向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对这件工作满意吗？”

“我们将给予您和您的全体工作人员重奖，使你们终生满意，”斯大林若有所思的宣布……

卫队又把加米涅夫带了进来，他表现得比季诺维耶夫勇敢一些。

“我们想知道，你这个名叫罗森费尔德的犹太佬为什么要取一个俄罗斯假名？”

聪明的加米涅夫肯定着[?]回答说：

“我想提一个问题来作为对您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乌里扬诺夫要取名为列宁，斯克里亚宾要取名为莫洛托夫，朱加什维利要叫斯大林，索别尔松要叫拉狄克，拉多梅斯利斯要叫季诺维耶夫，弗尔斯京别格要叫加涅茨基[?]，捷尔一彼得罗相要叫卡莫，维奥尔仓斯[?]要叫马尔托夫，盖尔芬德[?]要叫帕尔乌斯，别利托夫要叫普列汉诺夫？”

“季诺维耶夫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志壮胆，而你，一副贼党的丑脸，则拿列宁和斯大林同志的名字来逞能？”矮子叶若夫歇斯底里地大嚷道。他手中握着一根沉甸甸的铁头皮鞭，“你没受够？还想试试吗？”

“我拒绝继续供述，”加米涅夫郑重地说道，“送我回囚室，我宣布绝食。”

“叶若夫同志激动了一点，”维辛斯基说道，“他只是开开玩笑。”

加米涅夫坚定地说：

“只要叶若夫公民不从房间里出去，我拒绝回答问题。”

"你忘了我们的协议？"斯大林慢腾腾地说道，"你自己何苦要去扮演一个经不住说笑的人呢？你忘了1933年基洛夫是怎样帮助你和季诺维耶夫恢复党籍啦？可你们把他杀害了。高尔基帮助过你，经过他的斡旋，你才被任命为科学院出版社社长。而你怎样为此报答他的呢？你把这位年迈的功劳卓著的作家也收拾了。这一切我们记得清清楚楚！你当上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后，就让叛徒乌格拉诺夫来操纵莫斯科的党组织。你以为，列宁去世后你就将成为他的继承人，把人民的功绩和我们的党扭转到另一个方向，走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和复辟资本主义，是吗？"

加米涅夫镇静地说：

"斯大林公民！我是一个被告，一切完全在你们权力的摆布之中。在克里姆林宫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也承担了一系列罪名，您曾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发誓，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可是，在有政治局成员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出席的审讯中，您为什么允许叶若夫公民如此放肆？"

斯大林恶毒狠辣地讥讽道：

"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你打算从 被告 转为 原告人，是吗，你这种诡计休想得逞。我们再次问你，你为什么要进行恐怖活动，杀害了列宁格勒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谢尔盖·米隆诺维奇·基洛夫？为什么要毒死对谁都无妨碍的高尔基？难道他的罪过在于他所写的东西人民不需要？"

"我已经全部招认了。斯大林公民，再安排一次死刑的执行对您又有何用呢？我已经没有精神来听这一切骇人听闻的事了。"

莫洛托夫肉麻地说道：

"再好好发挥一下'创造性计划'吧！这里可以畅所欲言。把同谋者说出来！"

维辛斯基矫揉造作地说：

"斯大林同志，他既然做了这样的回答，难道我们还要以什么政治语言来同这些人交谈？难道我们无权使用刑典这唯一的语言去同他们谈话，难道无权把他们视为刑事犯，视为不可救药和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吗？，加米涅夫承认，恐怖的组是帮助他们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而且，只有依靠这类恐怖斗争才能最终成功地实现托洛茨基一季诺维耶夫联盟之间的合谋。他们就是靠恐怖为纽带联合起来的。"

加米涅夫用不经意的眼光瞧着自鸣得意的检察长说："很遗憾，我们企图借以实行政变的花名册，侦查员们和亚戈达公民本人都已经有了，要知道，亚戈达和阿格拉诺夫公民出席过每一次审讯。"

维辛斯基："季维诺耶夫公民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你拉下水的？"

加米涅夫："他历来都站在反对派立场上。所有这些年来，我们都站在一起。"

维辛斯基："你还没回答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问题！"

加米涅夫："我们打算拘捕斯大林公民和苏维埃政府成员。"

维辛斯基："拘捕和预谋暗杀是完全不同的！在讯问笔录中，记录的是另外一种说法：你，罗森费尔德——加米涅夫公民，准备杀害斯大林同志和他的战友！你皱眉头干什

么？难道我们曲解了你的主要意思？难道我们在故弄玄虚？”

加米涅夫：“不是，您说得对。”

维辛斯基：“为什么你想杀害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公民，”被告人加米涅夫站了起来，“检察长公民！苏联政府成员公民们！对全部罪行我已经坦白交待了，同谋者的姓名也说出来了，我仅向你们提出唯一的请求：留下我的性命。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我现在确信，党及其领导的政治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它证明社会主义的政治是能够胜利，劳动大众也是承认这一胜利的。”

维辛斯基：“这一声明是毫无原则性的，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声明者的恬不知耻，它是一个绝妙的自白，表明他们之所以要同党的领导人展开斗争，正是因为党的政治路线取得了胜利。”

加米涅夫：“我们当时以为，党内可能会发生分裂，但我们的预想破灭了，于是，只剩下两条路：或者诚心诚意地彻底结束反党斗争，或者把这一斗争继续下去，但是，继续下去已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失去了政治行动纲领，扯不起大旗，即是说，要继续下去就只有靠使用个人恐怖手段。我们选择了后者，开始走第二条道路。”

维辛斯基：“罗森费尔德——加米涅夫应该说得更彻底一些，既然他把第一条道路称之为诚心诚意地放弃斗争的道路，那么第二条路就应该被描述成用可耻的手段进行可耻的斗争的道路。”

加米涅夫：“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因此我们以无比的憎恨去反对党的领导，渴望获得政权，而且，我们一度离

它已经很近，但最终还是被历史发展进程抛开了。”

维辛斯基：“怎样评价你在1933年写的那些文章和申明，以及你在其中所表达的对党的忠诚呢？是欺骗吗？”

加米涅夫：“不，比欺骗更坏。”

维辛斯基：“是背信弃义？”

加米涅夫：“还要坏！”

维辛斯基：“比欺骗坏，比背信弃义坏，——那就只有叛变！”

加米涅夫：“您终于找到了这个词儿。”

被告被带走了。后来，亚戈达象饿鹰一般扑到我跟前：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在此签个字，保证不泄露秘密。季维诺耶夫和加米涅夫今天招供的问题——属于国家机密。”

我走到正同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热烈交谈的叶若夫跟前。仅仅在此刻，我才注意到，尼古拉·伊万诺夫奇的右腿微微有点跛，但不厉害，几乎不易察觉。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叶若夫说，“这里的全部谈话您都得好好地记住！最主要的是记住万恶的两面派季维诺耶夫和加米涅夫的行为。我们将额外地向您进行解释，让您熟悉现有的速记记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亚戈达要我签字保密，你知道吗？如果我这样做了，到时我怎能完成斯大林同志和日丹诺夫同志的任务呢？”

叶若夫迈着小步匆匆到斯大林身旁，向他说了些什么。斯大林当着在场的领袖们的面，不想过于明显地表示出他对我的好感。

“如果人民委员需要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签字的话，”斯大林颇有分量地说道，“那么，他也应该同样要求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叶若夫、维辛斯基同志和我签字，是吗？”

亚戈达顿时哑口无言。

“我们在哪里用餐，在别墅还是克里姆林宫？”伏罗希洛夫问斯大林。

斯大林把弗拉西克招呼过来，他适当地安排了午餐，并说出了应该邀请来就餐的那些人。

我问叶若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可以回家去吗？”

斯大林插了进来：

“达维多娃同志，您和我们一样，干得很出色，应该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

马林科夫邀请我坐上了他的汽车。

午餐在场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琼尼、亚戈达、维辛斯基、阿格拉诺夫、奥尔忠尼启则、皮达可夫、卡尔·拉狄克、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马林科夫、波斯克列欠舍夫、叶努启则、布哈林。

“同志们，”斯大林说，“我再次要求你们提高警惕，必须对每个党员进行十分严格的审查。很多敌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党内。我说出一些数字，大家就明白了：因季维诺耶夫和加米涅夫一案被逮捕的就有九万人。大规模的恐怖笼罩了全国。对每一件犯罪行为我们都应该给予毫不留情的反击。我们不应该反对使用暴力。我提醒同志们，列宁同志在1922年写道：‘审讯不一定要禁止使用恐怖手段，但必须说明使

用它的理由，在此，我们把它作为一条原则，使它合法化，这并不难，用不着装假和美化。不过，必须对此进行尽可能广泛的说明侦查员必须从被告口中掏出口供。’”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同志在研究干部问题，他抱怨说，没人愿意去伐木场、水利建筑工地和新建城市工作。现在我认为，这样一来，劳动力一定会大量过剩。”

安德烈耶夫：“我早就说过，对付季维诺耶夫和加涅夫的方法是枪毙！别再跟他们讲礼，反正他们不会再变成另一种人，劳改营对他们也没有用。”

什基里亚托夫：“在同敌人的斗争中，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只要行之有效，可亚戈达同志又过分自由化！他还在同最危险的罪犯捉迷藏。在此最好是想一想，我们当初是怎样追捕恐怖主义者，白匪军官萨温科夫的！”

皮达可夫：“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清除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斯大林同志说得正确，对犯罪行为只能予以严酷的惩罚。”

斯大林：“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为何不吭声？”

赫鲁晓夫：“从前，俄国沙皇是当着全体诚实的人民的面在红场高台上处死罪犯的。这是一种特殊的象征。我建议，对叛徒——卖国者审判之后，应该把他们当众吊死在红场上。”

卡冈诺维奇，“好主意，我完全支持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还得认真地考虑考虑。过去有些好传统值得继承。就这个问题必须问问总检察长，听听他的

意见！”

维辛斯基："我觉得，最好在审判之后再做出最终决定。"

伏罗希洛夫："我们要把红军和红海军的干部统统整顿一下。"

斯大林："克利姆，你早就应该听从人家的建议这样去做了。而你呢，拖拖沓沓，一直动摇不定。"短暂的停顿。"不过，总的说来，我们的机关工作得还是挺认真的，但要摘得桂冠还为时过早。我们要把劳改营设在偏远地区，尽量减少开支，同时，又要有利于在那些地区发展工矿企业，具体地说，要设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卡累利阿、西伯利亚以及必须移民去的北极地区。要派信得过的人负责管理劳改营，同时又别让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呆得太久。犯人要送进矿井、派去铺路。在同一个地区，既要安置男的，也要安置女的。这一点我已经说过，男人在超额完成计划之后，可以征得领导的同意去选择一个女友，但是，这一条不得加以滥用。如果女人生了孩子，并给孩子取了另外的姓氏，那就可以把这些孩子送进孤儿院去抚养。要鼓励生孩子。法庭判决时必须附加一条：彻底没收一切动产和不动产。"

维辛斯基："同志们听听，这一指示多么英明！多么令人惊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绝对正确！"

斯大林："我还没讲完！莫洛托夫、亚戈达、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等同志，必须在十天之内建成第一批拟定关押五百万人的劳改营。"

卡冈诺维奇："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难道您决定赏给恐怖组织头子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一条命？"

斯大林："我们不会先定框框。我们还有总检察长，有最高法院，有人民陪审员，他们也有权决定叛徒卖国贼的命运。"

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薇罗奇卡，您有什么话要说？"斯大林躺在我身旁，倦慵地问道。

我紧搂着他，贴在他身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顿时情欲大发，在这一刻里，他又成为了一个普普通通、有血有肉的凡人。

"简直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来您竟然被如此可恶的敌人包围着，时时刻刻受到死亡的威胁！"

斯大林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

"薇罗奇卡，斗争很残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你 亲爱的，能给我力量。马林科夫曾把大歌剧院的歌唱演员娜塔莉娅·什皮勒送给我。起初，我还喜欢她，年轻漂亮，身材苗条。每次晚饭后，她都显得十分主动。哎，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和我亲热的那劲头，就仿佛我是她的同龄人，是她第一个钟心爱的男人。我曾问她：

"'你为啥这样上劲儿？'"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是我地下天上的主宰！能永远与您在一起，我将感到万分幸福！'"

"薇罗奇卡，你是知道的，我对这种婆娘怕得要死。分手时，她还对我说：'斯大林同志，为了您，我宁愿终生离开舞台。'薇罗奇卡，只有同你在一起，我才真正感到快活。别生我的气，无论谁也不能取代你。你说说，你还需要什么？难道你也像她们那样妄自菲薄，只会做爱吗？"

"谢谢，亲爱的，我什么都会！"

69

党……永远正确。

——托洛茨基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摆脱自己的过去。

——列宁

8月21日，《真理报》刊登了尤里·皮达可夫的文章。我在此摘引一节：

“全世界劳动人民热爱自己的斯大林，并为他感动骄傲。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的旁门左道，与列宁主义路线毫无共同之处，唯有斯大林才一直是列宁主义路线在新的条件下的继承者和缔造者。我们伟大的斯大林的路线，是唯一正确、唯一所向无敌的路线，它在这场斗争中又取得了胜利。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极度虚荣和妄自尊大，使他们沦为了两面派，走上了对党说假话、撒大谎的卑鄙途径，必须把他们这样糟粕打扫干净。现在，内务部揭露了这伙匪帮，是一件大好事。光荣属于我们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更加提高警惕，帮助党，帮助内务部这柄无产阶级专政手中的出鞘利剑，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并及时予以打击。”

我知道，皮达可夫实际上是憎恨斯大林及其近卫军的，这个人的才干和能力是无与伦比的。据说，“左派共产主义

者”在1918年时曾认真地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能否让皮达可夫去取代政府首脑列宁，斯大林当然知道这一切。所以，皮达可夫于1937年1月30日被枪决。

苏维埃宫的圆柱大厅呀，有什么你没看见过？又有什么你没听见过？8月19日到8月24日的第一次“公开的”政治大审判，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当时，以乌利希为主席的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就是在此判处了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及其同谋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枪决。

例行晚餐时，叶若夫咀嚼着每一个字眼，津津有味地讲述道：

“一大早，乌利希、维辛斯基、亚戈达、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什基里亚托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同志和我，就到了卢比扬卡。加米涅夫走出囚室时，一声未吭，他还以为我们是去祝贺他获释出狱呢。但一见到我们的脸色不对，他就明白了一切，不过仍旧不吭一声。这狗杂种，知道自己有罪，就装哑巴。好出风头的大傻瓜季诺维耶夫是用担架抬出来的。一路上，他不停地嘶叫着：‘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饶命呀！’‘我不想死！’临到枪决时，他竟大声吼叫起来：‘我毫无罪过，我是被迫污蔑自己的！’”

斯大林朝地上唾了一口痰，神色阴郁地说道：

“就是要这样对付一切反对我们的人！”

客人们都未吭声。

70

我们在索契休假。斯大林特别赏识的日丹诺夫来了。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亚戈达算帐的时候到了，”斯大林说道。

当时，我们三人正在花园散步。

“我同意您的看法，”日丹诺夫回答道。

“我们派谁去接替这个职务呢？”

“我提议让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去，他好斗，有毅力，性格和气质都很坚强。”

“您给莫斯科发个电报，让全体政治局委员知道我们这个提议。”

“怎样处理亚戈达？”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建议暂时让他当邮电人民委员。”斯大林冷笑了一下。“没关系，我们很快就将在他脖子上套上死结。”

我心里高兴得开了花……速记员被叫来之后，日丹诺夫口授了一份电文：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认为必须迅速地让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之职。亚戈达在揭露托—季集团的斗争中明显地表现出无能。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方面落后了四年。这一点是全体党的工作者和大多数内务部代表们有目共睹的。

斯大林、日丹诺夫

事过三天，卡尔·维克多罗维奇·鲍克尔前来禀告斯大

林，说亚戈达因一件急事已到此地．斯大林当时正在图书室里读以往的《真理报》合订本。他就在那里接见了亚戈达。我在旁边的一间屋里，所以听到了整个谈话。

斯大林问道：

“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你在生我们的气。对吧？政治局认为你是一个坚毅顽强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决定委派你到最落后的部门去。你在我们眼中，一直是个无可指责的契卡人员，所以我们仍旧相信你有能力调动起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

“您应该把这个新的任务当作光荣的使命，”日丹诺夫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您直说吧，您是否准备逮捕我？”亚戈达低声下气地问道。

“您真是个迫害狂，”斯大林语气温和地说道，“既然把整个人民委员部交给你，又怎么会逮捕你呢？如果你自认有罪，那就请告诉我们，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谁一起犯过什么罪？”

“请允许我收回这些话，我仅仅是担心。”

这时，传来了马林科夫的声音：

“接下那个人民委员部开始干吧，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深谋远虑、严肃认真的组织家。如果叶若夫同志干不下来，我们还将让您重返原位。内务部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关。亚戈达同志，您神色很疲惫，需要长期休息。”

亚戈达有气无力地说道：

“斯大林同志，我将竭尽全力，绝不辜负您的信任。”

“好的，好的，我们信任您，安安心心地回莫斯科去吧。”他离开之后，斯大林又说：“可怜的小丑，可恶的胆小鬼！”

斯大林重新叫来速记员，以政府的名义口授了一份给叶若夫的秘密电文："昼夜暗中监视亚戈达的一切活动。"

71

我们漫步朝海边走去。繁星满天，星光照亮了我们面前的道路。斯大林充满幻想地说道：

"科学家们在致力于证明行星上是否存在着生命。我想，谁首先登上月球和火星，谁就将获得整个世界。我们——俄罗斯人——应该做到这一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说道，"您曾允诺过，说要讲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事情。我不相信，他就只有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这样一个女人！"

斯大林时断时续地冷笑起来：

"您说得完全正确，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一辈子靠一个女人是不能满足的。我们都不明白，列宁为什么选中了克鲁普斯卡娅这个毫无姿色的女人做自己的夫人！列宁作为一个杰出的秘密工作者，把与伊涅莎·阿尔曼的暧昧关系遮掩得天衣无缝。这女人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有一次，克鲁普斯卡娅偶然在列宁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封阿尔曼的信，她署的真名。后来阿尔曼提出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与克鲁普斯卡娅离婚，但列宁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克鲁普斯卡娅于他更合适。不过。阿尔曼患病后，伊里奇给她写了一封激情荡漾的情书。8月里，他为她弄了一张疗养证。1920年9月24日，他的情妇死在了纳尔契克，她患了霍乱。从那时起，列宁就失去了对女人的任何情趣。"

"您认为列宁是个善良的人吗？"

斯大林的眉头皱了起来：

"列宁比我残酷许多倍。薇罗奇卡，他的事不要谈得太多，白费口舌。有时，装装哑巴也不无好处。"

72

早饭后，斯大林说：

"新拍的喜剧片《大马戏团》已经送来了。我头很晕，不知道该先做什么好？党内的清洗正全面展开。现在拟定在11月召开全苏第八次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到时我们将制定出新宪法。"

应斯大林邀请来看电影的，有日丹诺夫和我。斯大林很喜欢这部片子，尤其是奥尔洛娃的演技。

"立即叫导演亚历山德罗夫来见我们。"

"他不在莫斯科，"日丹诺夫回答道。

"那给叶若夫下一个任务，把此人即刻找来，借此机会也好考考他的工作效率。"

第二天，美男子亚历山德罗夫来到了斯大林跟前。

"脸色怎么这样苍白？我们叫您来，把您吓住了，是吗？"斯大林问道。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有幸见到您，与您交谈，听到您那无与伦比的声音，我感到自豪和幸福。"

"我们不需要虚情假意的奉承，说空话是不会变得更聪明的，你的那部电影——《大马戏团》——我们很喜欢，为此将大大地奖励您。"

“谢谢，斯大林同志！”美男子亚历山德罗夫声音宏亮地道了谢。”我的心激动得快要爆炸了，恐怕，我不能完全表达出我的心意。”

“那您就以拍出一些更象样的片子来表达您的心意和思想吧。”日丹诺夫微笑着说。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大林说道：“我可记得您哟。1927年10月，您好像与爱森斯坦同志一起拍过《十月》那部片子，是吗？显然，由于太年轻，您当时执拗地拒绝了一些建议，始终都自负得要命，是吗？我们建议不要把剧情拖得太长，把列宁同志在斯莫尔尼宫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缩短，可您不同意，您说说，有这回事吗？”

“是的，有这回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导演窘迫地回答道，不知这次谈话的结果是凶是吉。

斯大林笑了一下，像是为他鼓气：

“一个人不仅要善于拍着自己的胸膛大声承认自己的过错，更主要的是及时改正错误，不再重犯。”

“是的，斯大林同志。”

“你这人真机灵，真话一句也不说，有什么可害怕的？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我们叫你来是为了同你谈一件正经事！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我们打算委托你拍一部纪录片，内容是11月25日将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谢谢您的信任，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

“你个人方面有什么要求？”

亚历山德罗夫脸上泛出了红晕：

“我有权提要求吗？”

“既然你已经来了，那你就说说需要什么，别害怕！”

“我和女演员奥尔洛娃没有合适的住房?!”

“柳波芙·彼得罗夫娜是你的妻子!”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好小子，你什么时候把这么一个漂亮小妞抓来做了老婆?当心别让人拐了去!请代我向她问好，住房的事我们尽力解决。”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可以耽搁您十分钟，向您汇报一件事吗?”

“可以，我们全都仔细听着呢。”

“电影《墨西哥风情》的命运很悲惨。根据同好莱坞‘拉萨特’电影公司签的协约，导演谢尔盖·米哈洛维奇·爱森斯坦、摄影师艾德华·卡兹米罗维奇·季瑟和我一同到了美国。为了实现构想，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体力和精力，但到头来却与好莱坞谈不拢。墨西哥画家里维拉和西凯罗斯邀我们去他们的国家。此前，里维拉曾到过莫斯科。他的画，他的小说以及大量的摄影作品，早已使我们认识到墨西哥的风土人情是一个很有意思，绝无仅有的好题材。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募集了一笔资金，解决了我们从美国到墨西哥去考察所必需的费用。1930年12月5日，我们摄影小组越过边境，进入了墨西哥。我们的眼前是一个任何电影都未涉足过的神奇世界，是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印第安部落星罗棋布，保留着远古的遗风旧俗；大自然婀娜多姿，山野森林风姿雪韵；浩瀚沙漠上珍奇无数，除了五百多种仙人掌，还有名目繁多的热带植物。到处是辉煌的历史遗迹，满目是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的伟大文化留下的金字塔、庙宇、观象台、城

堡……它们形象地说明古代墨西哥文明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尽管西班牙占领者曾企图用剑与火彻底毁掉代表墨西哥各民族文化的一切瑰宝，但这些历史遗物仍然流传到了今天。我们发现，现代印第安人脸上还保存着千年古雕像上的某些特征。于是，我们构思出一个有关当地人生活的故事情节：一个人在古朴的环境中出生，在劳动和斗争中成长，成熟，与一个姑娘一见钟情后结婚，最后成为捍为人民利益的英雄，为祖国的独立和繁荣而献身的斗士。作为完整的艺术线条，这一情节应贯穿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尽管星移斗转，杰人辈出，但这一情节却始终一脉相承。可是，墨西哥有一些反动人士，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摄制工作。由于我们在道义上得到了萧伯纳、德莱塞、卓别林、爱因斯坦等人的大力协助，摄制组总算成功地拍下了7万米长的胶片。但后来情况越来越对我们不利，使我们无法再在墨西哥呆下去，我们只好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本来，我们打算回国后对片子加以剪辑，完成我们原来的构思，可由于情况太恶劣，没能把拍好的胶片带回来……”

“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你呀，真是口若悬河，今天，我们国家抓的是一些更重要的大事，”斯大林抽着烟斗，说道，“比你拍的墨西哥电影更重要。我们俄国人干么要卷入其他国家的生活，而且这个国家离我们那么遥远？如何宣扬自己的历史，让墨西哥政府自己去考虑，我们可不能为了寻开心而挥霍外汇。您若打算拍历史题材片，请尽管拍吧。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季米特里·顿斯科依、伊万·博洛特尼科夫、米宁和波扎尔斯基、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这些难道不

都是意义重大的题材吗？讲到这儿，斯大林 起 身 道："再见，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亚历山德罗夫退到门边，转身走了出去。

"这小子有出息！天不怕地不怕！是个英雄！"然后，斯大林转身对日丹诺夫说："好吧，起草个命令，授予他列宁奖章，这样，他才会更加卖力！"

73

夏日迟迟不愿离去，成天阴雨绵绵，很难见到天日。

诗人杰米扬·别德内建议大剧院上演亚历山大·鲍罗廷那部未完成的滑稽剧《勇士》。这个建议被克尔任采夫采纳了。演出任务交给了室内剧院。音乐由梅特纳"改创"，别德内重写歌词。我参加了首场演出。结果，这出剧以失败而告终。全苏艺术委员会通过了措词严厉的决议，两天之后，《真理报》又登了一篇抨击性文章，好像是卡尔·拉狄克写的。斯大林没看演出，但读过文章之后，他说：

"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歪曲伟大的俄罗斯勇士们在历史中的作用和意义！"

杰米扬·别德内的创作生涯甚至生命都处于危机之中，尽管有许多朋友为他说情，但任何理由都无济于事。最后，杰米扬·别德内只好苦苦哀求斯大林接见他。

"告诉别德内同志，"斯大林说，"写作之前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不要翘起屁股乱放屁！"

74

大剧院里一派节日气氛。比才的歌剧《卡门》的首演开始了（导演东布罗夫斯基和克瓦里亚什维利，舞台艺术德米特里耶夫，舞蹈编导伊戈尔·莫伊谢耶夫，指挥艾利赫·克雷别尔，演出地点：科伦剧院、布宜诺斯艾利斯剧院和阿根廷剧院。）。记得四年前跨进大剧院时，我是多么激动，多么自豪。如今我更是特别渴望能给观众带来欢乐和满足。莫斯科所有爱好戏剧、文学的人士，历来就不愿放过任何演出，今天，艾利赫·克雷别尔将上台指挥，大家更是纷纷涌来，欲一睹这海外来客的丰姿。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成员，一本正经地端坐在政府包厢内。经理包厢内却坐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一丹钦柯、梅耶霍德、泰罗夫、辛娜依达·赖赫、阿利沙·科宁、克尼佩尔·契诃娃、卡恰洛夫、莫斯克温。时代的需要使这些人全都坐到了一起。

帷幕一起一落19次。观众们送来无数鲜花，还有一篮篮香槟和各种水果。终于，轮到我单独登上聚光灯照耀下的舞台。

又是奏捷而归。我完全沉浸在成功的狂喜之中。

当着斯大林的面，妄自尊大的莫洛托夫送了我一根金项链。

"达维多娃同志，我们政治局向您献上这一微薄的礼物。"

我吻了吻他，马林科夫接着走了过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以个人名义向您献上这块荷兰金质怀表，请收下！"

矮个子人民委员叶若夫的慷慨超过了所有的人：

“我的礼品您回家后就知道了。当然，如果您实在想知道，我也可以预先告诉您！”

“既然人家如此激动，你可以把秘密透露出来嘛，”斯大林微笑着说。

“内务人民委员部决定将14件一套的法式家具奉送给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

“你们对我太好了，又慷慨，又乐于关照人，我万分感动。我一定努力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卡冈诺维奇哈声哈气地说：

“我们的叶若夫虽然个头最小，法术却最高。”

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就在这天晚上，斯大林给了我出席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代表证书。

“我们要把全体代表和客人都请到大剧院来，尽可能让他们听听有您参演的歌剧《静静的顿河》和《卡门》。

莫洛托夫第一次俯身吻了我的手。

75

我们赞成有组织的恐怖……契卡，它不是合议庭。有责任捍卫革命，战胜敌人，即使它的锋芒有时会落到无辜者的头上。

——捷尔任斯基

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开幕了。斯大林以很重的嗓音宣

读了新宪法草案报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在主席台一出现，全场简直像发了疯！几千双手一下子举了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将近四十分钟。斯大林举起右手，请求大家安静。摄影机转动声嘀嘀嗒嗒，照相机镜头频频闪光。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马尔莫年科）为历史摄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画面"。

有天晚上，一个削瘦的姑娘来找我，她的样子十分激动。衣服未脱，她便在沙发边上坐了下来，窘迫地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来打扰您。我是卡辛科精神病院的护士。作家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被送进了我们科里。"

"这显然是误会！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身心非常健康！精神方面从未有过任何反常现象。我什么时候可以探望他？"

"只有得到医院的科主任或主治医师的允许，才能探望病员。"

"可以带东西给他吗？"

"您把收发室、急诊室和主治医师的电话号码记下吧。我恳求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我到过您这里。"

这位可爱、善良而又富于同情心的姑娘告辞走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么晚了，应该求助于谁呢？我给基拉·安德罗尼科娃挂了电话。她拿起话筒，神情不安地说道：

"鲍里亚被关进精神病院已经两个星期了，任何人都无权探望，无论是老婆还是孩子。"

"您可以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吗？"

"作家兄弟们通过密谋写了一份状子告他。据说，是别

济缅斯基、肖洛霍夫、斯塔夫斯基干的。”

“基拉，看在过去和将来的份上，总得想个办法吧！”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来料理这事更容易。我本人如今也自身难保，每时每刻都可能有‘不速之客’登门。”

安德罗尼科娃此话指的是被捕。

“您疯啦？”

“我没有精力和您多说，我的确快疯了。”

这一夜过得很不安宁。清晨，我给叶若夫打了电话。一个妄自尊大、故弄玄虚的男人高声问道：“是谁要求同内务人民委员通话？公事还是私事？”

“我是大剧院的。”

“请告诉你的电话号码，我们自会报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讨厌同这个纠缠不休的秘书白费口舌，干脆报了自己的姓名。

“请稍候。”秘书回答道，过了一分钟，果然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我苦苦地恳求道：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亲爱的，您能马上到我这儿来吗？”

“需要我帮什么忙？”

“只需要您，而且要尽快！”

“我20分钟之后就到。”

守时的人民委员履行了诺言。我真不敢相信，这个身着小号西装的小不点儿，这位世界上最恐怖的机构的领导人，竟与我坐到了同一张桌子旁。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喝点什么：咖啡、茶、还是可可？”

“我时间很紧，但非常乐意来一杯浓茶和白兰地，另外再来些火腿面包。今天我还没进早餐哩。嗨，讲讲您遇到的麻烦吧！”

就我过去的记忆，叶若夫是可以信任的。

“有一件事糟糕透了。我的老朋友，作家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被送进了卡辛科精神病院。他的真名是沃高。”

人民委员那张小脸顿时变了样。

“您打扰内务人民委员就是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关进去的人多的是，难道我都要去管？”

有必要说说他在此刻的神态。他坐在圈椅中，为了更舒适，我预先在它上面放了一个沙发垫。他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可当我走过去坐在他膝头上，搂住他之后，小个子人民委员顿时快活得直喘粗气。

“亲爱的，我只有依靠您！您是我经受过时间考验的最忠实的伙伴，我没说错吧？”

叶若夫一下子变得温和了。他取下话筒，拨通了电话：

“我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等在电话边，请立即查一下一个叫沃高的人的情况，他化名为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1894年生，作家。”

我听清了简短的回话，说明查询已经结束。叶若夫放下话筒，忧心忡忡地瞧了我一眼。

“您那位作家的情况不妙呀。已经触犯刑律，罪行还很严重。为此，您又得写证明材料了。罪责一经查证，皮利尼亚克就要被判刑。”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帮帮忙，让我见他一面吧！"

叶若夫的目光像锥子一般刺了我一下：

"我能得到什么报酬呢？"

"永远与您相好。"

"除此之外呢？"

"随便您想要什么？"

"我喜欢你说得具体些。"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皮利尼亚克？"

"明天上午九点钟我开车来接您。"

我认为，每一所医院的大门上，都应该用大字刻下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我向阿波罗、向医神、向埃斯库拉马皮斯、许癸厄亚、帕那刻以及男女众神发誓，并请他们作为证人将我监督，我要尽一切力量和本领恪守以下誓言和信条……

让病人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中生活，尽一切可能避免对他们的任何伤害……

如果我能始终不渝地守此誓言，我就将终生享有所有人的幸福和爱戴，如果我背信弃义地毁此誓言，我就将受到命运之神的惩罚……

很遗憾，许多医生一跨入医院的大门，就会把这一誓言抛之脑后。

年久失修的郊区公路。过去，这所医院名为"卡纳特契

科夫别墅"。革命前，里面关的是疯子。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医院经过改造，被命名为"卡辛科"——一位俄国精神病专家和教授的名字。医院一楼一底，红砖墙壁。苏联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医院主治医师卡甘诺维奇以及各科主任皆在大门旁迎接我们。

"病员沃高——皮利尼亚克在急诊室观察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同您一起去，"叶若夫说。

"让我单独去吧。"

卡明斯基断然说道：

"皮利尼亚克是重病号，他患的是慢性躁郁性精神病，急剧发作之后，此时正处于反应状态。谈话时必须有科主任和治疗医师在场，否则取消会面。"

叶若夫近乎喝斥般地厉声说道：

"您存心想同内务人民委员作对吗？"

卡明斯基惊恐地眨巴着双眼：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是履行职责。"

会见室不大，三把椅子，一个小柜，一张小桌，桌上有一杯开水，一台内部分机电话。护理员军容严整，他们将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带了进来。

"坐下，别害怕，只要不乱吼乱叫，我们就不会动你，你自己也知道，我们不会凭白无故地在你那肮脏的脸上玷污我们的双手，"一个骨瘦如柴、满脸雀斑的护理员教训道。

"您姓什么？在哪一科工作？"叶若夫质问道。

"命令规定，不得向外人通报姓名。若有越轨之举，我

---

* 卡明斯基于1937年被枪决，罪名是参加托派活动——原注

们即刻将病员送回病房，不容分说。”

叶若夫气得脸色发青：

“把卫生人民委员和医院主治医师给我叫来！”

护理员顿时慌了手脚。皮利尼亚克暂时被领进另一间屋子呆了一阵。

“首长同志，”满脸雀斑的护理员说道：“千万别迁怒于我们。我们总是在此挣点儿假期，实际上是在民警局刑侦处供职。”

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究竟是什么：是民警局，还是医院?!* 气得脸色发紫的叶若夫，顿时给了卡明斯基一阵训斥：

“立即将这些民警——护理员辞掉！记下他们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叶若夫下了一道命令。

皮利尼亚克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我觉得，他在与生活告别。

“鲍连卡，您认不出我了吗？”

从前的作家低下了头。他满面胡茬，毛茸茸的，浑身有股难闻的气味，使我感到作呕。

“鲍[illegible]斯·安德烈耶维奇，我看望你来了！”

“难道您还不明白我已经在劫难逃了吗？”他说得很缓慢，努力搜索着字眼。“我已做了两次穿刺，有一根针头已断在了脊骨里。这个医生姓科宁。给我开的针药也十分利害。另外，还有臀位输液，疼痛难忍，体温时常上升到40度。我与一群疯子关在一起，其中许多都是刑事犯，抓进来

---

*俄语中，这两个词发音相近——译注

之前就已患有梅毒、结核病。最可怕的是审讯，我被皮带捆在病床上，一群真正的疯子在我脸上抓来挠去。如果您想帮我的忙，就请他们快些枪毙我。我不想坐牢，我像怕火一样害怕集中营、审讯、注射、拷打。薇罗奇卡，我已经不是人了。可是，对畜牲也不该这样呀！瞧吧，这就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

"鲍连卡，我亲爱的，也许，一切都会好的，我一定要同斯大林同志谈谈。我给您带来了炖鸡、熏肠、糖渍水果、新鲜果品、奶酪、巧克力、蜂蜜、蜜饯……"

"您自己留着吃去吧！"皮利尼亚克大喝一声。"我只需要在后脑勺上给我一粒子弹，我等着它，就像盼着解脱。为此，我要吻遍每一个……"说到此，他满腔仇恨地盯了一眼叶若夫。"你这瘸腿小丑，大驾到此有何贵干？到我们这疯人院里来，不怕我们把你剁成臭气熏天的肉饼！你这狗崽子，请你记住俄罗斯作家，《荒年》和《不灭的月亮的故事》的作者当面对你说的这些话。先天不足的痴呆儿，你不得好死！全民的父亲、人类的主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将用他的亲密战友们的双手掐死你。你的老婆要被送到集中营去喂饿鬼，就是刑事犯也决不会扔掉嘴边的美食，与叶若娃夫人同枕共寝。你以为我认不出你这个万恶的恐怖分子！"

可怜的，不可幸免的皮利尼亚克被粗绳子捆住了，但他并没屈服，骂声更高。

"你们完全知道我不是疯子！我的名字和作品必将重见天日，四海流传；而你这个刽子手，必将落得个千古骂名，遗臭万年！"

我非常幸运，斯大林没能知道这件事……

76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讲话，给大会代表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描绘了国际形势，并以其固有的直率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伏罗希洛夫从主席团里插了一句：

“我们不是胆小鬼！别再吓唬我们！”

这句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入夜时分，当我走出克里姆林宫大门后，图哈切夫斯基追了上来：

“薇罗奇卡，您为什么这样愁眉苦脸？”

“皮利尼亚克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昨天我见过他。”

元帅惶惶不安地四下环顾。

“按斯大林的旨意，叶若夫把我叫去过两次，反复讯问我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认识皮利尼亚克的。他很想知道您与他是什么关系。听说，他将被判处间谍罪。如果您想保住性命，我将恳切地劝您彻底把他忘掉。对我们来说，皮利尼亚克已经不再存在了。”

“米沙，难道您也相信那些诽谤？他如果是间谍，那么我和您也同样是！”

“我已经说过，现在是混乱时期。让我们换个话题吧；街上谈话也很危险。”

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副官希洛夫的轿车到了。我看见女演员娜塔莉娅·萨茨在后座上。

“我送您回家，可以吗？”

“得了吧，米沙，您没看见那位太太等您都等急了

吗？"

"干吗对我如此不客气？我可是有心要与娜塔莉娅·伊里依尼奇娜结婚的，只是怕尼娜·叶夫根耶夫娜受不了，她目前身体太差，而且也不好意思对女儿斯维塔开口。"

77

12月5日，通过了宪法。晚上，我参加了政府举行的音乐会。会后，叶若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都跑来邀请我去他们家迎接新年。

一天，大剧院女高音歌手娜塔莉娅·什皮勒闯到了我家。黑色的天鹅绒大衣把她那修长的身段映衬得格外漂亮。

"亲爱的薇罗奇卡，请原谅我来打扰您！小宝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该相互说明一下。"

我惊诧地问道：

"娜塔莉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您想要我干什么？"

"别装蒜了，小宝贝！您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请求您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让给我！"说到此，她跪了下来。"我爱他！他是我世上最亲爱的人。我以生命向你发誓！"她泪流满面地大哭起来。"要不是这样，我会来找您吗？"

"快别做戏了！我知道您是个杰出的演员，感情应该留到舞台上去抒发，不值得在此白白浪费！去洗个澡，打扮一下，今后别再抱着这些古怪的要求跑到我家来。如果您爱斯大林同志，您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想他会理解您，会珍惜您这番忠心耿耿的情义，而我与此事毫无关系！"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迎新年对我来说是神奇无比的。从树林里运回的枞树，毛茸茸的，可爱极了。父亲拿出放着装饰品的箱子，母亲准备好吃的晚餐。来客有熟人、同学、朋友。整整一夜，大家唱呀，跳呀，乐呵呵的，然后，还要冒着寒风，驾着雪橇，从陡峭的山上疾驰而下。那时，我们的心中是一片坦荡、纯朴、天真、充满信任，没有负罪感……

新年前夕，邮递员送来了一大匝贺年片。演出后我回到家，洗过热水澡后就上了床，只想能好好睡上一觉。可就在这时，好像故意作对似的，弗拉西克开车接我来了。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克里姆林宫内有人等您，快穿衣服吧！"

"我累了，想睡觉。"

"如果我单独回去，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定会扭断我的脖子。"

看到丰盛无比的餐桌，看到领袖们和来宾们那一张张兴致勃勃的笑脸，我开始感到轻松些了。当我举起那满满一杯香槟酒时，时钟正好敲了十二下……

1937年

78

死亡对任何人都决不留情，包括对独裁者……

——Л·托洛茨基

亚戈达：我这一辈子都戴着假面具，虽然从未加入过党，但一直冒充布尔什维克。

检察长维辛斯基：您弄虚作假，究竟是为什么？

亚戈达：因为我觉察到；布尔什维克的天下就要来临，资本家的财产就要被瓜分（摊手）——一旦如此，我靠什么过活！……况且，扮演这种角色的并非我一人，而是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您睁大眼睛仔细瞧瞧吧，俄罗斯的大舞台上现在究竟在上演些什么，手操生杀予夺大权的人物！无不隐姓埋名，仿佛做戏似地戴着面具，扮出一副对伟大的党忠心耿耿，对党的领袖谄媚逢迎的假模样，而实际上，却恨不得抓住这些领袖人物的后腿，将他们扔进卢比扬卡的地狱。全国上下都演着同一出闹剧：——为人民服务的闹剧，崇拜领袖人物的闹剧；开庭动审、逼人服罪的闹剧；最终，是置人于死地的闹剧！这样无耻的游戏，或者说，这出血腥的喜剧，在过去，贱民们为寻开心，就已经上演过！——而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正是如此。一些人扮演"人民的慈父"，一些人是告密的叛徒，一些人是"决定命运的女神"，还有一些人则是"刽子手"（他指的是自己）。这一幕幕是多么荒诞不经，可演起来却是那么正正经经，似乎是一出充满睿智的精彩节目！

——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

《涅墨西斯的脚步》

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叶若夫仍旧马不停蹄，争先恐后地追逐着我。纠缠不休的唠叨婆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和娜塔莉娅·什皮勒却死死地抓住"民族之父"不放。叶

若夫的妻子安东尼娜·米哈伊洛夫娜则大肆嘲弄赫鲁晓夫，说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政治遗产的科学价值一窍不通，同时，她还洋洋得意地鼓吹"伟大的"斯大林的著作。总之，她极力想把自己标榜为"造诣深厚，学识渊博"的才女。谢苗·布琼尼逢人便介绍他那位应届夫人，既美丽又大有前途的女歌手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娃。图哈切夫斯基把被无情的神经根炎折磨得够呛的尼娜·叶夫根耶夫娜带进了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把我叫到一旁问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的情绪为啥这么消沉？斯大林同志可不能看到您这样愁眉苦脸。又出了什么事？允许我插手帮您一把吗？"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打心眼里可怜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他是一个健康的人，把他关在精神病院里是违法的。我敢为他担保，用脑袋担保。"

马林科夫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

"任何人都得服从命运，让我们忘掉他吧。很遗憾，皮利尼亚克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遭此厄运的人。薇罗奇卡，讲讲您们剧院里的新闻，好吗？"

"5月里，将首次上演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沙皇未婚妻》，我唱柳芭莎。演员兼作曲奥列斯·奇什卡将他的歌剧《波将金号》让给了大剧院，要我担任女主角格鲁尼的独唱。"

"薇罗奇卡，准备上路吧，最近我要带您到列宁格勒去。"

"这次旅行有何目的？"

"是一次公务旅行。列宁格勒是一座特殊的城市，藏污

纳垢。我们需要与知识分子们交谈交谈。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现象都是从他们那里发源的。这座城市是衍生罪恶的温床……"

有一次，斯大林提议举行个即兴晚会。瘸腿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疯狂地跳了一个俄罗斯舞蹈，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放声高唱内战后流行的一首歌曲；图哈切夫斯基拗不过大家的执意请求，娴熟地演奏了一首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什皮勒用意大利语唱了几支咏叹调；列佩申斯卡娅给我们表演了格里爱尔的舞剧《红罂粟》中的一段舞蹈；伊戈尔·伊里因斯基朗读了契诃夫和佐琴科的短篇小说。最后，轮到我表演了。

俄罗斯作曲家的浪漫曲常常能给多数听众留下激动人心的印象。此时上台演唱，我希望能表现出忧郁、孤独、惊惶和失去情人的伤悲情调。我发觉，叶若夫在悄悄地拭眼泪。后来，他把我领到一个最背静的角落：

"我已为您尽了一切努力，您的朋友已转到普通护理病室，受的限制少多了。另外，我还把您的姓名从刑事案卷中勾掉了。您可以在每周的星期天去探望皮利尼亚克。"

"谢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我星期六来找您！"

"有这必要吗？"

"当然。"

"我在排练两个新剧，头已累昏了。"

"没关系，我们会解除您的疲劳。您永远是我最渴求的人。"

这时，疑神疑鬼的马林科夫走了过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保存得有皮利尼亚克的书信吗？”

“我十分喜欢读他写的一切小说。我还保存着他写有赠言的书。”

“今天您就把它们统统毁掉！烧光！否则，您要遇到很大的麻烦。”

“要是我把它们藏起来呢？”

“肯定会找到，然后会因保存和传播禁书而治罪于您。”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难道您就不能命令手下人别来打扰我吗？”

“在我们国家，只有斯大林同志才有权下此命令，而且，他会不会如此，我还不敢确信。”

79

清晨，我乘车去索科利尼基公园滑雪。积雪皑皑，洁白无瑕。一株株枞树，披着奇妙无比的银装，气势昂扬。滑雪时，我碰上了一个身材高大，像貌英俊的男人，他殷勤地为我让开了一条路。

“我劝您别再往前走，”他声音含混地说道，“前面有个陡坡，我瞧您这滑雪手的技术并不怎么样，请多加小心。”

“谢谢您的警告。”

我瞧着高个子陌生人那张与众不同的脸庞，觉得似乎在

什么地方见过。

“您干吗这样瞧着我？”他问。

“我好像认识您！”

“完全可能，世界并不太大嘛。您喜欢诗歌吗？”

“与现代诗歌相比，更喜欢俄国时期的。”

我们踏着滑雪板并排而行。

“您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

“谢尔盖·叶塞宁、安娜·阿赫马托娃，还保存着一些尼古拉·古米寥夫的诗集，我非常崇拜他。”

马林娜·茨维塔耶娃的诗读过吗？”

“真不好意思，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呢？”

“他的诗我不大读得懂。”

“想听听他的诗吗？”

“十分乐意。”

我们在一条长凳上坐下。

他朗颂了一首名为《家里不会有人》的诗

家里不会有人，
只有暮色沉沉。
透过帏幔未合的窗口，
只有冬日为你洗尘。

只有漫天白雪，
纷纷掠过家门。
除了积雪就是屋顶，

家里空无一人。

门窗又结冰霜，
去岁的忧愁未消。
又是一个冬日，
令我无限愁怅。

至今未赎的罪过，
又把心灵刺伤。
高高垒起的柴堆，
挤压着十字寒窗。

门帘突然颤悚，
寂静中响起脚步。
是你，我的未来，
就要掀帘而入。

你飘现在门旁，
身披洁白的素装。
如同雪花天生丽质，
把一切矫揉造作弃扬。

"太美了，我真想得到这首诗！"

"美丽的陌生女郎，请留下地址，我保证给您寄上一本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请说出自己的芳名吧！"

我竟像课堂上的小学生，规规矩矩地回答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

"您是干什么的，迷人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

"在大剧院的唱歌。"

"我与诗歌还有些缘份。要是方便的话，请打电话来吧。"

"女人不应该首先通姓报名，这是不礼貌的。"

"我同意您的看法，可歌唱家和诗人是例外。"

"现在该轮到您自报姓名了吧！我可以知道吗？"

"帕斯捷尔纳克。"

我的吃惊简直没有止境。

"您就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您不妨就认为我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吧。迷人的薇拉·达维多娃，您的腿冻僵了，让我们到存衣室去，喝喝茶，暖暖身子。"

茶点部里有堆成金字塔形的鱼肉罐头、干面包、薄荷糖、扑满苍蝇的夹心糖和时间太久而变得粘乎乎的巧克力。

"我们怎么办，我可是饿极了？"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开始用有力而又柔软的双手揉搓我那冻僵的手指，同时继续说道："附近没有一个象样的饭馆。您以前吃过馅儿鱼吗，那可是犹太人才会做的呢？"

"很久以前吃过，当时我还是小姑娘，住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妈妈的家里。"

"我领你到一家私人饭馆去领略一番绝妙的烹调技术。夏娃·阿布拉莫夫娜·毛兹聂尔既是有名的烹调师，又是巫师兼诗人。很久以前，她在波克罗夫卡开了一个小饭馆，可现在却只能"非法"经营。每天只有十五六个人在她那里进

餐，而且基本上都是熟人。陌生人她是不接待的。毛兹聂尔夫人怕财政监察员就像害怕火似的。”

在索科利尼基公园旁边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大街的尽头，有一幢歪歪斜斜的朽屋。楼梯没有扶手，我们拾级而上，到了二楼。敲了敲门，久久没人来开门。终于，门内响

"我说的什么您听清了吧？您也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我从来不重复第二遍！把这张干净毛巾拿去，别害怕。这上面决不会有细菌。或许，夫人需要上盥洗室？其实，任何人在饭前都应该这样。"

饭厅内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食柜和食厨都蒙着镶花边的台布，沙发、软椅、餐桌布置巧妙。夏娃·阿布拉莫夫娜将浆洗过的洁白如雪的台布铺到桌上后，便摆上了两套餐具。她耸起因年迈而变得有些僵硬的双肩，皱起窄窄的额头说道：

"我真不知道用什么招待你们才好？真不凑巧，今天什么好吃的也没有。但是，既然客人已来了，就决不能空着肚子离去！我准备了一些馅鱼、腌黄瓜、荤汤和馅饼，炖了一只鸡，还有带葱花葵子油的克罗依，太太，照你们俄罗斯的话说，就是酸白菜。另外，我做了土豆烧肉丸子，熬了果羹，你们还能喝到草莓茶汤，最后，我还烤了鲍连卡最喜欢吃的那种饼子。这些对你们还可以吧？当然，我们远远比不上京都饭店，不过，假如洛希尔伯爵肯大驾光临，在此小酌，那请你相信，他一定会乐而忘返。"稍停片刻，女主人又问道："尊敬的夫人，请允许我斗胆问问，您该不是区财政局的监察员吧？"

"我是演员，在大剧院里工作，演歌剧的。非常高兴请您来看我的演出！"

"谢谢。我丈夫穆尼亚就要回来了。可怜的他，干的活可真多呀！成天价满城跑，根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气都快累断了。哎，这世道呀，真难说！您想想，我们闹革命那年代，谁想结婚成家！人人都怕出什么事。而离婚的

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有些年轻人呀，一旦尝到过臭鸡蛋的味儿，就死也也不肯再结婚。”这时，一个身材矮小，仪表优雅的小老头走了进来。“穆尼亚，我的老爷子，快去洗手吧，然后，废话少说，老老实实地坐下来吃饭。你那些啰嗦话，我已听了整整50年，早就知道你会说些什么。把披肩和外套挂到衣橱里去。把在家穿的短大衣披上，屋里很凉。”穆尼亚老老实实地洗手去了。“你听清了我说的吗？把鞋子脱掉。不准抽烟。这位太太是大剧院的歌唱家，你会把她的嗓子呛坏。他们请我们去看演出，记得吗，1920年我和你曾在那里听过伊戈尔传？”念过祷词之后，仪表堂堂的穆尼亚坐到了桌边。显然，他忍不住想讲些什么。“一会儿再讲吧，我的小老头儿！吃过饭再讲，”夏娃·阿布拉莫娃和蔼可亲地说道。穆尼亚意味颇深地瞅了瞅妻子。”您想喝点什么，是吗？请随便吧！你干吗不好意思，眼睛瞪得老大？你又不是在别人家做客，是在自己的家里呀。酒瓶在那里，酒是我用柠檬皮泡的。老爷子，给客人们斟上！我已经喝了一杯，现在让大家都品尝品尝！越富有，越快乐，普希金同志好像就是这么说的吧。你们以为我这老太婆目不识丁是吗？我上过四年的犹太学校；可惜，拉扎尔此刻不在，他离我们很远很远！唉，当母亲的，没有权利抓住独生子不放呀！你们知道我们的拉扎尔在哪里吗？不知道？你们哪能知道呢？拉扎尔在纽约的曼哈顿。愿上帝保佑他健康！最近我们才收到过他寄来的包裹，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革命前他就跟着我的兄弟纳丹漂洋过海去了。拉扎尔在美国已经有了出息，成了一名牙科大夫。职业毕竟是职业。我常常对人说，一个人必须有一门职业。所有人都在工作，可我的丈夫穆尼亚，即使活到120

岁，也只会东跑西颠地吹大牛。我们眼下这日子，当个"傻大夯"* 算什么？除了卖嘴皮，什么也不会……"

夏娃·阿布拉莫夫娜那种独具特色的言语，使我们觉得有趣极了。饭后，当她收拾干净餐具，穆尼亚·毛兹聂尔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老婆子，快过吧，来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听我给你讲一件事。旁边胡同里有个躬腰驼背，满脸雀斑的女打字员伊达·斯克沃尔什尼克，你还记得吧？是这样的，我给她找了一个丈夫，"她洋洋得意地说道，"就是说，把她与瘸腿理发匠伊兹亚·契塔依戈尔斯克撮合到了一块儿，昨天举行的婚礼，新郎新娘都给我们送了礼品。乐得合不拢嘴的新夫人斯克沃尔什尼克—契塔依戈尔斯克送了100新卢布，可贪财的理发匠，只送了35卢布。"

"穆尼亚，这下你可真成了童话里的富翁！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钱？"

小个子毛兹聂尔走进卧室，然后从那里拿出了一叠很旧的票子，他瞧了瞧我们，蔚蓝色的大眼睛流露出胜利者的目光，信任而又大度地说道：

"老婆子，拿去吧！"

夏娃·阿布拉莫夫娜一本正经地点过数之后，就把钱包放在了一张手巾里，扎得紧紧的。过了大约五分钟，她喜气洋洋，激动万分地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时常都说，一个人应该有个职业！傻大夯就傻大夯，媒人就媒人吧！那又有什么关系！各有千秋嘛！穆尼亚

---

* 此处原音译，实指为人说媒者——译注。

能挣钱吃饭，真是托上帝的福！过不了多久，就是我们的金婚，到时一定请你们来做客。”

毛兹聂尔迈着碎步走到电话机旁，从桌上拿起一个小册子。

“您想为我们读点什么吗？”帕斯捷尔纳克问。

“鲍连卡，今天上午有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名字叫艾波利特，说是作家，住在列宁格勒，找不到地方吃饭，而一个名叫克罗科季尔·克罗科季洛维奇的演员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笑得前仰后合，其他人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简直不能自禁。

“您被我的老朋友，大作家科尔涅依·伊万诺维奇·楚可夫斯基愚弄了。他这人既善良，又很严肃，如果他到你家来，望您像待我一样好好地招待他。”

帕斯捷尔纳克走到夏娃·阿布拉莫夫娜跟前，吻了吻她的前额，便准备结帐。

“收下这些钱吧！”

“鲍连卡，干吗这么着急！下次再给吧！今天我恰巧还有钱。”

“夏娃·阿布拉莫夫娜，您不收，我就再也不来了。”

“鲍连卡，您说过送我们一本您自己写的书。我要把它放在壁柜上最显眼的地方，放在复活节圣器的旁边。”

“我保证满足您的请求。”

“还有您，夫人，请记住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帕斯捷尔纳克把我送到了家门口。

“想看看我是怎样生活的吗？”

“一天之内不应得太多的印到象。我发誓：改天一定来看您。”

80

敲门声，很轻，隐约可闻。我打开门，看见显得苍老、消瘦的亚戈达站在门外。我真不愿让他进屋。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只我一人。”

亚戈达早已脱去那件过时的皮制服。此时，他穿的是普通的灰呢西装，外套深蓝色大衣，头戴绿色细毡帽。

“如果有人打电话，请您别说我在这里。别靠近大门，放下窗帘。”

“[illegible]”

“薇罗奇卡，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你的好日子到今天就要完蛋！你这个淫妇，我饶不了你！在其他场合，你胆敢这样侮辱我，我就要用皮鞭抽你。算了吧，你还是去侦讯机关承认，说你非常爱我！不然，我就把你与人调情打趣的那些照片公诸于世，让人们知道你怎样坐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双腿上，怎样与基洛夫跳舞，怎样在欧罗巴饭店的单间与无能儿季诺维耶夫亲热，怎样把自己的电话号码交给李可夫……”

“你，你这最最可恶的坏蛋！快给我滚出去！”

亚戈达从兜里掏出了手枪。

“快脱衣服！上床去！”

我猛地跑进书房，把门闩上，慌慌张张地给马林科夫打电话。幸好，他正在中央。亚戈达在外面又骂又叫，拼命想破门而入。

“坚持住，达维多娃同志！”马林科夫说道，“同志们已经救您来了。我希望行动小组能制伏这个杂种！”

书房门开始有些挺不住了。我使出最后的一点劲将大钢琴掀到了门后。这时，大门外已响起了敲门声。亚戈达没有开门。他已完全失去了理智。武装队员卸下大门。他们配合得很好，很准确。

“别靠近，杂种，我开枪啦！”亚戈达咆哮起来。

“抵抗是无益的！”叶若夫大吼一声，“投降吧！持枪拒捕您将加倍服苦役，故意杀人，我将判你死刑。”

“你这瘸腿小丑，我已完全豁出去了，我恨你，你这卑鄙的狂人！”

亚戈达开了一枪。他瞄准的是叶若夫，可是却击中了一个穿防弹服的年轻红军战士，他以自己的身躯掩护了叶若

夫，年轻人倒下了，幸运的是，伤口并不致命。叶若夫的卫队长，身材高大的罗普林操起一把椅子，打掉了亚戈达手中的枪。脸面丢尽的人民委员企图吞下自制的毒药。

“活捉亚戈达！”矮个子叶若夫威严地命令道。

雅罗斯拉夫·罗普林用绳子把亚戈达的双腿绑了起来，然后，这个被缚的人民委员被拽上了汽车。

81

我的神经受了刺激，患了严重的抑郁症，医生禁止我谈话。马林科夫也只能见我两分钟。有个人始终守候在我的病床边。我觉得，志愿当看守的冬妮娅·叶若娃坐在旁边，即使不开腔，也仍然是在做宣传。她认为我“在伦理道德方面立下的功绩一定将载入苏联史册”。后来，医院允许我与斯大林同志通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以苏联政府和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感谢您。您帮助我们揭露了一个卑鄙的两面派，他要对一切负责。祝贺您获得崇高的奖励，您赢得了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的称号和“荣誉勋章”。听到此，我心中涌起一阵快意，不由得惊呼起来。激动的斯大林又说道：“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已给波斯克列贝舍夫下达了指示，您要啥有啥。”

“谢谢，亲爱的，我非常感动！”

剧院给了我例外的假期。波斯克列贝舍夫将我送到了“巴尔维赫”政府疗养院。这地方美妙极了。我所熟悉的作家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和艺术剧院的演员瓦

西里·卡恰洛夫也在这里疗养。医疗之外的自由时间，我常在林子里散步。我喜欢林涛的风声，它们像一阵阵波浪掠过松树林梢。高空的朵朵白云，一动不动，慢慢地融化，消失。整天在树林里徜徉漫步，沿着陌生的小径去寻觅那神妙的水塘，对我来说真是最大的休息和享受。在那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落日的余晖燃烧得那么灿烂辉煌。

到疗养院来得最勤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他不知不觉地开始秘而不宣地对我表示出关照。有时，他深夜来访，仅仅就是为了与我谈两三句话。他时常腼腆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盒巧克力给我，而且每次都说些同样的话。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点儿心意，随便吃吧！”

有一次，他鼓起勇气，腼腆地问道：“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能与您一起过星期日吗？”

我没有力量将如此强有力的崇拜者从我身旁推开。我们一道走进林子深处后，波斯克列贝舍夫讲道：

“亚戈达是个专搞恐怖活动的老手。青年时代，他就给沙皇卫队卖过力，是个奸细。现在，斯大林、叶若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等同志正在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他。重工业副人民委员皮达可夫和托派的得力记者、阴谋家卡尔·拉狄克已经被捕。他们都是无恶不作的大混蛋。亚戈达对您大加诽谤，他在给斯大林的申明中写道，早在1930他就已起用过您，您按他的指令参与了对基洛夫的谋杀。您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您本人在大难临头之时敢于牺牲自己，抓住机会及时向党中央，向马林科夫同志本人发出了信号。叶若夫替您美言，也是您的幸运。大家都不敢与他作对。全部大权都

掌握在他的手中，瞧吧，连马林科夫也斗不过他。不过，我坚信，发生了这样的咄咄怪事，马林科夫是不会饶恕他的，时机一到就会与他算总帐。最近，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元帅和他那漂亮的老婆米哈伊洛娃也已经被捕。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情妇，中央儿童剧院院长兼导演娜塔莉娅、萨茨正在受到侦讯。我们的工作多极了！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各条战线上取得胜利。"

叶若夫到疗养院来呆过两天。院里最好的房子归他使用，房子周围昼夜都有武装卫队执勤。甚至在散步时，小个子人民委员也有彪形大汉保镖。疗养的人们一得知这个小不点儿就是内务部那个凶神恶煞的人民委员，便匆匆为他让路。

我是在卡恰洛夫的创作晚会上见到叶若夫的。他让我坐在他身边。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想让您高兴高兴，您很快就要到芬兰作巡回演出。"

"这次旅行与大剧院的安排不矛盾吧？"

"您那大剧院呀，从上到下都捏在我们的掌心里。"

我谨慎地问起了冬妮娅的情况。

"她可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库班启蒙老太婆们去了。我们一块儿过五一吧！一言为定！"

回家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了马林科夫的电话。

"斯大林同志请您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您可以不参加排练。波斯克列贝舍夫开车来接您。"

克里姆林宫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大厅里，聚集着政府领导人、人民委员、党中央负责同志、共产党莫斯科委员会及

莫斯科苏维埃的负责同志、各边疆区、州、市、区党委会的书记、厂矿企业的领导人、高校院长、中央及各加盟共和国和各州报纸的主编、部队首长和政治工作者……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军队的领导，谈到了敌人的间谍活动及其可能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危害性。军队因此就像被戴上了紧箍，感到很不好受。而刚从牢笼里放出来的布琼尼已经丢尽了脸面，此时的一番自我鞭笞，更像是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我从来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党隐瞒过任何事情，"他说，"我们契卡人员的远见卓识，帮助我成熟了，我从内心永远怀着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的深切谢意。"我老婆瓦尔瓦拉·尼康罗夫娜·米哈伊洛娃，疯狂勾结托派分子及其追随者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为此，我现在要当着大家的面与她一刀两断。对苏联的敌人，我们决不留情。我要求对米哈伊洛娃处以极刑——枪毙，而我本人随时准备亲自执行判决，同志们，请你们相信，我的手决不会发抖。"

斯大林兴奋地说：

"同志们，我们要以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元帅为榜样。"

伏罗希洛夫装模作样地吻了吻这位已经被折腾得萎靡不振的朋友。到会的军人们为此不知所措，面面相觑。可是，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及海军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的发言却截然不同。

"红军的纯洁犹如清泉。斯大林同志，请您相信，我们军队里决没有特务和破坏分子的立足之地！"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加马尔尼克同志，可我们认为您不应该无忧无虑地躺在成绩之上睡大觉，我担心，您的自信会毁了您。”

82

夜里，惊恐万状的女佣叫醒了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来了，深更半夜的，真叫人害怕！他的脸色难看极了，我一下子还没能认出他来。”

我披上罩衣，进了饭厅。

“薇罗奇卡，我们能找个地方单独谈谈吗？”神色黯然的元帅问道。

“您肯定没人盯您的梢？”

“我乘车到马车市场后，希洛夫便雇了一辆私车。他说一切都很平静，您房子四周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我们到地下室去，我有进防空洞的钥匙。”

我们一起在朽木板上落坐后，图哈切夫斯基便低声说道：

“薇罗奇卡，我是来与您告别，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出了什么事？米申卡？干吗这样悲观？”

“最可怕的事发生了。本来，我该应邀去英国参加国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典礼，但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特维诺夫却发电给英国，说我突然患病，于是将海军司令奥尔洛夫派了去。我被贬了职，受命接管伏尔加沿岸地区的军分区。低能

儿叶若夫一直在卢比扬卡折磨娜塔莉娅·萨茨这个美丽、善良的女人，而我还一直打算与她结婚。这下可完了，薇罗奇卡：望您勿念旧恶。"

我没计较他给我的带来的委屈，动情地搂着我这位世上独一无二的心上人。

"米申卡，我最最亲爱的，一切都会变好的，您等着瞧吧！我要亲自去找斯大林，我要跪着向马林科夫、叶若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求情。或许，您身体不舒服，才产生了这种怪念头，是吧？"

"薇罗奇卡，您听过布琼尼的讲话吧？可要知道，这位刚出笼的元帅先前也被关在潮湿地下囚室里呆了六个星期。现在，轮到我这前沙皇的骑兵司务长在强加的一切罪证上签字了。过去，我为革命浴血奋战，现在，为巩固斯大林的统治拼命苦斗，可他们却要迫害我，然后把我拉去枪毙。我知道我在劫难逃，过不了多久，脖子上的绞索就要收拢。我对您只有一个请求：当我离开人世后，请您多多关照斯维特卡。她是清白无辜的，待她长大成人，请您将我的情况告诉她，机灵的丫头一定会理解这一切。"

我们的离别是痛苦的。

83

5月1日。游行结束之后，我勉强拖着步子回到家里，精疲力竭地倒在了床上。晚上6点，叶若夫的电话来了。

"快下楼吧，我的车子来接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连喘气的劲儿也没了，等会

儿再见吧。"

叶若夫识趣地同意了。可就在这时，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电话又来了。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务请您明天与我们共进午餐；现在您自由了。医生坚持要斯大林出去休假两周，什么时候可以派车来接您？"

"明天早晨再答复您，我亲自打电话。"

"您这女人呀，真是难对付，毫无办法，就让我们耐心地等一天吧。"

叶若夫的司机别佳·乌斯金诺夫开车来接我时，我已穿戴完毕。不一会儿，我就与他谈到了一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命令我送您到别墅去。"

郊外别墅装饰得十分富贵豪华，既奢侈，又显出农家的俗气。各种绘画都装在古老而又笨重的镜框内。橱架上塞满了无数陶瓷器皿和铜器，简直成了各种风格、各个时代、各位大师、各个作坊的大杂烩。

看到我目光欣然，叶若夫便大肆吹嘘起来：

"这些什物是我同冬妮娅用了三年时间搞到的。别佳，你休息去吧，"他对司机说道。

叶若夫个子小，但很整洁，很像是个七年级的小学生，只不过没戴红领巾而已。

"想吃点什么？"他问得很随便。

"谢谢，暂时不想。"

接着是令人难堪的沉默，我们不知道该谈什么好，我害怕提问。

"您有什么苦恼事？"小个子人民委员曲意奉承地问

"没有。"

"您可以叫我的小名——柯利亚。"

"一时很难办到。"

人民委员闷闷不乐地沉默了一阵。

"为什么您今天这么不开心？"

"是审问，还是谈话？"

"是友好的会面。"

晚饭后，我们看了一部美国喜剧片《三角恋》。叶若夫搂住我，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了他。小个子人民委员顿时发了火。

"薇罗奇卡，我打算与您合伙，只要您时常到我这儿来，我们就可以尽力把您那些荒唐事全忘掉，"叶若夫阴阳怪气地说到，"您的事情我们全知道。算您幸运，没人把它们告诉斯大林。亚戈达在报告书中写道，图哈切夫斯基从他那里盗走了一些能使你们名誉扫地的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与你们的扎戈尔斯克之行和彼烈斯拉夫耳扎列斯基之行直接有关。我们还要整治他一番，整得他灵魂出窍，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坚持要逮捕您，叫嚷什么他有证明您叛国的物证。我们也想把这条恶棍的锐气挫一挫，我憎恨他；你吓着了，是吗？过来吧，我柯利亚·叶若夫不会咬人。让我摸摸你的奶子！老实说，我更喜欢小姑娘，可是我一见到你，心就直往头上冲，不能克制自己。我那冬妮娅，简直是个疯婆子，讨厌死了。她那两个奶头活象电铃按钮。"

他们全是一路货色，庸俗下流。我仍旧被卷在难以满足的淫欲的可怕旋涡之中……

"薇罗奇卡，我以阿拉真主的名义发誓，像你这样绝色的女人我还从没接触过。你是真资格的女人，又高大，又漂亮，还有女王一般的酥胸。为了这一切，我要像皇上那样酬谢您。"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快别说了！"

叶若夫笑了起来，仍厚颜无耻地说道：

"您是我的新女伴，冬妮娅只知道搞政治。这个傻婆娘完全疯了。在床上都还没完没了地搬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语录。"

"这就是说，您是三生有幸！"

我觉得，要是我扮演格列弗，而让叶若夫扮演小人国里的人，那该有多开心！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不停地灌白兰地和伏特加，到最后，他醉得不省人事地倒在了床上。

清晨早饭时，他给我讲了内务部审问亚戈达、拉狄克、皮达可夫时将采取的各种方式方法。

"我们布尔什维克决不是神经脆弱的人。我们研究出的那一整套刑讯方式是以科学为根据的。"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怎么能在饭桌旁平心静气地提起这些事呢？"

"我们政府里有个聪明绝顶的人物，他就是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按他的推荐，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西班牙刑讯史》。这本对我们工作最为适用的书，简直是无价之宝！"

"请您告诉我，维辛斯基为什么如此痛恨我？"

叶若夫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养得肥胖流油的检察长，改不了耗子偷储食的本性，姑娘怕他，婆娘躲他，好像他是魔鬼。有一次，他悄悄对米高扬说，他看中了大剧院的一个女中音，想得要命。狡猾的亚美尼亚人当然猜到了他到底说的是谁。"

"我鄙视维辛斯基！"

"我呢？"

"科利卡，您比他们都好！"

听到这句"恭维话"，人民委员顿时满面生辉。他从兜里掏出了两枚金戒指。

"留下作纪念！"

"您怎么了？这些戒指可要值许多钱。我没有权利接受这样的礼物。"

"收下吧，薇罗奇卡，要不然我可要生气了！"

84

五点钟，我回到了家。电话铃发疯般地响个不停。波斯克列贝舍夫真是急不可耐。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宴席早已准备就绪。您来吗？"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派车来吧，我等着。"

斯大林的秘书在政府大厦内占了一套四的房间。一位便衣契卡守在入口处。穿戴整洁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搀我坐到了一张大餐桌旁。

"您还在等谁？我问。"

"只等您，美人儿！"

“这样精美的饭菜，是谁准备的？”

“我预订的，各种菜肴都是京都饭店送来的，而摆设则是出于厨娘和克里姆林宫的餐厅服务员之手。我已让厨娘到外面散步去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看起来纯朴憨厚，但决不是什么傻瓜或笨伯。这个农民的儿子早已意识到，苏维埃政权将赋予他的东西，会远远地多于挖地种田或养猪喂牛而挣得的一切。农民的这种天性帮了他的忙，使他善于克制自己，从而成了斯大林的不可缺少的人物，矢志尽忠的心腹。波斯克列贝舍夫虽然沉默寡言，不露锋芒，但却善于给人留下印象。逐渐地，善施巧计和善于随机应变的他，终于战胜了觊觎其位的所有竞争者。

“薇罗奇卡，五一那天您过得怎么样？”波道克列贝舍夫问道。

“上午参加游行，我们大剧院有一个方阵，然后，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那里做客。”

“是我把这个流浪儿从吃不饱肚皮的哈萨克斯坦拉扯出来的，给他安排了工作，起初在共青团组织，后来又把他调到党中央。尼古拉对我应该唯命是从，他的弱点是伏特加加小妞。”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没去伦敦，而被发配到了古比雪夫？”

满面雀斑的秘书顿时警觉起来：

“您的消息真的比我们更确切嘛？这事是谁告诉您的？

“我在美食店里偶然碰到了他的妻子尼娜·叶夫根耶夫

娜，我和她早就认识。”

“很遗憾，我暂时什么也不能告诉您……您仍旧钟情于图哈切夫斯基，是吗？”他激情冲动地问道。

他的洞察之敏锐的确令我吃惊。

“您说到哪儿去了，没那回事，我只是感到惋惜，我认为他是个体面的人物。”

“这种人有什么值得惋惜！我们会把他们统统处死！”他发狂地大吼一通，“他们比饿狼更凶残。这些野兽，非得撑破了肚皮才不会再伤人。”说到此，波斯克列贝舍夫寻思了很久，最后才一气呵成地急剧说道：“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留下来过夜吧！明天一大早我用车送您回去。”

我禁不住想要呕吐。

“亲爱的，对您，我至少得稍微适应一下吧。您想过吗，要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知道了我们的关系会有何反应？他总是会知道一切的。快别把我们的友谊变成放荡下流的关系。”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爱您！我的爱，远远超过您的想象。每夜我都梦见您。我的爱，仿佛一阵风，它吹了起来，似乎是一阵微风，可我的心却象暴风雨中的柳树，受尽折磨。薇罗奇卡，为我生儿育女吧。我将一辈子感激您，无论付出何种代价。”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疯了吗？我是有夫之妇，另外，请您想想这样一种情景吧：我被召进克里姆林宫，挺着大肚子去见斯大林同志！这能行吗？”

“难道我真的丑陋无比，连瞧我一眼您也觉得反感吗？”

“您这问题太古怪。我乐意与您共度节日夜晚，并希望

今后还能如此。可最近几天有人警告我，必须提防检察长维辛斯基从中捣鬼！”

“他这位同志确实很危险，可我们会把他套在‘叶若夫的袖笼里’。稍有差错就叫他完蛋。我建议您有机会时与检察长在狭小的家庭圈子里见见面。我们认为，弄清他的内心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坐到我身边的沙发上，头依偎着我的胸脯。

“哎，真恨不得抛弃一切，与您回乡安度余生。”

“可我们照什么生活呢？”

“的确，农业方面现在是一片混乱，农民们贫穷如洗。集体化没带来任何好处。不久前，我随中央工作组去过三个州：雅罗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维亚特卡。视察过许多区中心。城市里还有某些进步，乡村中却仍旧是一贫如洗。男女青年纷纷脱离集体农庄。连残疾老人最后也退了出来。从德国买来的拖拉机和康拜因生了锈，因为一直放在地里没有人用。不应该让青年离开农村。生在那儿，就让他们死在那儿。干吗要让那些蠢驴往城里窜，破坏分子多如牛毛。仅仅一周半的时间就逮捕了1400个。瞧瞧吧，薇罗奇卡，该死的托派分子干了些什么坏事！”

“亚力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的一位老朋友也被逮捕了。他是作家，名叫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沃高。您能否打听一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不想让您难过，皮利尼亚克将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此外，您的一位熟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给我们秘书处打过电话，说皮利尼亚克的妻子儿女已经无法维持生活

了。"

"他妻子基拉·安德罗尼科娃被捕了，她的屋也被封了。我还听说，还准备没收她的财产。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波斯克列贝舍夫讥笑了一下：

"您的这位知己艳福不浅哇，您知道不知道，他原来有一个合法妻子，可后来又把一个女佣弄成了老婆？"

"我一点儿也听不明白！"

"薇罗奇卡，这其中没什么弄不明白的。我们必须料理他的案子。皮利尼亚克的正式妻子是公民马丽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索科洛娃-沃高。她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安德罗尼科娃是个妖艳女子，她勾住了许多憨头憨脑的人，其中就有您那位朋友。这个女人虽然年纪轻轻，却是一个大间谍。请相信我吧，他俩本是一丘之貉！"

"我想认识认识马丽娅·阿列克谢耶夫娜！"

"我劝您别这样，她如今被关在布德尔监狱中。她的孩子被送进了政治隔离所。"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能否告诉我，闲暇时您干些什么？"

"我们到另一间屋去吧，我拿些东西给您看！"

这是一间书房，里面放着几个高层大书架，嵌着玻璃门。

"我爱收集童话、谚语、民谣、俗语。童话能使人脱离现实。年轻时，我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僧人、神甫和游方术士交友。看够了俄罗斯的生活。后来，我在图书馆中搞到一本陈旧的《死屋手记》。读过之后，我陷入了深思，对一切我已厌恶透了。恨不得一死了之。堂兄潘菲尔·斯塔罗

壮别茨救了我的命。这事发生之后，他反而剃发出家去了，后来死在寺院里。从那时起，我再也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彻底地抛弃了他，因为他能把人的五脏六腑全掏出来。现在，我喜欢读米哈伊尔·佐琴科的书，我收集了他的全套著作。"

次日，我温情脉脉地告别了克里姆林宫内这位无冕之王。

85

歌剧《沙皇未婚妻》获得惊人的成功。第二幕开始前，服务人员搀来了一篮篮鲜花，是马林科夫、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的。就连冷酷的卫道者维辛斯基也送了一篮。当然，又不仅仅是妥协的暗示，斯大林的馈赠独占魁首，篮子色彩鲜艳，式样别致，令人惊叹的鲜花覆盖其上；篮中盛有香槟、巧克力、精酿白兰地、鱼子罐头、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果酒。

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第一次出现在后台。他这人保养得体，身着时髦的深蓝色西装，衬衣浆洗得洁白如雪，头发和胡须经过精心修饰，香气扑鼻。他吻了塞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斯大林同志请您马上去。”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在休息室里，一边吸烟斗，一边喝苏打水。

“达维多娃同志，今天您的演唱情绪十分高昂。祝贺您在创造性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家随时欢迎您光临，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

“瞧他多机灵。可怜的人儿又被另一个崇拜者缠住了，”斯大林打趣地说道，“可我们还以为你早已对女士们失去了兴趣！”

政治局委员们和人民委员们都哄堂大笑起来。米高扬走过来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听说您准备到芬兰巡回演出，这是真的吗？到时，我们一定要把您打扮得象沙皇未婚妻那样漂亮！”

“不，还要更漂亮！”斯大林威风凛凛地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打算在哪里进晚餐？”

“我现在累极了。”

“那就请到别墅里去休息去吧。让波斯克列贝舍夫留下来作人质。”

“这可是个好角色呀，”伏罗希洛夫说了句俏皮话。

86

豪饮的酒客们聚到了一块儿。此外，还有几个“铁杆心腹”。“局外人”则只有阿·托尔斯泰和米·肖洛霍夫两名

作家。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您似乎想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对托尔斯泰说道。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一边往口里送鱼冻，一边唧哝道：

"前两天，我已经完成了中篇小说《粮食》的草稿。我将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将它献给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您，尊敬的克利姆·叶夫列莫维奇，20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

斯大林不满地打断了他的话：

"出书合同是与谁签的？"

"《青年近卫军》杂志社想连载三期：10期、11期和12期；而《新世界》则打算在一月和二月连载。单行本将在年底出版。"

胸前挂满勋章和一颗帅级星徽的伏罗希洛夫说道：

"托尔斯泰同志，您是最现代化的俄罗斯作家！"

肖洛霍夫皱起了双眉。托尔斯泰站起身，高兴得直点头：

"我十分感动。"

"您为苏维埃国家立下的功劳是不可估价的，"元帅继续说道，红军和红海军将向您奉献一件银质武器纪念品。"

肥胖而高大的托尔斯泰搂住羸弱的元帅放肆地吻了起来。叶若夫尖声尖气地喝道：

"苦呀！苦呀！苦呀！"*

---

* 俄国人婚礼上的一项仪式，意即要新郎新娘互吻——译注。

酩酊大醉的肖洛霍夫，此刻已经不能自制，满腹委屈地大吼道：

"我可不是嘴上无毛的楞头青！肖洛霍夫，才是俄罗斯唯一的真正的作家！"

"肖洛霍夫，立即给我出去！"叶若夫仿佛是在下命令。

斯大林举起一大杯香槟：

"为小说《粮食》及其作者，干杯！"

舌战告一段落，大家又吃喝起来，杯勺之声叮当悦耳。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束《彼得大帝》？"斯大林问。

"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史诗电影的第一部呈献在您面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它是按您的吩咐，由导演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彼得罗夫在列宁格勒拍摄的。演员队伍很可观：彼得大帝由尼古拉·西蒙诺夫主演，塔拉索娃饰叶卡捷琳娜，契尔卡索夫饰阿列克塞王子，米哈伊尔·扎罗夫饰缅希科夫。"

政府官员们都乐意听口若悬河、不可救药的饶舌家和乐天派托尔斯泰滔滔不绝地大吹大擂。这个御用编年史作家独具天赋，用一个个故事将酒友们吹得如痴如醉。

"创作这部小说时，全靠我分析和研究了17世纪的诉讼资料，才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许多刑事案卷是由当时的长官写的，他们对犯人的供诉记录得简练而又颇具色彩，十分准确。那些睿智的长官虽不刻意追求'文学性'，但的确具有高深的语言造诣。在他们的记录中，文学语言闪烁着宝石

般的光辉。我深信，彼得不是阿列克谢·米哈伊维奇的儿子，而是牧首尼康的。尼康本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是莫尔达瓦人。20岁时成为神甫，后来当了主教，然后，又战胜竞争对手，很快爬上了全俄牧首的宝座。他是个沽名钓誉之人，但颇具才华，意志刚毅。彼得的祖父，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是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患者；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虽然不笨，但意志消沉，办事优柔寡断，模棱两可。彼得与他从里到外毫无相似之处。我保存着一个彼得的石膏像，是建筑艺术家伯努瓦尔于1911年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仓库内发现的。此石膏像是拉斯特列利于1718年按在世的彼得塑造而成，面部线条特征分明，与牧首尼康颇为相像。"

"我们将发扬俄国沙皇们的思想，"听得聚精会神的斯大林说道，"首先要弘扬最进步的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思想。他们为俄罗斯，为俄罗斯人民做出了许多贡献。叶若夫同志，我建议您尽快熟悉彼得大帝时代的那些审讯记录。"

托尔斯泰将一本开本不大但装帧雅致的书递给了斯大林。

"欣赏欣赏吧、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皮利尼亚克的《荒年》的英文版。西方指责我们国家，根据就是他这本印象主义的小说！"

斯大林脸色铁青。维辛斯基走到他跟前说道：

"能向您汇报一件事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点了点头。"皮利尼亚克-沃高已经永远失去了写作能力。由于病情加剧，他已经不能思考，连说话也不会了。"

"早就应该追究作家们的责任，"莫洛托夫说，"难道他们忘记了我们曾经是怎样收拾哲学家、演员和艺术家的？

我们的土知识分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大林转向叶若夫说，“把笼子再收紧些，决不让任何一个跳蚤钻进来，对他们决不手软！”

托尔斯泰再次起身，双手捧着一大杯白兰地：

“苏维埃航船虽然桅断帆破，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稳操轮舵，正驾驶着航船朝出现在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新大陆驶去，尽管有人说它是天方夜谭，有人说它是幽灵梦幻。我建议，为苏维埃国家的舵手，为斯大林同志干杯！”

子夜时分，客人方才散尽，只留下了我和斯大林。

“很久没能见到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为什么不来见我，难道您连五分钟的时间都腾不出来吗？”

“我难道有权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惊扰您？”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我最甜蜜的人儿。天长地久，岁月流逝，可我想见到你，想更深更多地了解你的渴望永远不会消失。”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由衷的情义，深深地触动了我的灵魂。我知道，您的生活并不轻松。”

“您不觉得这有多么古怪吗？我们相识已有五载，可你我仍旧如同初次相见，毫无腻烦之感！”

他搂住我，有力的手掌在我头上摩娑着。终于，他低声说道：

“我们进去吧，亲爱的……”

蓦地，一生短暂，早已夭折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斯大林疑惑不解地问道：

"说说，你在想什么？"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有时我真想沉默一会儿，静静心。"

"薇罗奇卡，我还没使你感到厌烦吧？"

这种爱情的戏我已被迫扮演了许多次。或许人们会问，既然现在是在忏悔，我为何不稍微回复到本来的面目呢？但很遗憾，往事就是如此。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后来气呼呼地说道：

"如果亚美尼亚人米高扬胆敢亏待你，那你立即电告我。这条公狗拼命地想朝卢比扬卡的怀抱里闯。另外，你在芬兰看到的一切，都详详细细地记在本子上。我们对这个国家很感兴趣，它应该属于俄罗斯。将来，我们一定要尽力履行公民的职责，伸出兄弟之手助它一把，把勤劳的芬兰人民从世世代代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斯大林善于迅速地转换话题。"薇罗奇卡，你想说什么，是吗？"

"维辛斯基请我出席他夫人的生日宴会。"

"去吧，去瞧瞧，值得闯闯他的老巢。我们很需要他，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应努力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力，只要他还能干事，我们就允许他活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就是这样教诲我们的！"

结束这番独白之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87

维辛斯基的大房间：里面的一切，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厚实：妻子厚实，女儿厚实，家具厚实，连来宾也高大厚实！

我为过生日的女主人送了一件别致的手镯。检察长，家庭的男主人，操着深厚的低音，为我作了介绍。满面雀斑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一本正经地坐在圈椅中，眼镜片不时地反着光。宴会上，谈话涉及到了两面三刀的托派分子、监狱、集中营、刑期和侦讯。

"他们全都会在我面前坦白交待，"维辛斯基自负地侃侃而谈。"在我的法官生涯中，还从未出现过犯人不按需要招供的情况。"

肥胖臃肿的厨娘这时进来禀报，说叶若夫驾到。小个子人们委员一进客厅，全体人员顿时起身欢迎。而他只简单地点了点头。维辛斯基将他安坐在上方首席，并及时地在座位上放了一个羽绒软垫。

"伙计们，这么坐着不枯燥吗！"内务人民委员尖声尖气地说道。"让我们唱起来吧！会唱歌的人有的是——共和国功勋演员薇拉·达维多娃就在这里，她领唱，我们跟着，这样一来，准保是一个独具特色、优美动听的大合唱。"

为了让叶若夫满意，大家齐声唱了起来。一个小时后，他就醉成了一滩烂泥，被人用车送回了家。尴尬的局面结束了。维辛斯基让我参观了他收藏的名画和奇迹般的图书室。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早已想向您解释一番。现在，您能光临寒舍，我真感到三生有幸。"

"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我想与您坦率地谈谈。您凭什么理由要不断地加害于我？还有另一个正面问题：您的'个人意见'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转告我，说您作为苏

维埃国家的总检察长，坚决要求把我送上法庭，并在大剧院进行当众审判。我打算将此事告知斯大林。”

这下，维辛斯基可真地给唬住了。

“亲爱的，无与伦比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这是明显的误会！请您告诉我，究竟是哪些恶棍如此恶劣地恫吓您、愚弄您；我们一有机会就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您真的这么自信？”

“绝对自信，正如二加二等于四！请您说出这些恶棍的姓名！我将亲自在苏维埃检察院里同他们谈话。请您相信，他们绝不会从那里活着出来。”

我毫不犹豫地一气说出了那些人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马林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对此，您又将说什么呢，总检察长同志？您什么时候跟他们算帐？”

维辛斯基瞪大了双眼，直到此刻，他才真正地相信了我的实力。他揿了一下电铃，高大臃肿的厨娘走了进来。

“穆申卡，给我们拿点喝的来。”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气咻咻地吩咐道。然后，走近我坐的椅子边，逢迎地对着我的耳朵嗫嚅道：“我决定告诉您一个国家机密。前任人民委员亚戈达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着，他曾正式接收您参加了托派组织，当时，您还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他还说，有几年时间您一直与季诺维耶夫、基洛夫、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伏罗希洛夫和他——亚戈达——保持着暧昧关系。已被捕的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也做出书面证明，说您与他共同生活过5

年。他还交待，您曾向他传递过国防机密材料，而他则按期送往边境上的联络点。"

我神经质地大笑起来。

"您呀，好一个总检察长，国家的重要材料都被您抓到了手中；仅凭这一条，您就可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把那些固执的人民委员和货真价实的领袖人物们踩在脚下，这样，只差一步，就能靠近您如此崇拜的斯大林同志，例外地获得您朝思暮想的勋章和人们对您的爱戴。当然，您会使人们更加害怕您，同时也使人们倍加憎恶您。是什么东西妨碍您不这样做？"

"不可言传的深情厚爱。"

"可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古板正经的人，只热衷于办案子。"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现在我明白了，您受到了多么可恶的诽谤。请您告诉我，亲爱的，什么时候您能有空接见我？"

"我们在此耽搁得太久，离开宴席太惹人耳目。我6月底从芬兰回国。"

88

在人民委员部的时装店里，我受到了轻工业副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的夫人多拉·莫伊谢夫娜·哈赞的特别关照。时装店按欧洲最新式样为我缝制了春夏穿的长裙、毛料装、大衣、各式各样的短衫和短裙。米高扬通过驻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的商务参赞，为我搞了一些衬衣、便鞋、小提包、

遮阳帽、钱包、风雨衣、手提箱。

临行前夕，我温情脉脉地与斯大林告辞，并将我与维辛斯基的"亲密"谈话告诉了他。

"这个孟什维克检察长不值得害怕。过两三天我们就要找他谈话。"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给您带什么礼品回来好呢？"

"对我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您，薇罗奇卡。"

为我送行的有米高扬、波斯克列贝舍夫、梅赫利斯、哈赞、安德烈耶夫、马林科夫、叶若夫、弗拉西克，各剧院和金俄戏剧协会理事会理事、大剧院院长和心怀妒嫉的女歌手们。整整一个小时，虚情假义的送别言词不绝于耳。

芬兰各剧院的演员们在赫尔辛基东站迎接我。下榻的饭店，真是象童话世界，妙不可言。从最初起，对西方的崇拜之情就油然而生，并且终生未忘。稍事休息，魅力十足的女翻译艾弥就来了。

芬兰国家剧院院长兼导演卡里姆慷慨地为我敞开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国家的所有剧院的大门。演员们演出的芬兰女作家沃里约基的歌剧《尼斯卡沃里的妇女们》，给我留下了震撼人心的印象。我还看了瓦尔塔利的戏剧《涣散的一代》，其内容对我来说格格不入，颇具神秘主义的色彩。演员以瑞典语演唱的那些剧院，是很吸引人的。我到过赫尔辛基、坦佩雷、拉提、图尔卡、维堡。那些建筑史上的古迹、那些用天然巨石造就的大型宫殿，多得不可胜数，几个小时也讲不完。比如，图尔卡的教堂是15世纪落成的，但13世纪就开始动工，这一建筑就花了整整两百年。芬兰的奥拉文林娜城堡

是1475年建成的。另外，木刻、壁毯也独具一格，教堂绘画颇具特色。后来，我观看了根据西贝柳斯的《斯卡拉姆什》改编的芭蕾舞，参加了芬兰歌剧院排演的《卡门》和《阿依达》。演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使新闻界轰动一时。独唱音乐会上，我唱了俄国作曲家的浪漫曲、歌剧中的咏叹调，接着，应观众的热烈请求，又唱了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作曲家的歌。在池座的头几排，坐了一些饱经风霜，已失去往昔光彩的俄国侨民。他们止不住流了泪，因为他们热爱俄罗斯，永远不会将它忘怀。他们表现得自尊而又矜持。

在芬兰，我就听到了加马尔尼克自杀的消息。他是一级集团军级政治干部，1926年入党；1930年任国防副人民委员同时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此人生活简朴，作风十分正派。加马尔尼克公开指责镇压和暴力。在他那好客的家中，常常是高朋满座，有作家、演员、画家。加马尔尼克自杀之后，其妻被判了10年徒刑，子女被遣往政治隔离所。

那天，我正在唱《卡门》。似海的鲜花、晚礼服和精致的妇女用品、金银首饰、红宝石和蓝宝石……，这一切，把大厅点缀得富丽堂皇。在这节日般的气氛中，赫尔辛基市市长把该市的金钥匙送给了我。卡尔·古斯塔夫·曼讷林赠我一套芬兰民族服装。他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邀请了芬兰的所有豪门贵族。招待会上，我用意大利语演唱了几首歌剧咏叹调。

在赫尔辛基时，著名女歌唱家梅德娅·伊万诺夫娜·菲格纳从没放过我演的歌剧和举行的音乐会。与我结识之后，她说道：

“我演唱过天才的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谱写的利莎和约朗塔的独唱曲，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作的托斯卡和米米的独唱曲和托斯卡尼尼的塔吉娅娜。在我的演员生涯中，也有过许多幸福难忘的时刻。现在，您又使我回到了奇妙的境界，对此，我将终生难忘。您的卡门真是完美无缺！”

我高兴得哭了起来，但这是无比幸福的泪水。梅德娅·伊万诺夫娜把自己的回忆录赠给了我。

89

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东站，我见到了神情阴郁、怒气冲冲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手捧一大束鲜花。我惶惑地问道：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了？”

他一字一顿，兴高彩烈地说道：

“按军事法庭的判决，卖国贼图哈切夫斯基被枪毙。”

我顿时站立不稳。旁边的人，波斯克列贝舍夫及其卫兵扶我躺到一张长椅上。没有人可怜斯大林的情妇。他们需要我，统统都是为了能与我在床上寻欢作乐。狡猾的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对一切早就做过周密思考，有意派我到毗邻的芬兰去。我刚一清醒过来，克里姆林宫的秘书就殷勤得肉麻地说道：

“上午您将呆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别墅里。”

连这样痛苦的打击我也挺住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显的更有生气，更年轻。逮捕

和处决于他作用极佳。显然，他的道德精神也因此而变得更强硬。

"我可把您盼苦了，达维多娃同志！旅途愉快吗，薇罗奇卡？"

"我给您带了一套您喜爱的顿希洛夫烟斗，一个银质打火机和一件高领毛衣。"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早已应该知道我们习惯于用国产火柴。烟斗和毛衣我很喜欢，谢谢您。走吧，同志们在等我们，他们十分好奇，想听听您详详细细地讲讲芬兰之行。"

我讲完之后，大家纷纷向我提出问题来。伏罗希洛夫对曼讷林的模样以及他有多少勋章感兴趣。领袖们得知芬兰人对俄罗斯并不怀恶意之后，都感到很吃惊。马林科夫问，新一代侨民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叶若夫却吐出这样一句话：

"闲暇时，我们去钓钓这些流亡者。他们溜不掉的，集中营和监狱为他们留够了位子！"

赫鲁晓夫提出把芬兰抓过来，攫为已有。日丹诺夫关心的是巩固边防。安德烈耶夫问到工会及工人运动的情况。斯大林考虑的则是芬兰的政界和社会人士对加马尔尼克的自杀有何反应，对处死那些理应处死的军人有何反响。

我给了斯大林一大叠用芬兰语、瑞典语和爱沙尼亚语出版的报纸和杂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表示了一番感谢：

"这十分重要。我们将委托李特维诺夫把主要文章翻译出来。"

我发现，在座的领袖人物中有一个人的模样很像斯大

林。会议结束后，我被邀去进餐。然后，就与斯大林乘车到昆采沃别墅去了。在车里他对我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把他枪毙了。"他特别强调了最后那个词。"昨天，就是您归国的那天，您的亲密朋友、前作家、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沃高-皮利尼亚克也被我们送去见了老祖宗。"

"难道您觉得折磨您的情妇很开心吗？"

"你这下流的骗子！我要把你交给叶若夫和安德烈·维辛斯基。你要详详细细地向他们坦白，你是怎样把自己那柔美的肉体献给了那些该死的杂种的。统统坦白清楚，母狗！"

斯大林向我靠近，我倒在了座位上。我的呼声惊动了司机，他刹住了车。蓦地，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车子里坐的不是斯大林，而是他的替身，他的任务是再考验我一次，"以防发生万一"。我装出一副昏迷的模样，趁势抓住假斯大林的胡子一扯，胡子就落到了我的手中。我胜利了。正在发脾气的司机勉强克制住没笑出声来。德温斯基——斯大林的新秘书，后来被枪决——请着迫不堪的"演员"上了另一辆车。司机拒绝送我回家：

"我无权服从，必须把您送往指定地点。"

"好极了，您终于来了，"斯大林说。"女主人许诺要让我们美美地饱餐一顿。"

我们来到花园。四周宁静得不同寻常。树林仿佛沉浸在透明的湖水之中，阳光融融，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我禁不住问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干吗要叫人作您的替身演出那一场滑稽剧？”

斯大林注视了我好一会儿。他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惶惑不解的神情。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什么替身？得赶快叫精神病医生！你呀，小妞，患了轻微的癫狂症！”

我将车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这些混帐东西！老一套把戏又玩出来了！你说，他的胡子被你揪掉了，是吗？干得好！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的聪明！”

“我在今天上午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见过他，他就坐在安德烈耶夫旁边。”

斯大林沉默了很久，然后问道：

“达维多娃同志，什么地方生活更好，在异国还是在故乡？”

“当然在家好罗！”我说。

夜里，他声音嘶哑地说道：

“我很高兴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薇罗奇卡，你重新回到东方来，我感到十分高兴。为此，我将更加热爱你。”

在我的朋友们，即图哈切夫斯基和皮利尼亚克被处决的这个月里，我第一次听到斯大林向我表爱，可我有意想刺他一下：

“您说您爱我，可瓦列奇卡是怎么回事呢？她老是盯住您，连眼睛也不眨一下！”

斯大林断断续续地笑了起来，

“薇罗奇卡，您是上帝赐给我的灵与肉，而瓦列奇卡之于我，只是为了满足健康需要。她这女人一无所求，不需要任何回报，一切对她都合适。让我们结束这场伤脑筋的争论吧。极度疲劳之后，身体需要放松放松。顺便说说，我们听到一些传言，说您那忠实的丈夫姆切德利则-尤日内打算回到您身旁。”

“您想摆脱我？我已经使您感到烦腻了，是吗？”

“干吗说这些傻话？我觉得您已疲于打单身，过孤独的日子。西方的空气使你变了样，以前你可不是如此辛辣。”无缘无故的拌嘴越演越烈，而且，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已不知做过了多少次让步。“薇罗奇卡，我们到索契去，行吗？”斯大林气势汹汹地说道，“我给您4天时间作动身的准备。到时，我将回答您提出的一切问题！”

90

这样的餐车我还从未见过：饭厅、休息间、办公室、卧室、电影放映室、热水和冷水浴室。而且，到处都安装有由工程师负责管理的空气调节器，到处都有电话。我的包厢也样样俱备，十分方便。陪同斯大林的有弗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德温斯基、梅赫利斯。以及贴身保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卡尔·维克多罗维奇·鲍克尔和几个身强力壮、虎背熊腰的“同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和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在索契迎接我们。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按沙皇时代的礼仪接待了我们。大家在凉台上进早餐。晚上

观看了纪录片《斯大林同志的报告》。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对这部片子很满意。导演亚历山德罗夫出席了观摩。

"谢谢你，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我们将大量放映这部电影。你得到了公寓吗？"

"得到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幸运的导演回答道，"我向您表示万分感谢，并代表我的妻子柳波芙·彼得罗夫娜·奥尔洛娃致以最热烈的亲吻。"

"你还打算拍什么片子？"

"我们已着手开拍喜剧片《伏尔加啊，伏尔加》。"

"你有没有汽车？"

"我拍片时，就是说在工作时，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管理处就为摄制组配备一辆卡车和一辆小汽车。"

"你在美国见到过查理·卓别林，他有私人汽车吗？"

亚历山德罗夫为主人的无知感到吃惊。

"卓别林先生有几辆私人汽车，而且都是最新式的。"

"不久的将来，苏联的导演们也将拥有私人汽车，可能，到那时他们就不将再羡慕西方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转身对莫洛托夫说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的片子给您留下的印象如何？"

"好极了。"

"既然大家看法一致，那我们就奖励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一辆汽车，不过，我们要他作出保证，保证今后只拍优秀的片子。"

这番表扬和褒奖，使亚历山德罗夫高兴得昏了头，他一步步地走到了斯大林身边。保镖们顿时警惕起来，包围了他。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可以像吻父亲一

样吻吻您吗？”

“你们瞧，好一个机灵鬼，马上就要我收他为干儿子！”

“斯大林同志，假如偶尔需要时，请您在创作方面给我以帮助，行吗？”

“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不要这样得寸进尺。你已经得到了你需要的东西，快走吧！”

91

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我们在海滨浴场休息。斯大林睡在躺椅上，晒着他那把老骨头。傍晚时分，我们打算到里察湖去散步。此刻，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已开始打盹。我走上岸来，看到了身材魁梧的鲍克尔。几天来，他周身晒得就象可可似的油黑油黑的。

“必须叫醒斯大林同志。”他惶惶不安地说道。

这时，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到了岸边，一个个神色慌张，惊恐万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大吃一惊，不禁浑身一抖，闷闷不乐地说道：

“谁叫过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为什么要在规定时间之外跑来？”

“请您原谅，”马林科夫说，“有一个机密谈话需要您立刻去。”

“谁要我去？”斯大林怒气冲冲地嘟哝道。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

我这次公费旅游真是糟糕透顶，仿佛碰上了鬼。为了不惹麻烦，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很晚了我们才进晚餐，斯大

林说。

"米格列尔人埃姆赫瓦利公爵家的几兄弟，早在1922年就潜入了地下，隐藏得很深，多次偷越国境，进行走私。得知我们要去里察湖之后，这些匪徒便设下了埋伏，好在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对一切早有预料。他让一个模样与我相似的同志坐进了挂有政府执照的小车里。瓦赫唐格·埃姆赫瓦利开枪向他射击时落了空，手枪卡了壳。恐怖分子一个个全被活捉。现在，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正在审问他们。"

早餐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来了莫洛托夫、叶若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

"拉甫连季，我们都在等你讲经过。"斯大林说。

"旁人在此，不应暴露国家机密。"贝利亚用手指着我说。

"没关系，您可以讲，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是自己人，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埃姆赫瓦利公爵坦白了，"贝利亚以胜利者的目光扫视了一眼在场的"战友"。"他说，您到里察湖的行车路线是他们通过可靠人物鲍克尔得到的，此人与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厨师涅姆奇诺夫在一条'贼船'上搞阴谋。"

"干得好，贝利亚同志！"斯大林不加思索地说道，"你干得很出色，光荣地挣到了勋章。"

"我是党的普通一兵，"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谦逊地回答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恶狠狠地瞅了瞅身旁那些面色苍白无光的人。这些领袖们意识到了，贝利亚这块硬骨头，已经从小个子人民委员手中夺下了主动权。斯大林靠近拉甫

连季·巴甫洛维奇说：

"非常感谢你！狠狠审问那些上流胚，用脚踢他们的肚子，用开水烫，用锥子戳他们那肮脏的××。"说到此，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点燃烟斗，一边吐着烟圈，一边问道，"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这个人你还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这个杂种！"贝利亚嘀咕了一句。

"赫鲁晓夫把他的信转交过来了。卡明斯基在信中说，你曾经为'木沙瓦特'*当过特工人员。"

叶若夫一下子有了生机，贝利亚却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您相信吗？"

"叶若夫同志，卡明斯基的事，您作主办吧。他当莫斯科州委书记时，就已开始表现得动摇不定。"

贝利亚知恩地瞧了瞧斯大林。

"今天晚上您把鲍克尔和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那条母狗带到这儿来。我们要参加审讯，所有人必须出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

从那天起，别墅被围得如同铁桶一般，任何人不得进出；甚至在院子的屋顶上，也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我是在自己的房间里进的午餐。晚上7点，马林科夫的电话来了，他要我到楼下客厅去。押送人员将遍体鳞伤的鲍克尔带了进来。由于牙齿已被敲掉，他讲话都很吃力。

"狗杂种，为什么你想杀害我？"怒不可遏、满脸充血的斯大林大声喝问道。

我以女儿的性命发誓，我是被人污害的，您得到的情报

---

* 1911—1920年阿塞拜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译注。

是假的。贝利亚和叶若夫以党的名义向我担保，说我坦白交待，才能保住脑袋。您瞧瞧吧，那些列宁主义者一布尔什维克把我折磨成了什么样？斯大林同志，您周围的人，全是卑鄙无耻的坏蛋。我发誓，我从未想过要伤害您。我留在俄国而不回布达佩斯，并不是为了做这种坏事。"

"堵住他的狗嘴！"瘸腿叶若夫大喝一声。

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被押了进来。一天之间，她已变得面目全非！

"快说，谁唆使你的？老母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咬牙切齿地问道。

虚弱的老妇由于受不住敲牙、毒打和火烧，所以既污蔑了自己，又中伤了许多清白无辜的人。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跪在地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我在莫斯科度假时，鲍克尔使我认识了季诺维耶夫和皮达可夫。我通过他们的朋友——厨师涅姆奇诺夫——与埃姆赫瓦利保持联系。是他把您的行车路线说出去的。"

"你说，你该当何罪？"斯大林压低声音问道。

"饶了我吧，我还有子女，求求您，象亲父般行行善吧！难道我对您招待不周吗？"

她爬到我跟前，开始吻我的脚和膝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您不开腔？但愿上帝保佑您，救救我的命吧！"

"少给我做戏，"斯大林大喝一声，"鲍克尔，你认识这个该死的泼妇吗？"

"认识。"卡尔·维克多罗维奇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她出卖了你，揭发了你的阴谋活动。"

"我没有权利抱怨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她也是牺牲品，受到卑劣讹诈而告我的。"

"鲍克尔，你要是想活命，就把叶若夫同志手中的鞭子拿过去，狠狠地抽这个妖婆，这个倒霉的破鞋。"

不久以前，我在亚戈达手里看到的正是这条鞭子。现在，它传到了叶若夫手中。

"您的命令我不能执行。我从来没有打过女人。"

"起来吧，特罗耶维罗娃*，"约瑟夫·斯大林口气缓和地说道，"这次算您走了红运。骑士是个真资格的绅士。你们俩必须换换角色。用鞭子去狠狠地抽鲍克尔，朝他最致命的地方打。干得好，我们再决定怎样处理您。"

波琳娜不停地摇头。

"我怎么能向这样一个好人下手？"

斯大林顿时大怒，把叶若夫和贝利亚叫到身边说道：

"好小伙子们，拿起皮鞭，依次狠狠地抽这两个杂种。打累了，马林科夫来帮你们，让他也锻炼锻炼，要不然他很快就会上膘了。刚才我收到一张联名写的纸条：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三同志也想加入战斗，试试自己的力量。"

鲍克尔一声不吭地忍受了非人的折磨。他不停地喘着粗气。第一阵打过之后，特罗耶维罗娃便昏了过去，很久都没醒。

"这母狗在装蒜，给她泼一桶冷水，用火烧她的头发。"

---

*波琳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姓——译注。

贝利亚恳求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您开个恩，把这两个家伙交给我，我们会撬掉他们的牙齿，直到他们开口——我们还没把全部情况搞到手。”

“他们是您的人，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斯大林没有告辞，就到另一座别墅去了。

出于同情，波斯克列贝舍夫连夜将我带回了莫斯科，我们坐的是国际列车，占了一个双席位包箱。我难以成眠，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也没睡着。我向这个有实权的秘书问道：

“您认为这一切无休止的阴谋、犯罪、谋杀都是真的吗？”

“薇罗奇卡，我真为您担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能思考，不能判断的。叶若夫是个快要完蛋的人。斗争是不可能不流血的，目的——从不怪罪于手段。”

到达哈尔科夫后，我们收到了一封电报：

波斯克列贝舍夫、送维多娃速回索契。

斯大林

铁路局长拨了一节餐车供我们使用，并保证他跟在我们后面随行。

见到我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高兴得要命：

“既然同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道出来休假，干吗又要与他的秘书私奔呢？这样做可不光彩！”

显而易见，企图杀害斯大林、杀害其替身的行动都未能

凌效。

"对付叛徒，我们的手段将更残酷。任何一个人都会被苦打成招。敌人还很多，一时还收拾不完。"

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等乘坐军用飞机到了索契。政治局成员几乎全体到齐。晚饭时，大家又扯起了屡谈不厌的话题。赫鲁晓夫通报了卡明斯基被捕的消息。

"不要诽谤正派人嘛，免得党内产生纠纷，"斯大林说道，烟斗吸的吧哒吧哒的，"他待托洛茨基的情分可不薄呀。"

卡冈诺维奇笑得来几乎喘不过气：

"他的女儿很够味儿，在维辛斯基的秘书处工作。"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道：

"那头骗猪使她打过几次胎，是吗？"

大伙儿一个个忍不住捧腹大笑。

"卡明斯基的老婆常在布哈林家里做客，"莫洛托夫说，"她与他的妻子拉林娜很要好，后者还很年轻，是个妖冶迷人的贵妇人。"

斯大林俏皮地眨了一下眼：

"我们这儿有个研究女人问题的大内行，大专家，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我们就委派他去尝尝未来寡妇的滋味吧，至于卡明斯基那个讨人喜爱的女儿嘛，干脆就交给我们的沙罗奇卡——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不过，沙罗奇卡，你可得当心啦，老伴知道了，准会打破你的头，敲坏你的卵蛋！"

后来，斯大林接到一个报告，说卡明斯基被捕后，其妻

在浴洗室里上吊自尽。前卫生人民委员办公桌里有一封封了口的信，总共15页，是交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卡明斯基的财产已被没收，他的女儿夏娃已被流放到阿赫特尔斯基边疆区，流放证上注的期限是"无期"。

马林科夫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

"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离开中央机关，我想干专业。《红色无产者》工厂目前正缺一个副总工程师。"

"饭桶，你在赌气，是吗？当了婊子，又想立牌坊，装体面人，是吗？没门儿！您公开地打人、杀人，却让我来给你背黑锅吗？瞧他多狡诈！我们要弄不过你，卑鄙的刽子手！"斯大林大发雷霆。"我忠告你，今后别再提这种问题，敢哼一句，你就自认倒霉，就去给季诺维耶夫当陪葬。你领的薪金，比任何一位人民委员都要高两倍，还分给你一幢公馆，一座免费别墅，两辆私车，你老婆还管着一所技术学院！女人们不关照你，难道是我的错！你需要女人，就给叶若夫说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立刻就会给您搞到，他甚至还号召过加里宁这个糟老头子与布琼尼元帅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呢！"

顿时，又爆发出一阵大笑。直到贝利亚进来，大家才嘎然而止。

"情况怎么样？"斯大林问。

"鲍克尔在夜里从内务部监狱逃跑了。"

"抓不回来，我要活剥你的皮，亲自用你那骚皮做的绳子把你捆起来。"

叶若夫又高兴，又激动，说道：

"瞧，自命不凡、妄自尊大的结果是什么？"

贝利亚的目光简直像要吃人，狠狠地盯了小个子人民委员一眼。

“是呀，是您流着泪要我把鲍克尔交给您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叶若夫低声说道，“毫无才能，只会妄作判断的助手，我们不需要。下次不准再干涉别人的事。我劝您把还在您领导之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好好整治一番。”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直关注着两个对手的唇枪舌剑的战斗。

“闭住你那张臭嘴，否则，你别想从这儿活着出去！”贝利亚破口大骂。

赫鲁晓夫这时出来调停：

“同志们，你们不感到害臊吗？难道，你们还是黄口小儿！”

叶若夫一瘸一拐地到调度室下达有关活捉鲍克尔的命令去了。

斯大林懒洋洋地说道：

“贝利亚，你走吧，我们不再需要你。我给你一天时间，没有好消息别再回来。”

莫洛托夫鄙夷地说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当着我们的面，贝利亚同志怎么敢如此放肆、狂妄？”

斯大林没有作声。伏罗希诺夫却发了火：

“我建议，立刻逮捕贝利亚?！”

马林科夫的语气强硬：

“米高杨同志在1928年曾协助查到一份颇值得注意的档案。案卷里收藏的一些材料表明，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的活动远远不那么完美无缺。请看看这个复印件，它是贝利亚为木沙瓦特手特工时交的申请；申请书是贝利亚亲笔写的。”

斯大林的语气同样强硬：

“贝利亚同志已经在党的面前洗清了罪过。我们之中哪一位在年轻时没有迷过路？！我们还有时间在实际工作中去考验他。”他审视着马林科夫：“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您还可以找一些败坏声誉的材料来反对我们嘛？”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已经说过，我随时准备退出中央机关。您知道，我同波斯克列贝舍夫一道工作，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为了良心。”

“好一个急性子！同你开一下玩笑，你马上就钻牛角尖！”

这时，赫鲁晓夫转向斯大林说：“我还有几个问题！”

“一晚上坐在这儿装哑巴，现在，我们都累了，他却要下崽子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今年几岁？”

“四十三。”

“肚皮下吗挺那么高！当心呀，蛋子上面油长的太多，姑娘们就不会再爱你罗！据说，你同加里宁曾为一个放荡的秘书大吵一架，是吗？好吧，你说，你究竟需要什么？”

我再次提议，在红场上当众执行的死刑应该合法化。为此，已故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定会感谢不尽。”

斯大林不禁笑了起来：

“要是我们任命你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头号刽子手，你的意思如何呢？那样，你就将成为伊凡雷帝时的马柳塔·斯库拉托夫。”

赫鲁晓夫咽着口水，气得快要断气，但仍镇静地回答道：

“对于一个真正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来说，苏联党和政府的每一个任命，都是神圣的。”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维亚切夫斯瑟·米哈伊洛维奇有意阻挠工农业的发展。”

“具体证明在哪里？”

“我正在为您准备一份全面的呈报。”

“我们明白您的意思，赫鲁晓夫同志，您一下子就准备把两个职位抓到手，既当刽子手，又作人民委员部主席，是吗？可我们还得考虑考虑，究竟把哪个职位赏给您！”

深夜，斯大林才走进卧室。

“薇罗奇卡，您还没睡着？”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爱的，我不明白，您怎么能够容忍那种不堪入耳的脏话？”

“没什么，我经常把他们的话当作耳边风。现在是深夜，很宁静，我们到海边去走走，睡觉前吸吸新鲜空气是很有益的。”

我们转悠了将近一个小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又提起旧话：

“薇罗奇卡，您肯定认为我周围就没有一个正派人，而

全是些巴不得把对方骨头都敲碎的坏蛋。"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大剧院里的气氛就是如此。为了争夺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歌剧和芭蕾舞演员们就互相使坏。而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党委和地方委员会打报告，冤枉人。"

"为什么有些人民委员和中央工作人员缠住你不放的事，你从来不告诉我呢？"

"我鄙视他们。"

"只要我活着，你任何人都别怕。"

斯大林搂住我。我们走进了海滨的一间小屋，里面一应俱全，十分方便。他皱着眉头说道：

"与你单独在一起，真是幸福极了，薇罗奇卡！"

早晨，叶若夫来通报，说鲍克尔已被抓获。

"个头矮，道法高！干得好！明天我就向你颁发列宁勋章，你将获得国家安全部总人民委员的称号。你知道，命令在今年1月28日就已颁布，但到今天夜里才生效。把情况报告我们，您是怎样成功地抓住这个危险的罪犯的？"

"这个恶棍藏在苏呼米一个酒厂经理的家中，他们是亲戚。被捕者做了一些十分有趣的供诉。后来我们才查明，他在机关里工作，是由明丘斯基同志介绍的。鲍克尔供出。所有同谋犯：内务部交通处处长沙宁、保密处处长加伊、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及其助手别尔曼和什皮格尔格里亚斯，以及侦查员契尔托克。我已下令逮捕他们。"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你光荣地获得了勋章和契卡的最高称号。"

92

卡什科的歌剧《波将金号》枯燥极了，我演格鲁尼，排练起来不怎么带劲儿。

有一次，我在商店里偶然碰见了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拉伊赫，我俩都在排队买香肠。是我招呼她的，并问她为什么那样愁眉苦脸。

"有些坏蛋要找梅耶霍德算帐。"我送她回家，一路上她就这样讲道，"《真理报》就要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我们的剧院，这可比从肉体上消灭我们还可怕得多。"

"我一定找斯大林同志谈谈！"

"你这天真的傻丫头！他在哪儿你又在哪儿？！我不请你进屋了，里面乱得一塌糊涂，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任何人也不想见。我劝他把档案毁掉。萨沙·格拉德科夫*每天都到我家来，——他这人呀，真可爱。真诚实！萨沙很

---

*亚、康、格拉德科夫1912年生于穆罗姆，1929年作为报社记者开始发表作品。1934—1937年在梅耶霍德的剧院任职。格拉德科夫写过许多戏剧剧本和电影剧本，曾受到非法逮捕，并按苏俄刑法第58条第10款判处徒刑，先后被拘禁在监狱和集中营内，后来得以平反并恢复名誉。"梅耶霍德回忆录"（载《新世界》1961年第8期）便出自他的手笔。为了写出有关梅耶霍德的生平和创作的巨著，格拉德科夫贡献出了30多个春秋。1973年，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相会》一书。格拉德科夫死于1976年。在他死后，艺术出版社发行了他的《戏剧——回忆和思考》。

梅耶霍德的札记案卷等由他的学生兼朋友爱森斯坦救了出来，保存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原注。

尊敬梅耶霍德。

晚饭时，马林科夫到我家来了，带来了一个水晶花瓶。我在饭厅里摆上饭菜，亲自照料他，这使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格外开心。喝茶时他说道：

"我太赞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有意把您拉进我们的铁幕之中。您要尽量象看一部惊险片那样去看待一切。"

我问：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您以前到弗谢沃洛德·梅霍耶德剧院看过戏没有？"

"看过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森林》。他的艺术不合我的口味，尽管许多人把他看作是能力超群、才华出众的导演。但是，他把一切都处理反了。他的剧院将要被取缔。"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导演比得上梅耶霍德，我很了解他，他聪明，是个天才，应该尽一切可能让他继续创作。"

"为他奔波说情是无益的，根本无济于事了！"

马林科夫的回答相当残酷，"您干吗要为他效劳？"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诺维奇-丹钦柯、瓦赫坦戈夫、戈登·克雷、赖因哈特、毕加索，谢尔盖·季法尔等，对他的评价很高。另外，梅耶霍德还是我的老友。"

"这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不早说呢？克尔任采夫那篇名为《异己的剧院》已经付排，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赞成发刊。文章还经过了日丹诺夫的手。据我所知，已拟定于1939年6月14日召开全苏导演大会。如果梅耶霍德能在大

言中认错，我们便将尽力把他调往另一个剧院去工作。”

“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离开了剧院，就等于鸟儿失去了翅膀。这个人受到全世界的推崇，我亲眼见过，导演、演员、评论家、作家等，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是怀着多么崇敬的感情。他在国外的名声，远远超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瓦赫坦戈夫。我头痛起来了，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要躺一会儿，您不会见怪吧？”

“薇罗奇卡，我是回家呢，还是坐在您旁边？”

我倒在卧榻上，马林科夫殷勤地为我掩好被单，然后就自个儿坐在圈椅上。过了大约5分钟，他便鼾声大作。后来，他熄掉电灯，在圈椅中坐了一夜，没有伤害我。

93

大剧院里来了一个苏联艺术的全权代理人——克尔任采夫。整整三个小时，他放肆攻击梅耶霍德的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怪诞下流。党组织支持他的发言。副书记、合唱演员格列布·维尔第林大声宣读了预先便已准备好的决议，第二天，克尔任采夫将我叫到艺术协会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

“达维多娃同志，我不知道该怎么处分您？您是一位优秀的生产者，能完成演出指标，又善于开展社会工作，您还是俄罗斯联邦的功勋演员，可您的肚里呢，我们直说吧，简单是一肚祸水，肮脏不堪。”

我严厉地反驳道：

“您凭什么以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光荣称号和勋章使您有权翘

尾巴吗！没门儿！我们决不允许！与人民的敌人，我们决不会同流合污！写个书面说明，关于被处决的特务皮利尼亚克及其娇妇安德罗尼科娃您知道哪些情况？在阿布哈兹您与托派分子拉科巴碰过头没有，是否在他家里呆过？即使这一切您能顺利过关，我们仍然要把您调到某个加盟共和国的剧院里去呆一两年。”

我怒不可遏地大喝道：

“请您住嘴！让我安静！”

这个年迈而又天真的布尔什维克还以为他有权发表个人意见！有权对大剧院的著名演员们气指颐使，用调往边区的手段来唬吓他们！

我没有去参加排练，而从家里给马林科夫打了个电话。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列阿诺维奇，我就要与您分手了，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克列任采夫打算把我调到塔什干或阿拉木图去工作。”

“我马上就给这头蠢驴打电话，把他叫到中央来。”

横行一时的全权代理人，狼狈不堪地来向我道歉，这虽然说不上报仇雪恨，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为梅耶霍德·拉伊赫、皮利尼亚克·拉科巴、安德罗尼科娃以及我热爱的那些人出了一口气。

“普拉东·米哈伊洛维奇，”我说道，“既然您正式点过我的名，那您就必须到大剧院管理处去当众道歉。”

“行，我完全同意，尊敬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他驯服地说道：“我准备满足您的任何要求，我不愿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去蹲大牢，失去党票。”

94

令我开心的一天终于来了。斯大林传来了执拗的检察长。维辛斯基由于不敢打扰斯大林，便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等了整整10分钟。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不停地写着什么。我坐在沙发上，用报纸遮住自己。检察长彬彬有礼地咳嗽了一声，然后，斯大林才一板一眼地说道：

"我为人民委员部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逮捕您的提议书。"

"如果对此您有充分理由，那也无可奈何，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斯大林毅然打断他说道：

"各种理由都有，充分得很，要多少有多少，他原来当过孟什维克，是吗，老怪物？还当过反对派，支持过亚戈达，玩弄过托派分子卡明斯基的女儿，不对吗？而你却自诩为法制捍卫者！"

"能否让我回答问题？"

"我们干吗还要白费口舌？"

维辛斯基挪动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到了独裁者的办公桌旁。

"请允许我说两句话，行吗？"

"说吧。"

"为年轻时思考不周而犯下的过错，我表示过深深的后悔。你曾经也许诺过，一定原谅我！卡明斯卡娅已被检察院解雇。这两天，我们就要吊销她在莫斯科的户口，把她遣往

阿赫特尔卡边疆区，文件已经准备就绪，而且，我们还将在她的证件上注明'无权返回'。"

"如果她生下小孩儿并把你说成是孩子的父亲，你又怎么办呢，傻瓜？你已能做她的祖父啦！"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讥笑着说道。

窘迫不安的维奇辛斯基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我已经叫卡明斯卡娅去堕胎。"

"她年龄多大？"

"十九。"

"而你呢？"

"五十四。"

"老婆和女儿知道你的勾当吗？"

检察长没有回答。

"请你原谅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你与野娘姘居过几年？"

维辛斯基垂下头，低声说道：

"四年。"

"您的姘妇多少岁？"

"二十一"。

"她也堕过胎吗？"

"是的，但次数不多，好象总共只有五次。"

"你对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有什么意见？"

维辛斯基顿时活跃起来：

"亚戈达曾向侦讯员交待，说他把她带进了托派组织。"

"白痴，我难道相信你现在说的话吗？你有具体证据

吗？”

我走出“掩体”，靠近维辛斯基。

“斯大林同志，总检察长强迫我爱他。这几年里他一直在对我进行讹诈。”

“维辛斯基，看着我的眼睛！达维多娃是否在说谎？你干吗不吭声？你又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突然一惊就会失去口才，是吧？”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爱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并准备跪下来向她求饶。”

“那就跪下吧，没人干涉你！”

自命不凡的检察长终于下了跪。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沉痛地祈求您宽恕我！”

“好好记住我对你说的一切，”斯大林慢条斯理地说，“如果我再次与你谈到这个问题，那我将毫不留情地把你送进卢比扬卡。现在，你赶快给我出去！”

97

斯大林要我与他共度新年。

“薇罗奇卡，我保证不会有任何其他人，我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吹牛拍马厌透了。”

我到达他那里时，他突然问道：

“你怎么认为，世界上是否有上帝？”

“对这个问题我还从未深思过，但我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主宰着我们，否则，世上就不会有有生灵。”

"可我认为，上帝是存在的！……"

午夜时分，我们还在冬苑里久久漫步，想着各自的心事。

回去的路上，斯大林若有所思地说道：

"薇罗奇卡，我相信维辛斯基不会再纠缠你，不会再提出那些卑鄙的要求。他已得到应有的惩罚！"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爱的，您是真正的骑士！我最喜爱男人身上的这种气质。"

"我们用不着客套！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列佩申斯卡娅来了一封信，说他在剧院里受到排挤。"

"您应该知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这个姑娘并不是胆小如鼠之辈，用不着替她担心。"

斯大林善解人意地微笑了一下。

"您回家去吧，我有点不舒服。"

"我最近是不是成了您的累赘？"

"不，亲爱的，我只是很疲倦。"

家里摆着许多花篮，是马林科夫、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莫洛托夫、布琼尼、米高扬和维辛斯基送的。写字台上有一叠电报，其中一份是贝利亚以政府名义发来的……

深夜两点，我乘车来到梅耶霍德家。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爱森斯坦及其合作者沙萨·格拉德科夫也在那里。

忧心忡忡的大师喝了几大杯伏特加，茫然地望着窗外。我深切地感到，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为我的到来感到高兴。我把自己与马林科夫的谈话转告了他。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是个好同志，”大师说：“我十分感谢您关心我的遭遇。好好想想业已形成的定势，您就会明白，梅耶霍德没有权力昧着良心去妥协。我从来不出卖荣誉！”

泪痕满面，苦恼不堪的齐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走到我们跟前说道：

“弗谢沃洛德，我亲爱的，我求求您，投降吧！政府比我们更强大！我相信，你可爱的学生谢辽沙·爱森斯坦和萨沙·格拉德科夫也会同意我的看法。”

“齐诺奇卡，我不能放弃自己的原则，”梅耶霍德说：“不能葬送自己的良心。砍头——这并不是最可怕的，背弃信念，才更加可怕！”

几十年后，格拉德科夫这样写道：

“这一切并不简单：爱梅耶霍德，与他一起工作，忍受他的冷遇，离开又回来，回来又离开，许多年后，我才扪心自责，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这个人热情而又复杂，经常使忠实他的朋友和学生遭致不应有的委屈而感到痛苦。他对待每一个朋友和学生的态度，几乎都是同一种古怪的循环：入迷、信任、亲近、嫉妒、直到多疑而又戒备。发展到最后一环时，他常常表现得粗暴而不公正”。

1938

96

革命，势如暴风骤雨，雪压山崩，总要带来难以预料的新事物；它残酷无情，蒙蔽了许多人；它轻而易举地把一些人卷入旋涡，使其身心俱残；它还经常把一些卑劣之徒送上大陆，不伤其一根毫毛；但是，这只是它的一部分，这既不能改变它的主流，也不能改变主流所爆发的雷鸣般震耳欲聋的怒涛之声。这种怒涛之声仍然一如既往，呼喊着永恒。

——亚历山大·布洛克

子夜时分，叶若夫打来了电话：

“整个世界都在寻欢作乐，而您干吗呆在家里？我可以来吗？我敢保证，一切忧愁顿时会烟消云散！”

我只好穿上在芬兰缝制的讲究的锦缎长裙。叶若夫来了，随身带了一个个子高大的保镖，他叫奥列格·古斯托夫，熟谙类似的桃色事件。不一会儿，不甘寂寞的维辛斯基又打来了电话。小个子人民委员扯下话筒，气势汹汹地说道：

“你这只老土绶鸡，还敢拈花惹草！我以你心爱的女儿的生命发誓，如果你再敢嗯一声，我就要亲自敲掉你的头盖骨，说到做到。如果你要问，这是谁胆敢如此狂妄地与阁下、与头号应声虫谈话，那么我就回答你，这是尼古拉·伊

万诺维奇，叶若夫！这个回答你满意了吧？现在，赶快给我滚去见阎王婆，少管闲事！"如此开心地发泄过一通之后，叶若夫又歇斯底里地呵呵大笑起来。"薇罗奇卡，您瞧，我们就是这样与形形色色的内奸外敌算帐的。您可以以我的名义把一切人送去见鬼……任何人您也别怕！抓住叶若夫的袖笼，只要它们还能发热！来，快给倒一杯白兰地，然后我们出去散步。"他一口气喝完了一大杯酒。他的朋友古斯托夫则干脆举起半斤装的酒瓶猛灌伏特加。"有一大群茨冈人在等我们。"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吹嘘道。"是我的手下在亚历山德罗夫市郊外发现的。让这些人唱一阵，跳一阵，我们从国家的腰包里丢给他们一些钱，然后，就把他们当作社会危险分子，送进劳动营，关他们10年！让他们也为祖国母亲的荣誉出出力！我想唱呀！薇罗奇卡，快斟酒，要是我亲自找到酒瓶，那可更糟！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小阎王！"

我拿了一瓶用红辣椒泡的乌克兰烧酒出来。叶若夫高兴极了，脸上泛出一种病态的红晕，我当时不知道他正在患结核病。

"我们吃点儿什么吧？"厚颜无耻的古斯托夫说。

叶若夫则大喝一声：

"把所有吃的都摆上桌来！"

虎臂熊腰的保镖和矮小猥锁的人民委员都已饿得饥肠辘辘。我端来了冻鸡、奶酪、香肠、醋渍鲱鱼、火腿煎蛋，——这么多东西，统统被他们一扫而光。酩酊大醉的叶若夫含糊不清地咕哝道：

"奥列什卡，你去跑一趟！我留在这条船上，你去找那些茨冈人，把小妞们藏在保密室里，男的统统送进卢比扬卡

的地窖中。就这些，你快去吧！到时，我给你打电话。”

兴高彩烈的古斯托夫一溜烟地消失了。

“薇罗奇卡，干吗不给斟酒？变得一毛不拔了？明天我就下令叫京都饭店送100瓶精酿果酒来。”

他依次不断地喝着各种酒：伏特加、波尔特温葡萄酒、白兰地、烈性蜜酒、卡戈尔红葡萄酒。满屋子酒气熏天。叶若夫倒在地毯上，醉成了泥一滩。这下，我可得救了。直到清晨，才被一阵喧闹、谩骂和喝斥声惊醒。破晓时，清醒过来的人民委员竟不能明白他究竟身在何处。偏头痛折磨得他脑胀欲裂。他吞服了四片强力镇痛药，他身上时刻都揣着这种药。让他洗过热水澡后，我便将他安置到床上。晚上他才离开。但夜里他又来了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救了我的命。我将竭诚为您效劳以表谢意。一旦发生什么事，你给我打直拨电话，把号码记住，别告诉任何人，不要伤心，要不了多久我就来看望您！”

叶若夫真是说话算话，京都饭店的经理康斯坦丁·哈姆沙伏尔第亚给我送了两箱精酿果酒来，这种酒要在全苏外宾商品联合供应公司内用外汇才能买到。

“请您放心，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的酒放很久也不会坏。我们永远乐意为美人儿们效劳。请来做客吧，我们留有专门的雅座。我们再为您送些干咸鱼脊肉、鱼子、腌鲑鱼、鲟鱼肉、鲜鲑鱼肉，可以吗？鄙人名叫康斯坦丁·伊拉利奥诺维奇，瞧，我们不就是相识的朋友了吗！哎，日子不太好过，去年，在下的妻子便离开了人世，倒霉的人儿，埋葬在瓦冈科夫斯克的谢辽莎·叶塞宁的墓边，您大概听

过这位诗人吧？我沦为鳏夫，已经整整一年。而您，达维多娃同志，早已使我迷恋得魂不守舍！我对您无限崇拜，您演的戏我每场必到，连早场也不例外。

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摆脱这个新交的朋友。

97

1月5日是《波将金号》的首场演出。日渐衰老的梅耶霍德来到了后台，并带来了一个矮壮头大的人——他就是我在新年之夜认识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他问道：

"我的电影《波将金号》您看过吗？"

"荷马描写奥德修斯时说，当波涛将他高高举起的时候，他看见了世界。您与您的电影也正是如此。"

"要是能在我家里见到您，我将感到由衷的高兴。只不过您很难碰到我在家。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一定要参加拍片！"

谢尔盖·米哈伊诺维奇在一张小纸片上留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一个舞台服务员将我们分开了，他带来了一篮冬天开的鲜花；香味扑鼻的封套上贴着斯一张帕捷尔纳克的留言条："迷人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在观众之中。由衷地吻您的双手，您忠实的鲍里斯。"

戏剧编导伊里亚·雅可夫列维奇·苏达科夫按俄国方式为我划了十字 然后吻了吻我的额头。

"祝您成功，薇罗奇卡！"

接着，他转到每一个演员面前，为他们划了十字。

这出戏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令人生厌，音乐也不精彩。

格鲁尼的形象简直是矫揉造作。但是，大剧院善于在出卖前把商品装饰得色彩鲜艳，富丽堂皇。我们戏院上演的每一出戏，都会使观众感动得鸦雀无声。

富有生活乐趣的斯大林把演员一个个地介绍给他那些带武器的侍从们。我从他的目光中看见，他对这出歌剧不感兴趣。

后来，谦逊而又害臊的帕斯捷尔纳克到了我的化妆室。他两脚踱来踱去的问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今天得空吗？"

我没来得及回答，神情激昂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便闯了出来，连门也没有敲：

"新年好，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克里姆林宫请您参加晚宴，将有一次盛大的招待会。"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非常感谢，但我确实很累。格鲁尼终于把我整垮了。请允许我替您介绍，这是诗人和我的朋友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好象从没听说过！童年时读过普希金：'风暴把幽暗布满了天空，空中旋转着雪花的风涛'；另外还记得莱蒙托夫："告诉俺呀，大叔，对吗，大火烧掉的莫斯科，并非白白交给法国佬'*·还学过涅克拉索夫的《冬日——红鼻子》。我知道的苏维埃诗人有马雅柯夫斯基，但我不喜欢他的诗，太奇巧古怪。有段时间喜欢纳德松和叶塞宁这两个奔放流畅的诗人。请原谅，我正忙着，有空时我们再聊聊。"

过了5分钟，他又跑了回来。"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斯

* 上面两句诗分别摘自查良铮和戢涵的译文——译注。

大林同志对您很生气。命令您必须出席宴会！帕斯捷尔纳克同志，您也可以登记入席。您的身份证在身边没有？”

“有，身份证就在我的侧面衣兜里。”诗人惘然若失地回答道。

“那一切就算办妥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庄重地离开了。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非常高兴我俩应邀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

“决不可能，我激动得简直想哭。很久以前，我就幻想着能同斯大林同志本人谈两句话！”

“只要我俩坐在同一张桌旁，这事就很可能。”

“您有何根据？”

“女人有时会产生预测的灵感。”

尽管天寒地冻，但我和帕斯捷尔纳克仍徒步前往克里姆林宫。从大剧院到那里大约要走10分钟。

微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好久都没见到您！为什么不打电话来？”

“日常应酬已忙得我不可开交，要演戏、组织音乐会、排练、还要开展社会工作。索科尔尼克公园内第一次见面后，您一下子就把我忘记了。您寄给我的书使我感动万分，谢谢您在上面的题词，您今天给我送的鲜花，更使我欣喜若狂。”

“我们应该常相见！”

“为什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您那美妙绝伦的音容笑貌使我如痴如醉。”

“仅此一点？”

“我不会说谎，暂时是如此。”

“为此我也得感谢您。”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可以信任您吗？”

“您试试吧。”

“在这冬日的严寒中，我想把一位诗人的一首诗献给您，我与他世界观不同，但是他颇具天赋，他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在俄国和世界的名人墓地之中。”

帕斯捷尔纳克环顾了一下四周。路上行人稀少，大街小巷笼罩在夜的魔力之中。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开始低声吟道：

我们在迷惘中生活，
面面相对却无话可说。

为何吞吞吐吐有话无声？
因为山里人进了克里姆林宫。

肥短的手指似蠕动的蛆，
句句圣旨如过磅的秤。

胡须上翘像蟑螂，
皮靴擦得亮晃晃。

一群魁首瘦如柴，
围着主子跳起来。

猪哄、猫叫、吹口哨，
逗得主子哈哈笑。

命令如铸钉，一条又一条——
管你什么部位，钉上就甩不掉。

凡是处罚，样样皆好，
可他的胸膛，挺得更高。

为此诗，我震惊不已，吻了吻帕斯捷尔纳克。而他，却象个少年小子，羞得满脸通红。

“我必须背会这首诗！”

“您不害怕？诗人奥希普·埃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就因这首大逆不道的诗句被永远地放逐了。他失去了做人和为人民服务的权利，他的命运与阿加斯费尔相似。”

“别担心，我不会出卖您。”

“行，到时你到我的别墅来，在彼列德尔基诺村，”谨慎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您一定能学会。既然您如此感兴趣，那我再为您朗诵一段这位诗人的诗……

…… …… ……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现在没有人能听见我们的谈话，您对斯大林有什么看法？您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此人变化无常。我只在电话里与他谈过一次话。他对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很感兴趣，于是我想请求斯大林宽恕他。但是，搜查时又在他家发现了我刚才给您读的那些

诗。斯大林感到很吃惊，为什么我不到作协去提抗议而偏偏要找他。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当时说的话：

“假如我是诗人或者作家，而我的朋友又落了难，那我就是碰碎脑袋，也要救他一命。”

“我请求与他见见面，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却干巴巴地问道：

“我们有啥好谈的？”

“我回答道：‘谈谈生与死’。”

“这个问题太抽象。”

“说完，他就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到了克里姆林宫大门口，迎接我们的是身着便衣的两个巨人。他们酷似真正的俄罗斯勇士，是为我新添的随行保镖，其中一个名叫瓦连京·卡塔伊戈尔斯基，另一个是潘菲尔·巴尔苏科夫。

灯火通明的大厅里，一派节日气氛。进去不一会儿，浑身就暖洋洋的。臃肿肥胖的马林科夫，象地滚子似的窜到了帕斯捷尔纳克跟前：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您曾经向斯大林同志抱怨过，说您还住在公共集体宿舍里，是吗？”

“哪里的事？哪里的事？我的话被理解错了，”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道。他脸色苍白，吓得声音也在发抖。“我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通电话时，邻居那些调皮的孩子们正在走廊上跑来跑去，闹闹嚷嚷地做游戏，妨碍了我们的谈话。”

“您的住房问题解决了，明天莫斯科委员会就将得到命令，为您提供一套单独的住房，不会再有调皮的孩子。您将

住在拉甫卢申斯克胡同，特列嘉可夫美术馆对面。”

“您的关照使我万分感动，尊敬的马林科夫同志，请您代我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致敬。”

我站在旁边，听见了整个谈话。几分钟以前，帕斯捷尔纳克还完全是另一种人——桀骜不驯。此刻，在我的眼中，他的形象顿时失去了光辉。也许，是我不对；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做戏……

“薇罗奇卡，我终于找到了您！”红脸膛、大胡子的布琼尼嗡声嗡气的开场白开始了。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更厚实，又长了一层膘而已。“生活得可好吧？这么长一段时间您到哪里去啦？今天大剧院里首演，您跟往常一样，迷人极了！我打算在别墅庆祝生日，恳请您光临。”

“这要看时间合不合适。”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鄙人可以登门做客吗？我暂时还算是自由的，还没有为我找到候选人！老实说，我苦闷极了。”

十处打锣九处在场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又窜了过来：

“全体入席！”布琼尼一离开，他就对着我耳朵嗫嚅道：“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很高兴您来了。”

在斯大林两旁就坐的是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和塔什干来的东方新星塔玛拉·哈努姆（彼得罗相）。据说，她是布哈拉的美人。伏罗希洛夫迷恋于丰满的巴尔索娃，米高扬却与俄罗斯民歌演唱家利季娅·鲁斯拉诺娃调笑打趣，卡冈诺维奇则分别把电影女演员玛林娜·拉德尼娜和塔玛拉·马卡罗娃安坐在自己两旁。

民间舞蹈团的演出，真是绝妙之极。斯大林高举酒杯，

为苏联艺术，为歌舞团的创始人伊戈尔·莫伊谢耶夫祝酒，然后，又笑容满面地说道：

"在我们的来宾中，还有诗人帕斯捷尔纳克。"

顿时，掌声四起，窘迫的鲍里斯·列昂多维奇登上了灯火通明的舞台。

"我陷入了尴尬的局面，难以即兴赋诗，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我就为同志们朗读两首旧作《爱与沉重的十字架》和《公鸡》吧。"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认识帕斯捷尔纳克，他只是有身份的人——贵族的诗人。领袖们、政府官员、演员、作家、学者们，情绪高昂地表示欢迎诗人，并为他鼓掌。斯大林请他再随便朗读一首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大为感动，幸福地说道：

"我们共同爱戴的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将朗读我的一段史诗《斯密特上尉》。"

两千五百多人离座而起，祝贺这位杰出的诗人获得了成功。斯大林将他叫到跟前，拉着他的手，温和地说道：

"现在我知道了您是怎样一个人！"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克制住拘谨，问道：

"是怎样的？"

"普普通通的凡人，既高傲，又孤独！"

列佩申斯卡娅与伏罗希洛夫飘然起舞，她迈着华尔兹舞步，飞快地旋转着，朝我伸出粉红色的舌尖。我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叫到斯大林那里去了。

"契什科的歌剧很糟糕，但您扮演的格鲁尼是个好姑娘。

您尽了一切努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应当看到这出戏。”

这席恭维话，使我向他感谢了一番。

“我很高兴您能如此严肃地对待戏剧。”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的身体怎么样？”

我惶惑不解地耸耸肩。

“谢谢您，还算好。”

“我今天需要您。”

文雅而又兴奋的帕斯捷尔纳克，迈着轻快的步子跑了过来。

“我亲爱的仙女，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真是不同寻常。这个幸福无比的晚上，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鲍利斯·列昂尼多维奇，您太爱动感情，不应该这样。风言风语是各有门道的。您听听我这朋友的劝告，千万别宣扬您在克里姆林宫取得的成功。”

帕斯捷尔纳克的脸色陡变，失去了光彩。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也许，他想起了其他俄罗斯诗人的命运……

98

斯大林喜欢汽车在道路上疾驰，我与他坐在后排座位上。到昆采沃之前，我们都没作声。我忘不了“替身”，深恐上当。到达目的地之后，斯大林要了一些果酒、鲜菜、猪肉。招待会上，他吃得很少，不过却乐意让酒友们饱享口福。

“列佩申斯卡娅真使我乐开了花！”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狡黠地眯着双眼，说道，“她主动向我提出，而且口

气十分认真：'您究竟想做多久鳏夫？'然后，挤到我身边，悄悄地抚摸我的右膝。我将她赶开了。她的丈夫列昂尼德·费多罗维奇·赖霍曼已经被捕。他是个犹太人，是叛徒，曾在内务部机关里工作。"

斯大林大骂了一通。过了一会儿，波斯克列贝舍夫走了进来。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等同志到了。您有什么指示吗？"

"我没有叫他们。"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赫鲁晓夫同志有件机密想告诉您！"

"干吗偏偏这个时候找来？叫他去找……去找马林科夫，他弄清楚后会向我报告。"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次日上午10时才叫醒我，问我是否想回家。我说我已应邀参加顿河岸罗斯托夫的两个音乐会。

"这两个音乐会您可以去。薇罗奇卡，你没辜负我们的信任。我决定推荐你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我搂住斯大林，一直吻得他快站不稳脚根。他的拥抱疯狂而有力，久久不愿放开我。

99

在罗斯托夫车站上，我受到了州委工作人员和演员协会代表们的欢迎。然后，我被用车送到了一个秘密别墅。我的忠实保护神马林科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早已对一切作过周全

的安排。

音乐会的节目有俄国作曲家的浪漫曲和歌剧咏叹调。观众的反应极好。肖洛霍夫懒洋洋地仰着身子坐在第一排。他送来了鲜花，头一场音乐会结束后，他已等候在音乐馆的出口处，并请我到他的镇上做客。

"我们将按哥萨克的风俗，欣喜而又热烈地欢迎您。"

"我不能耽搁，莫斯科的歌剧演出和已安排好的音乐会还等着我哩。"

"要是出了万一，有医院出来担保。我们可以解除您的工作，给您出张证明，说您进了州党委的医院，反正到处都是自己人，好说话！"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干吗我要听您的？"

"我将与您进行一次秘不可宣的谈话。"

"我不反对；我们稍微蹓跶蹓跶，行吗？"

"这种方式不妥。"

"那么，等有空时您再打电话来吧。"

我回到别墅后，虽然浑身无力，但心中却很高兴，别墅里一桌丰盛的菜肴在等着我：歌剧演员们和导演尤里·扎瓦德茨基、法伊娜·拉涅夫斯卡娅、薇拉·马列茨卡娅为我送来了这些味美可口的东西。不一会儿，肖洛霍夫就来了电话。

"情况有变，能允许我马上来找您吗？"

"已经很晚了，我必须休息。"

"明天您有空吗？"

"我准备游览一下市容，参观博物馆，再到几座教堂去转转。州委书记答应带我去诺沃切尔卡斯克；后天，又有音乐

会，而夜里就要返回莫斯科。您瞧，每一分钟都排满了！”

“毫无办法，只有今后专程去找您。”

波斯克列贝舍夫接通了斯大林的电话。他颇为不满地问道：

“为什么电话占线时间这么长？”

“我在同肖洛霍夫讲话。”

“这个庄稼汉想要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您在那里方便吗？音乐会开得怎样？”

“谢谢，一切都很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快些回来吧！祝您成功！”

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大教堂壮丽堂皇。它的构造很独特，无论从何处都能见到它的雄姿，内部装饰也美得难以用笔墨形容。主持让我们观看了许多宝物——年代久远的古圣像。

我在当地的“领地公爵”——山区执委会主席家中进的午餐。他的妻子——心宽体胖的夫人——请我为她唱几支歌。我没答应，把她气得脸红颈涨。

“我们招待您是真心诚意，而您却看不起我们！你以为大剧院的歌唱家真的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比您差！”

我对她进行了解释，说职业演员不能在私人家中唱歌。这下，她气得更凶，简直象发了疯。

“瞧她这副翘尾巴、摆架势的模样！”

我将门关得乓地一声响，离开了她的家。州委书记也跟着我一溜烟蹿了出来，低三下四地向我道歉，而刚才那位女主人，则泪流满面地哀求我原谅她太愚昧。

第二场音乐会也很成功。次日，我便返回了莫斯科，波

斯克列贝舍夫在月台上接我：

“薇罗奇卡，剧院明天放假，我请您到别墅作客，那里很清静，无人打扰，您尽可抛开尘世的繁扰，好好地休息。离群索居，我们可以无所不谈。”

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明白了我这无声的责怪：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工作繁重，已经疲劳过度。”

我不想得罪这位聪明而又狡诈的廷臣，并且，还很珍惜他对我的关照，一旦失去这个人的垂青，那就等于失去立足之地。

我很喜爱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别墅，陈设简朴，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同时，象医院一样整洁有序，一尘不染。

“今天不会有任何人打扰我们。斯大林同志在向马林科夫和梅赫利斯那条狡诈的公狗交待工作——梅赫利斯这个人口蜜腹剑，可恶之极！薇罗奇卡，在我这里，尽可以毫无隐瞒地倾心相谈。过不了多久，又一场政治审判就要开庭。出庭的被告有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科夫斯基、霍贾耶夫、亚戈达、罗森戈利茨及其他罪大恶极分子。斯大林同志委任维立斯基为国家公诉人。瞧吧，这个人可真的爬上去了！叶若夫不分昼夜地泡在办公室里不出来，对犯人进行轮番审讯。”

“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

“死亡。这对他们来说也就是解脱。”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他们犯了什么罪？”

“他们的罪过是杀害基洛夫，毒死古比雪夫，谋害明仁

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及其儿子彼什科夫。他们企图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等同志。他们还想法搞掉马林科夫和我，企图发动政变，复辟资本主义。而罪魁祸首就是布哈林。”

——“我听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最忠实的战友和继承者，是他和卡尔·拉杰克起草的宪法。”

“这只不过是谣传而已。”

不知不觉地已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让我来帮您上菜吧！”

“难道可以劳驾客人吗？”

“既是朋友，何必又分彼此。”

我穿上围裙，不一会，我俩就象相亲相爱的恋人，慢条斯理地吃了午饭。白天，我们在冬苑散步。外面雨夹着雪，纷纷飑飑。莫斯科郊外的新鲜空气，给我注入了活力。

夜里，我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安徒生童话集，这些童话抚慰了我那受尽凌辱的心灵。入睡后，我便失去了警觉性。蓦地，我感到有人在脱我的睡衣，揉我的乳房。起初，我还以为是在做梦。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波斯克列贝舍夫躺在我身旁。

他咿咿呀呀地急促说道：

“薇罗奇卡，亲爱的，我不能再等，全部精力快耗尽了！我只爱您，我唯一的心肝宝贝，走遍天涯海角，我只需要您，决不变心！”

“您怎么这样不知羞耻？我觉得您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

波斯克列贝舍夫气得直喘粗气，双眼瞪得大大的，怒气

冲冲地说道：

"难道我没有资格得到这种抚爱？"

我还没回过神，他就使劲将我拉到了他怀里……我委屈得大哭起来。

"您这条恶棍，跟您那些忠实战友一个样！"

"薇罗奇卡，请您原谅这一切！我爱您！每当您上斯大林的床时，我的心就在滴血。我知道，叶若夫、马林科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都喜爱您，连糟老头莫洛托夫也不例外。只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健在，您就不可能摆脱他，他十分眷恋您，而且，上帝保佑，暂时还很信任您。但是，如果他知道您对他变了心，那他马上就会忘掉您；他善于残酷无情地惩罚人，要进行无数次审讯，而且由他斯大林同志亲自进行，搞这些案子，他是大师，是艺术家。"

"真是骇人听闻！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难道您没有相识的妙龄女伴？"

"多的是，招之即来，但是我对她们不感兴趣。我很久以来没与任何女人交往过。直到此刻我都还不大相信：我们俩今天聚到了一块儿，对我来说，这是最幸福的一夜。顺便说说，马林科夫有个泼辣蛮横的老婆，名叫戈卢布佐娃，是只名符其实的母老虎，千万别惹得她来攻击您。"

"瞧，您听我说，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要我做他的妻子，他说，只要我同意，他马上就离婚。"

"对这类事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是决不让步的。他不会同意马林科夫离婚。好在您把这事儿告诉了我。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向他施加点儿压力。"

"我还没说完呢，谢苗·布琼尼也在拚命与我攀亲。"

"对付这个老色鬼有叶若夫和奥列格·古斯托夫，他们会把他的傲气压住，随便给他弄一个体壮如牛、奶子大的象一挑水桶的老婆子。"

"怎样控制叶若夫呢？"

"您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一个字！"

"我发誓，决不乱说。"

"这个发育不全的侏儒的命运早已决定。他的统治只有最后一年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有时与我交换意见，甚至还听取我的建议。"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难道您就不担心有朝一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会因为您知情太多而惩罚您吗？"

波斯克列贝舍夫沉思起来。

"我之于斯大林是不可成缺少的，他知道他永不会再找到一个比我更忠诚、更勤勉可靠，对一切都更了如指掌的人。"

"我听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打算再次结婚，这是真的吗？"

"这个消息是假的，据我所知，您在各个方面都很中他的意。"

"那为什么他反对我与姆切德利则一尤日内离婚？"

"您的名义丈夫每月都从克里姆林宫得到一件包裹。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待他不薄。当然，德米特里·加夫里洛维奇从未考虑过，这么丰厚的赏物从何而来，他发的究竟是什么'财'。"

"叶若夫被撤职后又做什么呢？"

"暂时让他去管一个'清闲'的部，然后就把他干掉。

最令人头痛的一个硬骨头，是马林科夫。所以，薇罗奇卡，你不应该同他把关系搞僵了。按他的提议，赫鲁晓夫已出任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这个人管权、好色、贪杯。总有一天会轮到他倒霉。”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大林同志与芭蕾演员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同居吗？”

“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已早失宠，现在的庇护人是伏罗希洛夫元帅。”

“巴尔索娃呢？”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答应给瓦列丽亚·弗拉基米罗夫娜在索契修一幢别墅。如今追逐她的是卡冈诺维奇，另外，凸眼睛梅赫列斯也在纠缠她。”

“我询问了这一大堆问题，您不会见怪吧？”

“恰恰相反，能为您效劳，我感到很幸福，薇罗奇卡。”

“您听说过诗人奥希普·曼德尔施塔姆的事吗？”

波斯克列贝舍夫警觉起来：

“您在哪里听说过他？知道些什么情况？”

“我有一本初版的旧诗集《石头》。”

“曼德尔施塔姆是国家的罪人。他写了些卑劣无耻歪诗，攻击斯大林同志。替他辩护的有布哈林、叶努启则和您那位诗人朋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没必要提到他，有些事还更重要。薇罗奇卡，最近有一次出差的机会，到普斯科夫，您想去吗？”

“很想去，但我担心剧院不放我走。”

“这件麻烦事我包下。我以州业余艺术考察委员会主席的名义为您出个证明。”

“为了这一切，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向您表示深深的感谢！现在，我必须回家？”

“我乐意用车送您回去。”

100

我与波斯克列贝舍夫断绝的事，任何人也不知道。不久，我便得到了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证。为此，剧院管理处对我的态度陡然发生了巨变，艺术委员会也开始对我的意见洗耳恭听。只有瓦列丽亚·巴尔索娃一成未变，仍是凶狠的对手。不过，话说回来，最可怕的也莫过于在权力无边的领袖眼中失宠！

夜里，斯大林打来了电话。

“有人告诉我，您近日将要出差，是吗？”

“我也正准备打电话与您商量商量！”

“您的想法很好，达维多娃同志！您热衷于社会工作，这很合我的意，我们看重这一点，到时会表彰您。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将由马林科夫同志带队。”

“我很高兴。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斯大林没有作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打心眼里希望您也能与我们一道去。”

“舵手无权离开驾驶台，否则轮船将沉入海底。”

马林科夫领我朝觐了伯朝拉修道院。随行侍从前呼后拥，声势浩大。

修道院耸立在山顶上，从上到下，一直延伸到深深的峡谷里，气势非凡，神秘莫测。从峡谷到山顶，由几条曲径相

连；沿途只有几个孤独的修士；树木葱笼，鸦雀无噪，天色阴郁。住持的名字我已忘了。他身材高大，胸厚肩宽；目光威严、高傲、深邃；黑眼睛，眼窝很深；一大把黑胡子夹杂着几丝银须。说话声音浑厚。修士们都很怕他。任何命令他从不重复第二遍。修士和仆役们在公用食堂里摆上了宴席。食物虽无特色，但很卫生、简单，一点儿也不讲究味道。马林科夫的一个侍从拿了一些伏特加和白兰地出来，但住持不允许在食堂里喝酒。

原来，在修道院的一个小教堂里有一个隐密的大坑，（曾经是地下通道），里面关了一些特大政治犯，人数不下三百。马林科夫想了解的是，还可不可以再关一些人进去。主持恭顺地回答道：

“一切听从上帝的吩咐，东正教随时准备执行上司的命令。

伯朝拉修道院的住持算得上是个好人。他拯救了几百个人，没让他们饿死。按他的吩咐，坑道里装了暖气设备，铺了木头地板，四周墙上还嵌了几层木板。另外，还安上了电灯和无线电广播。他成功地点化了几个囚犯，实际上就是使他们的皈依为修士。住持这样做，不仅有失去宝座和威望的危险，而且还可能失去性命。这个人后来寿高而终，享誉极佳。

普希金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庄的一切美极了：古树参天、绿草如茵、灌木葱笼，既有富饶的田野，又有无数的飞禽走兽……诗人曾多么热爱这一片俄罗斯土地呀！

我和马林科夫席地而坐，稍事休息。保镖们警惕地围成一个圆圈，然而，公园里却没有任何外人。马林科夫不想再

走，由于太臃肿，他很快就累了。我让他参观了普希金第一次向安娜·凯伦表爱时坐过的长椅。马林科夫没有吭声，他觉得没趣，不知道凯伦究竟是何许人。列米哈伊洛夫斯克来参观普希金纪念馆，对他来说，纯属是为了体面。

当我们驱车到达圣山修道院时，天已经黑了。圣山修道院古教堂那东方式的院墙边，紧靠山岗的地方，就是普希金墓。山岗的斜坡上，是古老而又富有生机的椴树，荫蔽着诗人的灵墓。山岗下面几公里的地方，是广阔的田野、山丘、树林，——这就是俄罗斯朴实而又华美的景致，为了它，普希金献出了热烈的爱，为了它，普希金曾纵声高歌。

马林科夫颇为不满地说道：

"对于人的世界观来说，坟墓和纪念碑毫无意义。"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并劝他顺便到单人修道室去看看，因为普希金在《鲍里斯·戈东诺夫》中曾以巨匠之笔描绘过它。

在普斯科夫州的党和政府积极分子会议上，马林科夫说道，必须把教堂改建成俱乐部和文化宫。而积极分子们也表示要坚决照办。

星期天，我与马林科夫共进晚餐。两盅酸果酒下肚之后，马林科夫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俩应该合二为一。"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

"没有您的亲近，我无法再活下去。您老是避开我，难道我不是您的朋友？"

“您非常清楚，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把我拴住了，我每走一步，他都看在眼里。难道，您愿意有朝一日与我一起被关进伯朝拉修道院的地洞里？您是有妇之夫。要我同时当您和斯大林的情妇，这绝不可能。这一点您应永远记住。”

马林科夫的神色变得阴沉不堪。

“薇罗奇卡，”他语气强硬地问道，“如果他离开了人世，您同意只与我一个人相处吗？”

“到那时，这个问题仍将是一个悬案。”

101

全国上下，男女老幼所盼望，所要求的，只有一点：对待出卖祖国的叛徒和特务，必须象对付一群恶狗一样，统统枪决！

——A·维辛斯基

对“反苏右翼托派集团”的审判持续了12天。作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和莫斯科委员会的代表，我获得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永远不会忘记1938年3月13日那个空气潮湿的细雨绵绵的上午。被告席上坐了13个人。过去，他们都是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担任着政府和社会的重要职务。耀眼的聚光灯把苏维埃宫的圆柱大厅照得通亮。厅里有许多空位子。“观众”全是联共（布）中央机关、莫斯科党委的工作人员、无所不能的保安“机关”人员、人民委员及其副手、检察院官员、外交人员，外国记者。没有一个人离开大

厅，全都迫不及待地等候做出判决。凌早四时，极度兴奋的"观众"被请进了大厅。

"我不相信他们会被枪毙，"、"彼得大帝"和《粮食》的作者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在小食堂里吃饭时说道——他刚刚吞下一块火腿夹黑鱼子。"薇拉·亚历山德夫娜，亲爱的，您也可以用牛皮纸包两三公斤新鲜鱼子回去吃！"作家声音低沉地说道。"跟我走，这一切我来弄！"

"观众们"捧着一包一包的各种食品走出政府食堂，回到大厅，各就各位。大厅里鸦雀无声，寒气浸骨。我开始感到浑身发麻仿佛有无数看不见的小毛虫在身上爬。被告押了进来。法庭书记员声音清晰嘹亮地宣布：

"起立！审判开始！"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乌利希及其助手开始在蒙着深绿色呢子的桌子后面就座。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布哈林。他的镇定、内在的自我控制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令我吃惊。这位党的宠儿，国际共産的领导之一，理论家和哲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犯了各种死罪："口是心非"、"背信弃义"、"诡计多端"、"野蛮下流"、"组织并进行恐怖活动"、"阴谋暗害"……显然只有布哈林一人在做最后陈述时就已经知道必死无疑，因而表现得坚强，高傲。我参加过斯大林组织的三次审判。因判国罪而被送上审判台的54个人之中，只有他才在最后时刻没有贬低自己……他的陈述没有夸大其词、尖酸刻薄、大唱赞歌的痕迹。这一光彩的陈述，语气平稳，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这是布哈林最后一次登上世界舞台，但他在舞台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伟人的形象，毫无畏惧之感，

而仅仅想让全世界看清这一系列事件是多么荒诞无稽。

乌利希打破了会厅内的沉寂。这个大胖子的声音软绵绵，油腻腻，两个脸颊就象狗的一样往下垂，而一双眼睛如同猪一样小。尖脑袋剃得光光的，肥得流油的后脑勺，一直搭在制服的硬领上。这次审判之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但很快他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成了"埋藏在最高法院内的头号间谍恐怖分子。"

"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名义……"大胖子一字一句地玩味着自己的威力，"代表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宣判……"

顿时，摄影机和照象机的镜头咔嚓咔嚓地响成了一片，飞快记录着讲话的笔尖也刷刷直响……而扩音机里出来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声音则如雷贯耳：

"……鉴于上述罪状并根据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19和329条，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对下述被告作出以下判决：

"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李可夫、根里赫·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克列斯廷斯基、罗森戈利茨、伊万诺夫、契尔诺夫、格林科、捷连斯基、伊克拉莫夫、霍贾耶夫、夏朗戈维奇、祖巴列夫、布拉诺夫、莱温、卡桑科夫、马克西莫夫-季科夫斯基、克留奇科夫处以极刑——枪毙并没收其财产……"

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纷纷站起来鼓掌。大为震惊的外国记者则一个个瞠目结舌……

宣断中断了很久。过后，乌利希继续宣读：

"其他被告被判处监禁：普列特尼奥夫25年，拉科夫斯基20年，别索诺夫15年……"

1938年3月15日各报报道，判决已经执行。

波斯克列贝舍夫愤慨地讲述了行刑的情况，因为执行枪决时他在场：

"布哈林和李可夫咽气时还在诅咒斯大林。他们这些畜牲不愿爬着钻进地窖，都是站着死的，而且根本不大哭大闹地求饶。"

102

冬尼娅·叶若娃开始成为我家的常客。我记录过她讲的一个故事：

"1936年，布哈林到法国访问，陪同他的是马列学院院长阿多拉茨基和全苏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作家亚历山大·阿罗谢夫（两人均已被枪毙）。他们在私宅里会见侨居国外的孟什维克分子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后者的妻子就是李可夫的妹妹。在法国，布哈林加强了原有的反革命联系。布哈林归国回到莫斯科后，被推荐为科学院院士。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却表示坚决抗议，说他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人'。要是我的话，非得狠狠惩罚一下这个怪老头子，毫不犹豫地割掉他那长舌头！可那些可恶的知识分子一根毫毛也未被触动。巴甫洛夫和布哈林曾经非常要好，因为两人都是金屋藏娇好色如命之徒，这些个老不死的，倒真还会找事做！后来按斯大林同志的请求，布哈林写出了宪法草案，在这件事中，为他帮忙的有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尼古拉·阿列

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和真理报记者卡尔·拉狄克这两个倒霉的东西。科利亚说：希特勒很欣赏布哈林。布哈林提出要解散集体农庄，让农民放任自流。现在象捏死跳蚤一样地把他枪毙了，真是正确无比。可怜的科利亚·叶若夫为这事儿花费了多少精力呀！您相信吗，三个月来我与他只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他们这些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这样奋斗的 今后他们死去，一定会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内……"

我见过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可怜的老太婆，给我留下了讨厌的印象。她跑来找斯大林，抱怨年轻的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说她违背她的意见，在电影《列宁在十月》（《起义》）中歪曲了革命的各个阶段。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对阿·托尔斯泰的小说《粮食》也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她要求停演"毛病百出"的电影，禁发阿·托尔斯泰的小说，她又吵又闹，大发雷霆，可没过一会儿就偃旗息鼓，不停地痛哭起来，她是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对叶若夫和维辛斯基说：

"瞧吧，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一条癞皮狗。难道我们就不能制伏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她自己是不会封住自己的口的。"

"任何一个象样的医院都不会接收这个老妖婆，"闷闷不乐的小个子人民委员说道。

"您可有什么高招，小东西？"斯大林一句话就点到了他的痛处。"您就不能下令行使职权吗？穿了一身官服是干什么的？"

一年之后，克鲁普斯卡娅便令人费解地与世长辞了。后

来，赫鲁晓夫曾有一次漏了嘴说她是被毒死的。

103

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布琼尼、贝利亚、米高扬等聚集到了昆采沃。醉醺醺的叶若夫口出狂言，声称他无所不能。他搂住莫洛托夫，傲慢地说道：

“在俄国，我是仅次于斯大林同志的第二号人物；你们这些笨蛋，全都逃不出我的掌心！只要我愿意，就能够把任何一个人送进卢比扬卡的地窖！你们早已把自己的主动权扔进了粪坑，只有惩办性机关的手中还捏着这种权力。”

饭厅里一片沉寂，小个子人民委员满脸充血，酒劲大发。叶若夫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挪到面前，然后转身对我说道：

“小妞，你能当众说说吧，你爱科利亚·叶若夫吗？什么时候你为我生个小子？”

这时，斯大林走进了饭厅。

“不准这臭猪猡再喝！”他大喝一声。

侏儒的脸上顿时挂满了酒醉之后流出的泪珠，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早已将您认作父亲，来，我们干一杯，为我们长命百岁！为心心相印！我与您是同胞兄弟，任何人也不能将我们分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想吻吻你！没有人敢拒绝我科利亚·叶若夫！”

斯大林大发雷霆：

“我厌恶你这饶舌鬼，回家去吧，明天我们再说。”

“谁敢对内务人民委员指三道四？”

“醉鬼，不准再在这儿出丑！”

“我是人民委员，还是不是？”酩酊大醉的叶若夫咆哮起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按动了秘密报警信号器，顿时。弗拉西克、波斯克列贝舍夫及其一大群保卫人员冲了进来。

“立即把他拖出去！”斯大林怒喝道，完全失去了自制。

叶若夫一下被吓醒了。他已明白，他的垮台就在此刻已经铸成，他自己为自己签发了死亡判决书。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饶恕我这傻瓜吧！我发誓，今后再也不敢这样！”

“我们原谅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咬牙切齿地说道，“发出了不祥之兆，枪放在桌上，把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我。”

叶若夫惶惑地瞧了瞧斯大林，瞠目结舌。

“我要被处决吗？”

“明天上午九点钟将内务人民委员的一切事务转交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同志。您好象认识他吧？”

“那我做什么呢”前人民委员张惶失措地问道。

“您的命运将由人民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给我一次改过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这里成了幼儿园，是吗？”莫洛托夫嘟哝了一句。

叶若夫祈求地望着马林科夫。

“为什么您不做声，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

马林科夫连看也没看他一眼：

“早就应该料到。”

全体解散之后，斯大林气势汹汹地朝我扑来：

“你说，你同叶若夫这个侏儒睡过觉没有？”

“您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

“要是他证实了这一点，那将怎么办？”

“一旦失去信任，人们就不必再交往。”

“推理正确。那条恶狗该当死罪。我们稍微等等，明天我们就将做出最终决定。我还相信您……现在，我身体有些不舒服……”

他叫来了波斯克列贝舍夫：

“沙萨，我头很昏，把医生请来。”

大家可吓傻了眼：他在发高烧。教授们的诊断是流行性感冒加过度疲劳。

矮了半截的叶若夫未通电话就径自找上门来了。还在门口，他就压抑地说道：

“我来恳求您宽恕！”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已把那些事全忘了。”

“莫洛托夫说，斯大林病好后，我才会被重新委任。贝利亚已经在我的人民委员部里坐稳了；我干吗不早些把他收拾掉?！薇罗奇卡，只有您还能帮我的忙！”

“行，我一定尽力而为。”

“当众侮辱您一事，我们在此应完全清帐。恳求您收下故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的一份薄礼——一根钻石

领链和几个金戒指！冬尼娅那个傻瓜，不要这些东西。她想要的是马、恩、列的著作，当然，也要斯大林的，我没有忘记已故的图哈切夫斯基、季诺维耶夫·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的命运……您见到斯大林时，请您告诉他，我什么也记不住，头很痛。我作为他唯一忠实的战友，曾为他呕心沥血；贝利亚可完全是另一种人，强硬得决不妥协……"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劝您把私人案卷全部毁掉。"

"已经晚了，薇罗奇卡！办公桌已被贴上封条，昨夜，一些陌生人捆住我别墅内的卫队，在那里进行了搜查。一些重要文件、照片、信件全不见了。那些混蛋还把我的私人保险柜送到了斯斯科。"

"你……做过日记没有？"

叶若夫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这件事我可错了，我有五大本日记，使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得满满的。"

我呆住了，双腿无力。

"我求求你说句老实话。里面提到过我吗，哪怕只一行？"

"你的尊名在日记中一处也没提到。"

"谢谢，科利亚。日记在什么地方？"

"在公文包里。你准备拿去暂时保管吗？"

"你知道，我也是身不由主，因此，我不能在此事上为你效劳。"

"可以委托给谁呢？"

"你落到这种地步就不应该保住日记，必须把它烧掉。"

"薇罗奇卡，请收下这些珠宝！至少，你可以用它到寄

银行去换现钞。我很惋惜现在就要与生命告别，我无能，输掉了它。别相信斯大林，一有机会，他会把你也活埋掉……”

叶若夫被任命为河运人民委员，他在这个职务上呆到了1939年3月底，此后便消声匿迹了……

我与斯大林偶尔通通电话。经过他的准许，我在莫洛托夫的家里迎新年。做客的熟人之中，几乎都是些领袖人物。

1939年

104

我们反对砍头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领袖们有权骑在党的头上。不行，请原谅，不应该崇拜领袖。

如果我们中的某个人不自量力，人民就将号召我们谴责他——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领导党不能脱离集体。伊里奇逝世之后对此抱以幻想是愚蠢的，连谈到此也是愚蠢的……集体领导，——这才是我们目前所需要的。

——斯大林

我与莫洛托夫的妻子熟识起来。他们一家过着富裕阔绰的生活。一切陈设象贵族那样奢华：地毯、金银铜器；绫罗绸缎、陶器、瓷器、彩画油画、织花壁毯、以及罕见的藏书室。波琳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佳娜既是时装倡导者，又是家庭主妇兼执政者。在政府官员的太太之中，波琳娜·谢苗诺夫娜颇具影响，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文化修养高，博览

群书。除夕那天，整个莫斯科的上层人士都涌向莫洛托夫家的招待会。

莫洛托夫话说得少。贝利亚不停地喝酒，但又喝不醉。他讲特讲各种庸俗轶事，对任何人都不拘礼节。马林科夫和綮安郊耶夫则十分审慎，一声不吭。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诺维奇让我参观了图书室，面对眼前这一批宝藏，我简直求之若渴——读书，是我少年时的嗜好。"

"什么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说，"有些沙俄时代的版本，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都已十分罕见。不久前，我还搞到几本附有自传的普希金的著作。"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您常把这些书借给朋友们读吗？"

"我从来没有让任何人进入图书室，只有你是例外。"

"我真受宠若惊！"

莫洛托夫顿时满面通红。

舒适的音乐厅内音响效果令人入迷，《斯德温》唱机委婉动听。晚餐后唱歌是件恼火事。但我不能杜绝好客的主人，乐意地演唱了舒伯特的几支浪漫曲，——我很喜欢这位抒情的浪漫主义者的作品。此后，伊万·谢苗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又唱了几支歌，接着是卡给朗颂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布洛克和半公开的叶塞宁的诗歌。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们坐在蒙着波斯手工织毯的沙发上。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早已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说道。"今天，你给了我美的感

爱。请允许我将画家库斯托季耶夫的一幅画和18世纪法国工匠的花瓶送给你作为留念。"

"真难为情。"

他十分激动地问道：

"我可以得到你的友谊吗？"

"当然，我乐意到你府上做客。"

"我家的大门对您是永远敞开的。"

105

"静静的顿河"演出之后，我顺便到食点部喝了一盅茶。斯大林的退役情妇——巴尔索娃、什皮勒、兹拉托戈罗娃、列佩申斯卡娅正在那里晚餐。勃罗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从我桌边过去时，故意将桌布一扯，一盆热汤呼地一声摔在地上。幸好，我没有被烫着。那几个女人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薇罗奇卡，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把您挤出大剧院，"腿短体胖的巴尔索娃暴躁地说道。

"求你们让我安静吧！"

这些个女人被仇恨拴在了一起。

"你可以去找小胡子老头儿告状去呀！"列佩申斯卡娅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

我低声问道：

"我亲爱的会唱歌的鸟儿们，你们究竟想要我干什么？"

"母狗，见一次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给你多少钱？"什皮勒阴阳怪气地问道。

“您干吗不害臊？您疯了还是怎么的？”

“去吧，去汇报吧！”领袖的前情妇之一暴跳如雷地吭道。“既然你敢扫我的脸面，那我们就要狠狠地报复你，”身材小巧，满口白牙的兹拉托戈罗娃头一昂，愤愤地说道。

我心平气和地回答道：

“你们的行为马林科夫同志一定会知道。明早我就叫医生，要张病休假条。”

“瓦列丽亚·佛拉基米罗夫娜，这一切都要怪你！您唆使我们改击达维多娃。”列佩申斯卡娅向着巴尔索娃哭丧着脸说道。

“小乖乖，你自己就没有脑袋瓜！你脑袋里装的是豆腐渣！”另一个主角反驳道。

“我不明白，您们究竟在要什么把戏？”什皮勒仍不肯罢甘休，“既没身材，嗓子又差，一个个都是该挨揍的草包！”

“可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尔索娃干嚎起来。

“不要吵！”兹拉托戈罗娃盛气凌人地大喝一声，“我们会被人听见。”

“得了吧，你这个波兰来的傲慢女子，在我面前也翘尾巴！”巴尔索娃一吵起来就恶语伤人。

列佩申斯卡娅手一挥，使劲全力扇了巴尔索娃一记响亮的耳光。瓦列丽亚·佛拉基米罗夫娜大嚎起来，直喊救命……

整个剧院都知道了这场令人不快的纠纷。管理处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闹事的四个人受了处分。这些歌唱家们噘着嘴巴来向我道歉。但尽管如此，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婆娘们仍

在暗中伤人。由于她们的作祟，我不知流了多少泪。

106

我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内部餐厅里碰见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早晨，几乎没有人在那里进餐。他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内务部里一大批工作人员已经被捕的事，您大概已听说了吧？其中有一个是敖德萨州分局局长，国家保安局一级政治委员扎科夫斯基。叶若夫曾任命他为自己的副手。斯大林同志已下令审问这个杂种。”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与此事有何关系？”

波斯克列贝舍夫没让我问完：

“您是最高苏维埃代表，不应该忘记自己的权力。夜里一点，有辆小车来接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吩咐就是如此。”

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发疟疾，时冷时热，仿佛故意作对似的，布琼尼又发来电报，请我去看望他。马林科夫来电话询问健康状况，寒暄几句之后，他就给我接通了斯大林的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想，您能出席代表大会吧？”

“一定出席。我已经得到长期通行证，谢谢您，亲爱的！”

“政府音乐会的节目单里已把您的节目排上了，这件事您知道吗？”

“知道了，我正在做准备。”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与您谈过了吗？"

"今天早晨就谈过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保护好神经，它们将对您很有用处……再见。"

夜里，我乘车到了卢比扬卡。中心入口处有人等我们。斯大林正在宽敞的办公室内休息，默默地抽着烟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提议到另一间屋去，"贝利亚说道，"那里为秘密说话所需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斯大林表示同意。

贝利亚揿了揿电铃。他的助手走了进来。此人身体壮实，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嘴皮又红又厚，是个自负的格鲁吉亚人。

"卡布洛夫，把扎科夫斯基押进来！牙科医生在哪儿？"

"他正在等候召唤，一切准备就绪！"助手口齿清晰地回答道。

我被领进了相邻的房间，那里面有个小孔并安装有耳机，所以，隔壁的一切既能看到，又能听到。

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什基里亚托夫等，坐在一张大木桌旁。卫兵把扎科夫斯基押了进去。对此人我稍有了解。这是个很结实的男人，大个子，他的额头和肉敦敦圆鼓鼓的双颊都是红润润的，只是额头上的一绺绺头发已见花白，但这根本还说不上老迈。他的下巴很沉，翘起的两只耳朵，软沓沓的，就象是两个大海贝。他那蔚兰色的大眼睛水汪汪的，目光显得玩世

不恭，变幻莫测，但是，当它射到某个谈话者身上或爆发出愤怒的火焰时，情况就非如此了。那时，他的目光会变得威严，反射出主人的意志和毅力。

使我吃惊的，是他那苍白的脸色，和脸上横一条竖一条的血浸的伤痕。

贝利亚："扎科夫斯基，您知道您犯了什么罪吗？"

"侦查部门认为我否决了有组织的列宁格勒案件，放过了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译恩等人。"

斯大林："你拒不认罪？"

"斯大林公民，假如您处在我的地位上该怎么办呢？"

"扎科夫斯基，我们到这儿来不是就抽象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您最好交待清楚，业余时间里您与叶若夫干了些什么勾当？"

"关于此事，请您去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莫洛托夫："我们为什么要同这位先生讲这么久的礼呢？"

贝利亚："我们知道您干的那些勾当！混蛋，你在敖德萨有一大群情妇，是吗？你受了贿，就把犯人都放了，是吗？"

"这是谎言，是彻头彻尾的诽谤。"

"你回不回答问题？"贝利亚瞪着双眼，恫吓道。

扎科夫斯基仿佛突然疟疾发作，全身都气得发抖。斯大林走到他面前，在安德烈耶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帮助下，一掌把他推下了椅子，然后甩起擦得雪亮的皮靴，朝他身上猛踢。扎科夫斯基嚎叫道：

"饶命吧！"他的吼声令人胆战心寒。

斯大林仍不停地踢着这个倒地的敌人。莫洛托夫则火上

浇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对付这些下流坯，这些政治犯和刑事犯，就该如此。"

斯大林："这个打不死的混蛋！拿皮鞭来！"

侦查员卡里亚京急忙递过去一条鞭子。

一阵毒打之后，浑身流血的扎科夫斯基被用担架抬走了。穿军装的侍从送来了白兰地、伏特加、咖啡、果汁饮料、香肠。吃饱之后，莫洛托夫神经质地说道：

"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机关还没学会该怎样工作！这所学校太软弱！"

贝利亚斜乜了他一眼：

"请放心，我保证补上漏掉的课，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斯大林："继续干吧，同志们！"

卫兵把摇摆不定的扎科夫斯基又押了进来。

"您感觉如何？"暴虐狂贝利亚挖苦地问道。

"我把一切都向侦查员交待了，让我安安稳稳地去死吧！"

"你这癞皮狗，还没回答我们的问题！"

一阵持久的沉默。

"叫医生进来！"贝利亚命令道。

一个小个子男人提着一个表面磨得发光的小提箱走了进来，双眼不停地四下环顾。他想与所有在场的人握手问好，但却被制止了。

贝利亚凶神恶煞地说：

"您不是来参加典礼，而是来工作！把器具拿出来准备

好吧，坐在椅子上的公民，是个出名的训兽演员，现在，必须把他的两颗门牙拔掉。”

扎科夫斯基起初在椅子上摇来晃去，接着就摔在地上失去了知觉。侦查员和卫兵朝他泼了几桶冷水后，就用皮带把他捆在了椅子上。

我注视着斯大林。拷打不仅使他感到满足，更使他十分开心。

“公民们，饶了我吧，”扎科夫斯基说道，“任何问题我都回答。求求你们，别动我的牙齿！”

贝利亚冷笑道：

“很遗憾，您说这番话已经晚了，为了要您早开口，我们才被迫请来了这位口腔科医生。教授为您治病，您必须付给钱。”

“我将按您的吩咐给妻子写张条子，她会马上与医生清帐。”

“您那忠实的老婆已没有东西可以拿去付帐，”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傲慢地说道，”她现在就在隔壁，离您不远。”

“我们对这些小事还要耽搁多久，嗯？”斯大林说。

“医生，动手吧！”贝利亚一声令下。

被叫做医生的小不点儿，不慌不忙地从箱子里取出了钳子。

“是否需要给病人注射一针麻药？”医生天真地问道。

“任何麻药也用不着！”怒不可遏的卡冈诺维奇大喝一声。

“亲爱的，请张开口吧！让我瞧瞧您的病牙！”医生格

彬彬有礼地请求道，仿佛是在道歉。

扎科夫斯基瞪大双眼，脑壳直摆，吐了满地的秽物。两名卫兵在侦查员的协助下，强迫倒霉的扎科夫斯基张大了口。医生手脚利麻地拔掉了他的一颗好牙，接着又拔掉了第二颗。受害者的叫声撕裂人心。医生一边用毛巾擦着汗涔涔的双手，一边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可以走了吧？"

"别忙，苏姆斯基同志，您得留在我们这儿。"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威风凛凛地说道。

"留在你们这儿干吗？不是说，汽车就在门外等我吗？"

领袖们齐声大笑起来。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这可不公平，"斯大林眯着眼睛说道，"干吗要扣住这么能干的一个人呢！"

贝利亚手下的一个司长，国家安全委员会政委卢卡舍夫把医生带了出去。五分钟之后，他又返回屋里。

"一切办妥，"他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的指示已经执行。"

"干得好，为了这件光荣的工作，你将获得一枚勋章。"斯大林语气温和地说。

扎科夫斯基向肮脏的手巾上唾了一汪血。

"斯大林公民，从轻处罚我吧！"

"悉听尊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字一顿，拖声拖气地说道。

贝利亚走近扎科夫斯基，躬身问道：

"要是再不回答问题，我们还要拔掉你两颗牙。亲爱的契卡人员，说说，你欣赏我们的招法吗？"

扎科夫斯基鼓起最后一点气力，软沓沓地说道：

“请提问吧，我回答。”

“杂种，你为什么要否定列宁格勒案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问。

“我求您宽恕，我后悔了。”

“你与根里赫·亚戈达要好吗？

“我们是工作上的同志。”

“你在敖德萨受过贿吗？”

“受过。”

“为什么？用的什么方法？”

“通过一些可靠的人。”

“给他一张白纸。回到囚室后把你还记得的那些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写出来。我们需要知道详情：谁行的贿，给了多少，为什么，商人们的记忆都很好，你也不会忘。”

“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许多人的住址已经变了。”

“这不需要你多操心，”斯大林点燃了我从芬兰为他带回来的那个烟斗。“内务人民委员会把他们统统给挖出来。您说，您非法获得的钱是什么数目？”

“我没数过，大概有30万卢布。”

莫洛托夫结结巴巴地说：

“既然扎科夫斯基都承认有30万，那么，在流通中的肯定更多，至少也是他说的10倍。”

“钱藏在什么地方？“斯大林问。

“我们全部花出去了。”

“我们是指谁？”

扎科夫斯基低声说道：

“亚戈达、叶若夫、日丹诺夫、谢尔巴科夫……”

“用去干什么了？”

“我是一个收藏迷，搞了一些稀有版本的图书，收集了一些邮票、硬币、陶器、铜器……”

“您的收藏品放在何处？”

这时，贝利亚得意地搓着双手说道：

“搜查时已被我们全部没收。”

斯大林激昂地说道：

“做得很好，明天早晨给我送一份清单来。扎科夫斯基，您用在女人身上的钱也是公款吧？”

疲惫不堪的扎科夫斯基垂下头，有气无力地低声回答了一声“是”。

贝利亚：“扎科夫斯基的办公室有一个秘密壁柜，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些全裸女人相册。”

斯大林：“谁拍的？”

扎科夫斯基：“叶若夫和我。”

卡冈诺维奇声音嘶哑：“您是在哪儿搞到这么多女人的？”

“中学、大学、剧院、餐厅、火车上。”

斯大林：“谁直接插手四处寻美？”

“机关工作人员。”

“能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吗？”

扎科夫斯基点出了几个人，但我只记得两个：唐古罗夫和奥斯曼诺夫。

“你把这些女人送往何处？”

"别墅里。"

"未成年的少女也免不了要上你们的床，是吗？"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对中学生最上劲儿。他喜欢13岁—17岁的少女。"

"您呢，扎科夫斯基，就专搞老女子罗？"

"什么样的都搞，斯大林公民。"

"难道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也与你们狼狈为奸？"

扎科夫斯基的脸上泛起一阵红晕，他苦笑道：

"他们两人，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还真有趣儿，玩弄小姑娘时，嘴里直吞涎口水，当然，他们干得不顺利，过于肥胖碍了事，但他们适应力很强。"

莫洛托夫厌恶地说："下流之极！"

卡冈诺维奇："地下商店的商品你们是从哪儿搞到的？谁供应商品，谁拨的款？"

"敖德萨有两个外宾商店，另外，我们还监管几个寄卖商行，那里专收被没收的东西：图画、铜器、陶器、金银制品、各种珠宝、雕刻、古家具、硬币、邮票……在一个外宾商店的地下室里，我们还装修了一个豪华的酒吧……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而且是个文明的酒吧，据我所知，你们不仅仅是在里面收集邮票、硬币、图书、淫秽画片，是吗？"

扎科夫斯基脸色苍白，奄奄一息地说道：

"我同意重新交待，并在所有审讯记录上签字。"

"贝利亚同志，"斯大林活跃得近乎乐开了花，"您就按扎科夫斯基说的办吧。公民扎科夫斯基，关于女芭蕾舞演

员列佩申斯卡娅的情况，您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吗？"

"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在苏维埃宫圆柱大厅内的演出使我倾倒。之后，我曾邀请她共进晚餐。"

"我们对抒发温情不感兴趣。她是不是您的情妇？"

"是。"

"一直维持了多长时间？"

"断断续续地一直到我被捕的时候，换句话说，从1939年2月22日我们相识的那难忘的一天起，我就与她相好了。"

"是您追求她吗？"

"是的，我非常喜欢她，并以我特有的方式爱着她。"

"除您之外，列佩申斯卡娅还与谁好过？"

"我不便谈这个问题。"

"别害怕，别在我们面前扭扭怩怩的。"

"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同伏罗希洛夫，同奥列格·古斯托夫同过居，到列宁格勒巡回演出时，在布尔加宁的别墅里过了几夜，还登过日丹诺夫的门。"

"古斯托夫在哪里？我倒想瞧瞧这个人是什么模样。"

贝利亚巴结地说道：

"古斯托夫已被捕，马上就把他带来，他正在等候轮子哩。"

斯大林笑道：

"可怜的，大概等累了吧。"他吐出一个烟圈，问古斯托夫。"您认识对面坐的那个人吗？"

"公民扎科夫斯基，内务部副人民委员。"

"您与他是什么关系？"

“公务关系。”

“扎科夫斯基，您有什么要补充？”

“古斯托夫和我都跟列佩申斯卡娅睡过觉。”

“古斯托夫，在回答问题之前，您先考虑考虑，扎科夫斯基说的是不是实话？”

“是”。

“谁把列佩申斯卡娅送到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别墅去的？”

“我送过几次。”

“您知道她到他那里去不是开音乐会，也不是上舞蹈课，是吗？”

“我猜测是这样。”

“此后您仍然与她睡觉？”

“是的，我爱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在动身到伏罗希洛夫那里去之前，她难以抑制地与我在车上发生了关系。”

领袖们粗俗地大笑起来。斯大林仍对细节感兴趣。

“您知道她在与扎科夫斯基同居吗？”

“知道。”

“谁报告您的？”

“没有谁。有时，我们三个同时寻欢作乐。”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我倒想与女演员列佩申斯卡娅谈谈。”

“她马上就到，现在她在书记处。”

“好小子！什么时候你学会了未卜先知？”

贝利亚：“下意识提醒了我。”

睡眼惺忪，一无所知的女芭蕾舞演员进了屋。她坐在一

张破旧的小凳上。斯大林注视了她好一阵：

"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我们吵醒了你的美梦，您不高兴，是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这样紧急？"

"我也认为，大事忙不得。可我们这里发生了一场争论，公民扎科夫斯基告诉我们一个秘密，说您与她姘居了6年，我们不相信，甚至还为此用30卢布来打赌。"

"他说谎！我这才第一次见到他。"

"古斯托夫，您在重复一遍，您在何地、何种情况下与这位夫人寻欢作乐的可以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贝利亚这时插了嘴，"我们有一些相片，上面的列佩申斯卡娅、扎科夫斯基、古斯托夫都是一丝不挂。您看！"领袖们一个个脸涨得通红，眼睛发亮。"瞧这张，尊敬的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连短裤衩也没穿一条，就这样坐在一丝不挂的古斯托夫的大腿上。"

斯大林尖酸刻薄地冷笑着，把相片递给了列佩申斯卡娅，后者气得暴跳如雷，几下把相片撕得粉碎。贝利亚则纵声大笑：

"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已经复制了几张，并且还保存着底片。"

列佩申斯卡娅放声哭了起来：

"您有什么权力干涉别人的私生活？"

斯大林："据说，您的心中充满了爱，您轮流跟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睡觉，这是真的吗？另外，还跟谁睡过？"

奥列格·古斯托夫顿时振作起来：

“请允许我报告！”

“说吧。”

“她还同叶若夫和日丹诺夫睡过。”

“您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原始照片。”

“我们需要亲眼见证。”

贝利亚将一本相册递给了斯大林。

莫洛托夫：“这等下流事真是闻所未闻！她竟然还是享誉世界的大剧院的女演员！”

“现在您有什么可说的，公民列佩申斯卡娅？”斯大林严厉地问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会被捕吗？”

“干吗走极端？您最好是找人商量商量，怎样处置您这两位心上人，他们刚才出卖了您！”

“我巴不得亲自毙了他们。”

“哪个罪更大？”

“这两个杂种都坏，是他们把我拖下水的。”

“完全违背您的意愿吗？”

列佩申斯卡娅嚎啕大哭起来：

“我发誓，我是清白的。”

“您想同这些腐化分子算帐？”

“可我不是刽子手。”

“古斯托夫，您仍旧象以往那样爱列佩申斯卡娅吗？”

“那还用说！她这样美丽，我很想她给我生个小宝贝。”

“我们需要证明这一点。”

壮得如同一头大象的古斯托夫站立起来，有力的双爪似钳子一般箍住了娇弱的芭蕾演员，列佩申斯卡娅开始又是咬、又是抓、又是嚎。周围一大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对他们来说，这真是一出好戏，一个印象鲜明、终生难忘的场面。最后，古斯托夫终于把妙龄女郎按在了地上。

斯林林一声怒喝：

“古斯托夫，回原位。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请把皮鞭拿去，狠狠地抽这个强奸犯。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做个记录：审讯时，被告奥列格·古斯托夫企图向女证人，大剧院演员施加暴力，记好后，让女受害者签名。”

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气得发了疯，挥起带铁头的皮鞭狠狠地朝古斯托夫和扎科夫斯基抽去。满身血污的古斯托夫声音嘶哑地骂道：

“烂娼妇，可惜我没有早些把你掐死！你给斯大林公民讲讲吧，可恶的母狗，你怎么使加里宁那个老头子硬起来的，为此他又给你送了些什么！”

扎科夫斯基的声音也嘶哑了：

“这个娼妇跟大剧院的每一个男演员都睡过觉。”

斯大林：“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您的心上人还没受够，他们还在当众侮辱您。再狠狠地抽他们一顿，不要怜惜气力！对这些行尸走肉决不要留情！”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放我回家去吧？”

贝利亚：“公民扎科夫斯基，您还准备单独把公民列佩申斯卡娅亲热一回吗？”

伤痕累累的扎科夫斯基说：

“十分乐意，不管这么说，她仍旧是能使人满足的。我向您保证，斯大林公民，当她从我的囚室里出来之后，连化妆员也不会再要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她将跳不成舞，而只能爬着走。”

斯大林：“死囚的最后愿望，对所有人都是法律。”

列佩申斯卡娅跪了下去：

“饶了我吧！”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们该怎样处理这位天才的演员呢？把她赏给扎科夫斯基呢，还是赐给古斯托夫？要知道，后者也想在最后时刻与她独呆一阵。”

莫洛托夫：“我认为，今夜的事对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来说已是终生难忘。我建议放她回家，明天她还要在芭蕾舞《斯维特兰娜》中跳主角。”

可斯大林还不肯善罢甘休：

“那怎样满足扎科夫斯基的请求呢？”

“我建议把他送进古斯托夫的囚室。”

“我同意您的意见，他俩在一起真的还有话可说。”

贝利亚下令把被告押回囚室。领袖们一个个动作迟钝地立起身，开始放松筋骨。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走近列佩申斯卡娅：

“奥尔加·瓦西里耶夫娜，您必须签字，保证不得泄密。”

“现在你会聪明些了吧？”斯大林问。

“是的。我今天学到的东西，比我已度过的一生还要多。”

107

我病倒了。医生们吩咐我躺在床上，此间，来看望我的有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布[illegible]尼、热姆丘任娜、哈赞。多疑的斯大林也来电话询问我的病况。他派人送来了鲜花、水果、甜食、果酒和一些图书。

我明白，拷打和审问扎科夫斯基、古斯托夫、列佩申斯卡娅这件事，实际上是再次提醒我，专制君主的权力是不可动摇的。

收音机广播了列宁遗孀的死讯。克鲁普斯卡娅躺在苏维埃宫圆柱大厅的花冈岩台座上，身上覆盖着花环。葬礼是在红场举行的。扶棺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追悼大会上，斯大林的脸上一副悲戚之情。

我与艺术剧院的几个演员站在列宁墓上。为了排解忧愁，卡达耶夫为我们讲了一则轶事：1921年夏天，肖伯纳到了戈尔基市，陪同前往的是百万富翁阿斯托尔女士。列宁把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向他们做了介绍。肖伯纳踌躇不决地问道：

“列宁先生，请原谅我的好奇，这么多年来您一直都是与可爱的尊夫人度过的吗？”

幸好，克鲁普斯卡娅准备晚餐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镇静自若，巧妙地改变了话题……他扯到了英国的工人状况。后来，肖伯纳写道：这是“……列宁先生的奇妙哲学”。

108

联共（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这是一个三月天。老天爷阴沉着脸滴着忧愁的眼泪，俯视着黑压压湿漉漉的大地，似乎在为它的不幸而哭泣。肮脏的雨水，懒懒地模糊不清的在玻璃上爬动。

斯大林再次成为胜利者。当他出现在会议大厅里时，迎来了长达半小时的掌声和欢呼声。我相信，千百万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公民，根本不曾深思：他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意味着什么！俄国人，从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要学会俯首贴耳，卑躬屈节，无条件地服从他人的意志。

在侧厅，我遇到了叶若夫。他看上去老了二十多岁。他悄悄地把一张折得很小的烟盒纸塞进我手中。我走进厕所，打开一看："永别了。请别责怪我，我自知有罪。请帮助冬尼娅度过已经临头的难关。把纸条毁掉……"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叶若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我说，叶若夫在通过卢比扬卡的"传送带"之后，就被枪毙了。

3月21日，代表大会结束。很多代表，大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成了"破坏分子"、"恐怖分子"、"好战的帝国主义的间谍"、"杀人犯"。斯大林称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分子"。我之所以要打上引号，是因为我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

冬尼娅。叶若娃来到我家。她长得很丰满，可她的狂热劲儿却把我吓了一跳，她看上去像是疯了。还没关上门就大声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允许我同您严肃地谈一谈，行吗？”

“冬尼娅，”我回答道，“何必对一个您知之甚少的人吐露真情。”

“您错了，科利亚待您可不薄。现在，他已被隔离，可我不知道他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他们想把他怎样，什么事情使他受了牵连？不过，即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真的犯了罪，我也不会与党脱离关系。对我来讲，党就是生活的目的和基石。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不管我遇到什么事，他这位世界的主宰肯定会为我作主。”

她唠唠叨叨地一直讲到深夜。据说贝利亚后来对她搞过刑讯逼供。40年代末，有人在科雷马河地区看见过她——安东宁娜·叶若娃。她在那里从事文教工作。

109

星期六，肖洛霍夫打来电话：

“我将专程登门拜望，最近太忙，几乎不得空闲。我一小时后到您处。”

“静静的顿河人”带来了时髦的帕列赫工艺品和一本《静静的顿河》，上面有他的亲笔题词：“送给阿克西尼娅的扮演者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敬献。”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点燃烟，寻思地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同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

克是长期的老朋友。听说，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写日记，还留有大量札记、笔记。如果允许我当着您的面看一看，读一读，您要多少钱我都给。”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已不在人世，不应该再败坏他的名誉。您怎么会想到来我这儿？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我不会忘记《静静的顿河》首演时您在大剧院闹出的丑事。”

“我打算赎罪。”

“一个被枪毙了的作家，他的日记对您有什么用？”

“我有不透风的墙。我听说，皮利尼亚克对我的经历和文学创作颇感兴趣。”

“也许，他是打算写一篇文章吧，我知道，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对小说《静静的顿河》印象极深。”

肖洛霍夫顿时活跃起来。脸上倾刻间布满了大小不匀的绛色斑点，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闪闪发光。

“您是否可以回忆一下，他具体讲了些什么？”

“请您放心，没有任何难听的话。”

“您如此坦率，我将终身感恩不尽。我打算去找找贝利亚同志，看他能不能为我弄到皮利尼亚克的日记。听人说，他可是一个能干的人。”

“可这没有用。皮利尼亚克把自己的档案材料全销毁了。”

“这不可能！”肖洛霍夫失望地耸了耸瘦削的肩头。“我曾努力寻找他的妻子，可没成功。与他同居的安德罗尼科娃又被捕了，刑期很长。她的住宅已成了别人的家。我追到劳改营，可那里不许见人！”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只想听您讲一句坦率的话：每天夜里，您的良心是否感到痛苦，是否后悔自己不该参与杀害著名作家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皮利尼亚克的罪行？”

肖洛霍夫大惊失色，面孔都扭歪了。

“把您的皮利尼亚克送上刑场的，”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是苏—维—埃—政—权！”

“您大概没有忘记作家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克留科夫吧？”

“我今天就要写信上告中央！告您行为卑劣，竟敢纵容我们的敌人，应该把您隔离起来。”

这时，弗拉西克打来了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接您的车已经开出。”

“我已准备妥当。”然后，我又对着肖洛霍夫大声嚷道：“肖洛霍夫，带着您的礼物给我从房间里滚出去！”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丢了丑的小说家嗫嚅道：“我们应该和解，应该成为朋友！我请求您的宽恕。”

“我建议您永远忘掉我的名字。”

我把肖洛霍夫来访一事告诉了波斯克列贝舍夫。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做得对，应该把这个作家赶走。等有适当的机会，我会把一切都告诉斯大林同志，他早就讨厌这个家伙了。”

我的到来，使斯大林非常高兴。他潇洒大方地把我请进饭厅，领袖们已围坐在一张很大的餐桌周围。午餐十分丰盛。饭后，斯大林说道：

“我们收到了一些信，是我们的朋友——一些地位显赫

的外交官寄来的。阿道夫·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在抱怨我们，说负责苏联外交事务的是犹太人马克西姆·李特维诺夫。"

喝得面红颈涨的日丹诺夫说：

"这可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

斯大林转向卡冈诺维奇问道：

"您对此有何高见？"说完，斯大林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又煽动酒友们说："我们的拉扎尔受委屈啦，瞧吧，嘴皮噘得多高！"

日丹诺夫："不久前，我仔细研究过古代地图。具有远见卓识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高瞻远瞩，首先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口。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可我们呢，在芬兰问题上一直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斯大林："芬兰嘛，逃不脱我们的手心。"

日丹诺夫："芬兰正在巩固边界，准备打仗。"

莫洛托夫："一只手无寸铁的小瓢虫，居然敢对抗武装到牙齿的大象。哼，能有好下场吗？"

贝利亚："希特勒想同我们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他十分尊重苏联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意见。"

斯大林："谢谢你，拉甫连季·帕甫洛维奇，你已经迅速适应了新环境，这才真正是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

莫洛托夫："阿道夫·希特勒和冯·里宾特洛甫都不是坏人，为了安全，我们必须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

斯大林："既然如此，我们就任命莫洛托夫同志兼任外交人民委员，并委托他去同德国人谈判。拉扎尔，你不反对吧？"

汗流满面的卡图诺维奇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的决定永远正确。"

凸眼睛的梅赫利斯：

"我也同样可以参加与德国人的谈判。"

斯大林坚决反对：

"有李特维诺夫就够我们受了！没有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列宁主义者，我们照样对付。"

伏罗希洛夫大夸海口：

"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谁也不想搭理他，可斯大林却记住了这句话。

当领袖们各自归巢之后，斯大林问我：

"薇罗奇卡，说实话，我们惩罚了列佩申斯卡娅，您感到高兴吧？"

"她怎么样，与我无关。不过，她在剧院里已不再那么骄傲，暂时规矩多了。"

"对其他那些美人，我们同样要叫她们规规矩矩。有人对我说，那些'母鸡'总想啄您几口，是吗？薇罗奇卡，我像过去一样，非常需要您。但如果我得知您干了对不起我的事情，我会想出办法惩罚您的，比惩罚您那些女友兼情敌更严厉。"

他的眼睛无缘无故地充满了血丝，嘴唇上也出现了唾沫。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爱的，难道我干出了什么有损您名声的事？我本想给您谈谈肖洛霍夫，可您今天情绪不佳，不想听我啰嗦，是吗？"

我的观察是对的。刚才在餐桌旁，他还那样精力充沛，

妙语连珠，可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苏维埃国家的领袖明显地开始衰老。经常的按摩治疗和特殊的药物治疗，只能暂时减缓他的衰老过程。

“好吧，你就说说，肖洛霍夫怎么了？”

“肖洛霍夫对皮利尼亚克的档案材料、日记、笔记本、手稿很感兴趣。”

“那个头号间谍对他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这个狡猾的哥萨克，油嘴滑舌，早就该送他上绞架。他曾写信给我们，说那些富裕的哥萨克是动不得的。故意不称他们是富农。这个土包子面带傻像，心中有数。我忘不了他那封怨天忧人的信，居然说什么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不对，才使整个顿河地区陷入了大饥荒。哼，他早晚得对这些话付出代价。”斯大林突然有了精神：“薇罗奇卡，我们可是好久都没在一起了。”

“说实话，我使您厌烦了吗？”

“别说蠢话！小傻瓜，你是我的人参，是我的命根！那个可恶的哥萨克欺侮你了吗？”

我沉默不答。斯大林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足以猜到我的心思。

那一夜，斯大林把我折磨了很久。

110

为了欢迎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莫洛托夫举行了盛

大的招待会。出席者有各个部的人民委员、军队高级将领、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干部、各个州和边疆区的党委书记、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各个区的党委书记、各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白发苍苍的科学院院士。他们事先并不清楚，为什么要命令他们立即搁下工作，前往克里姆林宫。作家和艺术家单独坐在一张餐桌旁。这一帮子人气氛友好，而且个个脸色红润，营养充足，脸上始终挂着莫名其妙的笑容。

莫洛托夫和舒伦堡故作姿态，乐意让记者们拍照和摄影。苏联对外政策的新纪元开始了。不久后，莫斯科又西次隆重地夹道欢迎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希特勒的特使代表自己的政府签署了有效期为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出席了会谈。里宾特洛甫邀请斯大林访问德国，而斯大林也邀请希特勒元首光临苏联。

可是，为迎接冯·里宾特洛甫而奏的迎宾曲的余音还未散尽，德国军队就并吞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一次晚会上，聪明的李特维诺夫十分幽默地指出："外交是历史的流产术。"

《消息报》特派记者，作家伊利亚·爱伦堡，被专门从巴黎召回国来，到利普基别墅去觐见斯大林。爱伦堡心情紧张，面无血色，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我在听候您的指示，斯大林同志，"他说道。

"最近几年，您可是多次去过欧洲。"

"如果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以及您的客人，政治局委员们有时间，我准备回答你们提出的一切问题。"

莫洛托夫颇为不满，几乎是恶意地问道，

“爱伦堡同志，为什么您不出席招待会？那可是我们专门为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先生举行的！”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收到请帖时，我不在巴黎，不过，不管在哪儿，我决不会与一个炮制假协议的人同桌吃饭。您很快就会相信，法西斯比吃人的野兽还凶残。”

日丹诺夫：“您就不能简要地谈谈实质问题吗？”

“对不起，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我不习惯某人以这种方式与我谈话。我随时都可以离开。”

斯大林急忙打断道：

“我们把爱伦堡同志请来，是为了听他讲话，而不是要堵他的嘴！请您继续谈，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正专心听着呢。”

“我想，没有记忆的生活一定很轻松，但未必有人愿意这样生活。尽管记忆有时会令人痛苦万分，但恰恰是它把人区别于蝴蝶，把文明区别于野蛮。我不想给你们开讲座，是你们自己召我来进行这场男子汉之间的、坦率的谈话的。我非常了解德国。冯·里宾特洛甫曾出使过英国，英国人是用冷嘲热讽来对待他，弄得他十分狼狈。他很善于伪装，显得非常和气可亲，特别是在需要抛售假货或把战争动员说成是盛大节日的时候。我1927年就去过德国。那时，很少有人提到上一次战争，也没有人敢高声议论将来的战争。到处都是养尊处优的小市民，他们鼠目寸光，对奢侈生活心安理得。咖啡店和商店琳琅满目，活像国际博览会的陈列室。有一次，我无意中遇到一些希特勒的追随者正在开会。一个头发淡黄、目光呆板的发言人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要消灭资本

家、共产党、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法国人。我第二次去德国是1930年夏天。许多德国人都还沉湎于雷马克、雷恩、茨韦格、托马斯和亨利希·曼等作家的反战小说之中*。在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八百万张选票，共产党也获得了五百万张左右。我沿着莱茵河旅游。游客中有一些神气十足、后脑勺推得溜光的人在见到那尊象征日尔曼帝国威力的大型塑像时，兴奋得直呼"万岁"。在法兰克福，我看见了法西斯分子的第一次游行示威。数万人在大街上疯狂地为自己的元首欢呼，他们中有过去的士官和小官吏，有大学生和商人，有失业者和流氓无产者，还有行为检点的好父亲和寻花问柳的嫖客。1933年1月，有人把我带进一家聚集着纳粹党徒的啤酒店。店里烟雾缭绕，劣质雪茄气味熏人，很难看清人的面孔，只听有人在喊叫：我们必须战斗，这是光荣的事业，是纳粹的事业！一些人高叫应该消灭法国人，另一些人则提出向'红色俄罗斯'进军。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应该先杀什么人，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即不杀人他们就活不下去。就在那年秋天，我目睹了一伙法西斯分子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开枪杀人的事件，不为别的，只因为被害者是个犹太人。1934年12月，我去了萨尔地区。那里正在进行全民选票，以决定这个地区是否应该并入德国版图。在大街上，我又一次看见了流血。1935年，在边境城市韦尔维耶，我遇到一些从集中营逃出来的德国人，他们向我讲述了自己遭受的

---

* 这些都是当时德国的反战反法西斯作家，他们的主要作品分别为《西线无战事》、《战争》、《格里沙中士案件》、《魔山》、《勇气集》等
——译注。

折磨。而当我到了勒苏盖格之后，又听见法西斯分子高唱战歌，号召纳粹分子为希特勒而战。还有许多见闻，我在此不便赘述；一个月前我又去了趟德国。总之，希特勒德国很快就将实施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了！"

小个子伏罗希洛夫皱起了眉头：

"爱伦堡同志，照您看，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

"更新军队装备，设计和制造新式武器，加紧准备进行世界大战，因为很遗憾，这场大战已不可避免。"

贝利亚："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您跟所有小说家一样，总爱夸大其词，加油添醋。您知道吗，我们刚刚才同德国人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爱伦堡很不高兴地反唇相讥："试问，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在哪里？告诉您，连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也已经危在旦夕；不久，我们还将看到法兰西低三下四，英吉利痛哭流涕。如果我们预先不动员群众，做好抵抗的准备，那么德国就将卡住俄罗斯的脖子并置之于死地。正因如此，必须加强边界上的兵力。"

斯大林语气沉重地说道：

"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不能加剧紧张局势。那条灰狼也没那么可怕。伟大的俄罗斯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当然看得更远一些。我不是战略家，而是个作家。"

马林科夫："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我们希望您能写出详细的说明报告。"

斯大林则耸了耸肩：

"用不着什么报告了，再过两小时，速记记录就将整理

出来。”

爱伦堡：“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能得到一份副本吗？”

“您拿去干什么？”贝利亚干巴巴地问。

斯大林：“您可以得到。”

梅赫利斯：“爱伦堡同志，德国人对我国的军事潜力有何看法？”

“列夫·扎哈罗维奇，您问错人了，”斯大林生气地替爱伦堡回答道，“您以书面形式去问希特勒先生不是更好吗。”

莫洛托夫：“这两天我同驻苏的外交官们谈了一次话，他们对苏德条约持相当严肃的态度。”

爱伦堡站起身，请求离开。

“怎么，您讨厌我们这些人？”斯大林不满地问。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原谅。我在莫斯科只能呆三天，必须去《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等编辑部办些刻不容缓的事情，我还得去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广播电台，而且基辅和列宁格勒也有事等着我，此外还得核对文章和书稿，把改好的稿件交给出版社，然后立即返回巴黎。”

“您可真是满收满载呀，”斯大林说。“克利姆·叶夫列莫维奇，请您安排一下，调一架政府的飞机听候爱伦堡同志差遣。”

“太感谢您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感谢您对我如此关心和器重。”

作家真心诚意地同所有人告辞。……

斯大林："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您必须绝对保证爱伦堡的安全，他是我们在国外的宝贝。"

贝利亚："请放心，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不会出任何事儿。爱伦堡虽然是个农夫，非常固执，但也相当狡猾，我们在巴黎的商务参赞们企图监视他，确定他的行踪，可是没用，他象是会土遁，一转眼就变得无影无踪。"

斯大林笑了起来：

"也就是说，您还不会工作，手下的间谍也很不中用。"

莫洛托夫："我们要特别注意法国的动态。"

马林科夫："爱伦堡正在写部长篇，专门反映当代法国的社会生活。"

斯大林："这部小说，我们应该在它正式问世之前就读到。"

111

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我说，斯大林正同芭蕾舞演员马林娜·季莫费耶夫娜·谢苗诺娃* 打得火热，他每次都要给她带去贵重礼品。幽会由私人卫队长弗拉西克安排。

他另求新欢与我毫不相干。我开始考虑如何度夏。有几个音乐演出班子建议去北方几个城市巡回演出。可是，临出发前两小时，斯大林突然打来了电话。

---

*马·季·谢苗诺娃（1908—）苏联芭蕾舞女演员，人民艺术家，曾获苏联国家奖（1941年）——译注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讨厌莫斯科，还是怎么了？"

"不，您说到哪儿去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这是去巡回演出。"

"去哪儿？"

"列宁格勒、彼得罗扎沃茨克、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白海城、摩尔曼斯克、沃洛格达、阿尔汉格尔斯克。"

"去多久？"

"27天。"

"为什么不通知我？"

"这不是电话里可以谈清楚的。"

"那么，立即到我这儿来一趟！"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亲爱的，如果我误了火车，耽搁了巡回演出，我可要付一大笔违约金的。"

"你们第一场演出是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在列宁格勒音乐厅。"

"全部责任由我负。波斯克列贝舍夫已来接您了。"

使我惊奇的是，来接我的不是波斯克列贝舍夫，而是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弗拉西克。他放肆地在我家东瞧西看，未经允许就走进房间，走进卧室，过后还把厨房、卫生间和洗澡间也仔细观察了一遍。

"这里很不方便，必须进行大修！等您休假回来，您将认不出这个家了。这里将变得更阔气、更明亮、更舒适。"

我惊奇地看了他一眼。

"我不允许在我外出期间修理房间。房门钥匙我将带走。"

弗拉西克笑了起来：

“这是首长的命令！我们嘛，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仅仅是执行者。”

“我没时间听您饶舌。”

“那就请上车吧，斯大林同志在等您。”

“我们去哪儿？”

“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当知时再知，晚一点也不迟……”

这是他最爱讲的“格言”。

当我进去后，瓦列奇卡·伊斯托米娜像唱歌那样甜甜地说道：

“请原谅，您得先在餐厅休息一会儿，读读最新的报纸和杂志，吃点水果、嚼嚼糖果……”

一个多小时后，才等来了斯大林。他是在考验我的忍耐力。

“怎么，达维多娃同志决心成个自由自在的人吗？为了您，贝利亚的手早就在发痒了。我们干吗不说话？”

我再一次感到自己是在同一个才气不足的替身演员打交道。我站起身，走到沙发椅跟前，尽管心中十分害怕，可还是冒险揪住了这个粗暴无礼之徒的小胡子。恰在这时，耳边响起了一阵狂笑声——可怜的替身顿时全身发抖。斯大林把弗拉西克叫到跟前，说道：

“把这个傻瓜给我赶出去！”接着，转身对我说道：“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再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机智。”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为什么不放我去巡回演

出呢？”

“您不守信用。”

“我觉得您累了，而且，我也使您感到讨厌了。”

“谁让您生出了这种想法？”

“约瑟夫·约萨里奥诺维奇，我不打算同您吵嘴，我没有任何权利指责您。我只有义务坚强地忍受一切。”

斯大林不明白我为什么发脾气。我的独立性格使他失去了镇定。

“薇罗奇卡，您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害怕什么？您才34岁，离更年期还早了点儿。”

“我误了火车。”

“这可用不着我们耽心。怎么，您忘了是在同谁快活吗？你完全是给宠坏了！”

眼看就要起风波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走了进来：

“苏呼米来了电话。”

“谁打来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看了看斯大林，又瞅了瞅我。

“是谁给我打来的？”斯大林恼怒地问道。

“马林娜·季莫菲耶芙娜·谢苗诺娃。”波斯克列贝舍夫故作冷淡地答道，但从他的声音里，我感觉到他的心里乐开了花。

“您还想干什么？”斯大林把烟斗吸得吱吱作响，“您已经打翻了一个醋瓶子……”

斯大林的目光柔和下来。他又恢复了平时的魅力和幽默感。

“您肯定是吃醋，对吗？”

我哭了起来。斯大林见不得眼泪。热心肠的瓦列奇卡立即端来了晚饭，她很会察言观色。

"薇罗奇卡，我早已劝过你，"斯大林说，"不要为那些婆娘争风吃醋 我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但请你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永远保持自己的魅力，而且，如果可能，请爱我。"

早上，弗拉西克用车把我送到机场。我是乘军用飞机前往列宁格勒的。

在摩尔曼斯克，举办了告别音乐会。晚上，一位运动员模样的年轻人走进了我在旅馆的房间，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奉命送您去索契。"

"不行，莫斯科还有事情等我回去办，我也没带夏天的衣服。再说，您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

年轻人出示了内务部的证件。

"晚上，约四十分钟以后，莫斯科将向您证明，用不着害怕我。"

我没等电话铃响，主动要通了政府的电话，同波斯克列贝舍夫通了话。他肯定地告诉我，我必须飞往索契。我只好服从。

新来的女管家佩拉吉娅·加夫里洛芙娜·多洛托娃很有礼貌地迎接了我。她丈夫是索契市党委第二书记。这个女人不像波琳娜·谢尔盖耶芙娜·特罗耶维罗娃那么爱饶舌。我到后的第一天，她问我：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是您的近亲？"

"是的。"

"我可真羡慕您！"这位挂名太太感叹道。

"羡慕什么？"

“同这样了不起的人在一起，可真幸福，莫大的幸福。”

“您有什么事儿求我吗？”

“没有，没有，”多洛托娃吓坏了，急忙摆手，“您可别这么想，我不过说说而已。”

傍晚，赫鲁晓夫来了。他身穿雪白的西装，跟平时一样，头戴一顶便帽。当时，我正准备去海边。

“能允许我陪您一块去吗？”赫鲁晓夫问。

“大海对任何人都开放。”

尽管已是夜晚，赫鲁晓夫还是扎进水中。手划脚蹬，哼哼乱叫，很像一只在临宰之前被最后清洗一遍的小猪崽。

他问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为什么不去我们基辅？”

“没人邀请，再说，你们那儿有的是好歌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乌克兰的生活怎么样？”

“乌克兰人民是勤劳的，他们的民族感特别强，怎么也忘不了民族独立。”

“离开莫斯科，您觉得满意吗？”

“在基辅，生活要平静得多。”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俄国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浪漫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幻想的共产主义？”

“肯定会实现的，但并没有想像的那么快。此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苏联，这二者之间可有重大区别。所谓的俄国已经不存在了，它同沙皇的残骸一块被埋葬了。”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白天到的。他们十分冷淡地同赫鲁晓夫握手问好。

午饭时，赫鲁晓夫说：

"在乌克兰破获了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组织，规模很大。被捕者中有些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干部。我把名单带来了。"

斯大林恼怒地斥责道：

"还用得着请示吗？我们提拔您是干什么的？"

"名单上共有6971个人，很多您都认识，所以，我们害怕搞过火了。"

"过火永远有理。您已经不是小孩儿了，应该独立思考。"

莫洛托夫插话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说得对，应该毫不手软地将那些坏蛋统统枪毙。"

赫鲁晓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您的话我一定传达下去，但我还是想讨一份书面指示。"

斯大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可以走了，您的话我们听烦了。"

夜里，斯大林久久不能入睡。他抽完两斗烟后，说道："薇罗奇卡，十多天来，我总是做同一个梦，它扰得我不得安宁。"

"您有什么烦恼，亲爱的？"

"在青年时代，我曾被流放，去了图鲁汉斯克边疆，认识了一个当地姑娘。除了自己的家乡村庄新乌达，她再也没去过任何地方。她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块经营不大的家业。姑娘很快就迷上了读书，书都是从流放犯那里借来的。他叫帕莎，性格温顺，为人诚恳。有天晚上，我们在一块朗读萨

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小说。那时我非常孤独，很想得到女性的温存和抚爱。这样，我们结合了，并山盟海誓，永不分离。可实际上，世上的一切要复杂得多。我走了，干革命去了，而帕莎却留在了新乌达村。1926年以前，她信讯渺无。可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帕莎在信的开头，依照俄罗斯惯例，询问了我的健康，然后告诉我，我逃跑以后，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抚养他非常困难，没有东西吃，他们快饿死了。我没回信，不想惹来麻烦和猜疑。十年以后，我收到了第二封信，是帕莎的儿子写的。他寄来了已经死去的帕莎的照片，并说他在狩猎合作社工作，还没成家，要求前来见我一面。我把信烧了。可不久前又收到第三封信，它来自伊尔库茨克监狱。帕莎的儿子求我过问他的案件，救救他。波斯克列贝舍夫飞了一趟伊尔库茨克，结果查明，他根本就没有犯罪。根据我们的建议，他被任命为纪念馆的主任兼守卫，那纪念馆就是我们流放时住过的那间小屋。然而，我仍不得安宁，每天夜里都要做恶梦，醒来时浑身冷汗。"

"您可怜帕莎和儿子？"

斯大林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用不着可怜死人。"他无情地回答说。

那年夏天，我们常去海边，一呆就是很久。斯大林给我的印象急转直下，越来越坏，动辄就发火吵架，否则就是整天不说话。

看过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后，斯大林便邀请导演爱森斯坦到别墅来。他喜欢这部影片，反复看了十几遍，所以，对这位艺术大师也十分热情。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您创作了一部了不起的，充

满智慧的影片。而最主要的是，这是部爱国主义影片。我们听说，您已开始拍摄一部有关费尔干纳大运河* 的影片。您要反映这一伟大边疆的历史吗？”

“完全正确，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带着摄影组走遍了乌兹别克斯坦，刚从那里回来不久。”

“爱森斯坦同志，我们准备让您去完成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对于我来讲，能承担您的任何一项任务，都是极大的幸福！”

斯大林笑了一下。他非常欣赏聪明而微妙的奉承话，也很喜欢听。

“苏联政府同德国签署了长期互不侵犯条约。今年，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已来我国进行过友好访问。我们已经邀请德国内阁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正式访问苏联。他将于明年冬天来访。他很喜欢作曲家里查德·瓦格纳。我们建议您在大剧院上演他的歌剧《瓦尔基利亚女神》。要用最好的演员、最好的乐师、最好的舞台布景师，一切必要的舞台设施全归您使用。在财政预算方面嘛，这部歌剧要多少给多少，不受限制。”

爱森斯坦惊喜地问：

“我应该什么时候给您答复？”

“现在。”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还不曾导演过歌舞剧，

---

*位于苏联费尔干纳州，全长345公里，有50处大型水利建筑，修于1934—1940年——译注。

对瓦格纳的作品也不熟悉。坦率地说，对他作品中的许多东西，我一点也不懂。”

“您将得到一切有关学科的教授们的帮助。上演这部剧的目的，是要让希特勒离开剧院时惊叹不已，全剧应充满日耳曼精神。”

“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一定尽力而为。”

“除了费尔干纳大运河，您还有什么计划？”

“我正在搞三部曲的电影剧本，反映伊凡雷帝的生平和活动。”

“您选中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我们将抽时间专门谈谈伊凡雷帝。”

伏罗希洛夫乘飞机赶到。他向斯大林汇报说，解放西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的“战役”正在顺利进行。斯大林高兴地说：

“我们要教会那里的人民按照苏维埃法律去生活和工作，我国宪法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晚间散步时，斯大林问元帅：

“叶夫列莫维奇，听说你有两个妻子。一个是犹太女人，叫叶卡捷琳娜，是合法的；另一个是芭蕾舞演员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一位东正教徒。说吧，老头儿，你更喜欢哪一个？”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看在上帝份上，快别说啦！”伏罗希洛夫局促不安地嘟噜道。

“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斯大林以劝谕的口吻说道，“可你早就把它扔到了一边！我们这就把你妻子召到政治局来，告诉他，我们的国防人民委员在闲暇时都干了些什么风

流勾当。你呀，克利姆，真是个伟大的统帅，一个女人你还嫌少。算什么最高苏维埃代表！你在道德上，给官兵们作出了什么样的表率？”

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奚落着他，而且是当着我的面。伏罗希洛夫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听得汗流夹背。

“我一定接受您的意见，努力改正。”

“我已经欣赏了你的风流照片：一丝不挂的芭蕾舞女演员，坐在你那老卵蛋上！”

伏罗希洛夫吓得惊叫起来：

“不，这不可能！”

“扎科夫斯基那里的几本相册已被没收。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元帅垂下了头。

这时，来了几位形影不离的朋友：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年迈的、深度近视的加里宁。丰盛的晚餐一直持续到凌晨。贝利亚在这里又表现出了自己的主动性。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位“罗曼”剧团的茨冈人。年轻漂亮的莉娅莉娅·切尔纳娅的歌声非常迷人。卡冈诺维奇贪婪地盯着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斯大林发现了：

“拉扎尔，当心别闷死了！”

索契玩腻了，斯大林建议到莫斯科郊外去度完假期。

“让人民委员们留下吧，我和您，薇罗奇卡，甩开他们，溜回莫斯科去。”

112

6月上旬，由全俄戏剧协会组织的全苏导演和演员代表

会议在莫斯科演员之家召开。几天的会议一直由维辛斯基主持。

6月15日，高尔基大街和普希金广场的一角，被内务部的军警围得水泄不通。除了通行证外，每个进入会场的人还必须出示工作证和身份证。礼堂里契卡林立、马林科夫、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梅赫利斯、戈利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等人大模大样地坐在第一排。指挥“阅兵”的，是内务部特务处处长彼得·尼基托维奇·斯梅尔金。此人是布柳赫尔的亲戚，个子不高，身材干瘦，蓄着平头，头发灰白。他的眉毛也是灰白色，就像猞猁身上的短须，直刷刷地延伸到太阳穴旁边，红脸膛刮得发亮，干瘪瘪的薄皮绷得很紧。他戴着一副很大的角质眼镜，镜片后一双凸出的灰眼睛眯缝着，神色十分专注。所有中央委员都很畏惧这个丑八怪，尽量躲避着他。甚至连波斯克列贝舍夫这种厚颜无耻之徒，谈到他时也不无敬畏地说：“别佳·斯梅尔金是党的良心和眼睛。”

上午8时，大厅里已座无虚席。我看见了许多我所熟的导演和演员，并同他们相互致意。这是导演和演员大会，怎么搞得如此紧张？为什么让一个法学家、苏联前总检察长来主持会议？别急，您马上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9时正，维辛斯基宣布：

“我提议，请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勋章获得者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梅耶霍德发言。”

梅耶霍德的朋友和仇人们都站了起来，热情地鼓掌。他们中有年事已高但仍然精神矍铄的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和泰罗夫、亚历山德拉·亚布洛奇基娜和阿拉·塔拉索娃、所罗

门·米霍埃尔斯和阿利萨·科宁、韦尼阿朋·祖斯金和尤里·扎瓦德斯基·赫梅廖夫和普罗夫·萨多夫斯基。一些被遣散到了其他剧团的“梅耶霍德人”，更是含着热泪在鼓掌。他们是：伊戈尔·伊林萨基、玛丽娅·巴巴诺娃、埃拉斯特·加林、亚历山大·格拉德科夫、瓦西利·扎伊奇科夫、谢尔盖·爱森斯坦……当然，我也看见，有些人不仅不敢鼓掌，甚至害怕起立，他们企图以此表示自己是循规蹈矩之人。多年以后，萨沙·格拉德科夫写道：

“这一切并不简单：爱梅耶霍德，与他一起工作，忍受他的冷遇，离开又回来，回来又离开，许多年后，我才扪心自责，为什么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梅耶霍德身着一件无可挑剔的灰色西服，里面的衬衣洁白如雪。他走到了讲台前，请求关掉麦克风。大厅顿时沉浸在死一般的寂静之中。谁也没想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大师今天会到此来发言。这位勇敢的斗士没有丝毫的犹豫，也不想考虑后果……可就在当天，他被捕了。

113

多事的11月。

剧团上演穆索尔斯基新编的歌剧《霍万斯基之乱》，获得了巨大成功。三天之后，芬兰军队越过了苏芬边界。紧接着，就爆发了满蒙边界事件和苏芬战争。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全国上下纵酒狂欢，庆祝斯大林60大寿的来临，报刊杂

志五花八门地登满了他的各种照片。斯大林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当上了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克里姆林宫举办了规模空前的祝寿大会，出席者达五千多人。来自祖国各地的代表团运来了大批礼品。为了不使祝寿仪式时间过长，使斯大林感到疲劳，加里宁只讲了几句话，盛大的音乐舞会就开始了，最后是丰盛的宴会。然而，就在这灯红酒绿之时，苏军官兵们却在卡累利阿的雪地里流血牺牲。苏芬战争陷入了僵局，它并不像苏联报刊所吹嘘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胜。

我累了，不愿再看见斯大林，不愿再听见政府官员及其夫人们的阿谀奉承，也不愿再看见他们施舍的笑容。我渴望离群索居，哪怕只是暂时的……

我和艺术剧院的朋友和演员们，一块迎来了新年。

第二部

1940年

1

先当你主人的奴隶，后为他掘好坟墓，再登上他的宝座。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在新年晚会上，我认识了作家康·格·帕乌斯托夫斯基。他与我所熟悉并爱戴的布尔加科夫夫妇非常要好，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恐怖和混乱的年代中，在极其普通的人群中，他能找到使人保持尊严、信念和奋发的东西。他对庸俗、凶残、暴力、野蛮等嫉恶如仇。简言之，我之所以无比敬重帕乌斯托夫斯基，正是由于这位艺术家永远都敢于直视人生。此后不久，帕乌斯托夫斯基突然来找我，心情沉重地说：

"我们去趟布尔加科夫家好吗，他们住在尼基茨基林荫道，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病危。"

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朝我们点了点头，她身上紧裹着一条黑色连衣裙。摆设得体的小房间里挤满了人，有我熟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莫斯科各剧院都来了些演员和导演。

我惊喜地看见了谢尔盖·爱森斯坦、亚历山大·泰罗夫、阿利萨·科宁。大修道院一些身材硕长，仪表端庄的修士也赶来了，他们是布尔加科夫夫妇的朋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阿赫玛托娃默默地站在墙角，一动不动，她没有流泪，但脸色惨白。

布尔加科夫长期来一直受到可怕的折磨，1940年3月10日死于高血压和肾结石，当时他还不满50岁。他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请求送葬者别致悼词。回到家后，帕乌斯托夫斯基走到椭圆的肖像前，轻声说道："亲爱的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您将看到您所盼望的好时光一定会到来！感谢您那真诚的友谊……"

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举行了悼宴。有不少人一下就忘记了悲痛。他们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喝，说俏皮话，嘻哈打笑，还讲一些难听的轶事。女主人那责备的目光，也只能使他们微微沉默片刻，过后，他们照样闹得不亦乐乎。

2

米哈伊洛夫上校邀请我去参加他的乔迁之喜。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为此荣获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如今，他刚从苏芬战场上回来。在他家里，我看到布琼尼带着一位宽肩膀太太。机灵的军人悄悄告诉我，她是他新娶的妻子。稍有醉意的男主人打开了话匣子，说有30个师的苏联军队已在季莫申科元帅指挥下，从各个地区越过了"友好邻邦"芬兰的边界。起初，我们受到了重大损失，但过后，我们集中兵力进行大突破，终于取得了成功。曼纳林防线已经崩溃。芬兰人

败退了。作为自愿赔偿，芬兰把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北湾地区的城市“让给”了苏联，其中包括：维堡、凯克斯霍尔姆、索尔塔瓦拉和雷巴奇半岛的一部分……

由于苏芬战争，全世界一片哗然。我们第一次听到人们在说：“苏联是侵略者……”

在斯大林那里吃饭时，贝利亚问我：米哈伊洛夫家的晚会是怎么回事？有谁参加？谈了些什么？军事专家们对苏芬战争有何评论？

“我可知道，”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当兵的同志就是爱大吃大喝说瞎话。”

向他们告密的是布琼尼。

3

在伏罗希洛夫的秘书中，有一个叫娜佳·图佐娃的女秘书。她通晓英语和法语，会打字，更善速记。这个姑娘是外语学院毕业后进入国防部的。她很漂亮，文静，父亲是红军指挥官。娜佳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极好。她经常来大剧院。

有一次，伏罗希洛夫带着娜佳·图佐娃来到斯大林那座位于谢苗诺夫斯克的官邸中吃晚饭，年老的元帅与年青貌美的姑娘异常亲热。大家都明白，对于国防人民委员来讲，图佐娃并不仅仅是他的女秘书。

斯大林那天兴致很高，向大家展示了一份希特勒为庆祝他60大寿打来的电报。

“瞧，这人多么细心，”莫洛托夫有点口吃地奉承道。

4

大剧院首次上演威尔第的歌剧《阿依达》。我演唱其中的女主角安涅莉斯。斯大林照例请我去吃晚饭。席间伏罗希洛夫频频举杯，尽忠尽孝。米高扬则高谈阔论。莫洛托夫跟平常一样，阴阳怪气地随声附和。在这些阿谀奉承者的大合唱中，唯独没有听见卡冈诺维奇那悦耳的男低音。

斯大林沉下面孔，用不友好的目光把"亲爱的战友们"扫视了一遍。

"知道吗？你们比伪善的传教士更坏，为了一瓶伏特加可以出卖一切！"

大家嘎然住声，一个个目瞪口呆。甚至连平时说话做事非常随便的胖女人瓦列奇卡，也悄悄溜进了餐具室。屋里充满了可怕的气氛。斯大林恶狠狠地说道：

"你们统统都自认为已经跻身于上流社会，成了达官显贵，当上了贵族老爷，是吗？你们这些新贵，忘了自己在流鼻涕的童年曾经放过牛，闻过牛粪吗？你们这些混蛋，还记得自己曾经在臭哄哄的工厂当过牛马，挤在蜗室小屋里喂过虱子吗？当上人民委员才几天，你们居然就学会了贪污盗窃，中饱私囊！怎么。发抖啦？贪得无厌的强盗害怕报应啦？"斯大林停了停，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他一口气喝干了两杯波尔荣矿泉水。"伏罗希洛夫，你这条癞皮狗，你说，你把多少国家的金钱装入了阁下你个人的腰包？"

国防人民委员忽地从椅子上跳起，啪地一个"立正"，活像一个淘了气行将挨训的小学生。斯大林享有至高无上的

权威。元帅吓得直打哆嗦，他结结巴巴地、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我的亲生父亲！我们为苏维埃祖国服务，一直就是忠诚老实的！"

"安德烈耶夫！"斯大林狂怒地喊道："给我们报告一下，国防人民委员一个人用了多少钱！"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用沙哑的嗓音说话。

"克列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每月不报帐的家庭需要开支总计超过7万卢布。"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斯大林说道，脸色气得发紫，"从前，你还是一个从贫瘠的卢甘斯克来的穷光蛋，一个作坊小工，一个普普通通的布尔什维克。可现在却为了一个命名日，我们这位元帅竟然送给女秘书图佐娃一串钻石项链，据首饰专家的估价，它至少价值两万卢布。你说呀，伏罗希洛夫，我们还能不能信任你；我们要请财政人民委员查查你欠下的债务，查清后你必须立即如数还清。一个名声狼籍的人，无权留在人民委员的位置上。明天上午你就向季莫申科办移交手续。"斯大林的声音越来越弱，他感到胸闷，便解开了领口，可仍然喘不上气来，人们往他的杯子倒了些酒，他掏出药瓶，就着酒吃了药。经过长时间的停顿之后，他又开口说道："我们要挑选一些最高苏维埃代表组建一个政府监察委员会，以安德烈耶夫、莫洛托夫、波斯克列贝舍夫、马林科夫、什基里亚托夫、梅赫利斯、达维多娃为成员，不能把不体面的案件全交给男人去办！"

领袖们一个个阴沉着脸，耷拉着脑袋，向各自的汽车走去。

对国防部的财务审查持续了一个多月。那里猝然出现了一支财务审查员"大军"。结果查明，伏罗希洛夫的债务超过了70万卢布。但一个星期之后，安德烈耶夫又向斯大林报告说，原国防人民委员已还清欠国家的全部债务，从而救了伏罗希洛夫一条命。

监察委员会还清查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的财务。国家元首加里宁竟肆无忌惮地把数万卢布花在了几位漂亮的少女身上。他不得不从"微薄的储蓄"中拿出18.5万卢布去抵债。其他领袖们的债务也高得惊人，致使斯大林在查帐之后不得不撤掉莫洛托夫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斯大林除了担任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外，又兼任起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同时，他的左右臂膀的权力也得到了加强：一边是马林科夫和波斯列克贝舍夫，另一边是贝利亚及其喽罗。

5

从学者之家出来，我的心情十分舒畅，充满欢快的活力；我的独唱音乐会刚刚结束，娜佳·图佐娃就等在了门口，手里捧着一束春天的鲜花。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想请你去国际饭店坐坐，我已预订了席位。"

每逢演出日，从早上起就要严格控制饮食，现在演出结束了，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席间，娜佳很快就露出了醉意，但还能控制自己，当时，我对她毫无戒备。我喜欢娜佳。她抱怨说伏罗希洛夫缠得她不得安宁。现在她已转到

贝利亚的秘书处工作。图佐娃很谨慎地问起我对这个人的看法。

"娜佳，"我小声说，"如果您打算继续当我的朋友，就永远也别打听这个强权世界的秘密。我不了解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您已经成年了，自己去观察吧。您有头脑，多分析一下，您就会明白一切的。"

"我独自一人，没人可以交心。您是第一个我决心向之敞露心扉的人。"从这句话中，我捕捉到了一丝虚情假意，可我假装不知。"薇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娜佳继续说道，"只有您才理解我。我对您无比崇敬。"

"娜秋莎，我很受感动，一定竭诚相待。"

"我很想参加斯大林同志晚上或夜里召开的碰头会。请您帮助我！"

"傻姑娘，您怎么想到我会在那里？难道我是人民委员？"

图佐娃难为情地说：

"我还以为您在克里姆林宫是自己人呢。有一次，我同伏罗希洛夫同志去过那里。"

"这件事，您可以请求自己的顶头上司帮助嘛。"

"我去内务部工作还不久。"

当走到我家门口时，娜佳突然惊叫道：

"糟糕，我把钥匙忘家里了！我父母又去了别墅，要明天午后才能回来。怎么办？我没地方过夜了！"

图佐娃是想进入我的家门。

"娜坚卡，我屋里乱得要命，您肯定还有其他女友，这样吧，我替您叫辆出租车，我付钱。"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可不是金枝玉叶，可以睡在地板上嘛。我不会吵醒您的。"

"对不起，亲爱的，我该休息了，明天的工作很累人，又要排练，又要演出。"

娜佳·图佐娃失望地同我分了手。她甚至忘了向我要出租车费。夜里，我打电话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波斯克列贝舍夫，他告诫说：

"您得小心这个图佐娃！"

6

一系列外交会晤开始了。斯大林热情地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英国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招待会之后，他向战友们高声训斥道：

"请学一下英国人在餐桌旁的行为举止。你们总是扑到公家宴席上大吃大喝，活象一群饿鬼。涅克拉索夫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一诗中写的就是你们。"

挨骂最多的是赫鲁晓夫，斯大林对他的反感一年比一年强烈。

"回你自己的领地去吧，规规矩矩地在那里等着，如果再无缘无故地往莫斯科跑，我们就要让你短上那么一截：你懂我的意思吗，木桩？"

赫鲁晓夫脸色苍白，一声不吭地退出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对主人的这种"笑话"，其他的领袖们总是感到高兴。

斯大林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日本外交部长松冈洋右先生，并在这位先生离去时，送了几瓶上等伏特加和一箱白兰地。

驻德大使杰卡诺佐夫从柏林应召回国。这位外交副人民委员奉命去完成一件十分微妙的任务：为新的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组建政府。为此目的还派出了几名特使。去里加的是维辛斯基，去塔林的是日丹诺夫，而马林科夫和梅赫利斯则去了维尔纽斯。

7月，加里宁签发了有关严惩上班迟到者的法令。一场大规模逮捕又开始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职员被判处6个月以下的强迫劳动并扣发25%的工资。同时，一项由斯大林和财政人民委员签署的有关检查财产收入的命令也开始全面执行。当时的许多过激作法，也影响到我们戏剧界。我举一个典型例子。

瓦尔瓦拉·尼古拉耶芙娜·雷若娃是小剧院里蜚声斐然的苏联人民演员。当时，上级给剧院派来了一个新经理，一个高级党务干部。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在执行政府的上述法令和命令方面特别主动，特别卖力。雷若娃当年已经七十高龄。有一天排练，她由于头天晚上连演了两场戏而感到心脏不适，头昏目眩，但为了不迟到，这位一贯严守纪律的老演员还是挣扎着乘电车赶到了剧院，但仍然晚了点。于是，有人向经理打了小报告，说演员雷若娃无故迟到20分钟。经理立即让女秘书传达他的命令，叫雷若娃到三楼经理办公室去一趟。这时，女演员刚好卸完妆。他对女秘书说：

"小鸽子，我不需要见经理，我甚至没时间去瞧瞧他的模样。如果他要找我，请他一小时以后再来。我现在需要休息，需要喝杯柠檬水，同姑娘们谈一谈，快回去汇报吧，小美人儿！"

不一会，经理冲到雷若娃面前，暴跳如雷。女演员则一

边呷茶，一边冷冷地说：

"亲爱的，请别对我大声嚷嚷，我可不想同你谈什么话。我生在小剧院，也将死在这里。象你这样的过路鸟，我可见过不少。亲爱的，请你好自为之，你那些话把人的头都搅昏了，可我晚上还要上台演戏。"

经理气急败坏地说：

"雷若娃同志，虽然你不是党员，可我为了秩序仍然要给您严重警告的处分，否则，我就不得不离开剧院。"

"你还等什么呢，亲爱的，要走就走吧，越快越好！对你来讲，到哪儿去当官都一样。例如，你可以去接管斯皮里多诺夫卡的澡堂嘛，要不，人们会抱怨那里经常没有热水，蒸汽浴也不那么舒服，因为有人偷了公家的桦树条！"

两天以后，经理就调离了剧院。

7

在加里宁主持下，召开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会上做了形势报告，主要谈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自觉加入"苏联，以及把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和把北布科维亚划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等问题。贝利亚的报告主要涉及"间谍恐怖症。"

"同志们，我们不得不十分严格地甄别那些'西欧主义者'，即我们国家那些新公民。我们要把富农、有两三个雇工的富裕农民，小店老板、资本家、投机商以及形形色色的吸血鬼赶到北方、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去生活。给年轻的加盟共和国派去最优秀的人——布尔什维克和共青团员。"

波斯克列贝舍夫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他在中间休息时一边喝茶一边对我说：

“工作太忙了，连眼睛也没离开过写字台。贝利亚正在成为俄罗斯最强有力的人物。那个娜佳·图佐娃是叶若夫悄悄安插在伏罗希洛夫身边的。她15岁时就被叶若夫强奸并跟他同居了。这条母狗仅在伏罗希洛夫身边就打过两次胎。薇罗奇卡，苏维埃的档案永远都不会过时。这位‘心地善良’的娜佳为了更多的钱，每周都对元帅的生活情况和开支进行详细统计。她是个拿高薪的特务，正因如此才告发了伏罗希洛夫，说他送了她一件昂贵的礼物。贝利亚喜欢图佐娃，你瞧，这也有继承性。她第一天晚上就成了他的情妇。娜佳现在已开始忠实地，不折不扣地为他服务。她不惜踏着亲戚朋友的尸体往上爬。大概，我也属于这种人，可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是时代造就了我。贝利亚对斯大林身边的人非常注意。他将想尽一切办法把您同斯大林分开。在他的计划中，是要叫斯大林同志同娜佳·图佐娃‘交配’。然而，我与马林科夫也同样不是傻瓜。最近几天，图佐娃要去马蒙托夫卡探亲，她将乘电气列车去那里……”

8

谢苗诺夫斯克。斯大林别墅。贝利亚满脸愁绪，影响了所有人。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请看看窗外，多么温暖的太阳正照耀着我们！”斯大林温和地说道。“你干吗那么不愉快？为什么发愁？我们这些乐观的交谈者很想驱散你的忧

愁。”

贝利亚皱着眉头说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是否记得，伏罗希洛夫秘书处里曾有个挺讨人喜欢的姑娘，名叫娜佳·图佐娃？”

“当然记得！漂亮女人嘛，只有傻瓜才会忘。”

斯大林的观察力再一次令人吃惊。

“您要保护的这位美人出了什么事？”

“我这就向您解释。图佐娃目前在我手下当秘书。我们对她寄予了厚望。可最近几天，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马蒙托夫卡车站附近找到了她的尸体。”

我惊叫起来。贝利亚扭头问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您认识图佐娃？”

“是的，但不太了解。娜佳常来大剧院看我的演出。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有一次还去饭店吃过晚饭，然后她又送我到家。”

“她当时的情绪怎么样？”

“很好，很高兴。”

“她是否向您抱怨过自己的生活？”

“没有，她对一切都感到满意，非常幸福。”

斯大林：“你的专家们对此有何看法？”

贝利亚：“他们认为，这一犯罪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

维辛斯基：“为了侦破此案，我们已派出最有经验的侦查员——列夫·罗曼诺维奇·舍伊宁。

斯大林：“您那位图佐娃是个娼妓，谁需要她？”

贝利亚小心地问：“会不会是伏罗希洛夫因为她告密而

报复杀人？”

日丹诺夫：“值得为个小妞浪费时间吗？！”

贝利亚从夹鼻眼镜里射出一道凶光：“这姑娘不是您的，是我们的！”

日丹诺夫强硬地说：“您，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已经开始干下流勾当了！您忘了自己的几位前任了吗？请不要去拉那根绞索，内务人民委员同志！”

斯大林笑得胡子直抖：“朋友们，你们倒是说说，为什么我们相互间会有这种‘兄弟情谊’？你们一见面就相互撕咬，活象两只饿狗，可我们却得审理你们这愚蠢的争执，或至少给你们当证人。”

贝利亚傲慢地说：“日丹诺夫没资格教训我！”

斯大林：“我们可不会让日丹诺夫同志受委屈呀。”

贝利亚：“我请求原谅。”

马林科夫：“我愿替贝利亚同志分担忧怨和不安，因为他失去了一位很有才干的优秀干部，而且死得很不值得。必须查出凶手，并进行公审！”

维辛斯基：“只要抓到罪犯，我们会绳之以法！”

斯大林：“对于维辛斯基这位勤奋的鹦鹉来说，一切都取决于两腿之间！”

贝利亚：“我个人很难容忍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由于天性迟钝，他没有能力镇压那里愈演愈烈的民族运动。统计数字表明，最近三个月里，乌克兰居然没有一起政治犯罪。”

波斯克列贝舍夫：“莫非赫鲁晓夫同志很擅长替人掩盖罪行？”

斯大林："贝利亚、维辛斯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什基里亚托夫，你们应该马上去趟乌克兰。一切问题就地解决。所有宣传工具全归你们掌握，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影。要广泛吸收记者、作家、漫画家。把鲍里斯·叶菲莫夫也带上，他在《真理报》和《鳄鱼》杂志干得不错。我们应动用一切手段同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作斗争。委员会的主席嘛，我们任命马林科夫担任。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不想去趟乌克兰吗？请别反对，我们派您去协助工作。"

"我最近两天开始休假。"

"好象赫鲁晓夫曾邀请您去基辅，是吗？同志们，请看这位天真的妇女，她居然主动拒绝这样的庇护！"

"我不愿要他这样的庇护。"

"为什么？"

斯大林为这种对话感到特别开心。

"赫鲁晓夫从来就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能把这些话转达给赫鲁晓夫吗？"

"您是主宰一切的主人，要向谁转达，当然也该您决定。"

斯大林笑了起来：

"好样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真能临危不乱。"

客人们坐满规定的时间，便四散回家了。斯大林问波斯克列贝舍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有关赫鲁晓夫个人的完整材料？"

“我们正在加紧这一工作，但材料还没调齐。”

斯大林试探地看了看自己这位忠实得像个奴隶的秘书，问道：

“图佐娃是贝利亚的情妇吗？”

“是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她是怎么死的？”

“被人从电气列车上扔了出去。”

“为什么这么干？”

“她知道得太多。”

“有什么新闻吗？”

“周末，加里宁要在别墅里举行芭蕾晚会。”

“去组织拍照！这个老傻瓜，就不能安静一下。我倒很想知道，他究竟要玩多少个姑娘？！”

“维辛斯基在穷追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他俩一块在地铁餐厅的办公室里吃过晚饭。我们已成功地拍下了有伤风化的照片。伏罗希洛夫在一个僻静地方同大乳房的家庭女工组拉·沃尔奇科娃幽会。姑娘才17岁，有报告说，她已怀孕了。”

“绝对不允许打胎；告诉医院里的人，要注意监视，一定要让她生下来。”

“米高扬正在对别墅进行大修。动用了不少建筑师、装饰师、雕塑师。正在进行全面改造。”

“谁付钱？”

“暂时还没查清。女演员瓦列丽亚·巴尔索娃搞了几个小情人。每天晚上都有芭蕾舞剧院的小伙子光顾她家。杰卡诺佐夫在为贝利亚办事。他把在外交部得到的文件都拍了

照。莫洛托夫昨天弄到了20幅法国画家的作品。为这批画支付了一万七千五百卢布。交易是通过旧书店进行的。帐单副本应该今天寄到。卡冈诺维奇同自己的几个女秘书住在一起。贝利亚正试图收买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去查一下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健康状况！我听说他病得很重。"

"他的健康嘛，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由几位最强的教授负责。他正在康复。"

"谢谢，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可以走了。薇罗奇卡，怎么样，你现在该相信我们对你的信任了吧？"

"是的，我今天明白了这一点。"

"你还有什么不安？"

"我害怕贝利亚的行为。"

斯大林警惕起来。

"为什么这么想？"

我把同图佐娃认识的事告诉了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是个既狡猾又有远见的人。"

"贝利亚同志对我们非常忠诚，即使他真产生了什么坏念头，我们也会及时发现并找到对付他的办法。"

"也可能您是对的。"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的假期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

"您打算去哪儿度假？"

"还不知道。"

"医生不允许我今年去南方。我将在莫斯科郊外生活。

我女儿斯维特兰娜可能会来，她急于当女主人。"

斯大林第一次讲起了自己的子女。

"我想去奥卡河，去波列诺沃和塔鲁萨河游一圈，去大剧院的疗养院。"

"你又在玩什么新花招？还是到索契去，一个人住在别墅里。我可以派波斯克列贝舍夫同你一块去。他很可怜，也累坏了，连续多年没有休息。他会保护你免遭坏人伤害！"

"谢谢，亲爱的！"

我这句话使斯大林脸上泛起一道红晕。他感到自己变得年轻了，变得有力了，就象在过去那美好的时代里一样。

"大剧院还有母牛说你的坏话吗？"

"只有巴尔索娃还叨叨不休。"

"她看来是得寸进尺了，很快就会安静下来的！薇罗奇卡，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很想换一下住房。"

"你现在有几间？"

"三间。"

"一个人住三间，已经很不错了嘛。还有不如你的。不过，由于你表现不错，我们再给你增加一间。你将在莫斯科市中心得到一套四。它将作为欢迎你度假归来的一点微薄的见面礼。"

我双手搂住了他那松驰的，布满皱纹的脖子。

"薇罗奇卡 你近来完全变了，变得越来越听话，是什么原因使你发生这种变化的？是谁消去了你心中的疑虑？"

我没有回答。我怕他认为我跟他亲热是为了多得到一间房子。斯大林永远使你捉摸不透，他什么念头都可能冒出

来。

"你的经济状况如何？"

"谢谢，一切正常。"

9

我在寂静中度假，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斯大林只是周末才打电话来。别墅里的工作人员还是原班人马。一周看两次外国电影．我可以支配小船、游艇、带司机的轿车、医生、市党委会和所有市执行委员会的官员。为了拍马屁，这些官员们还建议为我组织几场独唱音乐会。我拒绝了。我陶醉在大海和清新的空气中。乘快艇和汽车走遍了整个高加索和克里木。战前我的最后一个假期，过得舒心极了。

在莫斯科机场，一位年轻的政府工作人员迎住了我：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奉命带您去新的住处。"

我居然把斯大林的许诺给忘了。新的套间很令人满意：面积大、宽敞、舒适、方便。已经运来了豪华的家具，巧夺天工的餐具。甚至把原来的电话也移了过来。当晚，我就搬了进去。斯大林想得非常周到。夜里，我同他通了电话：

"亲爱的，我是在新居里讲话，我太感动了，为了这一切，谢谢！"

10

大剧院正在全力以赴地赶排瓦格纳的歌剧《瓦尔基利亚女神》。

在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的邀请下，莫洛托夫去了德国。在柏林，莫洛托夫两次拜会希特勒。希特勒把他弄得神魂颠倒，给他灌了很多迷魂汤，并向他赌咒发誓，要让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看见了莫洛托夫同希特勒拥抱接吻的照片。

斯大林把政府成员都召进了昆采沃。莫洛托夫的报告使人很不满意，它显得很不客观，带有明显的偏袒和公式化的味道。他对德国大加赞颂，谈到希特勒时，他的态度更是毕恭毕敬："同志们，如果你们认识了这位不同寻常的人，你们的观点就会改变的。德国是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个很能干的人，我们一定要同他合作，一定要充分相信他，用不着再看他的行动。我确信，德国是在追求巩固而稳定的和平。"

国防人民委员季莫申科将军本是个狡黠而谨慎的人，这时却站起来问莫洛托夫：

"照您刚才所说，德国渴望和平，阿道夫·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国的头头们都已变成了人间的天使。那么，请问莫洛托夫同志，捷克斯洛伐克怎么解释？波兰呢？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阴险的铁蹄就将在欧洲各大城市的大街上敲响，请您记住，军人是善于预见的。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听从我们的忠告。请您回忆一下伊利亚·格里戈耶维奇·爱伦堡是怎么说的吧，请您看一看红军总参谋部所得到的情报吧！"

斯大林粗暴地说道：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你是不是喝多了？莫洛托夫是外交人民委员，苏联政府相信他的话。再过几天，冯·里

宾特洛甫将来莫斯科，那时，我们将努力澄清希特勒先生的观点。"

没人再提出问题。象平时一样，不管什么争论，只要斯大林一开口，就意味着争论结束。

克里姆林宫在认真地为希特勒的到来做准备。在沃罗夫斯基街，专门为他准备了下榻地。为了服侍这位"最尊敬的客人"，专门从外语学院抽调了一批鲜花般的漂亮姑娘。通过外交途径，弄清了希特勒的各种最微小的生活细节：口味、习惯、爱吃什么食品、爱喝什么酒、爱抽什么烟。使我惊奇的是，希特勒居然只吃素。市中心各条主要街道上的建筑物都修缮一新。房屋的正面和房顶都重新粉刷或油漆了一遍。首都各个车站和机场全部处于内务部部队的监视之下。外地人都被禁止进入莫斯科。

观看歌剧《瓦尔基利娅女神》的戏票，没有在窗口出售。万事俱备，直到最后一刻才得知，希特勒不可能来了。斯大林把莫洛托夫臭骂了一顿，并把他从办公室撵了出去。代替希特勒乘元首专机飞来莫斯科的，是冯·里宾特洛甫。来大剧院看剧时，他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块坐在政府包厢里。歌剧获得了巨大成功。惊叹不已的德国外长派人往舞台上送了一篮鲜花。总导演爱森斯坦和扮演齐格黎德的演员尼康德·哈纳耶夫被请进了包厢。莫洛托夫准备了隆重的晚宴，出席者达七百多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相互祝词。第一杯是祝苏德友谊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健康，然后才为斯大林及其周围人祝酒。

11

11月一晃就过去了。我收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我的光焰无比的太阳，为什么您，令人神往的薇拉·达维多娃沉默了？为什么连个电话也不打？我需要立即见到您。向您深深地鞠躬，您的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当我给他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含着醋意问我是谁。一分钟后，我听见了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那拖长了的、激动无比的声音。他象高音喇叭一样喊叫道：

"微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找到我了，这太好啦。请马上来，我非常高兴。"

"我不会妨碍您的工作吧？"

"您的大驾光临，将帮助我完成一首对我来讲十分重要的诗歌。"

换上冬装的别列捷尔基洛分外妖娆。无所事事的小松鼠在树林中嘻笑打闹。诗人在自己家的附近迎住了我。他没戴皮帽。

"我从来都不会冻病，"他说。"今天真幸运，谁也不会来打扰我们。"

我们津津有味地吃下了滚烫的土豆、鲱鱼、盐渍黄瓜，喝了冰凉的伏特加和又浓又香的真格的英国茶。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听过你演唱的《卡门》、《阿依达》、《霍万斯基叛乱》、《沙皇未婚妻》。与您的同事相比，您最突出的特点是有无与伦比的表现力。您的眼

睛里有一种我无法理解的表现力，一种特殊的光彩。您还记得我们在索科尔尼克公园的偶然相识吗？”

“当然记得。在夏娃·阿布拉莫夫娜·毛兹涅尔家吃的那顿‘有名的’午餐，怎么会忘记呢？”

帕斯捷尔纳克不作声了，双颊绯红。后来他说：

“那个家已不堪回首。老人们都被捕了。他们死在囚犯车厢的台阶上，双手都是捆着的，愿他们永垂不朽！”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给我朗颂了他在1936年冬天和夏天写的诗。这些诗令我陶醉、欣喜。他还读了几段歌德的

“我毕竟还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有时也要去克里姆林宫开会。”

“薇罗奇卡，我将衷心感谢您。”

帕斯捷尔纳克的情绪低落下来。他对我失去了兴趣。大概，他害怕我会把我们的谈话内容转达给斯大林。

他无精打采地说：

“最亲爱的，留下吃午饭吧！”

“不，你累了。我这就回家。”

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挽留我。

12

马林科夫请我立即去趟中央委员会。我在接待室等了一个小时左右，才被请进他的办公室。他关切地问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什么时候得罪了贝利亚？”

“没有哇，怎么啦？”

“他对您充满敌意，建议我们对您适用刑法。据说，他和维辛斯基掌握了有关您作风败坏的材料。”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听您这么一讲，我难道不能登台演出吗？今晚大剧院将演最后一场《阿依达》。”

马林科夫的助手报告说，维辛斯基到了。

“很好，我们立即把事情弄清楚。”

维辛斯基吻了吻我的手，殷勤地向我请安。

“安德烈·雅努阿利耶维奇，你现在身兼两职：人民委

员会副主席和外交部副人民委员。你的空闲时间不多。你也已经上了年龄，再过几天就要满58岁了。亲爱的朋友，你说说，你什么时候才不再干那些卑鄙的勾当？”

“请谈具体点儿。亲爱的马林科夫同志，我也同样奉劝您在关键时刻要谨慎一点为好。”

“我正是为了谨慎才请您到中央委员会来。我与贝利亚交谈过，他告诉我，你又企图给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制造麻烦。我们暂时还没将这一点上报到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我想先了解一下，看你能否说出自己的理由。”

维辛斯基巧妙地把话题一转：

“我们听到一些传闻，说达维多娃公民曾经给一些被枪毙了的人民之敌当过情妇和最亲密的私人朋友，这些人包括亚戈达、季诺维耶夫、叶若夫、图哈切夫斯基、皮利尼亚克。”

马林科夫生气了，活象一个气球，慢慢地越吹越胀。我已很久没见到他发火。他明显地沉下脸来，浮肿的脸上直冒汗珠。他气得喘不过气，走到窗边一把推开了窗门，寒冷而刺骨的风使他冷静了一点。而我，则因为这位原总检察长的话而差点失去了理智，我感到自己已经在劫难逃了。

“证据何在？”马林科夫吼叫道。

“我们没有具体证据，但有许多很有份量的检举材料。”

我心中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

“维辛斯基，我应该得到你的书面解释。”马林科夫说。

“先让贝利亚同志写吧。”

这时，斯大林打来了电话。脸色苍白的维辛斯基恶狠狠地看了看马林科夫，后者平静地对着话筒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安德烈·雅努阿利耶维奇正在我这儿，我们马上来见您。"

维辛斯基暴跳如雷，完全失去了自制。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我不怕你，马林科夫，我很快就会在你的追悼会上摇着铃铛跳舞的！"

"我准备参加这一社会主义竞赛，如果你比我早一点进坟墓，那么，在你的纪念碑周围，长出的将不是鲜花，而是一堆乱草，当然，还得看会不会为你立碑。"

在激烈的唇枪舌剑中，两位要人一时都忘了我的存在。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马林科夫向他汇报了我们之间的谈话。由于没得到允许，维辛斯基没敢坐下。斯大林对他说：

"依我看，安德烈·雅努阿利耶维奇，你像野兽一样仇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完全失去了分寸。你不断地折磨她。我们曾免去你这个混蛋的总检察长的职务，让你当了我们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说呀，混蛋，你还想干什么？你是个身强力壮的男人，你需要女人，可你要弄明白，赤裸裸的恫吓征服不了女人的心！不准再纠缠达维多娃，否则你不会有好结果，我将亲手把子弹打进你的后脑勺。记住，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是我的女人！这个问题由我下结论。"斯大林从书桌抽屉里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名单，又说道："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写着那些被你伤害的女人的名字，她们全是被枪决了的罪犯留下的寡妇和女儿。为了和她

们发生性关系，你答应宽恕她们，不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去，允许她们留住莫斯科。这些文件证明，你已不只一次地滥用了职权。”

那位过去的法制监督者已经吓得魂不附体，无地自容。豆大的汗珠从他那贵族血统的脸上滴到锃亮的地板上。斯大林巧妙地打出了一张有力的王牌，发起了进攻。我看了看表，斯大林抓住了我这焦急的目光，说道：“别紧张，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今天是最后一场演出，我们已通知了经理，让他稍晚一点开演。维辛斯基，请你最后一次向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道歉，并求她的原谅，否则，她将告你犯了诽谤罪，而我和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出庭作证。”

维辛斯基慢慢蹲到我面前，两眼茫然，发青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不停颤抖。他用勉强可以听见的声音说道：

“请宽恕我伤害了您！”

他那只象死人一般枯萎无力的手垂放在胸前，这一场面令我想起了同亚戈达的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这条牙齿都没了的老狗，居然还想往女人身上爬！”斯大林冲着出门的俄国大贵族嘲笑着说道。

13

日历无忧无虑地翻到了12月的最后几天，我开始试图去履行对帕斯捷尔纳克许下的诺言。

“那用得着吗？”斯大林大声叫道。“让他写自己的诗。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谈论什么花呀草的。跟诗人在一起，真是麻烦透了……”

我告诉他，我打算去列宁格勒过新年。

“想念切尔维亚科夫了吗？”他不满地问道：“这个年，我们得在克里姆林宫里过。”

1941年

14

苍鹰是天涯的主宰，
秃鹫紧紧追逐其后。

——歌德：《浮士德》

克里姆林宫的新年晚会，是在一片毫无节制的狂欢中度过的。为了让领袖们开心，贝利亚邀请了大剧院芭蕾舞学校的女学员、各戏剧院校的女学生、电影界和戏剧界的青年女演员。餐桌上摆满令人眼花缭乱的山珍海味。在盛大而隆重的音乐会上，集中了最优秀的演员力量。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一个个西装革履，衣服熨得笔挺，他们满意地将一个个漂亮的女缪斯搂在自己那春心荡漾的怀抱里。许多人谈得非常投机。斯大林发表了有关和平和友谊的简短的祝酒词。他还装模作样地同德国大使冯·舒伦堡碰了杯。马林科夫和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刻不离斯大林左右。贝利亚走到一张坐着年轻姑娘的餐桌跟前，问道：

“姑娘们，为什么闷闷不乐？怎么，酒瓶到现在还是满满的？出了什么事？”

年轻女演员们平时很少有机会见到领袖们。现在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况且不是同别人，而是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本人谈话。大家都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主要是：要求分到住房、安装电话、给亲戚朋友安排工作。内务人民委员引起了这些没有住房的青少年学生演员和年轻的、初露锋芒的演员的极大兴趣。对男人，贝利亚的谈话非常吝啬，而对姑娘，他则谈笑风声，并许诺要为她们提供各种帮助。在谈话过程中，他的眼睛始终燃烧着欲火。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他看见我后，说道：“我打算请您去我家做客！”

“星期五晚上我要演《霍万斯基叛乱》，那个剧很累人。”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短暂，它只把夜晚给我们！”贝利亚笑着说道。“别泄气，我派副官来接您。”

我们肩并肩地漫步在华丽的、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我问他：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我能满足您的什么需要？”

贝利亚狡猾地眨了眨眼：

“莫非，您反对我们之间的友谊？”

他的两眼像是X光，刺得人发栋。

“汽车将在演员进出口附近等您。我保证不会吃了您。但请记住，不得向斯大林透露一个字。我不会饶恕任何一个出卖我的人。”

他强调了最后这句话，使它听起来完全成了一种威胁。我心中又重新出现了恐惧。看来，我的安全感仅仅是暂时

的、虚幻的。

在洗手间，波斯克列贝舍夫拦住了我。他瞟视了一下周围，塞给我一张纸条，我拿进厕所里一看："一小时后我带您去昆采沃。"我正准备离开克里姆林宫，突然听见有人在大声喊我。我朝这个熟悉的声音转过身去。英俊的帕斯捷尔纳克直伸着双手向我跑来。过去我还从没见过他如此兴奋。

"最迷人的女士，那天您为什么不留下来吃午饭？"问好以后，他就这样问道。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可不是想惹您生气，您的记性太差了。您把一切都忘了。"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要在革命剧院上演啦！"

"上演那天我一定到。我听说，巴巴诺娃非常迷人。"

"如果我和她在一起，您不会介意吧？"帕斯捷尔纳克腼腆地问道。他脸红了。

我先有点慌乱，但紧接着就回答说，他同谁一块去剧院，对我完全无所谓。

"一言为定，我给您打电话。"

说完，他优美地挥了挥纤细的手……

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他的保镖瓦西亚·乌久尔洛夫阴沉着脸，站在格奥尔基耶夫大厅门外，两脚不停地倒换着，灰色羊皮大衣的领子也竖了起来。

"我们在冒着严寒等您，"波斯克列贝舍夫说。"欺骗朋友，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这可不好。快上车吧，司机名叫安东。"

一个虎臂熊腰的大胡子朝我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乌戈尔洛夫坐到了他的身边。

"什么事耽搁了？"波斯克列贝舍夫问。

"帕斯捷尔纳克把我拦住了，我已好久没看见过他。"

车子一到岗亭旁，波斯克列贝舍夫就想把汽车打发回莫斯科。

"那你们怎么回家？"好心的大胡子安东问。

"我们乘另一辆车。"

"上面吩咐我等你们。"

新来的卫兵比平时更仔细地验过了证件。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走走！"波斯克列贝舍夫建议道。

我异常兴奋地呼吸着夜间那凉爽的空气。无数雪花洒落在道路上。

"贝利亚找过您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暴力和死亡的威胁再次降临我的头上。我怕他，他是真正的野兽！"

"在花园里可以讲话，只是别提姓名。"

"他请我去做客，并警告我不得向任何人透一个字。怎么办？演出结束之后，他的副官和汽车将在剧院旁边等我。"

"应该把这事儿告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听说您结婚了？"

"你的消息真灵通。"

"您幸福吗？可以向您道喜吧？"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真可怕。"

“为什么？”

“我妻子非常漂亮，可以说是光彩照人。有人告诉我，贝利亚已注意上了她。我深信，我们这个家庭很快就会发生悲剧。您应该知道，我的一片忠诚将永远伴随着您。”

“为什么您不想把一切都告诉斯大林同志？”

“薇罗奇卡，生活中有些事情他可不管。”

我们走进了屋里。

“你们来了，太好啦，”全身盛装的斯大林说道。“我们马上吃晚饭，预订了烤羊肉串、调味汁、新鲜蔬菜，水果，正好，今天大概不会再有什么人来。”

胖胖的瓦列奇卡满面笑容，灵巧地摆弄着餐具。斯大林专注地、直勾勾地盯着我，温情地问道：

“薇罗奇卡，您怎么心神不定？是什么风让您不得安宁？”

我同波斯克列贝舍夫交换了一下眼神。

“应该把一切都告诉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他开导我说。

“贝利亚请我星期五去做客。”

“拉甫连季什么也别想得到。他的手还短了点儿！他也开始翘尾巴了！人民委员的裤子都还没穿紧，就想去爬别人的树了。”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贝利亚可能是骗人，他很可能白天就派自己的人来找我，在排练刚刚结束之后。”

波斯克列贝舍夫：“那时候，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无法同您联系。”

“他还没那么傻，还不会这么早就想到告别生活。”斯大林一边说，一边满意地欣赏着每一道菜。“有人说，人生

一世就应该吃，”他笑了起来。“这不，我们这片有罪的土地上又过去了一年。该睡觉了。”他疲倦地打了个哈欠。时钟已临近清晨4点。“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留下来过夜吧，打个电话给家里，就说被我留住了，瓦列奇卡会给你安排住处。”斯大林久久地盯着昏暗的夜色。我不敢破坏这一短暂的寂静。在卧室里，他自己打破了沉默：“孩子们又长高了，不知不觉就成大人了。我们都成了外人，我简直认不出他们了。雅科夫、瓦西利、斯维特兰娜都害怕自己的父亲，因为他是斯大林。家庭教师和学校里的老师都不厌其烦地要求他们绝对服从我，过分地尊敬我。”他沉重地喘了口气，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咕咕声。“既然当不了父亲或母亲，为什么还要生孩子？莫洛托夫的女儿，也叫斯维特卡，成了个轻佻的女人；维辛斯基的女儿成了个货真价实的泼妇；米高扬的几个儿子跟他们的老子一样，都是唯利是图的犹太。几乎所有人民委员的子女都成了无耻之徒，而且无才无德。我累了，瓦罗奇卡，整夜整夜地当舵手，使我疲惫不堪。驾驶的只是一艘千孔百洞的破船。心里始终压着块重物。你是唯一听我讲这些话的人。我经常彻夜难眠，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的心血和力量去同那些坏蛋作斗争？我知道，你是唯一能理解我的，对了，还有萨沙·波斯克列贝舍夫。他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对权力不感兴趣。我要十分坦白地告诉你，其他任何人都不可相信。我周围的所有人都是可以出卖灵魂的婊子，都靠着我的脊背为自己捞取好处。他们休想得逞！我已想好了整治他们的办法，一种十分艺术的办法，而且还有贝多芬的音乐伴奏。”

斯大林喘不上气来了。他又愤填膺地躺到了沙发上。我

帮他脱掉衣服，给他脸上洒了些花露水，又用驼毛毯子给他盖好。然后，就这样默默地过了四十多分钟。

"薇罗奇卡，别离开我！"他温柔地请求道。"跟我在一块；不要怕拉甫连季。我知道他早就在打你的主意。你应该知道，贪吃蛇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给我读点儿什么！"

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旧书，名为《俄国沙皇伊凡雷帝的生平》。

"多么优秀的军人，"斯大林说了一句，他已快睡着了。他有时在梦中会喘、息抽搐、喊叫。直到黎明时分我才睡着。但我突然被嚎叫声惊醒过来。斯大林全身冷汗，大喊救命。

"做了个不祥之梦。血淋淋的肉。希特勒和尼基塔·赫鲁晓夫端着盛肉的托盘走过来，而他们后面站着莫洛托夫，他正在笑。鲜血、战争、死尸、残肢、没有腿的人、没有手的人、枯瘦如柴的儿童，他们全在野蛮地搏斗。周围全是鲜血。一个神甫长着蓬乱的、没有梳理的大胡子，他在怒气冲冲地大吼：'住手呀，人们！不要自相残杀！记住，上帝要惩罚一切罪过的；死神的舞蹈是可怕的，丑恶的！'……"

斯大林又喘不上气来了。我按响了铃。波斯克列贝舍夫和瓦列奇卡叫来了值班医生。

15

斯大林陪同德国大使冯·舒伦堡坐进了政府的包厢。歌剧《阿依达》演完后，我也被请到那里。

"为了招待德国大使先生，"斯大林说，"我们今天在克里姆林宫设晚宴。"

大使躬下腰，吻了吻我的手，然后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礼品盒。斯大林鼓励地点了点头。这些礼品中，有极其漂亮的褐狐皮、几瓶香槟和两盒精致瑞士巧克力。

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我的化妆室附近撞上了贝利亚的副官，便故意大声说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快准备一下，千万不要耽搁，克里姆林宫里的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贝利亚的年轻英俊的副官打断了他的话：

"内务部长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命令我用车将演员达维多娃送往克里姆林宫。"

波斯克列贝舍夫轻蔑地瞟了瞟这位名叫多尼泽的副官，问道：

"您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赶快离开这里，你这个丑八怪，否则我揍扁你那张老鼠脸嘴。"

"我是斯大林同志的秘书长，"波斯克列贝舍夫傲慢地说道。"现在，您大概想改变一下对我的态度了吧？"

多尼泽的嗓门一下子低落下去，原来的自信荡然无存。

"可是，我必须执行人民委员的命令。"

幸好波斯克列贝舍夫有预见，他是带着卫队一块来的。脾气暴躁的多尼泽威胁他道：

"等着瞧，你这个白发魔鬼，你会认识我们的！"

波斯克列贝舍夫从口袋里掏出上了膛的手枪。他随时随地都带着这支枪。卫队立即上来把固执的副官围了起来。这时，马林科夫来了。多尼泽早已吓瘫了，丧失了全部勇气。他认识马林科夫，因为贝利亚曾多次推荐他去给马林科夫当

保镖，但马林科夫坚决不同意。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把枪收起来；你们把多尼泽押往莫斯科军区特务处。我们明天再找他谈话。把他的证件和武器都收了。注意，要仔细检查他的全部衣服口袋，为了以防万一，最好把他的衣服裤子扒光。"

马林科夫走到我跟前说：

"我想，您再也不会见到这个多尼泽了。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16

参加招待会的人，都属于上流社会。冯·舒伦堡伯爵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马林科夫面前表现得毕躬毕敬。他没完没了地同人们一一握手，满口恭维话。

贝利亚恶狠狠地死盯着我。显然，他对这场游戏已经厌倦，而且决心实施报复。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为什么要侮辱我全家？"他走到我跟前问道："您为什么嫌弃我们的好客之情？我们可没想到，您会这么干！"

"试问，您想要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怎么干？"马林科夫针锋相对地质问贝利亚。

"怎么，你吃醋啦？就因为没有邀请你。是吗？"

斯大林把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我请进了他的办公室。当大家坐下后，他便开始慢慢地发泄自己的怒火：

"你们还要长时间地同我打哑谜吗？"被邀请者都不知

道他指的是什么，不知道风要往哪个方向刮。显然，大家一开始就被他弄糊涂了。“贝利亚，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在晚上把共和国功勋演员、大剧院独唱演员、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到你家去做客？”斯大林委婉地、不冷不热地问道。

“请原谅，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莫非演员达维多娃是某个人的私人财产？”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如果我们得知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少了一根头发，您可别责怪我。我可是绝不留情的：我已下令将多尼泽绳之以法。在监狱里会有人好好地给他洗脑筋。而你，拉甫连季，别把手伸得太长，否则我要砍你的头！”

贝利亚明白自己有点“过火了”，需要紧急“调整”，改变策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凭良心说，我没想到请客会招致……”

斯大林粗暴地打断了他：

“都给我出去！”

贝利亚：“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允许我打消自己一时冒出的念头，行吗？”

斯大林：“您应该到另一个地方去打消那个念头，到床上去，同你老婆！”

我问波斯克列贝舍夫：

“难道您不怕贝利亚报复？”

“到时会收拾他的。只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健在，我和您就什么也用不着害怕。”

在莫斯科郊外的谢苗诺夫斯卡，斯大林还有一幢别墅。斯大林见到我时，态度非常冷淡，几乎带有敌意。直到午饭后，他才活跃起来，我发现，他近来开始从食品中获得满足。他点燃了烟，用毛毯把脚裹了起来。佣人端来了又浓又烫的茶以及他爱喝的格罗格酒。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骗子。"斯大林不慌不忙地回到了自己喜爱的话题上。"我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元首。当然，我认为他比邱吉尔和罗斯福更实在。在一次招待会上，马林科夫曾悄悄对我说，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想同我单独谈谈，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也是您的崇拜者之一。要避开其他外交官的眼睛是不可能的。我只好推说身体不适，这是老一套了。跟往常一样，波斯克列贝舍夫出来解围，他安排人给我打了个电话。这个时候，舒伦堡也突然说不舒服。其他外交官和在场的记者都被蒙住了。我们谈了35分钟。可我至今还弄不清楚这个德国大使的为人。对我们来说，他是个猜不透的谜。"

斯大林吧嗒吧嗒地呷着茶，抽着烟斗，然后又在房间里沿对角线慢慢地踱来踱去。瓦列奇卡走了进来，她全身充满健康的气息，脸上带着自然的微笑，露出两排珍珠般的小牙齿。岁月并没改变她的容貌。

"请再拿点茶来，"斯大林请求道。我则在一旁专心听他讲话。"我们，薇罗奇卡，同希特勒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舒伦堡却向我们暗示，希特勒及其大本营正在积极策划战争，而且就在最近，德国将对苏联不宣而战！我们认为，他这是在挑拨，不能相信。我建议把舒伦堡交给希特勒处置，要知道，他背叛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斯大林的眼睛里燃烧着野兽的火焰。那凶光在膨胀，就像赤红的岩浆，压迫着他那痛苦的，失去平衡的神经。

晚间非常暖和，没有雪。我们来到花园里。斯大林情绪不错。

"我好久没同你亲热了！走，薇罗奇卡，睡觉去！你该不会认为，我这个62岁的老头已经不中用了吧？也可能，我已使你感到厌恶了？"

我仔细看了看这位人间的上帝，我的主宰，看了看他那张消瘦的面容。他是多么苍老呀！然而，他真的想听我说真话吗？再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谁敢向他袒露心扉呢？请读者原谅我，我当时很轻佻地回答说：

"不，亲爱的，您错了，同您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十分快活！"

这句恭维话给他增添了新的精神力量。于是，他突然提出了一个使我大吃一惊的问题：

"薇罗奇卡，想成为我的妻子吗？"

我小声问道：

"您是认真的吗？您确实有这一愿望吗？"

"对我来说，你比妻子更重要。我应该告诉你，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那个恶棍多尼泽已被处以死刑。给贝利亚的通知是，那个坏蛋被送去了劳改营。哼，当他得知自己这位结拜兄弟的可耻下场时，那才热闹呢！"

听了这段台词，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斯大林的真理是浸满鲜血的……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请告诉我，如果贝利亚派

他的人来找我，我该怎么办？”

斯大林的脸色沉了下来：

“哪怕贝利亚是个铁核桃，我们也要想法砸开它，锒头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用斧头，最锋利的斧头。”

17

最可怕的一天终于来到了。3月7日夜间，我听到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有人在砸门。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请开门，是我，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

我跑到电话边，用颤抖的手拨了马林科夫的号码。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他们在蒙骗您。贝利亚刚才还在我们这儿。电话别放下。继续同我保持联系。不要给任何人开门。我马上用另一部电话同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和军区联系。”

流氓们在继续砸门。我没离开电话机。

马林科夫说：“15分钟后我们的同志将赶到您的住处，请让我了解事态的发展。”

强盗们威胁说要砸烂大门。他们吼叫道：

“为了谢尔戈·多尼泽，我们迟早要找你算帐！臭娘子！”

在身体的挤压下，外面的门已开始破裂倒塌。不是开玩笑，我真吓得半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听见了由远而近的汽车声和警报声。接着是枪战。终于，我的救星们登上了台阶。武装匪徒投降了。抓获了10个人。尽管他们还很年

轻，但都是军官，而且是内务部的重要干部。为我担心的马林科夫赶到了。

"我认为，应该把武装袭击事件通知贝利亚同志，"身材高大的卢卡舍夫斯基说道，他是联盟检察院负责重大案件的高级侦查员。

军事法院的侦查员沃兹德维任斯基对罪犯进行了审问：

"谁派你们来的？"

米哈·埃利阿瓦代表所有人回答道：

"我们是自己跑来的，没有恶意，只是想吓唬一下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

马林科夫果断地说：

"够了，没必要同这些破烂儿磨牙巴。不值得跟这样的勇士说话！把他们分别关起来，不准相互交谈，每个人只给一点口粮，一点儿水和面包。"

在严密监视下，匪徒们被押走了。我委屈得大哭起来，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马林科夫走到我面前，说道：

"暂时什么也别告诉贝利亚。我亲自向斯大林同志报告。"

卢卡舍夫斯基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液体的瓶子。

"这帮恶棍还打算用硫酸烧瞎达维多娃同志的眼睛。"

波斯克列贝舍夫下令在我家门口和我所住的那层楼里布置临时警卫，昼夜值班。

18

对罪犯的审讯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军事法庭宣

布了判决：5个人被枪决，其余人被长期监禁。

4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克里姆林宫里同斯大林等人一块吃饭。斯大林举杯祝酒：

“为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同志的足智多谋干杯！”

虚荣心很强的贝利亚，高兴得脸都涨红了。斯大林问他：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你为什么不拉警报？要知道，在你那威力无边的机关里，一大批得力干将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

木头般的领袖们全都警觉起来。贝利亚脸上出现了乌云。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这显然是误会。”

“你能更准确地说一说吗？”

“在我的部里，一个人也没少。”

“怎么，你是想让我当着大家的面出你的丑吗？”

我从来没想到，短暂的停顿会那么令人可怕。斯大林命令大多数领袖离开办公室，只留下了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斯梅尔金和我。当然，还有贝利亚。

“你这个满身虱子的恶棍，为什么要派手下人去伤害达维多娃？混蛋，你忘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是我的女友，我的女人，我的妹妹吗？是你下令用硫酸去烧她的吗？”

斯大林将剩有残酒的高脚玻璃杯猛地向贝利亚脸上砸去。内务人民委员那刮得干干净净的腮帮上顿时流出了棕渴色的血。

“滚，可恶的豺狼！”

斯大林手中出现了一支闪亮的小手枪……

马林科夫凭着自己的威望终于使贝利亚得到了宽恕，他这样做，是为了动摇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的地位，将他们踏下去。

19

5月1日，红场举行了盛大游行。好象那是红军第一次展示自己的军事装备。显然，斯大林是希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们为他大肆宣传。他认为，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章，希特勒会感到害怕并改变自己的决策……

祖国——俄罗斯继续过着和平的生活。商店货色齐全，琳琅满目。在经过多年艰苦生活之后，苏联人民第一次多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6月10日。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可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只有昆采沃的瓦列奇卡抓起了话筒，她凭声音听出了是我：

"他们不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又打电话找马林科夫，先打到中央委员会，后打到他家。他的家庭女佣似是吓坏了，回答说：

"我已经两天没见马林科夫同志了。"

我又打电话找波斯克列贝舍夫。这位忠实的朋友立即赶到了我家。我们没有上床睡觉，而是谈了一个通宵。

"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都不在莫斯科。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们是老朋友，我恳求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可以相信我，我从来也没欺骗过您。我应该知道真相，哪怕他已不在人世。"

波斯克列贝舍夫大笑起来：

“幸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健在。灾难完全来自另一个方向，谁也不能预料这一灾难。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要同德国打仗。季莫申科元帅同斯大林谈了两个多小时。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什么话也听不进，任何人都不相信。他咆哮说，红军总参谋部是故意把形势说得那么严重。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是他最亲近的人，您去同他谈谈吧，给他看看有关德国军队向我国边境挺进的电影片吧。”

“这无济于事，只能更加刺激他。他首先会问我是谁在挑拨离间。”

波斯克列贝舍夫惊问道：

“那怎么办？”

“等待！”

1941—1945年

20

谁也不能预见，什么是战争。

1941年6月21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播音员尤里·列维坦激动地播颂了“最新消息”：“今天凌晨4点，德国驻苏联大使冯·舒伦堡伯爵向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递交了希特勒的宣战书……”

按希特勒的预计，对俄战争将是一场闪电战。170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师团，闯进了俄罗斯大地，用火与剑将它推进了血海之中。

没有斯大林，其他的政府成员们就一钱不值。他们谁也不愿独自决定重大问题。群鹰早就剪掉了翅膀。斯大林既是铁锤，又是铁砧。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斯大林、马林科夫、沃兹涅先斯基回到了莫斯科。6月30日，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他对人民和士兵的号召成了一种

见我走进来，马林科夫说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把季莫申科、伏罗希洛夫、布琼尼这三个无能的统帅狠狠地训了一通。这些老将还在按上个世纪的方法工作。为了他们的无能和糊涂，我真想亲手毙了他们。”

有人端来了茶、咖啡、夹肉面包。我吃得很满意。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求您去同斯大林谈谈，让他把我留在莫斯科。”

“那剧团领导对此会怎么看？”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波斯克列贝舍夫就来请我了，要我去斯大林办公室。

我已有几个月没见过斯大林。他脸色苍白，坐在桌子背后，手中捏着装满烟丝的烟斗。我进门时，他忙站起来迎接。他用一把精致的小钥匙打开门，我们来到走廊上，又穿过一道沉重的门，经过一条狭窄的走道，最后是一个华丽的客厅。

“薇罗奇卡，”他疲倦地、在经过一段很长地、令人难受地停顿之后，问道，“你是铁了心要留在莫斯科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爱的，连您也要这样问吗”

他那冷酷的神色变得缓和了一点。

“我同意，必要时，我们再用专机送您去古比雪夫。剧团领导会知道这一切的。您不怕一个人呆在家里吗？”

“既然您都没有恐惧感，我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斯大林笑了：

“跟我走！”

我们从另一道暗藏在书柜后的门里走了出去。两名将军和一组军人把我们送到地铁出口。我们坐上了装甲车，里面的警卫人员都是高级军官。

"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下令道。

我们先驶入车库，然后来到一片灯火通明的宽敞所在。

"瞧，这就是地下莫斯科，"斯大林小声说道，"这里有调整交通的照明系统。在地下工厂里劳动的都是刑事犯。"

装甲车在一幢不大的建筑物旁停了下来，它只有一楼一底，周围全是很高的栅篱，四面都有武装警卫。瓦列奇卡出来开了门，然后把我们让进餐厅。她用很低沉的声音问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要摆几套餐具？"

"没别的人了。"他又转而对我说道："薇罗奇卡，我们可不喜欢让人进入这幢房子。甚至连我女儿斯维特兰娜也没来过这里。孩子们不应该知道一切。"

瓦列奇卡走过来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能允许我报告吗？"

"说吧，你需要什么？"

"房间都收拾过了，被褥也换过了。在昆采沃、谢苗诺夫斯卡和克里姆林宫里的住宅也都已收拾得井井有条。"

斯大林向她表示了感谢。由于这儿的环境我还很陌生，便觉得周身有点发冷。斯大林同马林科夫通了电话：

"我不打算同赫鲁晓夫讲话。明天早晨以前请别打扰我。您又不是小孩，学着自己处理国家事务吧。"

渐近老境的斯大林很想忘掉一切，离开可怕的现实，逃避军事上的混乱和俄罗斯的灾难，哪怕就一会儿。

21

7月底，我在自己的家门口看见了我那有名无实的丈夫——德米特里·加夫里洛维奇·姆切德利则——尤日内。这个傻瓜，居然也能在这种时候找到我。

"薇拉，"他问："能否进你家，或站在这里相互看上几眼？"

既然他是我的客人，我就占了主动权。

"既然你不说话，那我只好开口了，"他紧张地说道。"这种蠢事该结束了。我们分居也分够了。我已在第比利斯歌剧团找到了工作，你跟我一块去吧。有意义的创造性工作在等着我们。你还可以同时飞去古比雪夫参加大剧院的演出。"

我惊喜地瞅了瞅他。姆切德利则——尤日内垂下双眼，说道：

"他不会反对的。"

"季马，今天我不准备进行这场谈话。"

"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

"去你的第比利斯吧，我会写信给你的。"

我几次飞往古比雪夫。剧团要求我别回莫斯科，但我又经常被召回首都参加政府的音乐会和演出。谁也不想同马林科夫争执，人们怕他就像怕火。斯大林工作繁重，无暇他顾。

一天，马林科夫来到我家。我们一起吃了晚饭，他说：

"莫斯科已实行戒严，斯大林同志建议您前往第比利

斯。通行证和机票明天给你送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意您同丈夫和好。”

碟子和碗从我手中掉了下去。我强迫自己镇定的说道：

“让他亲自来对我说这个。我不打算离开莫斯科。”

“您不信任我？难道我什么时候干过对不起您的事儿？”

我固执地说：

“请您设法让我见见他！”

“一小时后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尽管很难要通。”

我的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莫非，我盼望已久的自由就要到来？我走到大壁镜前面照了照：我仍是个体态端庄，很有魅力的妇女。我从衣柜里拿出很漂亮的连衣裙，又迅速把头发弄松，做了发型，然后从暗屉里找出战前买的法国香水，穿上时髦的便鞋，便开始……等待。直觉告诉我，已经离去的马林科夫一定会信守诺言。我一动不动地坐着，足足等了五个小时。马科林接通斯大林之后，便请他不要耽搁，立即给我们打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好！”斯大林说话了，喉音还是那么重。“您的情绪如何，达维多娃同志？”

“好得很！”

“应该见一面！”

“我准备好了，看见您我将十分高兴。”

波斯克列贝舍夫开车来接我，他在车上说：

“我不知道你男人同贝利亚有交情。贝利亚把他介绍给了斯大林。今天斯大林的情绪特别好，情报局传来了好消息。”

22

斯大林请我参加了为莫斯科卫戍区的将军们和高级军官们举行的音乐会。然后我们一块走进他的住处。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您不应该有任何隐瞒，"他开门见山地说道："关于国家的形势您知道得不比我少。各条战线上都在打败仗，一切并非想象的那么顺利，我们的士兵连枪也不会放，许多部队不战而降，一声不吭地去当法西斯的俘虏。我太累了。您最好是离开。我暂时同意您回到丈夫身边，您应该为将来着想。"

我走到他跟前。他吻了吻我的额头。

在古比雪夫，我唱了十场，然后去了第比利斯。德来特里·加夫里洛维奇发誓不咎既往。

1943年我被授予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功勋演员称号。波斯克列贝舍夫发来了贺电。马林科夫也打电话来祝贺说：

"别伤心，我们很快就将在莫斯科见面。您的住宅完好无损。"

23

1945年10月大剧院搬回莫斯科。我又重新回到我的住宅，战后的莫斯科使我倍感亲切，百看不厌。我又重新认识了这座不寻常的城市。我怀着欣喜之情，漫步在古老的大街小巷，我确信，在历尽战争磨难，饱尝失去朋友的痛苦之

后，我盼已久的平静终于回到了我的心中。然而，事实表明，任何幸福都是过眼烟云。战后的第一次休假，我打算在莫斯科度过。我幻想着逛逛影剧院，看看博物馆，跑跑书店。可就在这一天，我的幻想化成了泡影。这是9月的一个傍晚，西斜的夕阳，久久地停留在地平线上，不肯离去。万道霞光穿过红色的雾霭，直冲云天。同时，一轮满月又从另一方，从清澈宁静的远方，冉冉升起，它越来越明，越来越亮，奇迹般地给绿草镀上一层银，给大地披上一张纱。突然，电话铃打破了寂静。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听出是谁在讲话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永远都能听出您的声音。”

“您的时间怎么打发？”

“今天我在学者之家有场独唱音乐会。”

“您那位宝贝男人怎么样？”

“谢谢，他很健康。”

“明天您休息，上午十点有车来接您。再见！”

我的心又不安地咚咚跳动起来。难道他对我还有兴趣？前几年虽然打仗，可他身边肯定有女人。我为什么还要为他去做牺牲？我知道也理解丈夫痛恨我的过去，我不在他身边，使他倍感痛苦，尽管有许多不同年龄的女人常常给他打电话央求幽会。如今，我们像过去一样，各居一室，但在大庭广众面前，我们却是相亲相爱的夫妻。这种不伦不类的生活还能维持多久？往昔的生活长得似乎没有尽头，可同时又空空如也。诚然，在歌剧舞台上，我扮演过很多角色，塑造了一系列聪明、坚强、刚毅的女性。但除此之外我生活中还有过什么

呢？难道说，斯大林、我爱过的图哈切夫斯基、最最下流的亚戈达、令人难忘的娜佳·图佐娃、气势汹汹可又发育不全的矮子叶若夫、他的妻子马克思主义者冬妮娅、毛发灰白的波斯列贝舍夫、臃肿的马林科夫、纠缠不休的维辛斯基、富有激情的拉科巴、老是流口水的季诺维耶夫、没有欢乐的出嫁、令人惶惑的审判、剧团里女人间的争风吃醋、难以忘怀的夜晚，蓝色的大海，轻轻荡漾的小舟、温柔而又笨拙的、具有天赋却又优柔寡断的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以及他那些铭刻在我心中的小说、高尔基和别什科娃；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和基拉·安德罗尼科娃、阿维洛娃和玛丽娅·巴甫洛芙娜·契柯娃等等一切，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一天就这样在回忆中过去了。我是步行去学者之家的。望着一幢幢高楼大厦，一个个灯光明亮的窗户，我的心不由得兴奋得嘣嘣直跳。我高兴，并非所有人在战场上失去了头颅；我高兴，一个个窗户还亮着灯，一个个女主人还在厨房里忙碌。瞧吧，人们仍在享受生活的欢乐。

24

久违了的昆采沃！时光没能使大自然屈服。树木长得更稠密了。铺着砾石的小路上，树叶沙沙作响。园丁们还没来得及将他们扫去。芬芳的月亮躲在暗处向外窥测。瓦列奇卡扑上来，搂住我的脖子：

“你又来我们家了，我多高兴呀！饿了吗？马上就开晚饭。”

波斯克列贝舍夫出现了。他头发灰白，背已稍微有点

驼。

“您终于又来光顾我们的小阁楼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很快就来。哎，您怎么样？我听说您正举棋不定！是不知道在哪里和怎样度假吗？”

“还没决定去哪儿，想留在莫斯科。”

斯大林走了进来。我和波斯克列贝舍夫都站了起来。

“瞧，又见面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还没决定离开吧？格鲁吉亚的太阳使您恢复了原来的风采。”

我仔细端详着他。战争改变了斯大林，我简直认不出他了。他的面容又干又瘦，像一张牛皮纸。任何按摩疗法都已无法恢复青春，他已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老境。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

“太好了，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没有凋萎，战争的狂风骤雨没给您留下严酷的印记。我希望您的身子，我那么喜欢的身子，也跟过去一模一样！”他说着就笑了起来。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就不会说些恭维话吗？”

“您说得对，快七十了，本性难移呀。最好还是请您谈谈，您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是怎么生活的，好吗？”

“工作，唱歌，举办音乐会，在兵站和部队里演出，帮助开展业余艺术活动，教书。”

“那您丈夫呢？”

“我准备离婚，他劝我留下来，并且，从来没有责备过我。”

“他敢责备您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别再谈这件事了。”

“我已经很老了？”

“开晚饭罗！”传来了瓦列奇卡那响亮的喊声。

太感谢她了，她使我避免了回答那个使人难堪的问题。

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报告说，形影不离的朋友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来了。斯大林高兴起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可是好久没来我们这儿做客了！”贝利亚说道，并向我问好。

“我还不打算死，想活下去。”

“这话可被我抓住啦。”肥胖的元帅兼人民委员声若洪钟。

午饭开得很晚。第一道菜是很稠的乌克兰甜红菜汤；第二道菜是荞麦粥和煮得很肥的肉，第三道则是糖渍水果和新鲜水果。斯大林兴致很高，开了不少玩笑。他喝的是低度的格鲁吉亚酒，并用这种酒招待其他人。可出席者更喜欢喝白兰地和伏特加。为了让斯大林很开心，还来了一些演员。

“请他们来干什么的？”贝利亚不高兴地嘀咕道。

“可不能欺侮演员。”斯大林说道。

“从谁开始？”波斯克列贝舍夫弯下腰问。

“先听听伊万·谢苗诺维奇·科兹洛夫斯基的歌声。”斯大林说。

“其他人是否可以打发回家？”

“他们就那么着急吗？”

25

半夜时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走了。我询问地看了看斯大林。

"怎么，薇罗奇卡，讨厌年老的斯大林了吗？要急着回家吗？想到丈夫床上去吗？别着急，让我来给您加一鞭，我这个骑兵还有的是力气，够您受用一辈子！"

多会用词！他把我比成了被骑的马。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为什么要侮辱我？"

"我很久没见过你的身子了。快脱衣服呀！你不要忘了自己的义务啦？靠近我！"他又一次侮辱了我的人格。"你可以盖上毯子，可别感冒了，把我也传染上。"斯大林关掉了灯，他不想让我看出他那越来越强烈的情欲。"是啊，你还跟过去一样。"他点燃了烟斗。"我记得我们的每一次见面。薇罗奇卡，你要知道，对我来讲，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没有人可以谈心里话。周围全是些笨蛋。你离开以后，莫斯科一度危在旦夕。希特勒梦想践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我们把工厂、学校、剧团、电影制片厂都疏散了。城市里几乎全走空了。我下令准备炸毁莫斯科，让希特勒和他的军队什么也得不到。中央机场上停着整装待发的军用飞机。1941年那三个月，即10月、11月、12月，我全是在办公室的军用地图旁边度过的。莫斯科城郊的血战决定了卫国战争的进程，伟的俄罗斯人民的坚韧顽强胜利了。我知道你的一切情况。不想使你不安，不想扰乱你的生活。有时候我让瓦列奇大让她来温暖我这把老骨头。"斯大林睡意朦胧地说道 我并"你到里察湖去吧，那里风景如画。我过一个星期也卡来，去。"

过去的一切又开始了。清晨，波斯克列贝舍夫打来了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做好出发准备了吗？"

“为什么这么急？”

“这不是电话里可以说清的。我马上来。”

他那惊慌失措的模样使我大吃一惊。

“您怎么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战争以来很多事都变了。”

“您不信任我了？”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都在变老，我们的心都被邪恶熏黑了。来杯伏特加！”

他的右手明显地颤抖着，又要第二杯。

“我这就铺桌子，我们一块吃早饭。”

“很好！薇罗奇卡，直觉告诉我，可以相信您。”

我摆了盘下酒菜，又给他斟了第三杯。

“吃吧，别客气。”

“我女儿已经长大，”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但她不像她母亲那么漂亮。”他又喝完了第三杯。“我是个不幸的人，”他喘着粗气。“贝利亚这个该死的败类，总是去纠缠我妻子。政府里全都知道这件事，可恶的豺狼，一边张牙舞爪，一边窃窃嘲笑。马林科夫建议暗杀他或制造车祸。”波斯克列贝舍夫还在说，他已经没有力量停下来，一张脸变得苍白。“贝利亚打算去休假，斯大林建议他带上您。贝利亚问‘那您，约瑟夫，不吃醋？’斯大林大笑起来，没说话。”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对我们这位人民委员怕得要命。”

“是啊，您的处境不妙。斯大林没有看穿他。他现在已是国家的二号人物，连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都不在他的眼

里。”

正在这时，贝利亚打来了电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斯大林同志请我在我的专列里为您提供一个座位。如果您不反对，咱们明天晚间上路。我派车来接您。”

“您是在劫难逃了。”波斯克列贝舍夫忧郁地说道。

“亲爱的，我需要立即见到斯大林！”

“谢谢您的早餐，我这就去克里姆林宫，尽量想点办法，您我不是外人。”

我克制住厌恶之情，吻了吻他那布满皱纹的额头。分手时他说：

“薇罗奇卡，我很幸福，您一点儿没变，还像过去那么漂亮，那么文雅。愿上帝保佑您。”

傍晚，他替我接通了斯大林的电话。

“明天你就去索契，不要毫无道理的耍性子，没有用。”

“跟贝利亚坐一个车厢，我哪儿也不去！您可以把我碎尸万段！”

话筒里传来了笑声。

“为什么，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

“亲爱的，您说，女人有没有权利使点性子？”

斯大林哼哼地说道：

“你怕什么？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不是坏人，我比你更了解他。他是个脾气暴燥的高加索人，容易冲动，爱发火。”

危机越来越近。我害怕对抗斯大林的旨意。他要粗野得

多。我打电话找马林科夫。一个不认识的科员认真地追问我，为什么大剧院的女歌星要越过基层党组织和区党委，坚持要同中央书记进行私人谈话。我只好说，我是马林科夫的表妹。

马林科夫同意接见我，但不是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而是在位于卡恰洛夫街的一幢别墅里。

当我赶到那里时，迎接我的是个高个子老头。我一下认出那是马林科夫的叔叔，我曾见过他一面。我踏着木楼梯上到二楼，进入一间椭圆形的房间，里面的陈设非常奇特，墙上挂着库斯托季耶夫、孔恰洛夫斯基、列维坦、什捷连别尔格等画家的作品，此外还有些法国、英国、意大利画家的大作。在几个弯腿的低柜里，陈设着精美的瓷器。柔软方便的沙发和定做的落地式烛台，给人以舒适的感觉。书柜里是一排排闪烁着光辉的烫金书脊，那些书显然从来没人翻过。一位老年妇女默默地走了进来。她意味深长地扬了扬稀疏的眉毛，我对这个老太太虽无恶感，可不知怎么仍对她怀有戒意。我觉得，她外表善良，可居心叵测。秃秃的脑门，反射着烛黄的光彩，鼻子很尖，满脸皱纹，这使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凶残的巫婆。青筋暴露的脖子，领口上绣着的花边，使她很像一只老鹰。她张了张那两片恶狠狠的薄嘴皮，含糊不清地问道：

"要用咖啡吗？"

胖得像个圆球的马林科夫刚一出现，老太婆就惊恐地溜回了自己的房间。马林科夫按了铃，阴郁的老头应声而进。

"我们都饿了，快准备晚饭！"

训练有素的叔叔跑步离去，很快就端来了香槟、水果、冷盘、鲜菜、鱼。马林科夫笑着说，他今晚休息。我有4年没见他了，他又明显地胖了一圈儿。他那聪明而狡黠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又大难临头了，请帮我一把吧！把我救出贝利亚的魔爪！斯大林同志要我坐他的专列去索契。"

"我尽量帮您。"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溜来溜去。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一定喜欢风景画吧，走，我给您看点东西！"

穿过走廊，我们进入了一套灯火通明的由三间房组成的套间，它分别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通过出口，再穿过篱笆围起的花园，就可以到大街上。在这里我惊愕不已：墙上挂满了法国艺术大师们的名画！

马林科夫倒在沙发上，粗野地将我一把抱住。

"不管你愿不愿意，薇罗奇卡，我可再也忍受不住了！我想得到您！您记得那年除夕吗？记得那个明亮而寒冷的冬夜吗？！我等不及了，请您原谅我，为这一时刻，我已等了好多年。"

他毫不客气地把我抱上了床。又是一次困难的选择：屈身于马林科夫还是遭贝利亚糟踏？我没想到这个又矮又胖的马林科夫还会如此敏捷能干。早晨他说："薇罗奇卡，您给了我莫大的快乐。我们现在可以经常见面了，在这幢房子里任何人也不会干扰我们。"

"那斯大林呢？"

"我尽量把一切都安排好。"

“对此我很难相信！”

马林科夫想了想，说：

“莫非老头子还能干这种事儿？”他脸上露出了嘲笑。“他很快就要满66岁了。”

我没说话。

26

马林科夫告诉我说，他将同我们一块去索契。开车前5分钟，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到了。给了我一个单独的包厢。在专列上，一切真是应有尽有：客厅、卧室、洗澡间、收音机、热水、电话、空调、美味食品、理发师、厨师、服务员。我还没来得及更衣，就被请进了餐厅。我没发现火车是何时启动的。殷勤的贝利亚请我尽情享受，不必拘礼。各种菜一道接一道，为我们服务的青年一个个面带微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工资比医生、工程师、教师的工资高得多。晚上我们看了美国电影。

“为了消遣，我们带了50部影片。”贝利亚炫耀道。

早晨我洗过淋浴，精神焕发地走进客厅。他们已经在等我了。贝利亚嘴里离不开那些下流淫秽的笑话，他在这方面是个博学家……

到索契后，马林科夫送我去了斯大林的别墅，贝利亚则走亲访友去了。我为旅途舒适向他表示了谢意。

“您不再怕我了吧？”他笑着问。

我脸红了。

“再次为这一切感谢您。”

"请别脸红，在索契我还会来拜访您的。"

天气晴暖，阳光明媚。我走向海边。下午的阳光在水面上显得更加耀眼，更加刺目。九月的暑气现在直接扑向群山之中。山鹰随着热气流向高空攀去。一阵阵山野清风摇曳着树叶。我一个人在岸边漫步。海浪不情愿地亲吻过沙滩后，又低吟着向后退出去。白云在蓝天上缓缓飘移，后面拖着长长的薄影，似乎经过了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云端悬挂着飘浮不定的霭气，活像是一顶破草帽的帽沿。一连串的云彩在爬行，仿佛一连串疲惫的思绪，正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赶着，杂乱无章地相互纠缠在一起。几年可怕而野蛮的时光过去了。可大海仍旧那么波澜壮阔，那么壮丽浩瀚。我真想摸清大海深处的奥秘。

傍晚，马林科夫开车来接我。列昂尼德·乌乔索夫和他的爵士乐队将在苏呼米市剧院演出。在俄罗斯，未必能找到一个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的人。乌乔索夫基本上没受过教育，但他却是最有教养的人之一。乌乔索夫既是音乐特技演员，又能踩钢丝，在摇晃的铁丝上演奏。他还能在拱顶马戏场里翻筋斗，而且不要任何保护，经常参加轻歌剧院和游艺场的演出。他第一个把阿韦尔琴科、巴别尔、佐琴科的作品搬上舞台。在列宁格勒戏剧院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改编的《罪与罚》中，他令人叹服地扮演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所创造的喜剧片《快活的人们》，深受罗斯福、斯托科夫斯基、卓别林、毕加索的喜爱。在生活最艰苦、最悲惨的年月里，乌乔索夫的歌声为我们苦闷的生活带来了欢乐。在卫国战争期间，未经"加冕"的"近卫军战士"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乌乔索夫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忘我的演员热爱自己

的家乡城市奥德萨。他把自己最美好的歌献给了这座保留着他的童年时代的城市。

乌乔索夫不止一次被劝说入党。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回答说：

"我怕涉足政治，而在歌声中我从来不犯错误。只有在舞台上放声高歌，我才感到自在。"

27

在苏呼米餐厅，一位矮壮结实、黑眼明亮的人在我的小桌旁坐了下来．我先还以为他是个外国人。

"我敢打赌，"他说，"您是位演员，歌唱家，住在莫斯科，是在此处度假的。您遇到了十分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

"您怎么能这么肯定？显然，您也是莫斯科人，并属于科学界，对吗？"

"您的观察力令人惊叹。我是心灵感应师，精神病学家，催眠术家，也是半个心理学家。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沃尔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梅辛格。我在从事心理试验。"

这个稀奇古怪之人的经历很有点独特。梅辛格出生在波兰，职业是精神病医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来到苏联，是非法入境的。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科学界的学者们开始认为他是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为了检验，还成立了一个"权威委员会"。有一天，梅辛格前往高尔基大街，走进莫斯科最大的一家食品店，即过去的叶利谢夫斯基食品店。女收款员收下

了他的一张大面额纸币后，便找给他314卢布和一些戈比。梅辛格问她是否数清楚了。女收款员气愤地说，她工作三十多年来还没出过差错。于是，当着"权威委员会"成员和食品店经理的面，他请女收款员把她刚刚放进钱箱的大面额纸币拿出来。气得发疯的女人拿出来的却是一张白纸。

"你们瞧，"梅辛格说，"如果我愿意，倾刻之间就能成为巨富。"

梅辛格被请到国家安全部去过一趟。贝利亚预先告诉卫兵，不准他离开大楼，梅辛格不知怎么躲过了障碍物和专门的警卫，进入了第一副部长伊万·谢罗夫中将的办公室。他们一块离开办公室时，谢洛夫居然没注意到自己那正伏在桌上酣睡的女秘书。将军把客人请到自己的轿车上，陪着他在莫斯科逛了一整天。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正在决定这个天才学者的命运。就在这关键时刻，接待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马林科夫刚抓起话筒，就听见里面有人说：

"您好，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请原谅，打扰您了。我是催眠术家沃尔夫·梅辛格。我不是江湖骗子，您刚才已经确信了这一点。"

梅辛格被允许当众表演。

28

为了使我不寂寞，马林科夫想尽了办法。据他说，他那颗忧郁的心有生以来第一次苏醒过来，充满了激情。他不敢在斯大林的官邸里过夜，怕有人告密。

有一天，贝利亚来吃早饭。他带来了一大捧鲜花和几瓶上等卡赫齐亚葡萄酒。他身穿一件做工精致的绸上装，里面是乌克兰刺绣衬衫。当我拿着本书走到凉台上，坐上躺椅时。贝利亚小声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需要同您单独谈谈。"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我们到海边浴场去吧！"

"亲爱的，您别想甩开我。这次谈话早晚都得进行。我可不愿像某些人那样，利用您女人的软弱，强迫您同居。"

我大吃一惊，恐惧地望着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他当然发现了我的慌乱，但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说：

"您应该明白，尊敬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有关您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比您想像的要多得多。我不想列举您那不知羞耻的生活细节，尽管它们值得大仲马和他聪明的儿子大书特写；这样做未必值得吧？我要先讲清楚，如果我们这场私人谈话传到了任何一个人耳里，我们就立即毫不迟疑地拧下您的脑袋，并用您那细嫩的皮肤做成小钱包，把它们分送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和您的其他那些亲爱的情人。"

贝利亚说得很小声，没有提高嗓门，好像是在谈论植树或其他什么不经意的事儿。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手中有足够的情报人员，完全了解您同斯大林同志及其他党政领导人幽会的详情。对所有情报我们都是付现金，您知道，钱不扎手，永远都用得着。请别瞧不起我的友谊。"

当斯大林走进来时，我已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了。被召来的博士和医生们守在我床边，寸步不离。当我苏醒后，斯大

林要求解释，我把一切全告诉了他。斯大林听后放声大笑，笑了很久，喉音很重，意味深长。笑得眼里涌出了大滴泪花。他没法停下来，喝了一杯冰葡萄汁后又开始笑。

"薇罗奇卡，您始终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在迫害您。你说说，亲爱的，谁还需要一个已失去魅力的婆娘？贝利亚早已到亚美尼亚和阿布哈兹的高山上视察工作去了，那里的漂亮姑娘正在撒欢儿呢。"

我茫然失措地看了看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是故意把我当傻瓜吧？您进来时难道凉台上就我一个人？"

"当然就您一个人。"

"也就是说，刚才告诉您的一切全是我梦见的？"

"当然是梦见的。"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爱的，我怕贝利亚，请您别让他伤害我。您可怜可怜我吧，我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我累了。别逼着我去自杀。我的神经太脆弱了，已经再也受不了了。"

"那我们将得到什么报答？"

"难道我对您的奉献还不够吗？"

斯大林的态度软了下来，眼光烁烁，很像一只圣诞童话中的猫咪。

"我们得再次找他好好谈一谈。"

29

在苏呼米的一个闷热的夜晚，斯大林来到我的床边，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为什么说我是已失去魅力的女人？"

"别多说废话，最好还是给我点温暖，尽可能使我来劲儿。我们需要精神兴奋。"清晨去海滨浴场时，他才首先开口说道："贝利亚立下了保证，再也不找您的麻烦了。薇罗奇卡，有件你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你：明年你将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巡回演出，去挪威、丹麦、瑞典。"

我忘记了世上的一切，高兴得扑上去吻了吻我们的领袖。

30

尽管遇上了暴风雨，客人们还是在下午三点到齐了。来的都是些老熟人，现在的党政领袖：米高扬、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安德列耶夫。他们热情地向我问候致意。瓦列奇卡殷勤的招待着客人们。整个晚上，斯大林的情绪都非常轻松随便。人们相互开玩笑，争先恐后地讲述各种不堪入耳的奇闻轶事。跟平时一样，米高扬、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成了大家戏谑的对象。斯大林转向米高扬问道：

"亲爱的阿纳斯塔斯，作为朋友请您给我们讲讲，是谁出买了巴库的人民委员们？"

米高扬恼怒地咕噜道：

"我怎么知道？"

"你当心些，这件事虽然已事过多年，可我们忘不了那惨无人道的犯罪，忘不了巴库的同志们的惨死。有人说你与

此案有关，是真的吗？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还是承认吧。英国人给了你多少钱？"

赫鲁晓夫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他说：

"应该惩治这样的叛徒。"

"你也同样是伪君子，还咧着嘴笑呢！"斯大林不满意地挖苦道。"同志们，你们知道吗，我们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战前曾流着眼泪请求我让他兼任一个重要职务！"

"什么职务？"日丹诺夫问，由于闷热，他吞下了一片药。

"赫鲁晓夫建议在红场上处死叛徒，因为那里曾经有过一个断头台。他表示愿意充当首席刽子手！"

赫鲁晓夫顿时面红颈涨，他那对小眼珠在眯成一条缝的眼窝里惊恐地转来转去。喉咙里咕嘟直响。他开始吞口水，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贝利亚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什么，我们说得不对？"斯大林得意地笑着问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可没打算去当刽子手。"赫鲁晓夫说。

"那么说，是斯大林同志在瞎编罗？"贝利亚很有份量地问道。

"我们不需要裁判！"斯大林把贝利亚挡了回去。他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他要把自己的攻击对象彻底消灭，"赫鲁晓夫同志，如果党和政府一致决定任命您为首席刽子手，莫非您还要违背布尔什维克的良心，拒绝执行党的意志、工人和农民的意志？我记得您有一次好像遇到过麻烦，对吗？当时您的态度可要忠诚一些。"

赫鲁晓夫气得嘴都噘了起来，他回答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的这个建议已经迟了点儿，我们已经有了首席刽子手。我听说他在履行职责上表现还不坏。”

大家都把头转向贝利亚。

“赫鲁晓夫，您太过分了，我建议你住嘴！”贝利亚愤愤地说道。

“还是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详详细细地讲他的童年吧！”米高扬插话道。

“可以把蜜饯和冰淇淋端上来吗？”瓦列奇卡天真地问道。

斯大林代表大家回答说：

“政府的驴子们舌头都动不了了。端上来！应该往他们的屁股里塞上蒜头和盐渍黄瓜！”

大家都笑了起来，卡冈诺维奇笑得最响，真像条驴在叫。吃过甜点心后，日丹诺夫打破沉默。

“我不懂，为什么要让芬兰独立？芬兰共产党人早就希望同兄弟的苏联联为一体。我们还保存着托伊沃·安蒂卡伊宁的遗书。列宁格勒州目前需要劳动力，而且，现在也是扩大我国版图的时候了。”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你既然是全苏监督芬兰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牌也就在你手中。你准备一份有关芬兰加入苏联的文件草案，要附上相应的论据，我们在最近一次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会议上研究。”斯大林说。

“谢尔巴科夫的遗孀投诉党中央，”马林科夫说，“她请求增加退休金和让她留在原来的住宅里。”

斯大林立即反驳说：

"一个老寡妇凭什么住那么大一套房子？怎么，她还打算在家里开舞蹈课不成？看在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勤勤恳恳工作了一辈子的面子上，退休金可以增加。"

"同志们，咱们唱支歌吧。"伏罗希洛夫带着很重的鼻音建议道。

"克列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你这个过去的钳工，连最低级的教育都没完成，凭什么闯进了军界？瞧你胸前，挂了那么多勋章奖牌，还恬不知耻地佩带着元帅军衔，说良心话，你只配当个饭桶元帅！我想，如果让你带着工龄转业到以皮亚特尼茨基命名的俄罗斯民间合唱团去当名独唱歌手，人家一定会乐意接受的，只要广告上出现了'俄罗斯民间合唱团独唱者，退役元帅克利姆·伏罗希洛夫'的大名和称号，观众一定会蜂涌而至，目睹一下你的风采。不过，到那时你可别忘了带上你那歪鼻子骑兵元帅谢苗·布琼尼。在俄罗斯，轰动一时的事件永远占第一位！"

"既然伏罗希洛夫同志在钻研俄罗斯民间歌曲，"日丹诺夫说，"那就派他去负责发音训练吧！"

"我同意你的意见，"斯大林说。"这一建议是合理的，但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派人去匈牙利接受训练，这样吧，等克利姆再老一点，我们再派他去管理发音训练！"

31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利沙科夫从莫斯科来到索契。他带来一部新影片送检，片名为《军队将领》，其主题取自

不久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列宁格勒的同志们创作了一部好影片，”日丹诺夫说。“电影字幕上出现的全是些犹太人名字，什么克特特维奇、特拉乌贝尔格、米·罗姆、科津采夫、顿斯科伊、罗沙利、扎尔希、赖兹曼、海菲茨、阿·罗姆。”

博利沙科夫：“他们可都是经典电影的作者！”

斯大林：“日丹诺夫是对的。没有必要那么突出犹太人。国家是俄罗斯人的，是苏维埃人的，是多民族的，但不是犹太人的。同志们干了工作，做出了成绩，我们感谢他们，但也要给其他人展示才能的机会。”

博利沙科夫：“这可是个原则问题。您能下达驱逐犹太导演的指示吗？在电影创作领域中，他们耕耘了几十年，获得过勋章、称号、国际奖，叫我怎么对他们说？我们别忘了国际舆论的存在，它会立即作出反应。”

“我们干吗要过问您教区内的事务？”斯大林疲倦地下结论道：“您是教士，就要亲自管好自己的教民。”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们将考虑您的意见。”

斯大林看后说道：“这部片子可以作为斯大林奖金的候选作品推荐出来。不过片名得改一下，改成《伟大的转折》吧。有谁反对吗？既然你们都不说话，那就是说一致通过。应该专门表彰剧本作者奇尔斯科夫、导演埃尔姆列尔、男演员杰尔查文，对其他同志的奖励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不该应奖励男演员别尔涅斯！”[illegible]夫含含糊糊地说。

“为什么？”博利沙夫惊奇地问。

“因为我们这里是俄罗斯艺术，而不是犹太艺术。”

“那么请问，对导演弗里德里希·马尔科维奇·埃尔姆列尔您又有何见教？我记得，他还拍过《伟大的公民》；再说，我们拿其他犹太人导演怎么办？”

“电影界完全是犹太人的天下。”

“我们自己没有干部嘛！”博尔沙科夫反驳道。

“那就应该善于培养干部。”日丹诺夫坚持道。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库扎科夫*最近几天就上任，他将是您的第一副手。”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莫非他是个电影工作者？”

“这有什么关系？你不就是从办公室出去管电影的吗？而且很快就当上了第一把手。注意，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可别欺负库扎科夫，他担任此职可是我们推荐的。”

“他好像是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剧本处工作吧？”

“我提醒你记住苏沃洛夫的一句话：‘当兵不想当将军，决不是好兵。’你为什么极力反对呢？”

“我已经有了副部长，而且第一、第二、第三副部长都有。”

“没关系，挤一挤就行了。调一个去管生产，或派到少数民族共和国去，那里需要俄罗斯干部。”

---

*他在短期内飞黄腾达：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剧本处科员、第一副处长、剧本处处长、总经理、电影事业部第一副部长。斯大林死后，库扎科夫多年失宠，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遣回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作一般工作。60年代再次被重用，先后担任艺术出版社社长，全苏广播电视委员会成员、戏剧广播电台总编辑——原注。

后来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我，库扎科夫是斯大林的私生子，可母亲是谁，他不知道。

32

我以为斯大林对我的情欲已经冷淡了，可我错了。他每天晚上都要来，而且十分挑剔，对过去，对我丈夫，对他那些酒肉朋友充满醋意。

"我很珍爱你，薇罗奇卡，"他在激情的冲动中对我耳语道，"就因为你拒绝成为我的妻子。而其他所有女人都巴不得这样做。你给我说说，哪个女人不想权？我女儿斯维特兰娜特别恨你，希望你失踪。她只见过你几次，就猜到了一切，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从来没同她谈过。想要我完蛋，办不到。要征服我，更不可能。"斯大林喷了一口烟，喝着烫过的，他所喜爱的格罗格酒。"贝利亚想用恐吓的手段把你弄到手，可你是好样的，躲过了国家安全部头子的魔爪。"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告别大海时，总有一股惆怅之感。我握着几枚硬币，游了很远很远，并在那远离岸边的地方松开了手。硬币无声无息地沉入海底。上帝呀，但愿它们能给我带来幸福……

33

1945年10月15日，弗拉西克突然开车来把我接走了。

"出了什么事儿？"我害怕地问。

"到那儿就知道了！"他咬着牙说。

眉头紧锁的斯大林已经在等我了。他命令我跟他走。我们经过狭长的走廊，窄窄的螺旋形楼梯，下到一个阴暗的房间。屋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四周墙上挂满圣母像，她们像活人一样望着我，似乎还带着责备的目光。斯大林说话了，他的声音很小，但每个字都钻进了我的心，狠狠地压迫着它。

"今天你将在此忏悔。如果胆敢撒谎，就别想活着出去！你这个烂货，知道得太多了，应该把你这个坏蛋活活地钉在墙上，让你慢慢地去死！"

最后一句话，他说得咬牙切齿，我一个人留在了这石头棺材里。我头上的什么地方突然响起沉闷而可怕的声音，吓得我浑身发抖。斯大林任何时候都能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

"我的女儿，薇拉·达维多娃！我们都是上帝的奴隶。唯有他才有权主宰我们短暂的生命。我来到这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是听你忏悔的。坦白你的罪恶吧。我将努力洗净你那软弱的、被魔鬼玷污的良心。不要怕我。"

"忏悔之前，我应该见见您的尊容！"

"我将在你忏悔之后出现在你面前。"

"我没有什么可坦白的。"

电灯熄了。忏悔室里一片漆黑。我清晰地听见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豺狼在嚎叫，狼犬在狂吠，野猫在哀鸣。这是暴徒在放录音！我觉得两条腿象灌了铅，于是把大衣铺到地上，就这样坐着打起瞌睡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将我惊醒。我睁眼一看，只见波斯克列贝舍夫正俯身站在我面前。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对您还满意。他决定送您回

家。"

那天夜里，我久久地踯躅在寒冷的莫斯科街头。我随着人流走来走去，却再一次感到软弱无力，悲伤不尽；感到孤独，仿佛这世界上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在大海的深渊中挣扎。套在我脖子上的绳索妨碍我游出深渊。我已无力再为生存的权利而抗争。我想起了那个叫纳法纳伊尔的修士。他现在是否还活着？可怎么才能找到他呢？他是否还记得我？过去那么多年了，他还想同我谈话吗？我们的生活竟是这么糟糕，使得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不得不去寻求至高无上的神灵的庇护。我相信只有他才能使我摆脱苦海。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帮助我呢？要知道，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抛在脑后！

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打来电话，秘书转告说，全俄大牧首阿列克塞想见我。他派来了汽车，对我既慈祥，又和善。摆餐具的管家是个文静的修女，很不惹人注目，面带忧戚之色。大牧首请我除夕夜去叶洛霍夫斯克大教堂唱歌。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您的虔诚之心和辛勤劳动我们将报以深切的谢意，教堂是不喜欢欠帐的。"

喝茶时，我问这位大牧首，是否知道修士纳法纳伊尔住在哪个修道院。

"怎么会不知道呢？纳法奈尔病得很重，住在扎戈尔斯克的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那里不让凡人进去，妇女更不便进入男修道院。"

"我们曾经认识，这个人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请允许我见他一面，哪怕就几分钟，行吗？"

"如果纳法纳伊尔修士还有力气说话，我们就安排您同

他见面。请您上午去那儿。"

大修道院里显得还是那么华丽，那么喜庆。我上次去扎戈尔斯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列克塞大牧首的纸条敲开了紧锁着的修道院大门。非常客气的修道院长风度高雅地把我领上了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斋室里，我看见了衰竭的老人。他躺在一张简易木床上，盖着条单薄的灰毛毯。他那双半睁的，红肿的，泪汪汪的双眼久久地注视着我。

"我认出你了，我的女儿！是什么风把您吹到大修道院来了？说吧，不要隐瞒。"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这样好，哭吧，哭了会轻松些。应当善于克制欲望。胜利会使人感到心灵轻松，而悲痛的心灵，却会产生伟大的精神。我看得出来，您心情沉重。诱惑人的魔鬼并不能永远嘲弄别人，他受嘲弄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每天的祈祷中去寻找自己的道路吧。别了，亲爱的，别忘了我们的上帝。在去天堂之前，我将为您祈祷。"

带着一颗被洗净的心，我回到了家里。我给沃尔夫·梅辛格打了个电话，邀请他来听音乐会。中间休息时，他送来一束丁香花。然后我们一块去了餐厅。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说，"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我们谈了很多，可最重要的事却还没有谈到。我不能给您心中的问题做出应有的回答，因为您还不信任我，而我，自然也有点敬畏您。"

他毕竟还是很可怜我。

"这样吧，把您的双手伸给我，闭上眼睛。现在请专心听我说，并立即忘掉我对您说的一切。您将比他多活三十多年。他将于1953年春天去世，而且确信自己是死于非命，于

百万人都是他的敌人，而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他身边的那些人。”

34

音乐会上，我准备了7个节目，都是俄罗斯浪漫曲，包括18世纪的。节目中既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浪漫曲，又有拉赫曼尼诺夫的抒情曲，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作曲家格里格、西贝柳斯、辛津格等人的细腻而独具一格的作品。

到音乐学院大礼堂来听音乐会的，还有演员兼导演阿列克塞·季基及其妻子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她很迷人，过去当过芭蕾舞演员。

“在您的演唱中，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季基说，“我最喜欢的是格里格的《故乡之路》和辛津格的《严寒》，您表达出的情感十分细腻，使我从中听出了痛苦，听出了受尽折磨的心灵的哀号。如果要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只需听这两首歌就足够了。”

季基夫妇用车把我带到他们家吃晚饭。季基的高谈阔论很有意思，不是一般地吸引人。我们一直坐到天亮。

35

您是否问过自己，地球上每一理想的创立，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您曾经多少次诽谤过或拒绝不承认现实？多少次践踏过良心，多少次出卖过上帝？为了建立圣物就必须毁掉圣物，这就是规律。试

问，这类事情什么地方未曾发生过。

——尼采

斯大林虽然已经衰老，但却试图装得生气勃勃。他要我记住，他不会给我安宁，我只属于他一个人。每当我想离开时，斯大林就请我留下。

"有你陪着，我感到好过些。"

他躺在软榻上。

"薇罗奇卡，读一段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吧，有关波尔塔瓦战役那一章。"

斯大林听得津津有味。战役的先后过程、俄军将领的姓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后来他把波斯克列贝舍夫叫了进来：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请给我们放放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和《彼得大帝》。不要再让其他人来。我这辈子至死都崇拜历代沙皇的天才和伟大。"

我问斯大林，为什么至今不见一部有关伊凡雷帝的故事片。

"他们告诉我，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正在搞这个题材。我们想，他应付得了这项工作。"

酒和冷盘端了上来。他的面颊上微微出现了红晕。他不停地抽烟，一斗接一斗。烟丝是从外国特级烟卷里撕出来的。由于抽得太多，他的手指早已变得褐黄。

"薇罗奇卡，"斯大林说，"您应该扔掉对贝利亚的成见。他是粗人，跟我一样。您应该同他找到共同语言。只要同他一交上朋友，您就不会再被那些愚蠢念头所纠缠。所有

人都怕他。我建议您不要太过分，否则他会把您扣起来，并象扔无用的抹桌布一样，把您扔进臭水坑里。”

斯大林还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了，喉头里咕噜作响。他的眼睛转向电铃按纽，示意我按响电铃。铃响后，波斯克列贝舍夫惊慌地跑了进来。医生们诊断是心脏病发作。这是几年的战争给他造成的。我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他。

1946年

36

人是一个谜。应该猜出它，即使您一辈子都在猜，也不能说浪费了时间；我就在猜这谜，因为我想当一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

新年前夕，贝利亚打来电话。他用达官显贵的调子说道：

“尊敬的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躲我们能躲多久？我像个小孩儿一样焦急地等待着您履行诺言。我邀请您来迎接新年，不得拒绝。”

开车来接我的人名叫达维德·基克纳泽，一个身材匀称的黑发美男子。这小伙子从小就幻想当歌剧演员。他熟谙五种语言，还是个优秀的运动员，网球打得特别棒，马也骑得很漂亮。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达维德引起了各方

面的注意，共青团动员他进入机关。他就这样来到了贝利亚的秘书处。

贝利亚的别墅装满彩灯，布置得像人间的仙境。贝利亚和他那全身珠光宝气的漂亮妻子尼娜，兴高彩烈地迎接着一个个来宾。

"我很高兴，您终于找到了通向我们这寒舍的小路。"贝利亚笑着说道。

在镶木大厅里，一对对雍容华贵，举止稳重的夫妇在慢慢地走来走去，他们是马林科夫夫妇、安德烈耶夫夫妇、伏罗希洛夫夫妇、杰康诺佐夫夫妇、谢罗夫夫妇、柳明夫妇、维辛斯基夫妇、梅赫利斯夫妇、科布洛夫夫妇、米高扬夫妇、卡冈诺维奇夫妇、什维尔尼克夫妇……在新年到来之前15分钟，就有人都被请到餐桌旁坐下。人们频频举杯。马林科夫有幸第一个祝酒：

"敬爱的拉甫连季·巴甫诺维奇，"他说，"让我们干了这杯香槟酒，祝我们的友谊象花岗石一样坚实，牢不可破！"

乐队高奏迎宾曲。谁也没提到斯大林。对于他们来说，斯大林是一面借以藏身的挡箭牌，而且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大家心满意足地欣赏了一部法国色情片。贝利亚担任评述。当放到最刺激的镜头时，达官显贵们一个个粗俗地哈哈大笑和兴奋地大喊大叫。快结束时，即夜里两点钟时，布琼尼赶来了。贝利亚发出一阵淫荡的笑声，大声说道：

"又来了位拖着马尾巴的不速之客。俗话说，不速之客比鞑靼丑八怪还坏。"

布琼尼元帅没有听清楚这段"热情的欢迎词"。"我尽情

地唱了几首俄国抒情曲。许多人都在悄悄措抹眼泪。倍受感动的尼娜·贝利亚跑到我跟前说：

"感谢您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满足。请您常来！您用自己的艺术击碎了我的心。"

只是在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

贝利亚把一个肥胖的、宽肩膀鼓眼睛的男人领到我面前。尼娜不作声了，她缩着肩头，带着一双泪眼走开了，她不愿让人看见自己在悄悄地抹泪。

"来，认识一下。"贝利亚兴高彩烈地说。"这位是电影导演米哈伊尔·埃季舍罗维奇·齐阿乌列里。"

我的新相识转了转眼珠，笑着说道：

"非常荣幸。在大剧院曾多次聆听过您的歌声。我现在明白了，您是怎样一个人！"

我很感兴趣地问：

"怎样一个人？"

"甜蜜的人，"齐阿乌列里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胜过任何巧克力！"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件意外的礼物，"贝利亚小声说"算是对今晚的纪念——一套12人用的茶具。好样的中国人，在陶器方面真有一手。据说，这套瓷器是18世纪的珍品。"

齐阿乌列里走开了；整个晚会上，艺术剧院青年演员马林娜·科瓦廖娃都在围着他转。她母亲曾是红极一时的俄国女歌星奥莉加·瓦西利耶芙娜·科瓦廖娃，最擅长演唱俄罗斯民间歌曲。显然，马林娜是齐阿乌列里的情人。

"我们听说您要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巡回演出，是真的

吗？”贝利亚问。

“是的，最近几天我就将拿到出国护照。”

“出发之前，我们之间应进行一次友好的谈话。我想，您的恐惧感已彻底打消了吧？”

我以演员特有的夸张回答道：

“拉甫连季·巴甫诺维奇，在您面前，我真有点儿对不起您。”

达维德·基克纳译在送我回家时，腼腆地问道：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能否一周给我上一次课？我会付学费的。”

我说，我得考虑一下。除了茶具外，基克纳译还给我送来了一些绝妙的油画，但作者都是些不出名的艺术家。这些画笔法老练，令人叫绝，神奇的色彩令人头昏目眩。我始终感到奇怪，为什么古代艺术家们能够创作出这些神话般的杰作？他们了解色彩的秘密，可惜，这些过去的巨匠把自己的秘密永远带进了坟墓。

37

我第一次看见波斯克列贝舍夫穿上了中将的盛装，尽管他连一名普通士兵都没当过。

“太好了，您这儿没有其他人。薇罗奇卡，您是在贝利亚家里迎来新年的吗？”

“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要我这样做的。”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为了使您免受怀疑，我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您太好了！为此我应该吻您。"

"薇罗奇卡，我重复一遍，贝利亚是个危险人物，他早就对您虎视眈眈，他还有个盟友，即您的宿敌——维辛斯基。您可要提防这只长毛兽呀！贝利亚心如铁石，比自己的几位前任都残忍。捷尔任斯基在他面前也只算得上是个毛孩子。贝利亚的爪子已经磨快了。"

领取出国护照那一天，我被贝利亚"请"进了办公室。一阵寒暄之后，他便进入了"正题"。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尽管您的许多崇拜者都已在地下腐烂了，可他们的书面证词还保存完好。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始终像个傻瓜一样相信您是匹贞洁的母马，这一点救了您的命。"

贝利亚咙牙一笑，极其丑恶。我试图发怒，却被他粗暴地打断道：

"我们不打算硬行要你写一份有关不泄密的保证，我们喜欢把活儿干得又干净又仔细。每一次同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幽会之后，您必须向我报告一切情况。您是演员，装模作样，屈膝行礼等对您来讲都算不了什么。可是，只要您敢对我撒一次谎，我就将不经警告就打发您去死鬼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做客。到了坟墓里，您才会知道，在哪个世界生活更美好。我还忘了说，我的朋友，电影导演齐阿乌列里对您极感兴趣。"

"不胜荣幸。"

"您注意您那老头子情人的变化了吗？他很快就将毫无作为了。医生对我说过，他最多还能拖五年。那时候您将失

去唯一的靠山。我担心的是，在您这样的年龄要找个合适的代替者可有点困难。”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您用不着为此操心。”

贝利亚站起来，向我伸出一只手。

“我希望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请记住，这首先为了您好。”

38

斯大林请我去昆采沃吃午饭。他要我谈谈出国演出的情况。我知道他最不喜欢别人赞扬西方文化。每谈及此，他很喜欢用“腐朽的”一词来评价，后来，马林科夫顺口又添上了一个词——“西方”，从那以后，“腐朽的西方”就在他的语汇里扎了根。

领袖们几乎都到齐了，除了命运叵测的安德烈耶夫。脸膛浮肿发红的日丹诺夫说：

“应该把朱可夫从柏林调回来，他在军队里简直被神化了。”

马林科夫：“如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同意，我们派他去当军区司令员。”

斯大林：“那谁去接替朱可夫？”

贝利亚：“我推荐索科洛夫斯基将军。”

斯大林：“瓦西利·达尼洛维奇倒是员虎将。我们也不反对这个候选人。只是不能用将军去换元帅，这样有失体面。”

莫洛托夫：“既然要让他担任新的职务，就可以给他个

元帅嘛。"

斯大林："对，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有时还是好样的。"

贝利亚："有消息说，我们的'全苏元老'加里宁爷爷快死了。"

顿时，全场一阵哄堂大笑。

莫洛托夫："他为国家立下过丰功伟绩。"

贝利亚："那个风流小老头离开姑娘就没法活。几天前她们还在暖他那把老排骨。"

斯大林："别人年老没有什么可嘲笑的。加里宁的工作由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接替。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三天之内，让索科洛夫斯基办完手续。"

斯大林站了起来。这意味着客人们应该回家了。他没打招呼就离开了。贝利亚建议我坐他的车。他坐在我与齐阿乌列里之间。

"我有点饿了，"贝利亚说道。

齐阿乌列里活跃起来：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肯定会跟我们一块消夜，是吗？"

"明天上午我要与合唱队和乐队一起彩排，到时必须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您这副状态就很不错嘛，"贝利亚挖苦说。

"除了当导演外，"齐阿乌列里说，"我还从事雕塑和作画，我打算在空闲时画一张您的裸体画：您弯着腰，在盆子里洗头，就像雷诺阿的一张画一样，您记得吗？"

"我可没时间给您摆样子，我可以推荐几位最优秀的模

特儿，而且都是些独唱演员和芭蕾舞演员，如巴尔索娃、兹拉托戈罗娃、列佩申斯卡娅、什波勒、谢苗诺娃。”

贝利亚放声大笑：

“为什么不推荐自己的奶奶？”

我没说话。

39

不懂马基雅费利的学说，就无法明白斯大林的罪行，不懂尼采的学说，就无法理解斯大林主义者的哲学，而不懂“共产主义的学说”，就无法理解斯大林的垮台。

——阿夫托尔罕诺夫

莫斯科为加里宁举行了葬礼。悲痛的领袖们为这位富有激情的国家元首痛哭流涕。他们每个人都在想：下一个该轮到谁？政府成员们按级别上了列宁墓。每个讲话的人都高声颂扬着这位德高望重者的丰功伟绩。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听说您又搞了几个新情人，是吗？”晚上，斯大林问我。

“没有的事，您说什么！”

“我指的是贝利亚和齐阿乌列里，这两个人，就是用烙铁也无法将他俩分开。”

我一时忘了自己的处境，宽咧嘴笑道：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才是我唯一的男人！”

“我为此感到高兴。您将看见一件意想不到的稀奇

事！”

“好事还是坏事？”

“怎么对您说呢？主要的是，这是件正义的稀奇事，而且不管是您还是别的人，都不可能理解它的真正价值。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出去一趟，到一幢古老的莫斯科宫殿去，您年轻时曾经常去那里。”

斯大林按响了铃，波斯克列贝舍夫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

“戏多久开始？”

“那里刚刚打来电话，说可以出发了。”

40

掘墓人在出售从寡妇和母亲手中夺来的面包……

——奥·别尔戈利茨

来到卢比扬卡的，有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阿巴库莫夫、科布洛夫、费洛济米尔斯基、杰卡诺佐夫、柳明、谢罗夫。

贝利亚吐着烟圈，说道：“我们大家将看到几个真实的、并非臆造的吃人生番。”说罢，他转向维辛斯基问道：“可以开始了吗，安德烈·雅努阿利耶维奇？”

“科学早已证明，人吃人的现象曾存在于原始社会，在稍后的原始公社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流行。它得以发展是由于一种很诱惑人的想法，那吃人肉者似乎可以从被吃者的身

上获得力量和本事。在古代罗斯，人吃人现象还是一种祭祀仪式。”

“这几个吃人肉者是列宁格勒本地人吗？”莫洛托夫打断了自己的副手。

“是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诺维奇。”

“是一个个带上来还是全部都带上来？”凶残的阿巴库莫夫问道。

“按商人的习惯，把商品全部摆出来更好。”贝利亚开了一个玩笑。

在众多卫兵的押送下，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带进办公室。他们那副模样甚至使身为政府首脑的几位男子汉都哆嗦起来。马林科夫开始作呕；日丹诺夫因强烈的长喘弄得上气不接下气；莫洛托夫用一张大手帕措擦着汗涔涔的额头和脸庞，脸白得象一张纸。其他人则有的抽烟，有的喝饮料。

“把男的带走，留下女的。”贝利亚一声令下。

“可以坐吗？”女吃人者问。

“站着，畜牲！”阿巴库莫夫咆哮道。他过去是凶残的锄奸队的头目。

“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能用鞭子抽她吗？”科布洛夫问。

“咱们不要着急嘛。”贝利亚和气地说。

“说出自己的姓、名、父名，”维辛斯基开始审问，“出生年月、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政治面貌，告诉我们，谁是您的父母，谁让您去吃人的？”

“我姓科尔杰涅娃，名叫济娜伊达·帕霍莫芙娜。生于1910年。曾经是共青团员。1935年入党。法律系毕业。当过

侦查员，先在雷宾斯克市检察院工作，后来调列宁格勒维堡区检察院。我父母都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于1942年饿死。并非所有人都能经受这种事。在干草市场上，我认识了一群有吃有喝、身强力壮的人。他们都穿得很好：毛皮大衣、卡拉库尔绵羊皮帽、细毡靴。他们的头儿名叫伊戈尔·安德烈耶维奇·波纳切夫内伊，当我第一次去他那里做客时，简直被他的财富惊呆了：三角钢琴、吉它、小提琴、名画、银器、瓷器、铜器、全套茶具、圣像、纯金刀叉。可我呢，当时连迈步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伊戈尔招待我吃了顿真正的有肉的午饭，他建议我搬到他那里去住。同居之后，他主动坦率地承认，战前他曾经是市党委的宣传干事。通过熟悉的医生，他搞了份甲级残疾人的证明，并为了挣大钱而当上了掘墓人。当我明白过来后，就问波纳切夫内伊，他是从哪儿搞到那么多鲜肉的。他回答说：'不懂事的傻瓜，这四个多月来，你狼吞虎咽的全是人肉！既然你已经吃过了，就该开始工作了，该履行义务了。'于是，我开始在市场上卖人肉饼。"女人无所谓地继续讲道："我专门结识一些长得胖乎乎的人。我们对那些年轻发胖的军官和士兵最感兴趣。我带他们回家。城里有很多空房子。我看上了一幢很舒适的小房子，曾经是个牙科诊所。我请客人大喝一顿，往汤里撒一些安眠药。然后是波纳切夫内伊走进来检查'商品'很少有人被他视为'废品'。"

"孩子呢，你们也杀吗？"

"那当然，小孩的肉最香，最有营养。"

科布洛夫开始挥鞭猛抽那个女人。我实在受不了，可贝利亚又不准我离开办公室。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波斯

克列贝舍夫给了我几片镇静药。

“你们那一伙共有多少人？”日丹诺夫问。

“11个。”

“谁负责杀人，肢解尸体，绞肉馅，煎肉饼？”维辛斯基问。

“我们中间有几个很有经验的屠宰工。地下室改造成了肉类加工厂。”

“你们的设备从哪儿搞的？”

“第一套肉类加工设备是从我的熟人菲尔索夫中校那儿弄的，为了一台立式钢琴，他把自己保管的设备全给了我们。”

“那些屠夫叫什么名字？”

“尼古拉·沃罗尼柯·罗斯季斯拉夫、塔布列维奇、尼科恩·克努季科夫、马特维·多尔吉赫、亚历山大·巴拉尼契夫。”

“卫国战争前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我对他们的过去不感兴趣。谁也不喜欢谈自己。我们公社的基本信条是：活下去，战胜饥饿带来的死亡。”

“您的党证呢？”

“烧了。”

“您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吗”

“请您说说，维辛斯基公民，列宁格勒的党组织那时在什么地方？是在斯莫尔尼宫里举行的宴会上吧？是党使列宁格勒遭到封锁，让数十万人死于饥饿？我诅咒斯大林的党……”

“您何时被捕的？”

“1946年3月8日。”

"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捕的?"

"请给一杯水!我站不住了,腿站软了,可以坐下吗?"

女食人者刚刚喝下两杯水之后,贝利亚就下命将杯子扔进了垃圾筐。

"继续讲,我们听着呢。"

"自从波纳切夫内伊用铁锹把自己的朋友,屠夫諾布列维奇、斯托雷金、巴拉尼契夫、格罗马津杀死,并亲自把他们埋进墓地之后,我就试图离开他。尼科恩·克努季科夫和马特维·多尔吉赫逃跑了。每个人都积攒了数百万卢布、几千公债券、银器、钻石戒指、金戒指、手镯、耳环、项链。死者的财产由我们大家平分。波纳切夫内伊严格地主持分配,他甚至对圣像、宝石项链、名画、雕塑品进行了登记。有一天,他要吃肉,可一块人肉也没有了,其他东西他又不吃。我们全都变得来不能再吃素食。根据他的建议,我出去拐儿童。3月8日清早,我在卡尔波夫的黑河地看见了两个五岁的小女孩。她们正在一条没有人的街道上玩跳房子游戏。我建议她们去坐汽车,她们同意了。我拦住了路过的第一辆汽车,答应给司机一大笔钱。上车后不久,玛莎和阿廖努什卡就哭了起来,要找妈妈。我用巧克力哄她们,可怎么哄也不管用。那位中年司机问:'姑娘们,你们的妈妈在哪?'她们一块说:'妈妈在家。''那这位阿姨是谁?''我们不认识。她给我们巧克力糖,我们就吃了。不认识这个阿姨,她不放我们回家。'她们又哭了起来。我赶紧给司机塞了一大把钱,求他快点开到我要去的地方。司机把钱放进了衣袋。小姑娘继续大哭大闹。汽车开进了德沃尔佐夫广场。我掏出上了膛的手枪。司机大声呼救,同时使出全力用

螺丝刀打在我的手上。手枪被打掉了。一些水兵和民警朝我们跑来。小姑娘被领走了，我则被抓进了军队的司令部。当天夜里对我们住的房子进行搜查，在地下室里搜出了藏着金银财宝的箱子和屠宰人肉的设备。不久后，波纳切夫内伊、克努季科夫、沃罗尼科也被抓住了……"

"说出被你们杀掉和吃掉的人数！"

"我没数过。我们每天要卖出一万到一万五千个人肉饼。"

"我再说一遍，说出被你们杀掉和吃掉的人数！"

"五百人！"

"把波纳切夫内伊带上来！"

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被押了进来。他那铁灰色的眼睛令人感到恐惧，白皮肤的脸上堆满了一块块横肉。

"波纳切夫内伊，说出被你们杀掉和吃掉的人数！"

"一千四百五十六个人，"他军人一样准确而清晰的回答道。谁能想到，他过去竟是列宁格勒市党委的宣传干事，还荣获过劳动红旗勋章和荣誉勋章。

"你们在多少时间内杀害了这么多人？"

"五十六个月。"

"你们就只用人肉做的饼子吗？"

"您怎么这么说？当然不是！"波纳切夫内伊笑了起来。"只要能弄到的动物，我们都用，如小老鼠、大老鼠、狗、猫、鸽子、把这些肉混合在一起做饼子，而人们对我们的产品吃得津津有味。"

"您不为自己的罪行感到可耻吗"

"维辛斯基公民，在吃人方面，我看不出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你们枪毙了几百万人，而我们却延长了一些人的生

命。”

“多尔吉赫藏哪儿去了？”

“他坐摩托艇跑到瑞士去了。”

“您知道你们的下场吗？”

“很遗憾，不就是死刑嘛。”

“你们把被害人的尸体弄哪儿去了？”

“我们在市郊旷地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晚上去那里烧尸。”

贝利亚满意地搓了搓手，说：

“下面是第二个节目！”

柳明和阿尔托别科夫走到波纳切夫内伊跟前。柳明说，

“拿着，这些长锥子，它们可是专门定制的。用它们去扎你的女友！”

日丹诺夫站了起来：

“同志们，对不起，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莫洛托夫恶狠狠地翻了翻白眼：

“怎么，您想让我们单独干吗？他们可是在您怂容下犯的罪行。我们这是在工作！同志们，请继续。”

“扎那母狗的乳房！”贝利亚吼叫着。“最好是两个奶头都扎！”

科尔杰涅娃被绑到了一条板凳上。女食人者象普通女人那样哭嚎起来，波纳切夫内伊用铁灰色眼睛注视着柳明，小声说道：

“我不是刽子手。科尔杰涅娃曾经是我的妻子和忠实的朋友。”

人高马大的阿巴库莫夫用他那马蹄般的拳头向波纳切夫

内伊的下巴击去。然后，他从地上捡起锥子，开始扎科尔杰涅娃，直到她失去知觉。

“今天审讯之后，”贝利亚对他说，“请您把这个婆娘的牙齿全敲掉，然后把这个没有牙齿的畜牲关进男刑事犯的牢房里，并给犯人们打个招呼，说她是个吃人肉的家伙。现在把克努季科夫和沃罗尼科带进来。”

科布罗夫用带铁头的优质皮鞭把带进来的人狠抽了一顿。波纳切夫内伊被绑到了刚刚绑过科尔杰涅娃的刑凳上。

“你们去抽他一顿，趁他还没死，“贝利亚笑着对两个犯人说。

食人者摇了摇头，其中一个说：

“我们为什么要抽一个好人呢？他曾经养活了我们。”

“克努季科夫，战前您干什么工作？”维辛斯基问。

“地理教师。”

“那您呢，沃罗尼科？”

被问者摆了摆头。阿巴库莫夫代替他回答道：

“侦查期间就割掉了沃罗尼科的舌头。我们查清楚了，他实际上姓马尔穆洛夫，过去专干替人销赃的买卖。所有小偷都认识马尔穆洛夫这个愉快的达格斯坦人，他是一个收购站的主任。”

贝利亚威风凛凛地说：

“阿巴库莫夫、柳明、谢罗夫、杰卡诺佐夫、阿尔塔别科夫、既然我们的犯人拒绝抽打自己的结拜弟兄，那你们就做个示范！”

严刑拷打一直持续到深夜。

“必须立即把这些食人者收拾掉”，莫洛托夫说，“否

则，他们在劳改营和监狱里会影响其他犯人。”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这个问题用不着您来替我们决定，”贝利亚反驳道。

41

日昆采沃吃饭时，领袖们一个个食欲大开。我却什么也吃不下。

喝茶时，斯大林问自己所偏爱的日丹诺夫，“你怎么能让列宁格勒出现人吃人的事情？”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交换了一下眼色。为了推倒日丹诺夫，他们任何卑劣勾当都准备干。他们憎恨日丹诺夫，把他视为夺取克里姆林宫宝座的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

“列宁格勒曾经血流成河，有时每天要饿死1200人。这一切是不可能预见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忏悔总是很容易的。”马林科夫冷酷地说。

日丹诺夫气得差点透不过气来：

“对祖国的叛徒、中将弗拉索夫的侦查即将结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您，马林科夫，推荐他担任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的，难道不是吗？”

斯大林慢吞吞地拖长声调说道：

“究竟是谁把谁推荐到了什么地方，军事法庭会弄清楚的。法官都是有文化的，他们是权威。我倒很想再看看这个恶棍！”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终于只剩下了我和斯大林两个人。

“薇罗奇卡，这件稀奇事使你有何感受？”斯大林笑着

问。

“难道你所钟爱的、而且不久前还向她求过婚的妇女，也该受到这种拷问？”

“每个人都必须知道自己的地位。我已经说过，你对我们的事知道得太多了。”

“难道这是我的罪过？”

“你离悬崖只有一步。贝利亚多次求我把你交给他。”

“既然如此，您干吗迟迟不交呢？”

“我早就发现你不是胆小鬼。”

“这是您教我的。”

“别拌嘴了，够了，让我们重修旧好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

我无精打采地跟着他进了卧室。夜里他说：

“注意，不要中了贝利亚和那个鼓眼睛奇阿乌列里的诡计。对他们要提防一点。哼，卡冈诺维奇还想把他的妹妹罗佐奇卡塞到我床上来。她也没什么，只是鼻子太象我夜里穿的便鞋了。你用不着怕任何人，只是别同其他人睡觉”。

42

斯大林到次哈尔图博接受海水浴去了。他患了神经根炎。

我则在里加的海边休假。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真令人愉快；湿润的沙丘，冰凉的海水、孤独的橡树和千年的古杉。我喜欢夜晚，当月亮从云中往下窥望时，海面就变得一片银白，象流动的牛奶一般。

斯大林在高加索一呆就是三个月。我欣喜地感觉到他对我已渐冷淡。但对我的监视仍在继续，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跟踪。由于这一原因，我拒绝给达维德·基克纳泽上课。

尼娜·贝利亚邀请我赴生日宴会。同她接过吻之后，我送给她一个水晶果盘和一个银制糖果盒。天性乐观，不知忧愁的齐阿乌列里踹到我面前：

"时光似水，日月如梭呀！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亲爱的，几日不见，恍若隔世。我前段时间忙着排摄《宣誓》。你已经看过我这部片子了吧？"

"很遗憾，我还没看您的《宣誓》。"

"我将努力弥补。这个休息日您就打电话给我！"

贝利亚走到我们跟前：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对您的行为感到满意。您做得对，没有首先给斯大林打电话。只是我们听说，他身边出现了一个陪他消磨时光的女人。告诉您，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被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妹妹罗莎·莫伊谢耶芙娜迷住了。这是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玩的把戏。但您用不着绝望，我们不会让您寂寞的！我可早有所闻，米沙·齐阿乌列里有能力改变任何一个女人！"

1947年

43

乌云弥漫，朝阳浸透了鲜血。

——电影《伊凡雷帝》的序言

2月17日，暴风雪席卷寒冷的莫斯科。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开始排练。我扮演玛丽娜·姆尼舍克。波斯克列贝舍夫突然来了，他心绪不佳，人也瘦了许多。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简直认不出您了。出了什么事？”

“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两个人安插到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身边，这是贝利亚干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只要一收到诽谤您的材料，就会立即烧得干干净净，连灰烬也不会给后人留下。”

“他们会不会是好人呢？”

波斯克列贝舍夫断断续续地笑了笑：

“请您记住，薇罗奇卡，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人，他们比老狼还坏。这个真理我可不止一次地给您讲过。”

波斯克列贝舍夫眯着眼，心满意足地喝下一杯浸泡过红辣椒的伏特加。

在去昆采沃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到那里后，胖胖的、皮肤白嫩的瓦列奇卡悄悄告诉我们：

“他们刚刚去了放演厅，说是今天要好好乐一乐，看看有关沙皇伊凡雷帝的电影。他叫您直接去那里。”

斯大林朝我笑了笑，以示欢迎。

“噢，迟到的旅行者，日子过得怎样？您可是音信渺无呀！”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巡回演出非常成功，但也非常想念莫斯科，想念剧院和朋友们。”

“我们的电影事业部部长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利沙科夫，含着眼泪央求我们说出对电影《伊凡雷帝》第二部的看法。为了做出客观的评价，我们将先重温一下第一部。”

观众中有：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格·费·亚历山德罗夫院士、莫洛托夫、塔尔列院士（他写过有关拿破仑和塔列兰的书）、爱森斯坦导演、伊凡雷帝的扮演者——演员尼古拉·切尔卡索夫。

很难看出斯大林对这部片子产生了什么印象。大家都急切地等待着他谈谈这位他最崇拜的沙皇。担任服务工作的瓦列奇卡端来了饮料、夹肉面包、甜点心、香烟、咖啡、茶、水果。

爱森斯坦那张瘦偻的脸神经质地抽动着。领袖们一言不发，静等斯大林开口，以便把握“正确的行动方针”。万事开头难嘛。从那不安的，转得飞快的眼睛看，斯大林已经注意到了战友们的犹豫不决，发现了这些常任盟友的动摇不定。这种哑谜使他非常开心。日丹诺夫的哮喘性咳嗽，终于把这群“乐天派”从麻木中惊醒过来。

爱森斯坦先开口，他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在于，他把影片拖得过长，人为地把第二部又分成了上下集。因此，影片所要反映的主要事件，即击溃立窝尼亚骑士团和打通俄国的出海口，没有进入第二部。在第二部的上下集之间，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过分突出了一些次要情节。

由于太激动，爱森斯坦难以说下去，于是，切尔卡索夫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片子可以修改，但为此必须大量砍掉已拍的部分，加拍立窝尼亚战争的场面。

"您对禁卫军的表现塑造得不正确，"斯大林对爱森斯坦说。"禁卫军是沙皇的军队。它同封建贵族的军队不一样，后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卷起自己的旗帜退出战斗。正是为了区别于这些军队，才建立了先进的正规军。在您的电影里，禁卫军官兵都象是些三K党徒。您所表现的沙皇也是优柔寡断的，好象哈姆雷特，总是要别人提醒他怎么做，而他自己却毫无主见。伊凡雷帝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不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祖国，使祖国避免外国的渗透。在这个方面，您对伊凡雷帝的表现是不正确的，有误差。彼得大帝堪称伟大的一国之君，但他把国门敞得太大，允许外国对俄国施加影响，在这方面，叶卡捷琳娜滑得更远。"

"爱森斯坦的伊凡雷帝活象个神经衰弱者，"日丹诺夫边咳边说。

莫洛托夫补充道：

"总的来看，问题在心理表现方面，过分强调了内心矛盾和个人感受。"

"塑造历史人物时，必须考虑到当时的习俗，"斯大林说。"第一部中伊凡雷帝同妻子接吻接了那么长时间，这是不真实的。那时候不允许这样做。"

"第二部中的场景全是些宫殿、拱门，"莫洛托夫说，"没有新鲜空气，没有莫斯科原野，也没有人民。不能仅仅表现宫庭中的阴谋。"

"伊凡雷帝是个很残忍的人，"斯大林继续说道。"表现他的残忍，这是可以的，但同时还应该表现出他为什么不得不成为一个残忍的沙皇。伊凡雷帝的错误之一在于，他没

有消灭掉剩下的五家大贵族，没有把铲除封建贵族的斗争进行到底。如果他这样做了，俄国就不会出现混乱时期。在这个问题上，上帝妨碍了伊凡雷帝，他每消灭一支贵族，接着就要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忏悔，去请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可当时的他本应该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我们虽然不是很好的基督徒，但不能反对基督教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这一事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俄国向西方靠拢，而不是向东方转向的重大转折。伊凡雷帝一摆脱鞑靼人的统治，就急于统一俄罗斯。”

爱森斯坦沮丧地说：

“在创制有关俄国复兴时期的电影时，我们极力想向观众展示的不是16世纪的风俗习惯，而是伊凡的‘国家主义思想’，即君主专制思想。我们的想法是，拔高雷帝形象，让他超越琐碎的非本质的特点，从而抓住这个人在历史作用中的伟大的悲剧性特征。影片的风格就源于此。”

爱森斯坦沉重地坐到了椅子上。斯大林锐利地扫视了一遍在场的人，说道：

“伊凡雷帝犯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错误，他对大贵族过于手软，杀得太少。同时，像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和费多尔·巴斯曼诺夫那样效忠于他的忠臣太少，你们呀，真的应当以这两个为榜样：勇敢无畏，为国家尽忠尽义。”斯大林瞥了贝利亚一眼。“现在，我们听听叶夫根尼·维克多罗维奇·塔尔列的意见吧。”

这位德高望重，多次荣获政府奖赏的科学院士，惊惧地看了看斯大林。他是不久前才从集中营释放出来的。斯大林赏识地朝他点了点头。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从历史的角度看，伊凡雷帝在那个复杂年代的所做所为是绝对正确的。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伊凡四世的统治是个良好的开端，16世纪中叶对于俄罗斯来讲是个大有希望的时期，而且这些希望完全具有实实在在的根基。在这一时期，文化繁荣，社会政治思想活跃，从而促进了国家的改革，印刷术的发展，俄国建筑史上的杰作——安西里升天大教堂的建成。喀山（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1556年）加入俄罗斯，从而为同东方各国发展贸易敞开了大门。还有许多事实证明，同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斗争有人民参加，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众所周知，在俄罗斯东部和南部边境上的征战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而辉煌的胜利则证明所有的牺牲都是有意义的，这就提高了年轻的伊凡沙皇的威望。”

切尔卡索夫知道斯大林很欣赏他的天才，便试图扭转谈话的方向，使之更接近电影，当然，他的目的是想让斯大林恩准继续修改这部影片。他很有信心地说道：

“批评是很有帮助的，普多夫金同样是在受到批评之后拍出了优秀影片《海军上将纳希莫夫》。我们确信自己不会干得比他差，因为我不仅在电影里，而且在舞台上也扮演过伊凡雷帝这个角色，我喜欢这个人物形象，并认为我们能够正确而合理地改编好剧本。”

爱森斯坦潸然泪下，他没有想到自己最好的朋友在这个时刻竟会挺身而出，拯救他那行将付之一炬的得意之作。

爱森斯坦站起来说：

“这里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修改电影的主要依据。”艺术大师的声音颤抖着，“当然，如果允许我们修改的话。”

斯大林很有份量地说道：

“要想理解伊凡雷帝所处的时代背景，就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他写给安德烈·库尔布斯基公爵的信，研究他的《寄语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以及他写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瑞典国王约翰三世、波兰国王巴托雷的信件。”

日丹诺夫开口道：

“我建议，把爱森斯坦同志撤下来，让伊万·佩里耶夫导演上，他的才干和能力都不差。”

贝利亚打断了他的话：

“为什么要佩里耶夫上？他的拖拉机手、饲养员、牧人等等早让人腻透了。我们有个擅长历史题材的大师——米哈伊尔·齐阿乌列里。”

每个人都提出了自己所喜爱的候选人。马林科夫也插进来说：

“从喜剧到悲剧仅一步之隔。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夫拍过《快乐的人们》、《大马戏团》等一系列好片子。同志们，能否让他冒险试一试《伊凡雷帝》的重拍呢？要知道，他这个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艺术领导人可不是冒牌货！”

斯大林白了他一眼，转身对我说：

“达维多娃同志，该您发言了。您是大剧院的台柱子，最优秀的女歌星，您创造过生活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妇女的形象。不要客气，也别管刚才大家都说了些什么，请您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在大剧院导演瓦格纳的歌剧《瓦尔基利亚》时，多么热情，多么入迷。他的这部

《伊凡雷帝》也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能够创作出这种作品的，我恐怕要说，只能是天才的艺术家，只能是艺术家兼思想家，艺术家兼创作者。我不是历史分析家，导演很可能确实犯了一些历史知识上的错误，但除了作者本身，还有谁能去改正这些错误呢？不论是佩里耶夫、齐阿乌列里还是亚历山德罗夫，他们都拍不出一部能同我们当代的天才艺术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相媲美的影片，尽管他们几位的天才也是毋庸置疑的。"

斯大林高兴地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是一个好同志！重拍《伊凡雷帝》第二部的任务，我们就交给爱森斯坦同志。"

爱森斯坦请问还有没有专门针对影片的指示。

"我不是给您下指示，"斯大林平静地说，"我是在发表观众意见。需要正确地和强有力地刻画历史人物。例如《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搞得非常出色。在把握住历史的时代风格的原则下，导演可以有所发挥，有所改变，可以不拘泥于史实。在第一部中，库尔布斯基是个很高尚的人。斯塔里茨基是个很好的公爵。而未来的沙皇则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这些情节是需要的。它们可以揭示出人的本质。对于演员来讲，最重要的莫过于能够再现艺术形象。这不，您就很精于此道"。他夸奖切尔卡索夫道。

我感到很幸福，因为谈话的气氛缓和了下来，它变得友好了。

44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终于拖得艺术大师筋疲力竭。有

关伊凡雷帝的题材，有关死刑、恐怖、叛变、严刑拷打的题材，是我们那个混乱年代里最敏感的问题。谢尔盖·爱森斯坦重新写了剧本。他忍受着心脏病的折磨，继续创作，这位大师在按领袖的指示执导时，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他所塑造的雷帝形象也正是斯大林的形象。爱森斯坦在致力于拍片的同时，还构思着以莎士比亚为题材的片子。1948年2月10日夜间，伟大的艺术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两天，人们纷纷涌向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交响乐队不停地演奏着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西徐亚人》。音乐师们泪如泉涌，他们也是《伊凡雷帝》的参加者。后来，爱森斯坦的遗体被移到电影工作者之家。那些不久前还在向他泼污水的家伙，如佩里耶夫、齐阿乌列里、格拉西莫夫、破锣嗓子顿斯科伊等，也恬不知耻地立在守灵队伍之中。经过解剖，医生们发现艺术大师的心脏已经破裂。它是在日以继夜的紧张的脑力和体力活动中衰竭的。我为此感到悲伤，震惊。尽管人们为死者讲了那么多好话，但死者未必需要。好话是不能使人死而复生的。

45

……斩断与家族的联系，忘掉亲生父母，忠实朋友 同胞兄弟……”

——电影《伊凡雷帝》中费多尔·巴斯马诺夫的誓言

对叛徒和恶棍必须以牙还牙，碎尸万段！

所有上层人物都没想到，善于保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布尔加宁会登上国防部长的宝座。仍旧钟情于我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对我说：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极少见的人物。您想，薇罗奇卡，他从来都没跌过跤子，可正因为自己一帆风顺，他比任何人都谨小慎微。他父亲是个富有的贵族，世袭地主。母亲同样出身豪门，而且那老太婆在沙皇时代还是宫庭中的女官。布尔加宁出生于1895年，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当过五年侦察员。捷尔任斯基很欣赏他，很满意这个青年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并经常对他说：

"'我真不明白，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您这些本事是从哪儿来的？您简直是天生的机关工作人员。'

"布尔加宁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举止文雅，性格文静，从来没有吼叫过，也从来不提高嗓门讲话。当他宣判死刑时，他总是难过地垂下眼睛，象是道歉一样对必将一死的人说：

"'敬请原谅，宣布您死刑的不是我，而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工农政权。'

"在部队里作战时，他的表现可糟透了，"波斯克列贝舍夫哈哈地笑了起来。"时间将表明，他是怎样一个国防部长。他也免不了有些不良嗜好。每天都要沾点儿酒，而且肯定不止喝一次。星期六和星期天喜欢玩纸牌，对姑娘嘛，这匹撑饱了的公马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他喜欢乳房大的、漂亮的，但很有节制，不愿'宝刀'早钝。我们掌握了有关他

的大量材料，我想，斯大林很快就会结果这个畜牲，机关必须更新。”

醉熏熏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把什么话都掏了出来：

“有一次，我们把茨冈剧团的一个女演员安插到了他的身边，使那姑娘成了他的情人。其实，那女人早就在为我们服务，为了钱，她总是愿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现在，他已经被我们捏在这儿了！”波斯克列贝舍夫把长满棕红汗毛的拳头举起来摇了摇，然后又慢慢地松开了拳头。“布尔加什卡，他现在可不敢跟我们作对了，但是，如果那个娼妇敢摇身一变，倒向他那一方，那她就决不会有好下场，我们要让她爹妈都来不及叫一声就到阴间去报到。那时，我们就要下令把那茨冈美人扼死在国防部长的床上，即使她没生病也办得到，只需把加了蜜的甜甜的药粉洒在茶里或咖啡里就行了。许多科学家、药剂师、有经验的老江湖以及民间的发明家早就制造出了一些药片，人们只须从这种药上掐下芝麻粒大的一点放进汤里或果汁里，一个人就……完了。就死了……。解剖也没有用。解剖医生只能写上：死于心脏病发作……”

我惊恐地听完了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半个主人的酒话，然后很自然地转到了另一个话题：

“告诉我，约瑟夫·维萨奥诺维奇是否完全被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妹妹迷住了？”

的指示，建议卡冈诺维奇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斯大林。他们确信这一手腕定能成功，那时，这个小集团就将完全把斯大林控制在手中。任何童话都还有个引子。三人帮说服了罗莎。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盛大宴会上，斯大林注意到了罗莎。我和马林科夫成功地录下了贝利亚在自己家里同莫洛托夫进行的一次阴谋谈话。罗莎现在每周去见一次斯大林。三人帮一心希望她能怀孕，可我们却紧紧盯住了这个大鼻子丑八怪，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就要强迫拉她去医院打胎。到那里再找个借口宰了这条可恶的母狗。”波斯克列贝舍夫知道我会保持缄默，便继续说道：“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是个狡猾的犹太佬。在斯大林身边稳坐了几十年。他还自认为是个清白人。可如果从旁边看一看，他难道不是个两面派吗？所有这帮寄生虫都总是标榜自己出身工农，可他的爹，莫伊塞·卡冈，却是个专为人拉皮条的犹太佬。整天戴着顶小圆帽，而拉扎尔从小就为他跑腿。而且他没受过任何教育，现在却混成了一个大权在握的部长！薇罗奇卡，请耐着性子听，让我把这些上级任命的混蛋的情况全讲给您听。这个狼狈为奸的小集团最喜欢的就是奖赏。小不点儿布尔加宁当上了元帅，这可叫人笑掉大牙！瞧他那鼻子，简直成了伏特加渍小黄瓜！凸眼睛的贝利亚成了元帅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连拉扎尔也成了英雄！而我呢，说句得罪人的话，什么也没捞到，像个该死的犯人，一天到晚地卖力，这就是他妈的公正……”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国家什么时刻才能建成共产主义呢？”

“等我们到了阴间，共产主义就建成了，那里人人平

等 不管你是死囚，还是刽子手……"

46

达维德·基克纳泽开始光顾我家。这年轻人高高兴兴地干着我要他干的任何一件事，那怕最微不足道的事。他并不要求任何报答，只是默默地，长时间地注视着我。达维德从来也没对我提出任何问题。

我们曾坐汽车到郊外散过一次步。那天，当汽车开到很远的莫斯科郊外的特罗伊兹克村时，夜幕已经降临。月光照亮了教堂。看门人发现了我们，他是个头发灰白的小老头儿。

"不准进入上帝的殿堂！"他用假声说道，两道灰白的眉毛高高扬起，样子颇为严肃。接着，他迈着碎步，急急忙忙地跟在我们后面。"我看出你们不是普通人，"他摇了摇头发灰白的小脑袋，"就这样吧，我让你们看看教堂，要不就看不到了，因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这教堂就要拆了，或被改成仓库。现在，很多教堂都已经被用来存放木材了。"

因年代久远，教堂的四壁已经裂口，但墙上那黄橙橙的颜色却清晰地显示出丰富多彩的白玉装饰图案。教堂里残留着镀金圣像壁雕，可以看出，这些壁雕曾经一直延伸到拱顶。特罗伊兹—雷科夫教堂是古罗斯留下的最后一批遗迹之一。是古罗斯的最后杰作。健谈的小老头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是个神职人员，就在这座教堂里供职，他能在动乱年代侥幸地活下来，完全出于偶然。

"如果不嫌弃的话，善良的同志们，请到寒舍喝杯蜂蜜

茶。”这位过去的神甫，现在的看门人邀请我们道。

房子很小。一位干干净净的小老太婆用惊喜的目光欢迎我们的来访。显然，他们这里很少有人光顾。她把双手仔细地在油污的围裙上擦了擦。不一会儿，桌上出现了一小瓶伏特加、一碟盐黄瓜、一木钵渍番茄，还有散发着家庭温暖的烤面包、蜂蜜、盛着鲜牛奶的瓦罐。老婆婆郑重其事地把烧木碳的茶炊也端上了桌子。我不禁想道，为什么在这座低矮的，神话般的小屋里，在这座半截已埋进土里小的小木房里，我会感到这么安宁，这么舒畅？如果这一切永远持续下去呢？有时候，想入非非，把一切存在理想化，真是莫大的快乐。

小老头用一把大钥匙打开了一把生了锈的挂锁。然后用双手揭开了老式的铁皮箱子的箱盖，里面装满了古老的圣像和折叠圣像。

“我们是圣像画家罗科沃洛夫的后代，”他骄傲地说道。“曾祖父、祖父、父亲，全是画圣像的。这些圣像已经保存多年了。现在不能把圣像给人看。它们给人带来的并不总是好运气，有时会使人倒霉。我有一个朋友，是个修士，一辈子都住在修道院里，现在住在佩乔雷修道院。由于受了惩罚，他被人从扎戈尔斯克的大修道院里赶了出来，被发配去了普斯科夫的佩乔雷修道院。这可是个好人啊。当他还有力气的时候，经常来我家做客。把所有的圣像都摆开，怎么也看不够。那人多聪明呀，可以准确无误地确定哪幅像是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连画师的姓名也清清楚楚。”

我小声问道：

“纳法纳伊尔修士还活着吗？”

小老头警惕起来：

“您怎么认识他？您是凡尘中的小姐，跟上帝的人会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与纳法纳伊尔修士有过几面之交。请您相信，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您有没有关于他的什么消息？”

“一个月以前，几位虔诚的朝圣者从那里回来说。他病得很严重，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

“能让我进修道院去探望纳法纳伊尔修士吗？”

小老头儿狡黠地挤了挤眼睛：

“修道院里有个修士叫哈尔拉姆皮，他是修道院长的右手。您可以悄悄地对他说，但注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就说特罗茨克村的格里戈里老爹爹和阿格里平娜·谢苗诺夫娜老妈妈派你前去向他问好。我同他就象亲兄弟一样。小姐，上帝保佑您，在修道院长，特别是在旁人面前不要说漏了嘴，否则要吃苦头的。”

我们本想酬谢善良的老人，却被拒绝了。

“请原谅我，小姐，还有您，好心的同志先生，莫非我们像讨饭的江湖艺人？实在太感谢你们了，可我们不需要施舍。欢迎光临，我们的心永远为善良人开放。”

在同我分手时，达维德·基克纳泽说：

“谢谢您，为了这不同寻常的夜晚，我将急切地盼望着再有一个这样的晚上。”

走上楼梯回宿舍时，我回想起了[illegible]

47

斯大林召我去克里姆林宫。他魂不守舍。一种奇怪的不舒服感折磨着他。我刚进门，他就恶狠狠地嚷道：

"您不得了啦！莫名其妙地骄傲起来了！开始甩我们啦！"我没开腔，静听着沙皇老师的训斥。"您不来看我们，反倒跑去泡图书馆，逛博物馆，游教堂！"

"亲爱的，别发火，我们剧团正在排练您最喜欢的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我演玛丽娅·姆尼舍克。为了真实地演好这个诡计多端的波兰女人，我必须研究时代背景。"

斯大林的气消了，他那憔悴的、长满老年斑的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

"我们还以为您彻底把我们忘了！似乎老斯大林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了。"

波斯克列贝舍夫从门外伸进头来，他歉意地眨了眨眼睛，说道：

"大牧首阿列克塞在接待室等您接见。"

"把他带到圣母大教堂，我们马上去那儿。"

我们穿过灯火通明的地下通道到了圣母大教堂。以弗拉西克为首的全副武装的卫队伴随着我们。离我们不远，懒洋洋地跟着一群心宽体胖的将军。

斯大林走向大牧首，握住了后者的手。老人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小声说：

"真好哇，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还没有忘记上

祈！”

我走到一边，以免影响他们谈话，可谈话声却自动地向我耳朵里灌，每句话都听得非常清楚。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必须休息。”全俄大牧首的声音很甜，象在对小孩儿说话。

斯大林胸中爆发出沉闷的喘息声。

“我同魔鬼战斗，已筋疲力尽。”斯大林向阿列克塞大牧首诉苦道。“您一定能理解，俄罗斯巨大无比，而我只有一个人。”

“现在，对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大牧首阿克列塞小声地开导说。他看上去是那么文雅。“别忘了上帝，要经常祈祷，到时您就将知道上帝的伟大。”

“请多来看我们！“斯大林请求道。“我们永远欢迎您。”

“哎，不知不觉之中，人已经老了，走动也吃力，两腿特别沉重。”

“我们给您辆新车。俄国大牧首应该要啥有啥，应有尽有。”斯大林很有份量地说道。

洞察力很强的斯大林看出，阿列克塞大牧首的话还没有说完。

“神圣的大牧首，您还想说什么或有什么要求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能否在俄国重新开放一些教堂？没有我们的上帝，俄国人民很难生活。”

“我们将研究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吗？”斯大林疲倦地问道。

大牧首明显地犹豫了一会儿，才把自己来克里姆林宫晋

见斯大林的首要问题提了出来：

“在莫斯科郊外的小城扎戈尔斯克，有一座谢尔吉圣三大修道院。它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人们至今对它念念不忘。沙皇伊凡雷帝和鲍里斯·戈东诺夫都去过那里，彼得大帝也曾去那里朝拜、祈祷，请求上帝宽恕他生下了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可怜的阿列克谢王子。”

“别绕圈子了，大牧首，说吧，你需要什么？”斯大林打断了大牧首的话。

“大修道院是俄罗斯大地的骄傲，可整个扎戈尔斯克城却破烂不堪。”

斯大林勃然大怒：

“圣明的阿列克塞大牧首，请您不要多管闲事。您应该祈祷，开导人们的聪明才智，而国家在什么地方搞什么建设的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用不着东正教来干涉。”

俄国最高宗教领袖遭到这一番羞辱之后，立即站了起来，没打招呼，便向出口走去。斯大林拦住了他的去路：

“请原谅，阿列克塞，”他很吃力地说，“教会不能干涉俄国的城市建设。我们也不会来教您怎样举行宗教仪式。”

“告别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大牧首说道。

斯大林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瞧，一个好老头儿，聪明的老头儿！值得尊敬，祝他长寿，应该给他一枚列宁勋章。”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坐到了沙皇的宝座上。然后，戴上了沙皇的金冠，金冠镶着贵重宝石和一个十字架，并饰着紫貂毛，接着又握住缀满宝石的沉重的帝国权杖。我第一次

看见打扮成这样的他。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非常适合这身装束！穿上他，你简直成了真正的沙皇！"

"到我身边来，薇罗奇卡！"他小声说道。

我慢慢走向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我听候您的吩咐！"

"坐在我身边，这里有皇后的位置。"

我不能不服从。

"戴上桂冠，现在，你可以演好玛丽娜·姆尼舍克了。瞧，没有导演我们也能排演。"

晚上，我们回到他最喜欢的昆采沃。他不想吃晚饭，在他的话音里，我听出了抱怨的情绪：

"我身体不舒服，心脏象是被什么重物压迫着。夜里根本无法睡觉，光做恶梦，这可是不祥的预兆。那些血淋淋的恶梦白天黑夜都缠着我。跟你在一起，薇罗奇卡，我才会感到轻松一些，让我睡到你身边……"

48

达维德·基克纳泽送来一大篮茂盛的鲜花。我为此责备他道：

"我可不好意思接受您的花！"

"薇拉·亚历山德罗娜，这点小意思算什么，快别说了。一小时后贝利亚同志要见您，我开车送您到他的别墅。"

"这可不行！剧团定了今晚排练，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就

要让广播电台录音。为了我还专门请来了交响乐队。”

“那好，我打电话告诉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打过电话后，他说：“贝利亚同志很不满意我，他说，如果我不能说服您，就说明我不是好工作人员。他命令我一步不挪地跟着您。夜里排练结束之后，您还是得去他那里。”

我弄不清楚，这个达维德究竟效忠于谁，是贝利亚还是我。这个问题相当微妙，我必须考验一下我的朋友。

“达维德，您为什么需要我的友谊呢？”我故意问他。

基克纳泽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吻了吻我的手。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听过您的许多歌剧，您的演技、嗓子、您塑造的角色，使我产生过许许多多的联想。过去，我的生活无忧无虑，从没想到过今天应该有什么新的东西，明天又应该怎样有意义地度过。我就像螺陀一样，在人生的漩涡中拼命旋转。允许我默默地崇拜您吗？”

“达维德，您那纯真的感情令我感动，但您的这种冒险代价太大！在您的生活道路上，还将有许多急转弯、暗礁、无形的陷井，您将不得不去战胜这一切！”

“即使在最险恶的决斗中，我也能捍卫我们的友谊，对它，我想称之为神圣的友谊。”年轻人充满激情地说道。

“但是，除了凛冽的刺骨寒风之外，还有一些凶狠的、贪婪的、残忍的小人。他们将千方百计地阻止您。为了战胜他们，必须要有外交家的敏锐、政治家的智慧和随机应变。”

“我将努力实现您对我的希望。”

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行字：“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是我的亲叔叔。齐阿乌列里爹想把您搞到手。如果您不狠狠

地给他一击，他将一直纠缠下去。”

我不能这么快就相信这个我刚刚认识不久的达维德·基克纳泽。

49

贝利亚请我共进晚餐。担任服务员的，全是些年青漂亮的姑娘。

“我就喜欢鲜嫩的、贞洁的少女，”贝利亚笑着说道，同时从玻璃杯中呷着亚美尼亚白兰地。“您能来，我很高兴。请别脸红，我的恭维话与您无关。”他把房门关死，吩咐副官不得放任何人进来。“一个人故意食言可不太好哇。”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

“与革命的战略家谈了整整一夜，却不向我们漏一言半语，这不是食言吗？而我与您却是有言在先的，记得吗？”

贝利亚的眼珠转动起来，吓得我脸色发青。我的恐惧使他感到了满足。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斯大林同志与您谈过些什么？他可是聪明人中最聪明的哟。他是怎么叫您跪着让他享受的？是在地毯上还是在床上？坦率地说吧，他还有这个能力吗？我们都是自己人，在我们面前别不好意思！”

“对这样的问题，我拒绝回答。我可以走了吗？”

贝利亚猥亵地笑了两声，咬牙切齿地说：

“请别把自己打扮成贞洁的太太。”

我惊慌地望着这个折磨我的人。贝利亚按了按铃，萨尔基索夫走了进来。

“齐阿乌列里导演在哪里？”贝利亚问。

“正在办进门的手续。”

齐阿乌列里身穿雅致的外国西服走了进来。他同贝利亚握手问好之后就用格鲁吉亚语交谈了几句，然后对我说：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今天是我的命名日，别墅里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可以过一个欢快的夜晚。茨冈歌手、情歌手、吉他手、焰火、半裸的美女，将使我们的心感到欢乐。对此您有什么意见呢？”

“我明天很忙，有两场排练和一次演出。”

“毫无办法，艺术也得作出牺牲。”贝利亚固执地说。

50

几个少女身着薄如蝉翼的半透明服装，端来了饮料、食物、水果和甜点心。她们的表情、她们那低垂的目光和强装的笑容告诉我，她们是处于女奴兼妻妾的地位。

贝利亚、齐阿乌列里、达维德·基克纳泽、科务洛夫都穿着东方的丝绸长袍。

贝利亚拍了拍巴掌，大厅里出现了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枯瘦的人。他是主持者。

“把茨冈人叫上来！把其中的老头老太婆全打发去挺尸！”

一群热情洋溢的年轻的茨冈姑娘在啸叫声和口哨声中载歌载舞地跑了进来。

“我们为什么要看她们的长裙？”贝利亚不满意地摇着头说道。“长长短短的裙子我们在家里已经看腻了。”

歌声和舞蹈中断了。身材颀长的黑眼睛美女奥莉加走到贝利亚跟前说：

“应该先好好招待一下演员们，赏他们一点钱，然后我们才好讨您的欢心，让您满足得全身出汗。”

茨冈人被带到食堂去了，那里为他们摆好了饭菜。贝利亚把一个钱包递给瑟克纳泽。茨冈们开始争吵，每个人都想拿到自己那一份。不幸的人们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带进了狼巢虎穴。

茨冈姑娘们疯狂地跳起了飞旋的舞蹈。酒精使她们心中燃烧起热情的火焰。一个名叫吉塔娜的16岁少女活泼地跑到大厅中央。吉他和曼陀拉琴弹出了悦耳的音乐，老式小提琴也如悲如泣地响了起来。为了得到最多的赏钱，吉塔娜一丝不挂地跳起了舞。少女的乳房高耸着。她那樱桃般的、稍微有点厚的嘴唇放着光彩。贝利亚毫不掩饰地用色迷迷的眼光死死盯住这个漂亮的少女。舞蹈结束后，他把姑娘唤到跟前：

“跟我走，美人，我要送你一件神奇的礼物！你的女伴和男伴都会羡慕你的。”

姑娘信任地看了看这位富有的、喜笑颜开的主人。对他的神通广大，姑娘还不曾有丝毫概念。

“只是我要穿上衣服，不穿不方便，跳舞是另一回事。”

贝利亚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

“穿衣服干什么？走，这样最好！”

他紧紧地抓住吉塔娜的手，把她拖走了。他们身后的门刚一关上，一位名叫莉扎的姑娘就衣衫不整地跑进了大厅，

惊恐地拼命喊道：

"我的妹妹在哪儿？吉塔娜在哪儿？那个眼镜把她带到哪儿去了？"

大厅里出现了死一般的沉寂。齐阿乌列里赶紧下令跳舞和唱歌。这位苏联人民演员当然知道他的朋友、贝利亚元帅将16岁的茨冈少女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四十多分钟后，吉塔娜出现了。她脸色惨白，全身哆嗦，流着眼泪。她脖子上挂着一根闪闪发光的钻石金项链。镶在金子上的红宝石看上去就象点点血斑。茨冈人全都围了上去，他们对被侮辱者的模样不感兴趣。一个个全用贪婪的、忌妒的目光盯着那昂贵的礼物。他们还以为那仅仅是姑娘跳了一个热情的舞蹈得来的。

贝利亚气势汹汹地从旁门走进大厅。吉塔娜立即跑到他面前，咽着泪拼命地大声骂道：

"你这个该死的豺狼；我父亲早晚要宰了你！你活不了啦，坏蛋！"

基克纳泽试图用手捂住姑娘的嘴，但已经晚了。贝利亚吼叫道：

"把这些该死的茨冈全关起来！把这些妓女的牙齿全拔光！用鞭子给我狠狠地抽！让女人们尝几天饿肚子的滋味，然后全部送到集中营！"

为了让受了"委屈"的领袖高兴起来，又专门请来了一批芭蕾舞女演员。其中有些姑娘我认识，她们是芭蕾舞学校高年级的学生。

齐阿乌列里那贪婪的目光盯住了一个16岁的、大腿很粗的金发女郎。贝利亚发现了他的目光，笑着道：

"米沙，让我们抽签，看谁第一个上，好吗？"

齐阿乌列里同意了。他用长满汗毛的大拳头捏住一根火柴，然后让贝利亚猜在哪只手上。贝利亚赢了，发出一阵胜利者的咆哮。

"下面还有最困难的一关，看您如何说服美人。"

贝利亚把姑娘叫到跟前。

"你叫什么名字，美人。"

"玛莎·拉季娜。"

"住在哪儿呀？"

"集体宿舍。"

"如果我一星期后让你搬进两间一套，设备齐全的单元宿舍，你怎么报答我？"

"那时我将好好地吻您几下。"

"你会吻人吗？"

姑娘脸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可这红晕使她看上去更加妩媚动人。

"既然脸都红了，说明你说的是实话。可我们还必须检验一下你的话？"贝利亚毫不放松。

羞涩的玛莎并没有惊慌失措。

"房子都还没有，您想预支我的吻吗？"

贝利亚，齐阿乌列里，基克纳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马上给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写封信，"贝利亚对达维德说，"请他一周内为玛申卡·拉季娜找一套住房。并从我们的储备中给她安一部电话。"

姑娘飞向贝利亚，张开天鹅翅膀般的双臂搂住他那公牛般的脖子，把鲜艳而成熟的嘴唇久久地诱人地紧贴在他的嘴

上。然后，她说："我想，拉甫连季·巴甫洛维奇，您说的一定是实话，对吧？"

51

为庆祝十月革命30周年，大剧院准备了瓦诺·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其情节发生在1919年的北高加索。它歌颂的是国内战争中的英雄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的事迹……也就是那个于1937年2月18日在莫斯科家中自杀身亡的重工业人民委员。作为斯大林的密友，谢尔哥早就预感到自己已经大难临头。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叶若夫就拿着搜查证和为奥尔忠尼启则预备的手枪，冲进了已故人民委员的住宅。

在气炉烤箱里，谢尔哥留下了一纸遗书，上面写道："再也不能相信斯大林。他在扼杀布尔什维克党。这个人已丧尽天良。列宁并非自然死亡。如果不除掉斯大林，俄罗斯就将灭亡，他正在把它往血海中赶。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1937年2月18日于莫斯科。"

人们告诉我，"钢铁人民委员"谢尔哥同志曾让北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经历过"火与剑的洗礼"。在经过他那强盗般的袭击之后，那里留下的是焚毁的房室、哭泣的寡妇、不幸而饥饿的孤儿。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曾灭绝了一个又一个村庄。难怪老人们称奥塞梯的河是一条永不干涸的泪河。

"我们至今都记得那个很会同儿童和妇女作战的人。他的名字我们国家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诅咒他这个小人的一

切。"

当我把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消息告诉给我的一位同事，一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著名演员时，他则意味深长地说道：

"他做得正确，应该主动地去自杀。这一行动中具有很深的意义。当我的家乡弗拉季高加索改名为奥尔忠尼启则时，人们整整一个星期拒绝上班。为此，从整个高加索调来了大批军队。普通百姓抵挡不住武装力量……"

歌剧给人的印象是沉重的。第一幕后，礼堂就空了一半。斯大林委托日丹诺夫准备例行命令。

52

我去普斯科夫参加了两场音乐会。趁此机会乘出租车去了趟佩切尔斯克修道院。我的朋友纳法纳伊尔修士已经去世。在几位干活的修士的指点下，我来到他那只立了根普通木头十字架的墓前。我请来神甫为他念了安魂祈祷文，并慷慨地给了前来帮忙的修士们不少钱，另外，还给他们留下一笔钱，请他们为我的朋友立个碑。

众所周知，在音乐会上，独唱演员不应该讲话，更不能讲没经过任何批准的话。可我擅自打破了这一传统。我走到照明灯前，说道：

"我把自己在普斯科夫的音乐会献给我的结拜兄弟纳法纳伊尔，以表示对他的永久的怀念……"

为此，日丹诺夫把我叫去训话。这个肥胖虚肿的哮喘病者，唾沫四溅地狠狠地说道：

"达维多娃同志，您破了规矩。谁允许您在舞台上去谈

一个叫纳法纳伊尔的肮脏修士？而且怎么能称他是结拜兄弟：因为这一无组织无纪律行动，我们不得不对您提出严重警告！”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纳法纳伊尔修士是最干净、最纯洁的俄罗斯人之一。我不能允许您侮辱他的名声。”

火冒三丈的日丹诺夫咳嗽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似乎马上就要爆炸了。他喘过气来后，又闷声闷气地喊叫道：

“普斯科夫这件事不会轻易饶了您！达维多娃，您等着瞧，我们要处分您！”

在走廊上，我遇见了马林科夫。他请我去他办公室坐一会儿。我对他讲了纳法纳伊尔，讲了普斯科夫的音乐会，以及日丹诺夫的谈话。

马林科夫皱着眉头，冷笑了一下：

“您用不着害怕，很遗憾，日丹诺夫同志注定要完蛋，他支持不了多久了。”接着，他又问：“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什么时候可以拜访您？”

我干脆地答道：

“我将很高兴您随时光临。”

生活在继续。

渐入老境的领袖们紧紧地抓住救命的权力不放。要知道，他们中间谁也没有真正的本事，任何时候都没干工作。镰刀和斧头完全成了他们明争暗斗的武器。日子过得越久，我就越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多么渺小，多么肮脏，多么庸俗，多么下贱。

1948年

53

款伟大，款渺小——
不折不扣，自有公道。
这个世界上有两道大门，
一道连接生命，
一道通向死亡。

——尤谢夫·巴拉萨吉尼

马林科夫约我见面，地点是我曾经去过的一幢“别致的小屋”，位于沃罗弗斯克大街。在我没看见他的这段日子里，他更加发福了。马林科夫兴高采烈地迎接了我。

“瞧。房檐下那辆轿车里有送给您的小礼物：一篮鲜花、甜点心、法国名酒和各种精美食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薇罗奇卡，您好象特别爱吃鲑鱼、鱼子、干咸鱼脊肉、闪光鲟鱼，对吗？”

“谢谢，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我可真有点受宠若惊，希望您送这些礼物是出于好心。”

“既是出于好心，也是出于真心。薇罗奇卡，我俩好久没在一起了，有个问题令我心神不定：您的心是不是永远对我关闭了？请原谅，我可是个纠缠不休的人！”

“亲爱的，您将再次使我进退维谷。我无法挣脱这个封闭的圈子。一个有名的崇拜者正在死去，而在他的位置上，

却象雨后春笋一样，冒出了两个新的崇拜者，两个领袖或半个领袖。您很清楚，衰老的斯大林至今也没忘掉我。"

马林科夫暴跳如雷：

"总有那么一天，我会比您更加仇恨他！"

"还有，维辛斯基每个星期都要打来电话，这条肥猪还没死心；那个死乞白赖的骑兵布琼尼也还在用明信片给我寄飞吻；不久前在招待会上遇到伏罗希洛夫，他居然又邀请我去他别墅做客；莫洛托夫也在彬彬有礼地向我献殷勤；卡冈诺维奇约我去他家，说是他妻子疗养去了，要呆两个月；昨天，那个纠缠不休的赫鲁晓夫又想到了我。您说，在这种环境下怎么生活？怎样才能摆脱男人们这种令人讨厌的追求？在我的生活道路上，站着贝利亚、梅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谢罗夫、齐阿乌列里，我敢忘掉这一切的一切吗???"

"您是对的，薇罗奇卡！要想给政府里的这些公马套上嚼笼头，实在不容易，而要把他们赶进马厩，那就更困难了。这可真是扑不灭的火焰啊！目前，日丹诺夫对我们的妨碍太大，但我们很快就会搬掉他的。当然，要收拾贝利亚也不容易，至于齐阿乌列里，不过是贝利亚的一条发着臭味的走狗。请您忍耐一下，他们很快就会完蛋，其下场将是可悲的、无情的。我将亲手把绞绳套在他们那肥脖子上。至于其他那些溜须拍马的家伙，成不了什么气候。"马林科夫喝干一杯浓茶，继续说道："咱们的这种幽会实在难得，令人销魂。可幽会一结束，留下的就只有充满痛苦的幻想，因为一切都结束了，又得重新拿出忍耐力去等待恩赐……不，我要天天伴陪您，夜夜抚摸您……对我来讲，您永远都是那么新鲜，那么迷人，那么娇艳，那么美好，我相信，当人们真心

相爱时，那深沉而真切的爱情会帮助他们战胜一切不幸和痛苦。”

“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阿诺维奇，在您有自己的家室，有自己的妻子儿女的情况下，我怎么能答应您呢？再说，我也有个丈夫，要同他离婚并非易事。而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斯大林！”

“我知道您很难说‘同意’二字，但我能对此抱有希望吗？”

“到9月份我就42岁了，您还需要我吗？”

“是的，薇罗奇卡，我需要！”马林科夫异常激动的嗫嚅道。

“既然如此，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只要是希望，永远不会迟！”

幸福的马林科夫把我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大剧院首演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一举成功。斯大林颇感满意，演出结束后，他说：

“建议授予斯大林奖金……”

斯大林召见我的次数越来越少，他有别的事情要干。他开始经常生病。他的孩子们也长大了，对他们，我几乎没听他说起过。领袖们和“人民”正在为隆重庆贺他的七十大寿做准备。

8月31日，日丹诺夫“猝然”去世，尽管三天前我还在一次招待会上看见过他。我不禁想起了马林科夫的话。现在，三人帮——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终于摆脱了自己的首要政敌。但他们之间又出现了“谁挤掉谁”的斗争。斯大林极度悲伤，因为他很喜欢日丹诺夫。他的女儿斯

维特兰娜嫁给了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贝利亚整天忙于争权夺利，把我忘在了脑后。马林科夫又帮助我甩掉了贝利亚的朋友齐阿乌列里。

我去了一趟伊朗和匈牙利，去访问演出。在波斯，我为斯大林买了两件漂亮的长袍。他收下了礼物，却并没有特别高兴的表示。对我出国演出的所见所闻，他也第一次失去了兴趣。在他那日渐暗淡的眼睛里，出现了不闻世事，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神情。

1949年

54

他开始走上生活之路，但刚迈出头几步，就暴露出了他后来带入了坟墓的那些主要特征。21岁时，他在道德上就已完全成熟，活象个84岁的老人。心灵是那么干枯，心肠是那么冷酷，对一切无关他个人利益的事物是那么冷漠无情；对周围的一切人，他抱着同样绝对的，彻头彻尾的非道德主义态度；把傻瓜当作奴仆，把智者和强者当作战友，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他的工具；如果你是聪明，那你就要永远同猛兽结伴，而不要与祭品为伍，要鄙视失败者，崇拜征服者！

——叶·塔尔列：《塔列兰》

斯大林的性格在变，变得很快，一个小时一个样儿。谁

也不知道一分钟后他会冒出些什么念头。他走马灯似地撤换各个部的部长，不相信任何人，认为每个人都企图欺骗他。莫洛托夫也开始倒霉，他的外交部长的交椅被维辛斯基夺了过去。斯大林的秘书处里出现了两个新人：脸色阴沉性格冷酷的切斯诺科夫和安德里阿诺夫，他们分别是贝利和亚马林科夫的心腹。安德里阿诺夫发育不良，两眼呆板无神，因而得了个“小锡兵儿”的绰号。对波斯克列贝舍夫，贝利亚派人制造了两次车祸，可他却奇迹般地躲过了死神。贝利亚下令把没完成任务的“恐怖分子”枪毙了。

我因扮演玛丽娜·姆居舍克而获得了斯大林奖金。我给斯大林打电话，想感谢他，可等了半小时才打通。最后终于听见了他那老年人的有气无力的声音：

“你想干什么？为什么打搅我？我们不需要虚情假意的感谢之辞。怎么，得了奖金，要说声谢谢？赶快住嘴，再也别来迷惑人，你这个荒淫无耻的婆娘！”

马林科夫寄来了参加斯大林七十大寿的庆贺宴会的请帖。盛大的祝寿会于12月20日在大剧院召开。克里姆林宫内则大摆宴席，赴宴者多达万人。在餐桌边，我看见了斯大林。我觉得他并无特别高兴之情，似乎对一切都没有兴趣。

斯大林总是能够记住一切，他故意吩咐手下人，把他的那些“退役”情妇都请进了克里姆林宫。罗莎·卡冈诺维奇、瓦列丽亚·巴尔索娃、勃罗尼斯拉娃·兹拉托戈罗娃、娜塔莉娅·什皮勒、奥尔加·列佩申斯卡娅、玛丽娜·谢苗诺娃、瓦列奇卡·伊斯托米娜等人，围在同一张餐桌旁，轻声细语地交谈着，很像一群“好朋友”。我坐在波斯克列贝舍夫旁边，他神色黯然，因失去了娇妻而默默流泪。他妻子

最大的不幸在于，她是托洛茨基之妻娜杰日达·谢多娃的妹妹。用贝利亚的话说，她已被“错误地”枪毙了。

为了给万寿无疆的领袖和导师祝寿，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工厂矿山、大中小学校、民警部门、商业部门、幼教部门、集中营管理机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托拉斯、工业管理局、博物馆和监狱、剧团和部队、作家和艺术家团体，用火车、飞机、轮船、潜水艇送来了成长上万件礼物，其价值根本无法估计。在“伟大的独裁者”面前，各国共产党自然也不愿欠下“人情帐”。连毛泽东也专程前来莫斯科晋见斯大林，他们两人紧紧地手拉着手，长时间地亲吻、拥抱。

在所有人当中，给“最敬爱最善良的”斯大林送礼纳贡最多的人，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所以。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得到了斯大林的恩准，永远留在了莫斯科。斯大林对他说：

“你是个好人，已经游荡够了。你将担任党中央书记。”

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宠若惊的尼基塔·赫鲁晓夫，竟流着廉价的伤心泪，感情丰富地躬身吻了“万寿无疆者”的手，又去吻他那布满老年斑的脸。

革命纪念馆的展厅，被腾出来摆放送给斯大林的生日礼物。根据命令，莫斯科市民们必须前去参观这些五花八门的贡品，尽管他们不得不为此排上几个小时的队。

1950年

4月13日，大剧院上演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叛

乱》。演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为写这部歌剧，穆索尔斯基献出了自己最后八年的生命。但他没来得及将它改编成乐队演奏曲，这些最后的工作是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完成的。穆索尔斯基之所以能产生创作这一歌剧的想法，还应归功于他的朋友兼崇拜者，著名的音乐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

斯大林把主要演员请进了政府包厢，他的话讲得很慢，艰难地挑选着字眼。突然，我听到了他的恭维话：

"达维多娃同志，我们认识您已经多年了，可您还是这么漂亮，这么热情，这么……不同寻常……"

我高兴得热泪盈眶。我感谢他这番恭维话，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是领袖。包厢里还有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维辛斯基、布尔加宁、米高扬。但没看见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

斯大林站起身来。转向几位诚惶诚恐地向他鞠躬的导演，请他们报出自己的姓名，赫鲁晓夫则在一旁加以记录。

"我们将重赏你们，"斯大林小声说道，"您，戈洛瓦诺夫指挥，您，巴拉托夫导演，您，舞台艺术家费多罗夫斯基，还有您，芭蕾舞导演科连，以及您，合唱指挥绍林。为了歌剧《霍万斯基叛乱》，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今天，我将永远告别大剧院，我爱这剧院，它使我度过了无数愉快的终生难忘的时光……"

斯大林离开了包厢。我们每个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难以理喻的人，就有这样的力量。

1951年

一分为二的德国发生了骚动。马林科夫紧急飞往柏林，以平息冲突。

为了克里姆林宫中的第一把交椅，领袖们相互之间展开了“伟大的角逐”，人人奋勇争先。银幕上出现了系列战争影片《攻克柏林》，我也有幸欣赏了这部充满谎言的电影。

克里姆林宫已不再邀请我去。我整天提心吊胆，好像末日即将来临。有一天，从党中央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伊利奇耶夫和谢皮洛夫。他们要我前往政府的一幢别墅，说是赫鲁晓夫有请。赫鲁晓夫看上去挺漂亮，尽管有点胖，但脸色红润，涣发着青春和健康的容光。宽敞的办公室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瞧，我多年来朝思暮盼的见面终于开场了，”天性乐观的赫鲁晓夫愉快地说道。“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当然明白，我俩的谈话不得宣扬。”

“谢谢您的提醒。”

“您可知道，斯大林同志病情加重？”

“我不是医生，但我能猜到。”

“你注意到他在大剧院里是怎样同您谈话的吗？”

“是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怎么，您不信任我？”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根本就不了解您，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您的命运遭受过严酷的摧残，我们对此已掌握了不少

情况，但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党中央像需要空气一样需要搞到有关您的痛苦，您所遭受的摧残和不公正待遇的材料。”

“能向您提个问题吗？”

“我洗耳恭听。”

“您是个坚强有力，意志坚定的人吗？”

“我想，是的。”

“您一直都很坚强吗？”

赫鲁晓夫仍然自信地答道：

“是的，当然是。”

“那为什么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不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呢？为什么1933年、1937年、1945年以及1948年，您对我的不幸一直袖手旁观？那些时刻您在哪里？现在，斯大林快不行了，您就变聪明了，变得高瞻远瞩了吗？我凭什么相信您，您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我崇尚民主，奉公守法。”

“我需要证实您的话。”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我们已经将您列入了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推荐名单，因为您主演了《霍万斯基叛乱》。”

“不胜感谢。”

“可您应该知道，在最后一刻，斯大林同志勾掉了您的姓名，并亲自用红铅笔注明道：‘不能让薇·亚·达维多娃获奖’。是我和马林科夫费尽口舌才说服了他。”

“这难道是真的？”

“我从不撒谎。”

在马林科夫的坚持下，我加入了共产党。这一年对我来讲，是个丰收年。除了斯大林奖金，我还荣获了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的称号，并被授予了劳动红旗勋章。

1952年

1月8日，是马林科夫的五十大寿。他的大幅照片上了各大报刊杂志的头版。我给他发了贺电。夜里，他打来电话说：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您，薇罗奇卡。您的贺电使我万分高兴。我真幸福，因为我没看错人。我妻子病得很厉害……事情的发展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我们等不了多久了。”

许多人开始倒霉。安德烈·安德烈耶夫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他是斯大林时代最可怕的恶棍之一，曾以总监的身份，先后出现在国家政治保安局、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大剧院党组织给了我一张列席党的十九大的证件。大会于10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开幕。在主席台上，坐着苍老憔悴的斯大林，紧挨着他的，是他的产物，他的翻版，他的忠实学生和接班人马林科夫。受年迈体衰的领袖委托，马林科夫向大会做了总结报告。斯大林看上去很像一个极度衰竭的佛教徒。10月14日，当他出现在讲台前时。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很棒的替身演员在扮演他的角色。我看出他脸上有经过仔细化装的痕迹。斯大林讲话时很吃力，总共只讲了几分钟。讲完后，他举起一只手，舞动着，活像是个同自己的教区告别的主教，或是个与世代家奴们永别的封建主。

10月20日凌晨，萨尔基索夫、达维德·基克纳泽、波斯克列贝舍夫开车来接我。昆采沃在等着我们。验过证件之后，中央委员切斯诺科夫严肃地提醒道：

"请不要过多地同斯大林同志讲话，他身体欠佳。"

我进去时，斯大林是躺着的，身上盖着毯子。他办公室的墙壁被鲜花和儿童的黑白照片映得花花绿绿。那些照片都是从报刊杂志上剪下来的。斯大林小声地质问我：

"谁叫你来的？来干什么？这里不是剧团！"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说，您想见见我！"

他伸出干瘦枯黄的手，按了按铃。马尔科夫教授、切斯诺科夫、安德里阿诺夫和马林科夫闻声跑了进来。

"叫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微微抬起身说，"只留下达维多娃，而你们这些混蛋，统统出去，喂，还要我等多久？滚出去，恶棍！出卖灵魂的畜牲！"

当大家都出去之后，上了年纪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俯身把耳朵凑到行将就木的领袖嘴前。

"萨沙，你……别生我的气……我早就不是人了……也不是中央书记……"

波斯克列贝舍夫把一勺镇静药水喂进斯大林那颤抖的嘴里。

"萨沙，"过去的领袖含糊不清地说道："请转告……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达维多娃这个娼妇……比任何人都……必须处死……"

他喘息起来，嘴里发出低沉的咕噜声，一口很稠的痰流到了枕头上。

"把她……娼妇……薇拉·达维多娃……"半死的斯大

林继续发出可怕的嘶哑声，“交给贝利亚……应该把薇拉……痛打一顿，然后……扔进兽笼里喂饿狼……要知道，他们对你那……漂亮的妻子就是……这样干的，先在营房里轮奸……是萨尔基索夫和卡布洛夫指挥的……他们也该被处死……对我发誓，你要……这样……”

幸好，斯大林没有说完：又一次可怕的中风攫住了他……

波斯克列贝舍夫送我回家。分手时，他说：

“薇罗奇卡，我曾经毫不手软地把很多人推进深渊。对我来讲，斯大林的话一直是最高法律。但您放心，谁也不会知道我们的这次谈话。我将把他最后的话带进坟墓。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彻底扔掉了人皮。……允许我成为您最忠实的终生伴侣吗？……薇罗奇卡，搬到我家去住吧，那样您才可能平安无事。……”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见到斯大林。他死于1953年3月5日……

结 束 语

我们的颂歌，不能献给那个在疯狂时刻践踏法律的人。

他把自己的淫威发泄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身上。

——亚·特瓦尔多夫斯基

从斯大林逝世那天起，大规模逮捕的浪潮便席卷了整个

俄罗斯。一批批重要人物，戴着脚镣手铐，在重兵押解下，被投入了莫斯科军区的钢筋混凝土地下监狱。这些人中包括：担任斯大林的秘书长和负责监督苏共中央委员的内务部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及有中将军衔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在党的十九大上他曾被一致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克里姆林宫卫戍司令、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斯皮里多诺夫中将；莫斯科城防司令西尼洛夫中将；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阿尔杰米耶夫上将；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西克中将；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安德里阿诺夫和切斯诺科夫；卫生部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特列季亚科夫；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大剧院独唱演员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这些人全部被关进了单人牢房。由贝利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批准的专案组昼夜不停地对他们进行轮番审讯。参加审讯的有朱可夫元帅、鲁坚科总检察长和马利亚罗夫检察长。

五个星期之后，达维多娃获得释放。但她被限令永远离开莫斯科。她挑择了第比利斯市作为自己的居住地。几个月之后，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被带进一间阴森潮湿的地下室，审讯人员要求他交出有关的文件和私人日记。但这个老奸巨滑、阅历丰富的政客巧妙地耍弄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以及总检察长鲁坚科。波斯克列贝舍夫说，他的全部文件都在抄家时被没收了。

这些昔日的“宫庭重臣”，被分别流放到纳沃伊铀矿（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境内）、法兰士约瑟夫群岛和瓦尼诺港。他们不得不第一次伸出自己娇嫩的双手，规规矩矩地为

自己神圣的祖国劳动……

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发布了有关“医生案件”的消息。一批苏联的医学权威被逮捕，其中包括：沃夫希、科冈、费尔德曼、洛林施泰因、埃廷格尔、马约罗夫、维诺格拉多夫、叶戈罗夫，等等。

1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嘉奖令：

“授予医生莉季娅·费多谢耶芙娜·季玛苏克列宁勋章，以表彰她在揭发杀人犯医生一案中向政府提供的帮助。”

2月20日，《真理报》登出职业记者奥莉加·科诺连科的文章《走访莉季娅·季玛苏克》。

3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悼诗：

没有任何语言
能道尽难忍的悲伤和痛苦，
没有任何语言
能述完我们对您，斯大林的怀念！
人民在痛哭，哭您离开了我们，
大地在哀号，哀号乌云遮住了晴天……

3月11日，《真理报》登出爱伦堡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

“在这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我们好象仍然能看见斯大林的整个身影。我们好象看见，他正在路上行走，正耸立在我们这严酷时代的上空……所有人都知道，斯大林不可能死

去。他不仅活在他的著作里……他还活在亿万人的心里，活在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波兰人和德国人、法国人和越南人、意大利人和巴西人、朝鲜人和美国人的心中。当斯大林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人类的心脏在悲痛中跳动得更加强劲有力……只要普通的人们活着，斯大林就活在他们中间。”

1953年4月28日，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瓦西利·约瑟夫维奇·斯大林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他在弗拉基米尔斯克苦役监狱中被关押数年之后，又被送往喀山精神病监狱接受“治疗”。在那里，斯大林的这个儿子一直处于最严厉的管束之中。

6月26日，贝利亚被逮捕。

7月10日，《真理报》发布了政府公告：

“苏共中央全会已于近日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格·马·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主席团做的报告，报告谴责了贝利亚颠复苏维埃国家、为国际资本主义效劳、居心险恶地把内务部凌驾于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叛国的罪行。同时，大会通过了将党和人民的敌人贝利亚开除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永远开除出苏联共产党的决议。”

该案的调查工作持续了六个星期。军事法庭于1953年12月18日至23日开庭审判。该案被告人中除了贝利亚外，还有梅希克、梅尔库洛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戈格利泽、弗洛兹米尔斯基。他们全被判处死刑，根据苏联报刊登出的公告看，于12月23日被枪毙。

1961年10月31日，《真理报》第一版登出了苏共二十二大关于列宁陵墓的命令：

苏联共产党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

1．从即日起，将克里姆林宫旁红场上为永久纪念永垂不朽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而修建的陵墓命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陵墓”。

2．将约·维·斯大林的棺材继续存放在该陵墓中是不合理的。鉴于斯大林严重践踏列宁遗训，滥用职权，大规模镇压诚实的苏联人民以及在个人迷信时期的其他行为，已不能再将装其遗体的棺材留在弗·伊·列宁陵墓之中。

至此，赫鲁晓夫终于同自己的仇敌算清了旧帐。

读者一定会问：

那么，这部罗曼史的女主人公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后来的命运如何？

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秘密会议前夕，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曾“建议”薇拉·达维多娃出席，但遭到达维多娃的坚决拒绝。当时，赫鲁晓夫威胁说要惩罚她……

离开大剧院后，达维多娃同丈夫一块去了第比利斯。她在那里教音乐，1964年被聘为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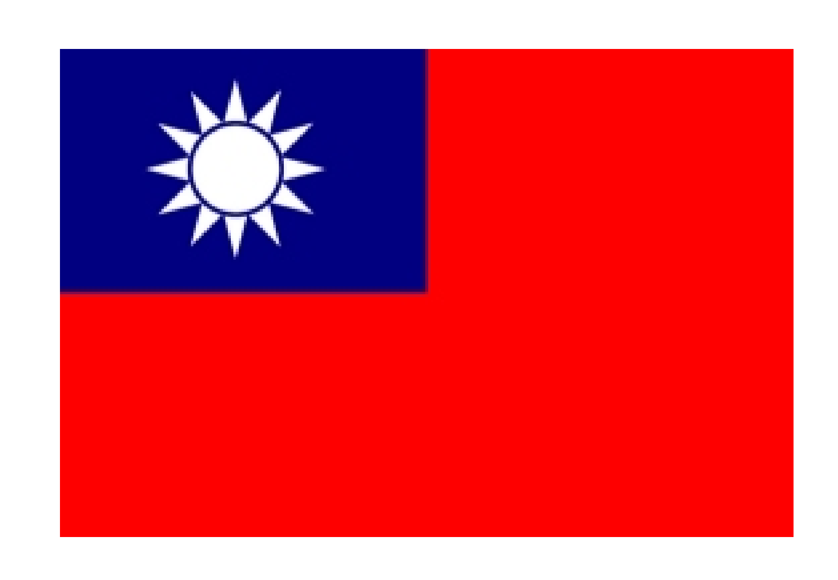
1976年，达维多娃隆重地庆贺了自己的70岁生日。她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之中，重登大剧院的舞台，唱了自己最喜爱的卡门……

按照传统，这位俄罗斯联邦人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被请进了政府官员的包厢。在面带微笑的政府成员中，在掌握大权的领袖们中，她没有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大部分元老都已相继进入坟墓：梅赫利斯被毒死，维辛斯基自杀，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什基里亚托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波斯克列贝舍夫、布琼尼、米高扬、朱可夫相继老死。回首往事，在被废黜的领袖人物中，至今仍然健在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当然，他们都已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在政治风云中成为“不倒翁”的，只有米高扬。他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三个时代；他比自己心爱的妻子阿什军，比自己的兄弟甚至儿子们都长寿；只是在写完自己那部充满谎言的回忆录后，他才走进坟墓，追赶自己的敌人和朋友们去了……

那么，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呢？她依然住在第比利斯自己那幢舒适华丽的住宅里，经常出去授课，当然，也不乏时常回首往事……

写于1956—1982年

（全文完）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